盖·德利斯勒 编绘

平壤

朝鲜之旅



平壤 朝鲜之旅

PYONGYANG

A JOURNEY IN NORTH KOREA

GUY DELIS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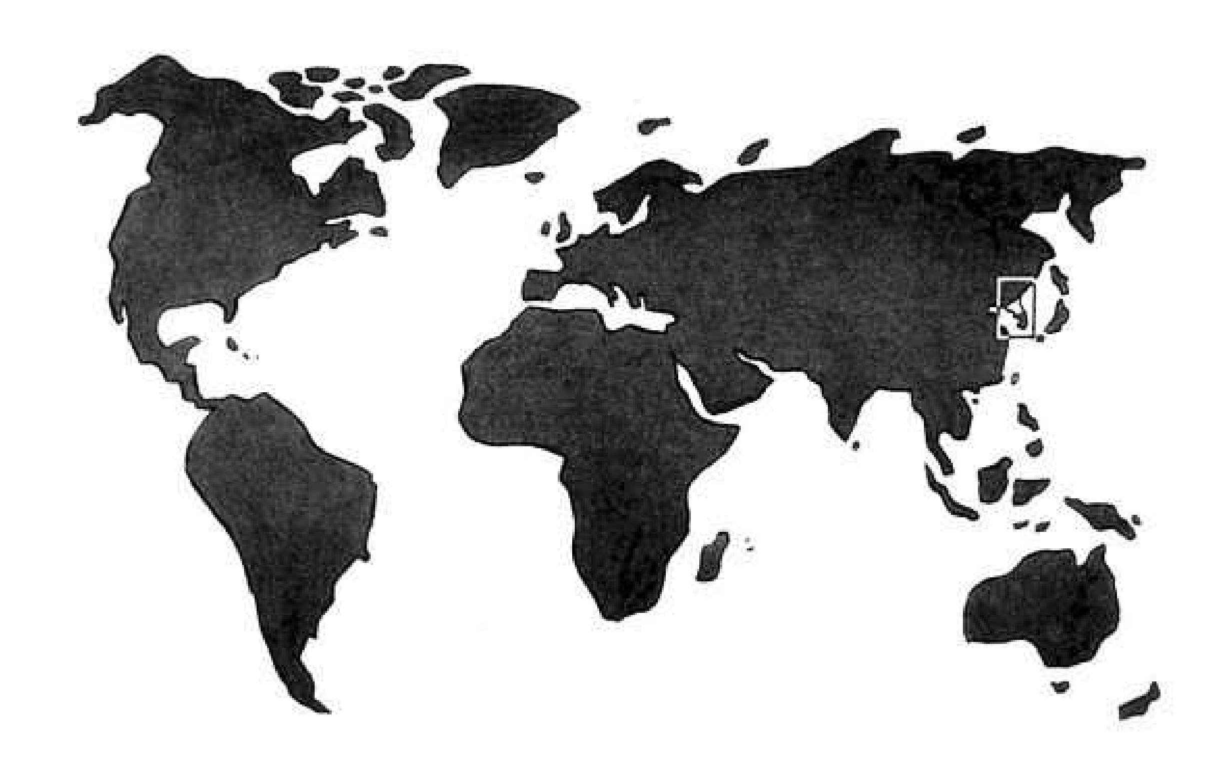
盖·德利斯勒 编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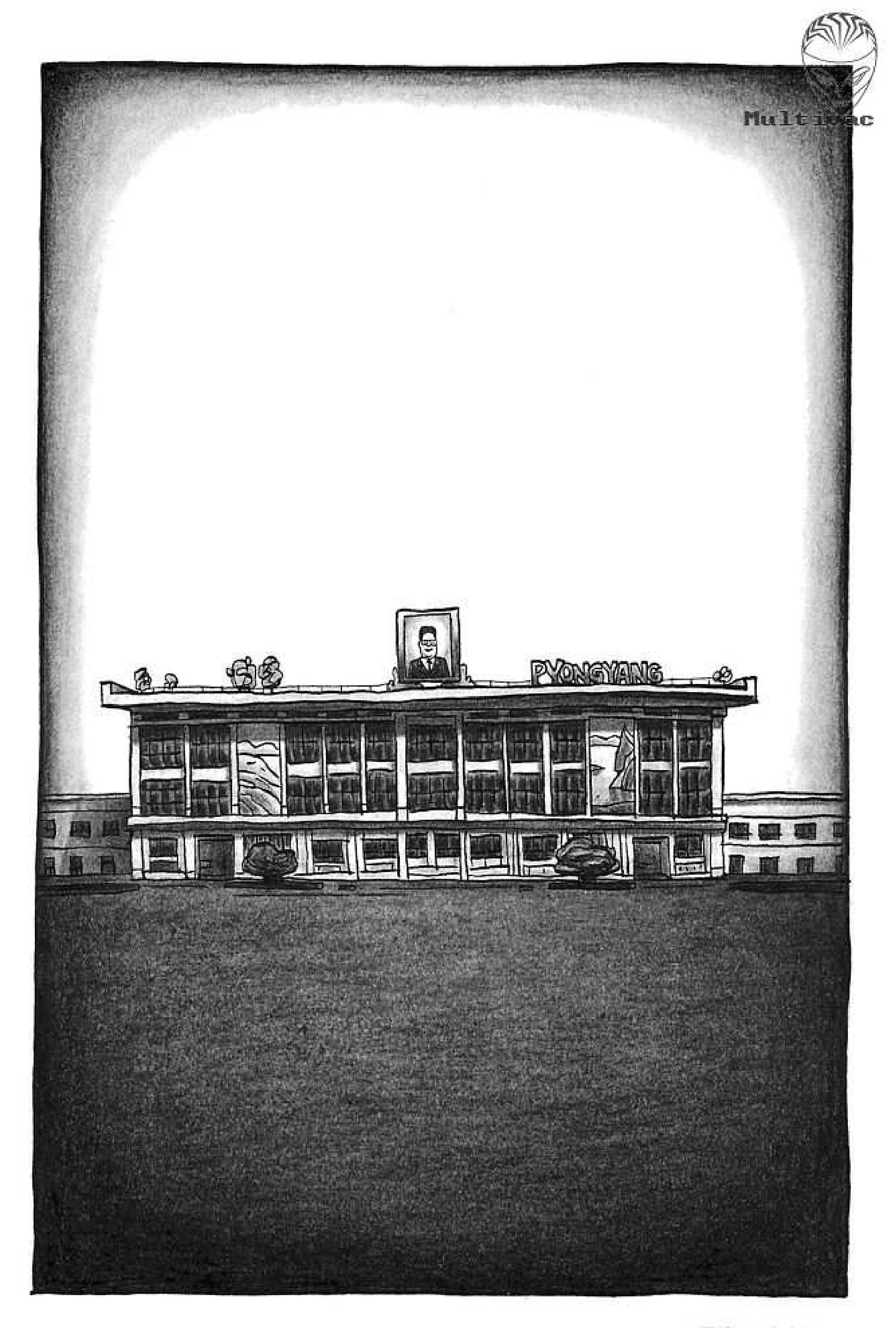
汉化：Multivac

DRAWN & QUARTERLY BOOKS
MONTREAL


Multivac




朝鲜
平壤
首尔
韩国



（平壤国际机场）



译注&吐槽：（2、3两条出自BY叔，深表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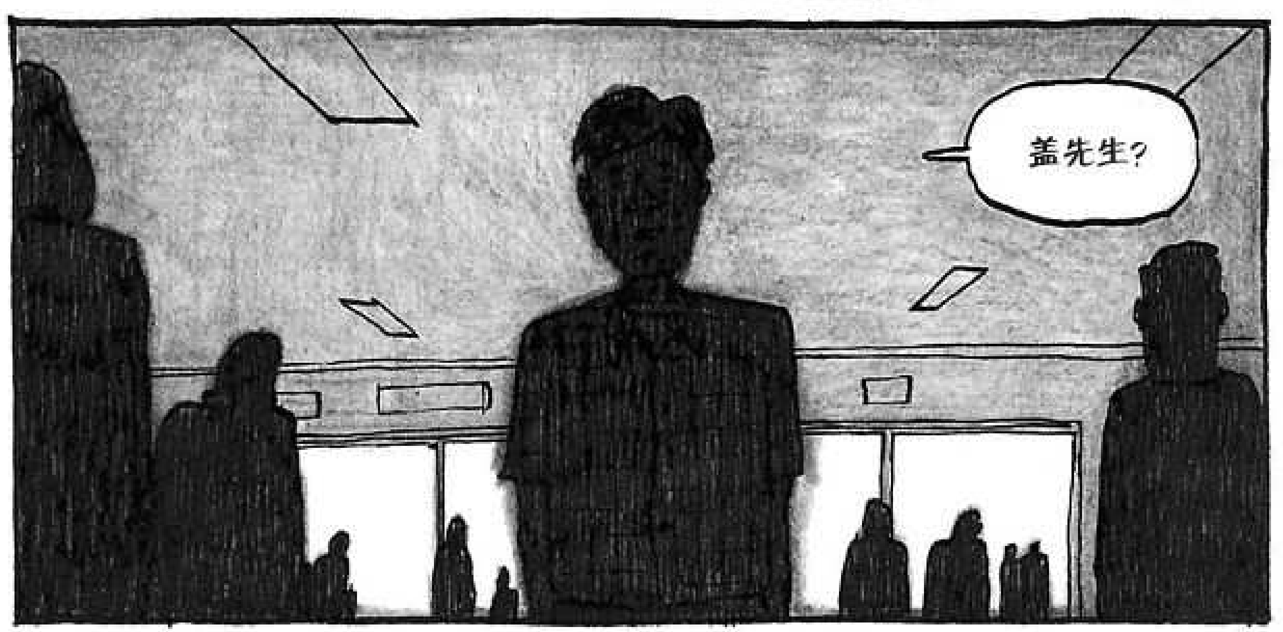
1、这人想什么呢，带《1984》去朝鲜？
2、Aphex Twin，电子乐大师，基本上来说可以算是现在电子摇滚的灯塔人物，没有他，估计电子乐要失色不少。他的乐风非常复杂，从疯克到氛围到硬核摇滚，无所不包。
3、Jungle：非洲丛林打击与现代化电子合成器音效的混合体，极度突出鼓和贝斯，将其他乐器统统放在背景音里，击鼓的拍子大概在150下/秒左右，和丛林原始人的音乐一样，时快时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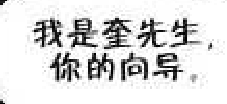
你是来SEK工作的？
那应该就是那动画制片厂的名字。没错…



哦！好吧，那就一切都没问题了。
真对不起！



盖先生？



我是奎先生，你的向导。
幸会幸会。





司机在外面。
我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孔，因为机场里一片漆黑。



司机给我一束花，我知道那并不是献给我的。

为了让我对这次旅程有所准备，他们发给我一本书，里面是旅行贴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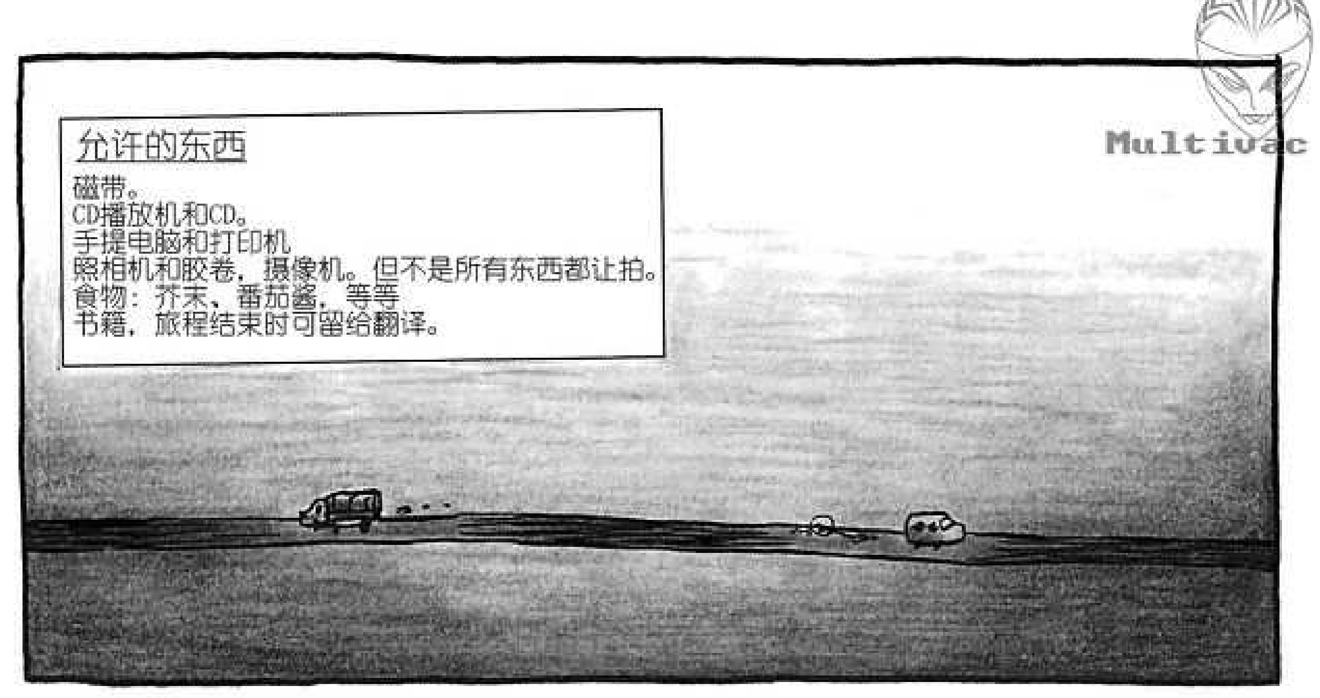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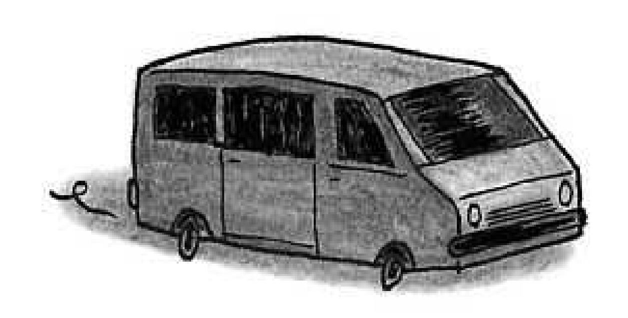


译注：

NGO：非政府组织（Non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般指公益性民间组织。



禁止的东西
手机（在机场会被没收，离境时发还）
黄色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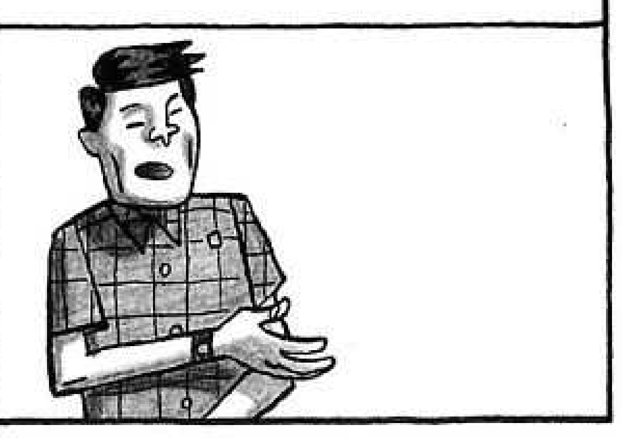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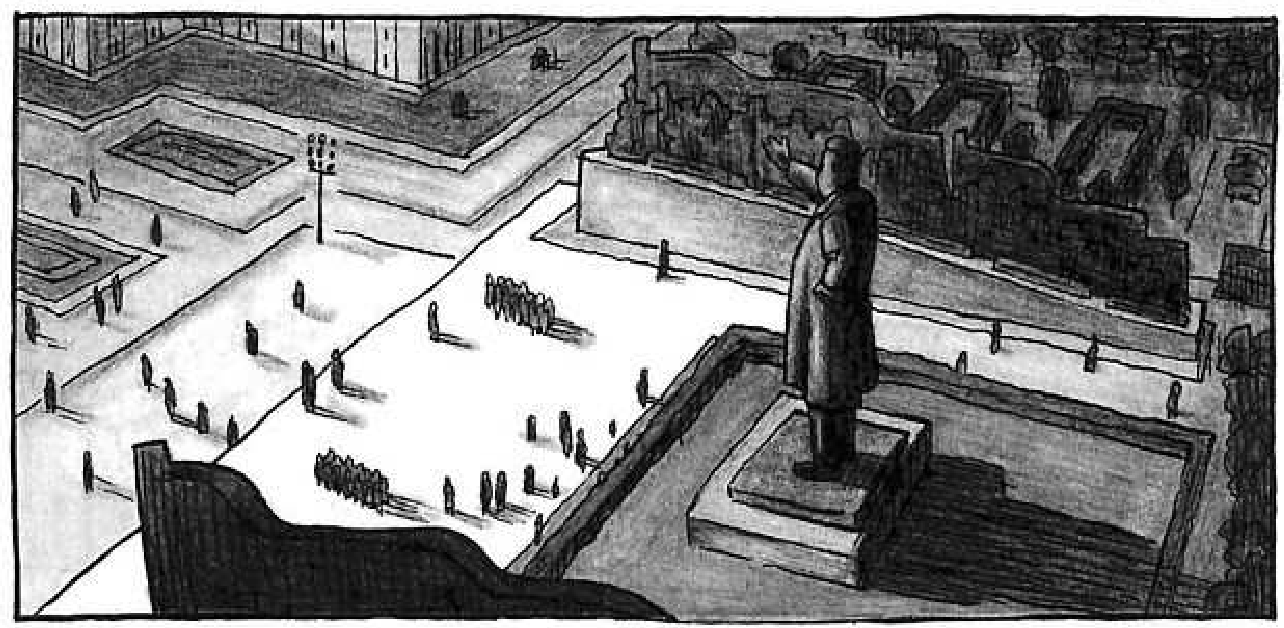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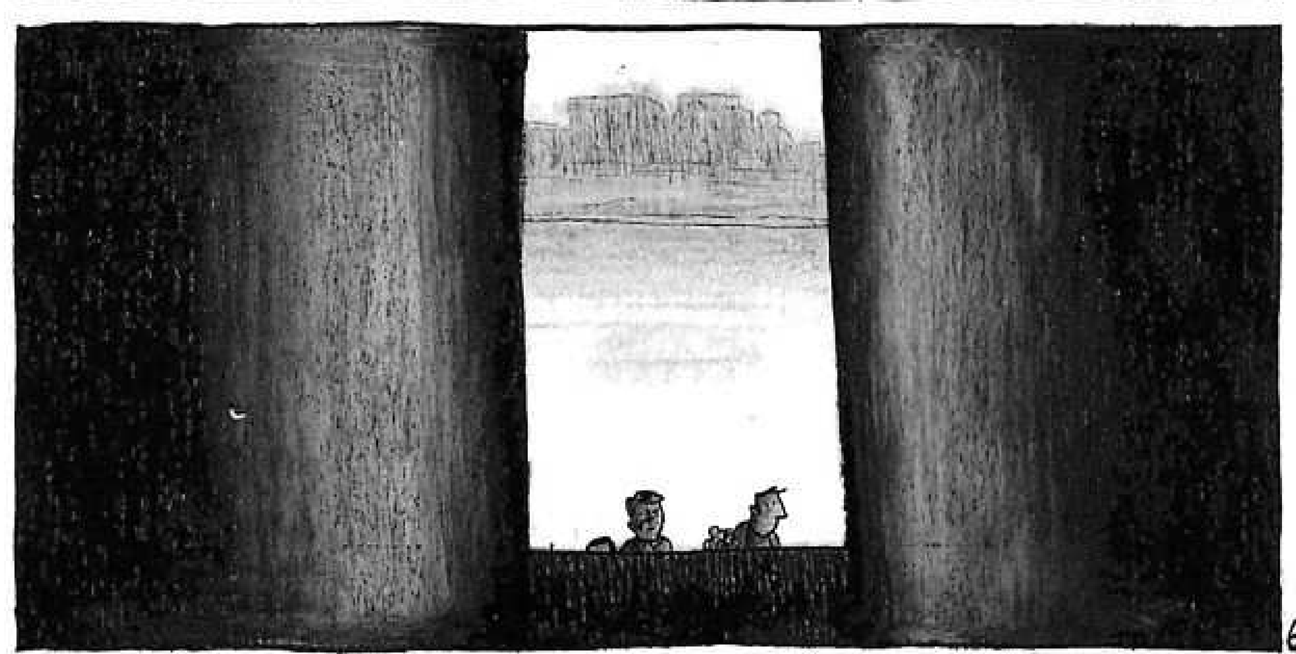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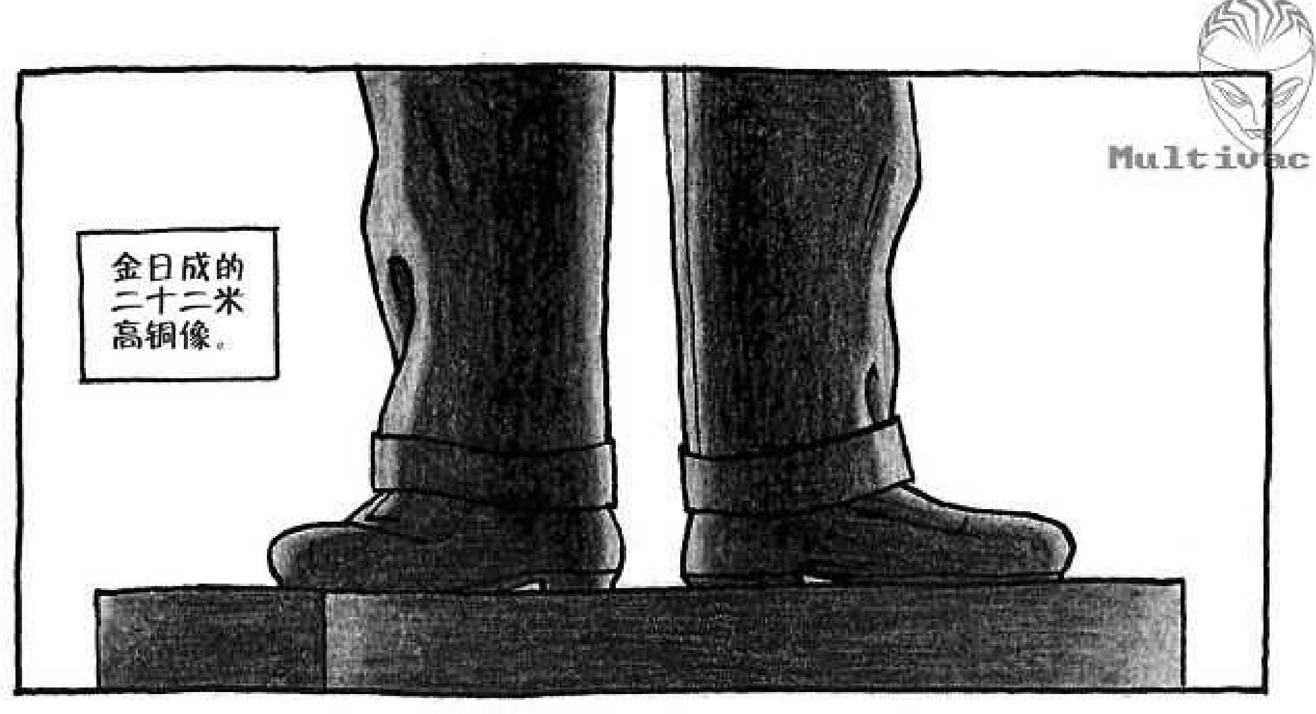



向导建议我们在去酒店之前，
先去市内最高的地方参观那里的景色。


这是带我到新来的人都必须去
的一处地方的委婉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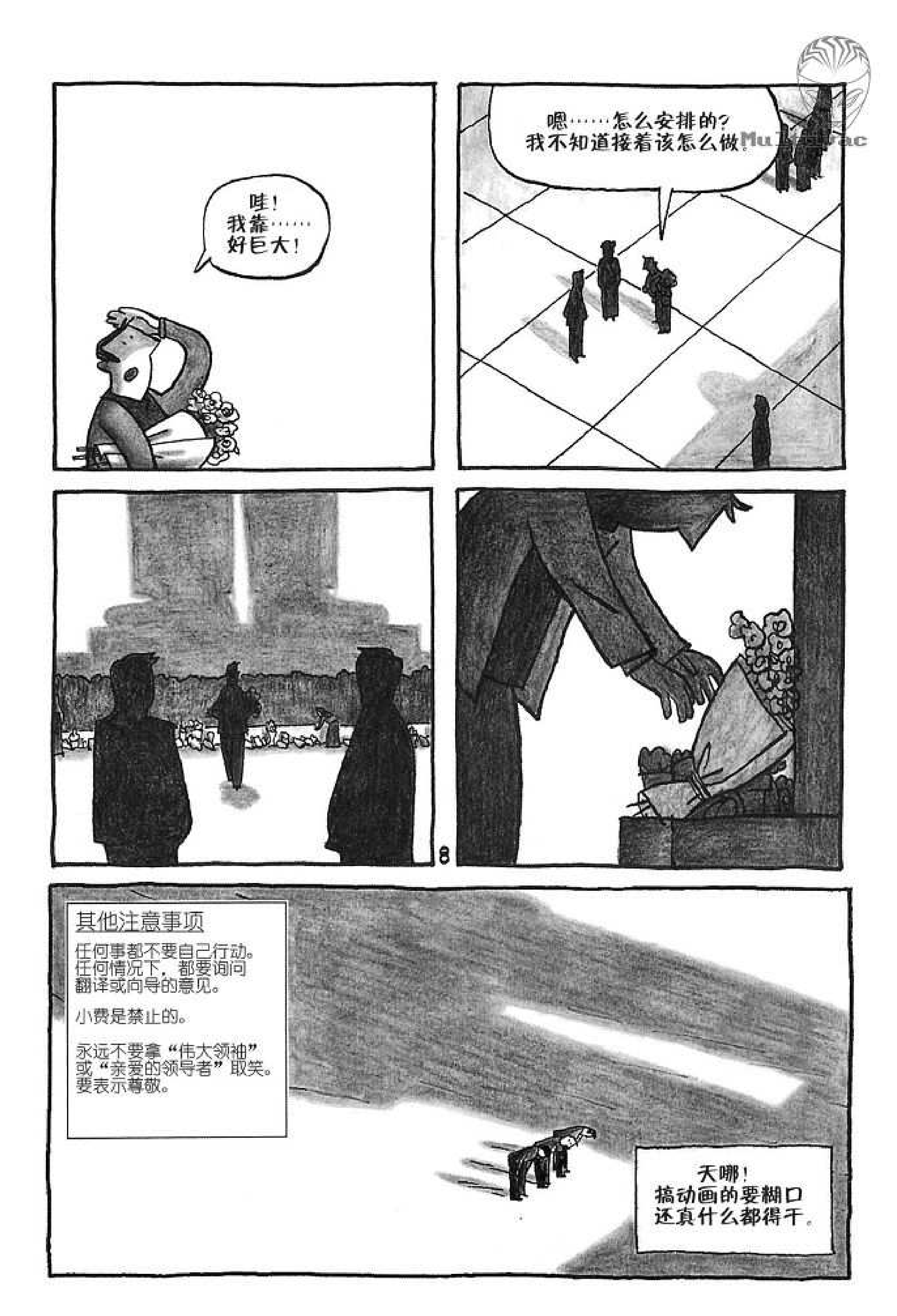





金日成的
二十二米
高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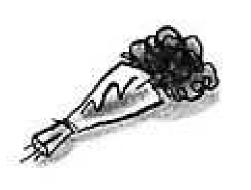

对参观者来说，面对面站在
这座国父巨像前，显得比例
十分悬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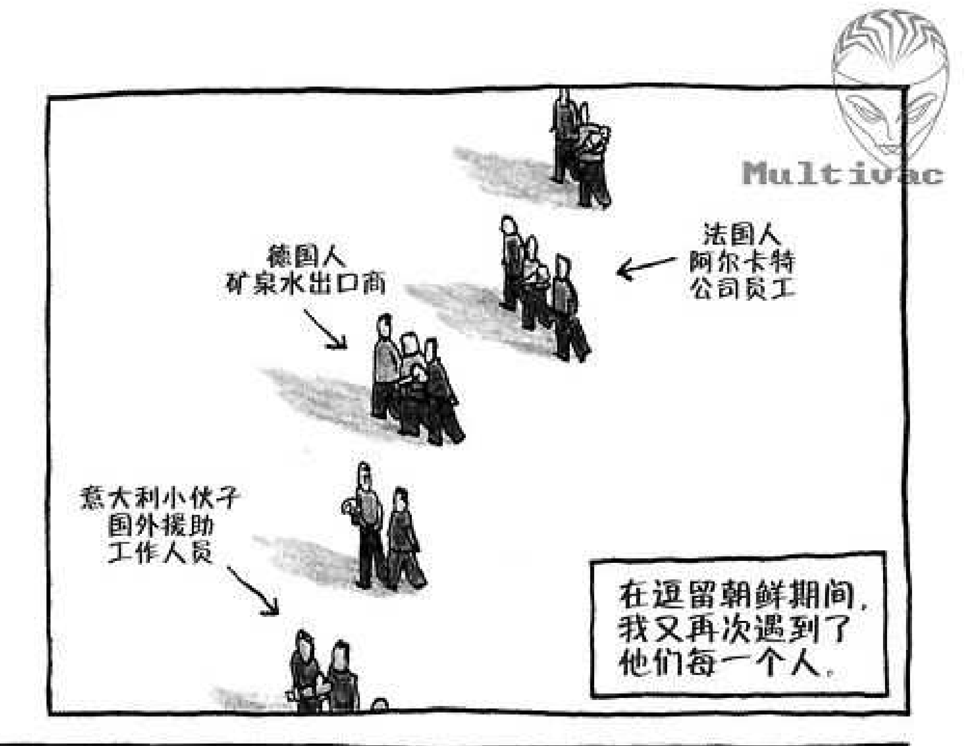

他，尽管已经死去
（1912-1994），
但依然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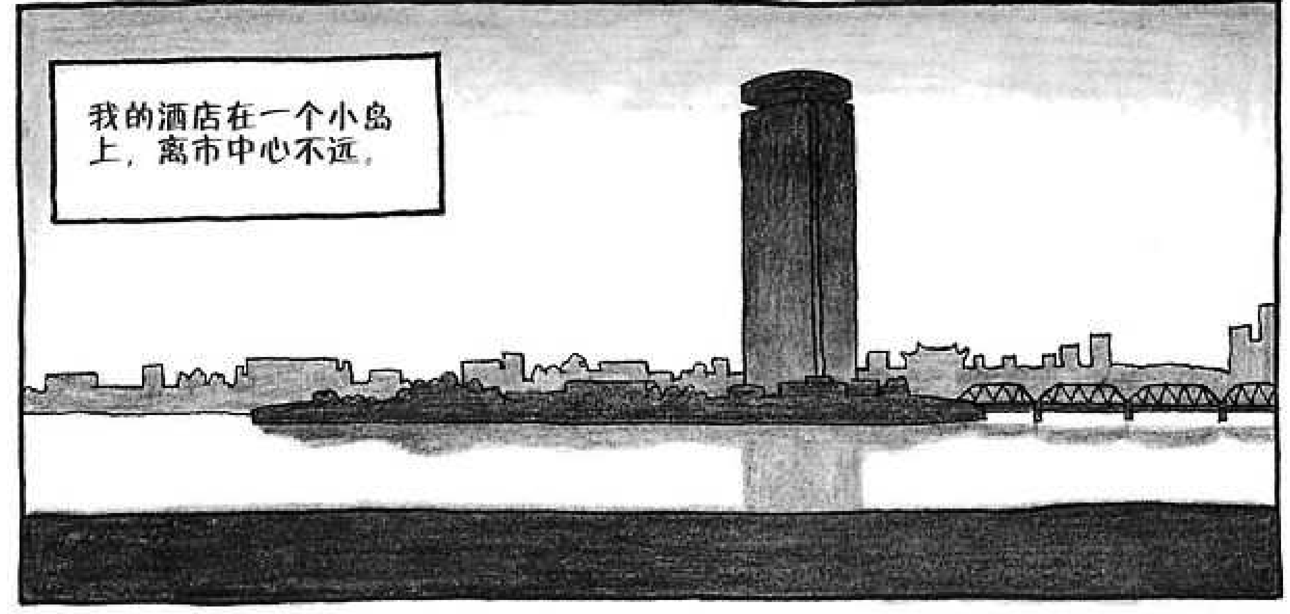


译注：
金日成的尊称是“伟大领袖”，他的儿子金正日被称为“亲爱的领导者”。

回到停车场，我遇到了和我搭同一班飞机来这里的所有外国人，身边都跟着他们可敬的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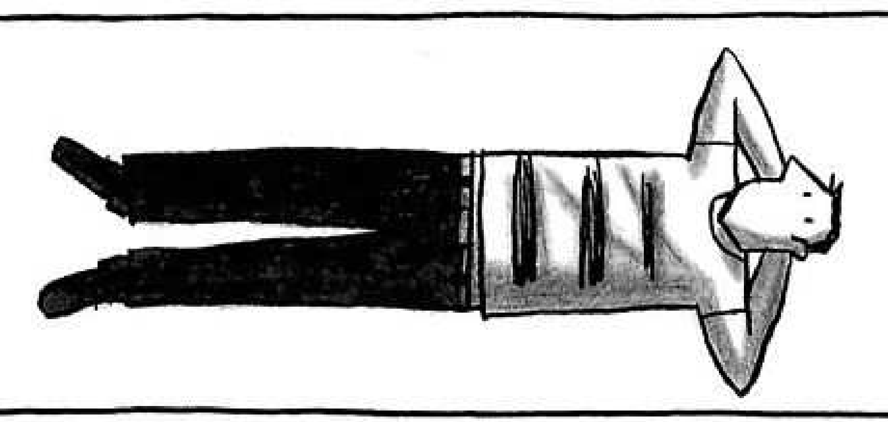




译注：
这是羊角岛饭店，位于贯穿市区的大同江的江心小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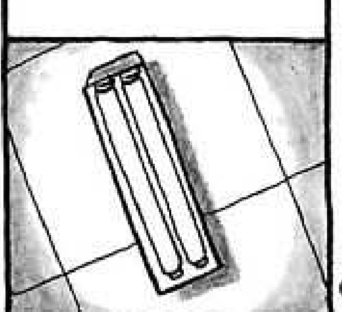
朝鲜是世界上最为孤立的国家，只有极少数外国人能进入。
没有互联网，没有咖啡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娱乐。
就连离开酒店也很困难，同朝鲜人会面几乎不可能。



幸亏我很习惯一个人
呆着，因为这里绝对
没什么可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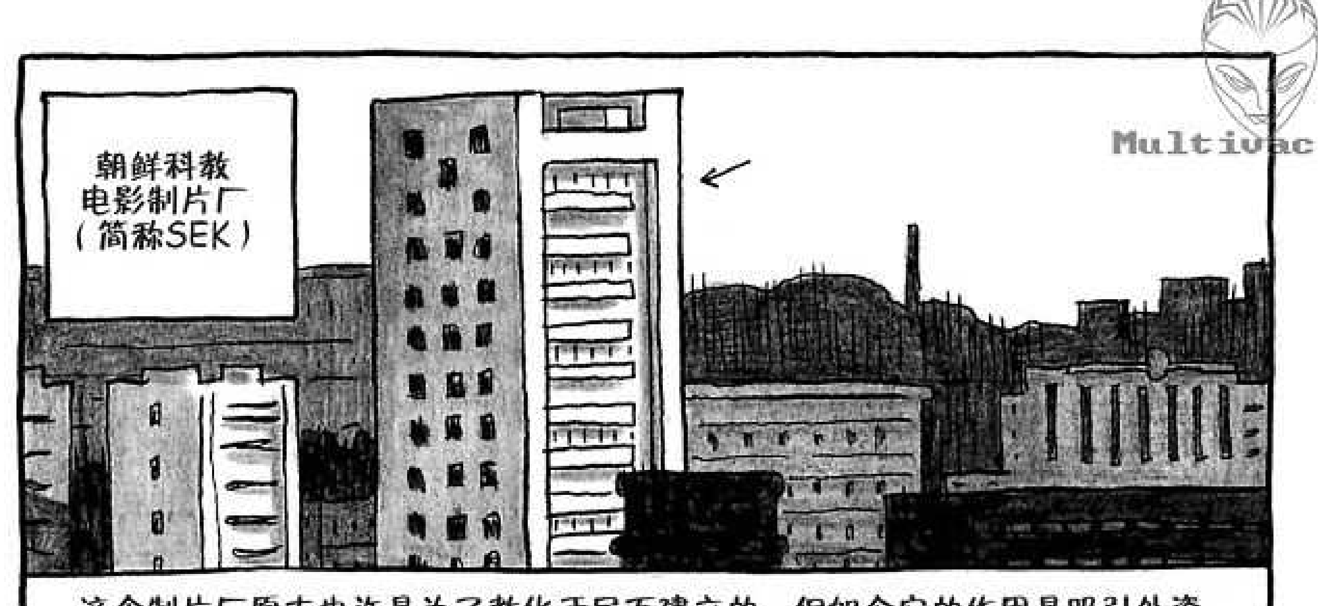


嗯，我原本这么
想，但我错了——
马上你就会看到，
旅途中发生任何
事情都有可能。









这个制片厂原本也许是为了教化于民而建立的，但如今它的作用是吸引外资，大部分是法国资金。

在五楼。

你说这电梯
是好的吗？

译注：

朝鲜很早就开始接动画外包工作了……《银河英雄传说》的一部分动画就是朝鲜人民制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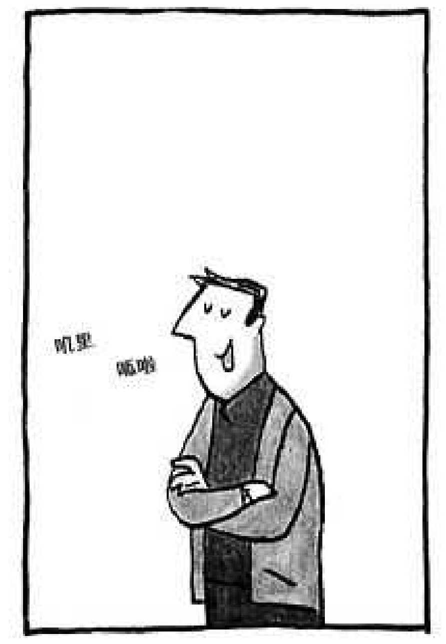


















译注：

Layout：又称场景配置或预演，在动画中指将分镜表进一步细化，搭建场景和人物布局，作为制作的依据。





啊？怎么啦？有问题吗？
你觉得我们应该重做吗？

不不……

我什么也没说呀……
我只是想了解咱们这儿
对品质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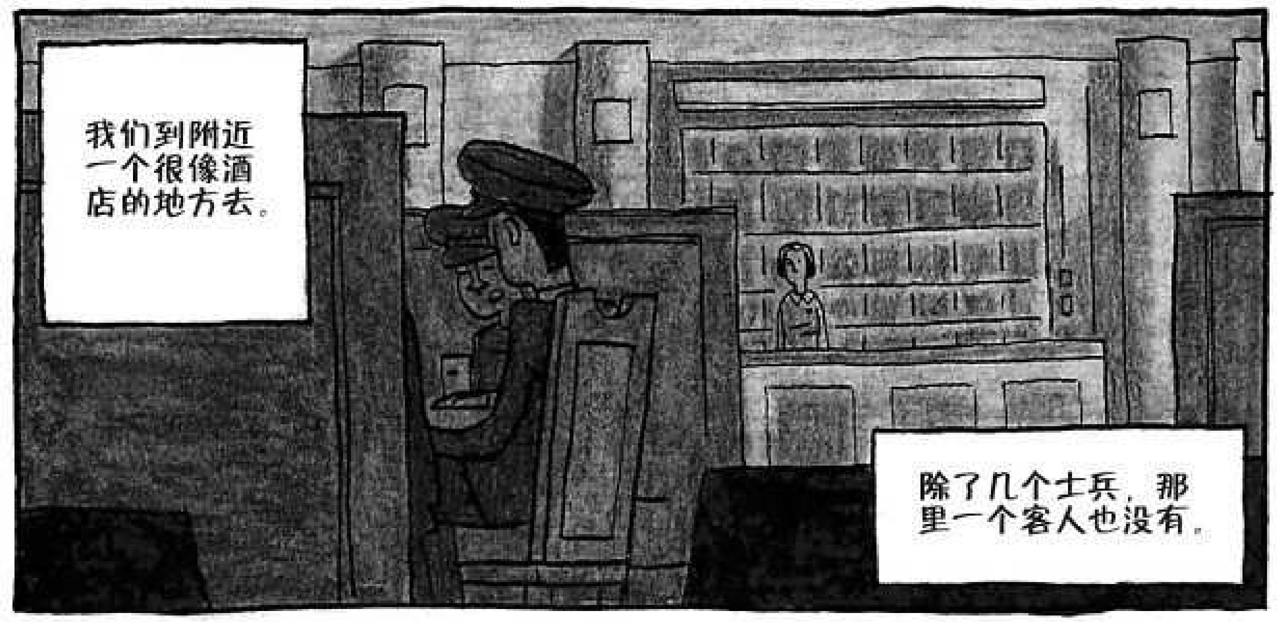
实际上，他跳跃
的时候有点不够力。
我让他们返工。

哦，
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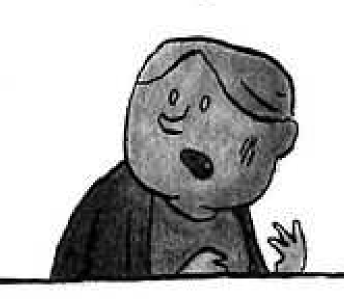

想喝一杯吗？


理查德建议我们休息一会儿。他在Ellipse（另外一家法国工作室）上班，比我们高两层楼。


喝一杯！
…哪儿？


我们到附近一个很像酒店的地方去。
除了几个士兵，那里一个客人也没有。


我们靠窗坐下，好有些亮光。


靠，我们忘了向警卫报备……
在朝鲜呆了三个月，珊德琳建立了某种反射。


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在隔壁而已。
理查德刚来了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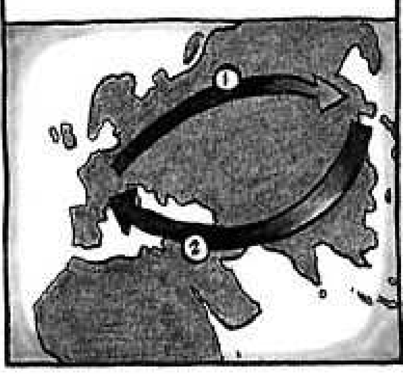
我们这位朋友是来做《七海游侠》项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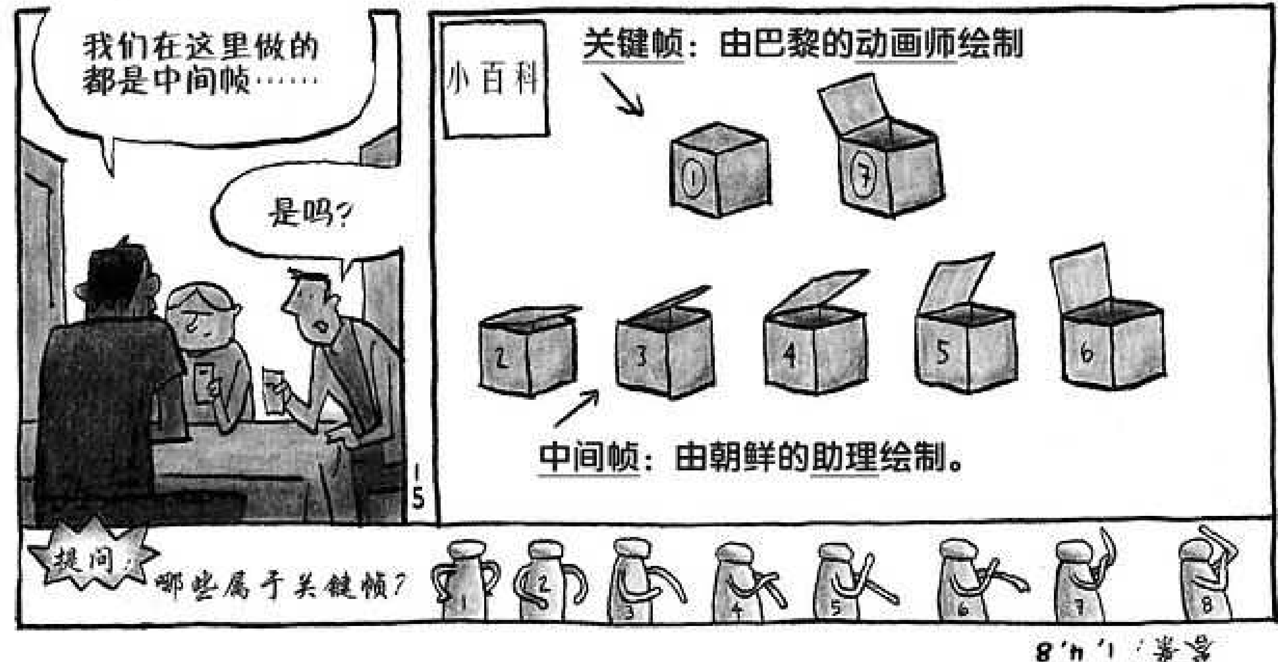




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带着做出的镜头离开，在巴黎重做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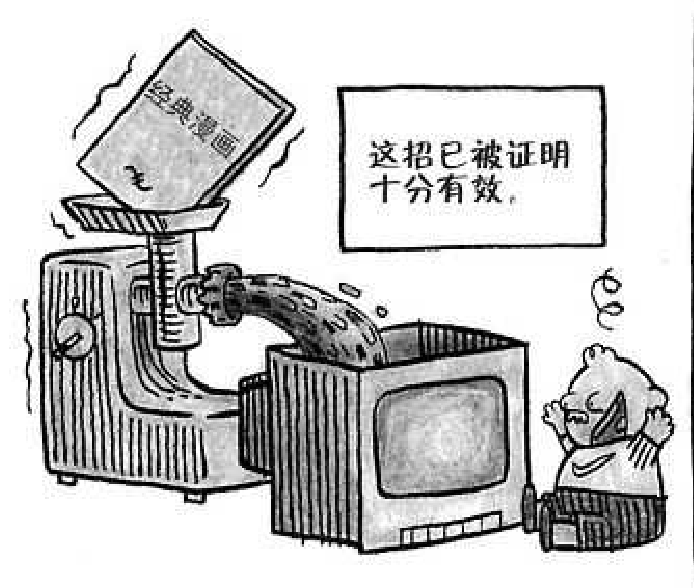




答案：1，4，8

译注：

七海游侠（Corto Maltese）：意大利漫画家雨果·布拉特（Hugo Pratt）创作，描写水手Corto Maltese在全球的冒险经历。其发行量达数百万册，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风靡世界各地。



这招已被证明十分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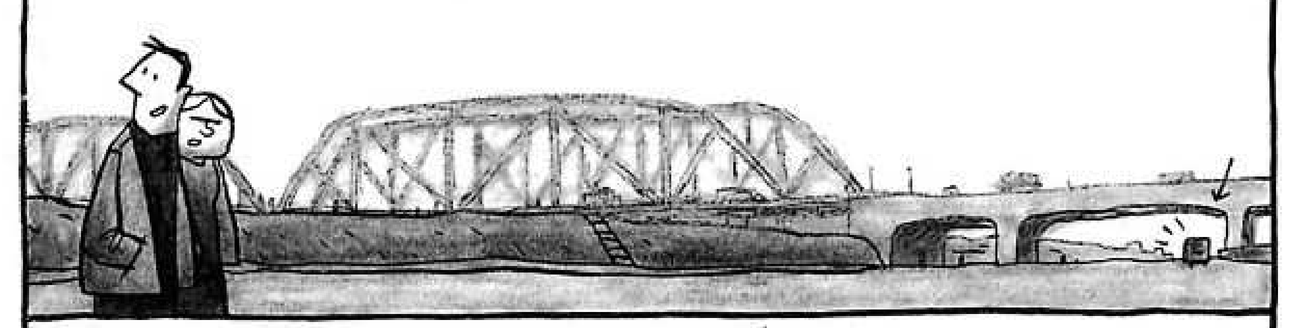
理查德的向导冒了出来。看到我们，他似乎放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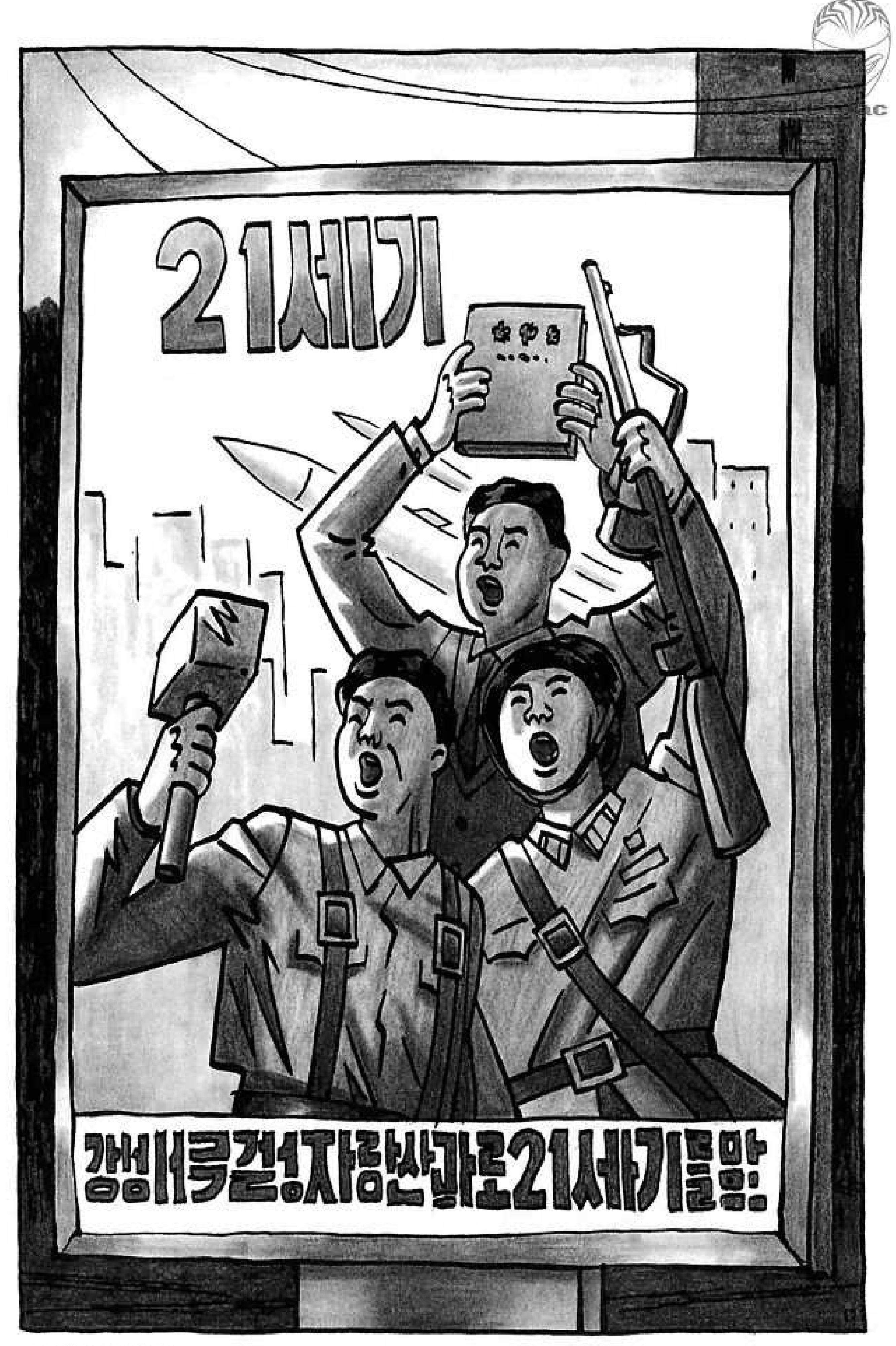
珊德琳和我决定步行回酒店。

我们的向导并没真正反对，但他们也显得不大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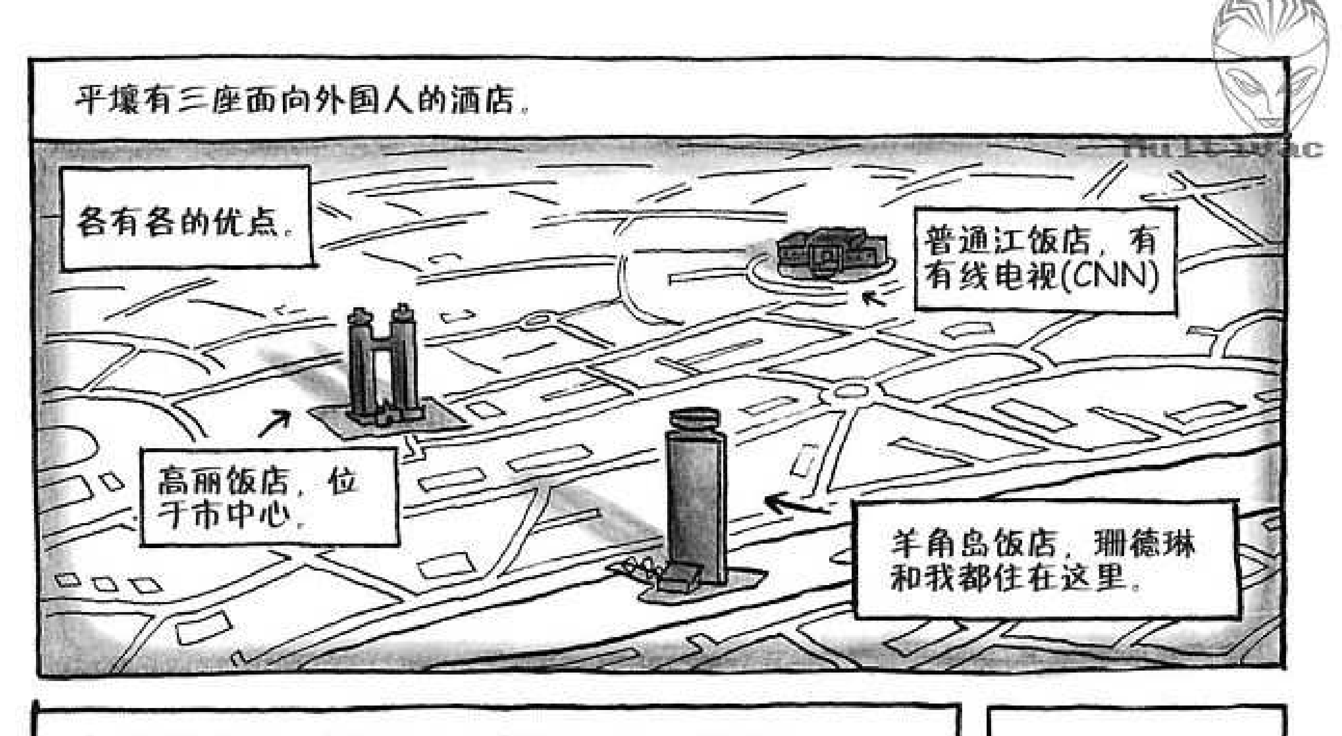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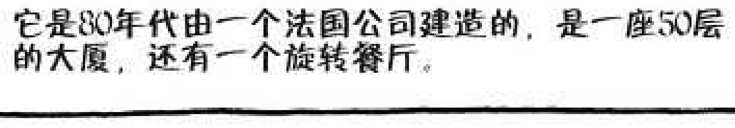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我们明白他们的做法了：他们在前头等着，当我们赶上他们，他们又再往前开，一路到达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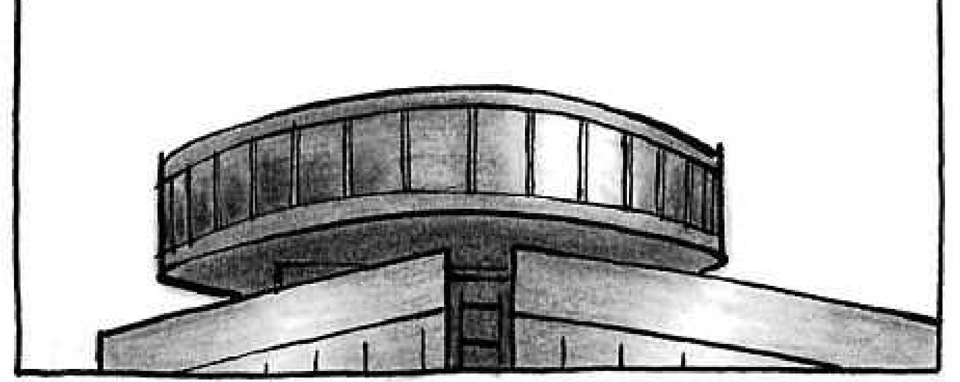
向21世纪跃进!



平壤有三座面向外国人的酒店。
各有各的优点。
普通江饭店，有有线电视(CNN)
高丽饭店，位于市中心。
羊角岛饭店，珊德琳和我都住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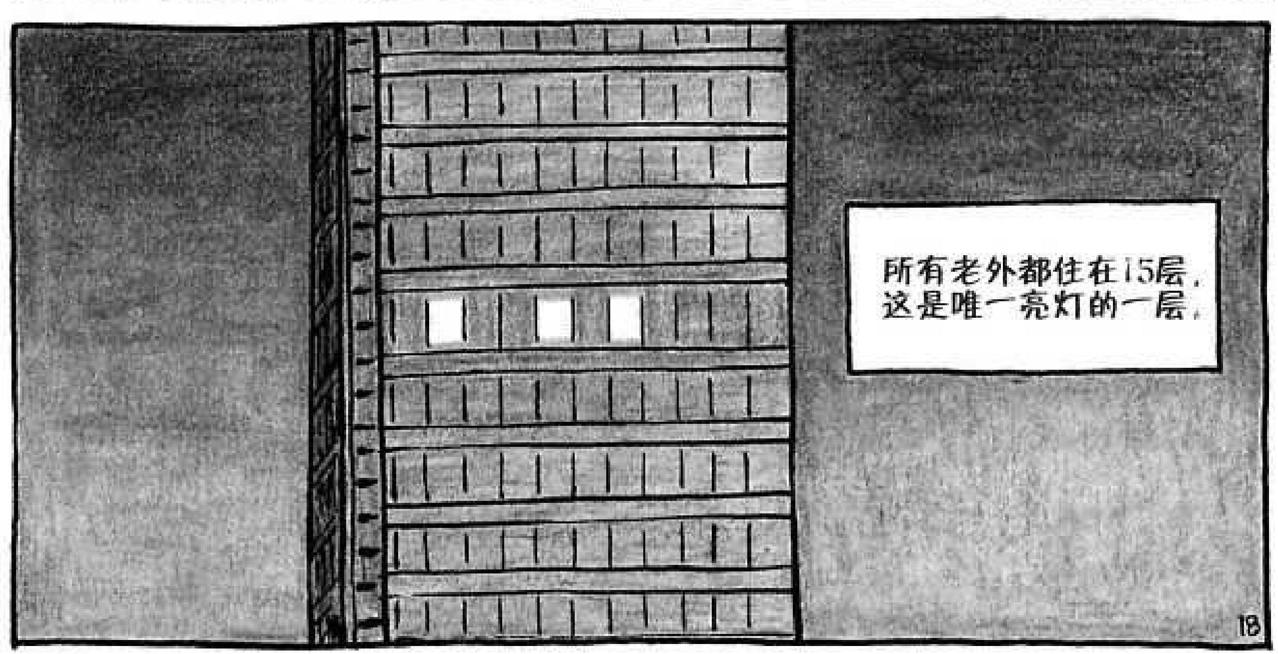
它是80年代由一个法国公司建造的，是一座50层的大厦，还有一个旋转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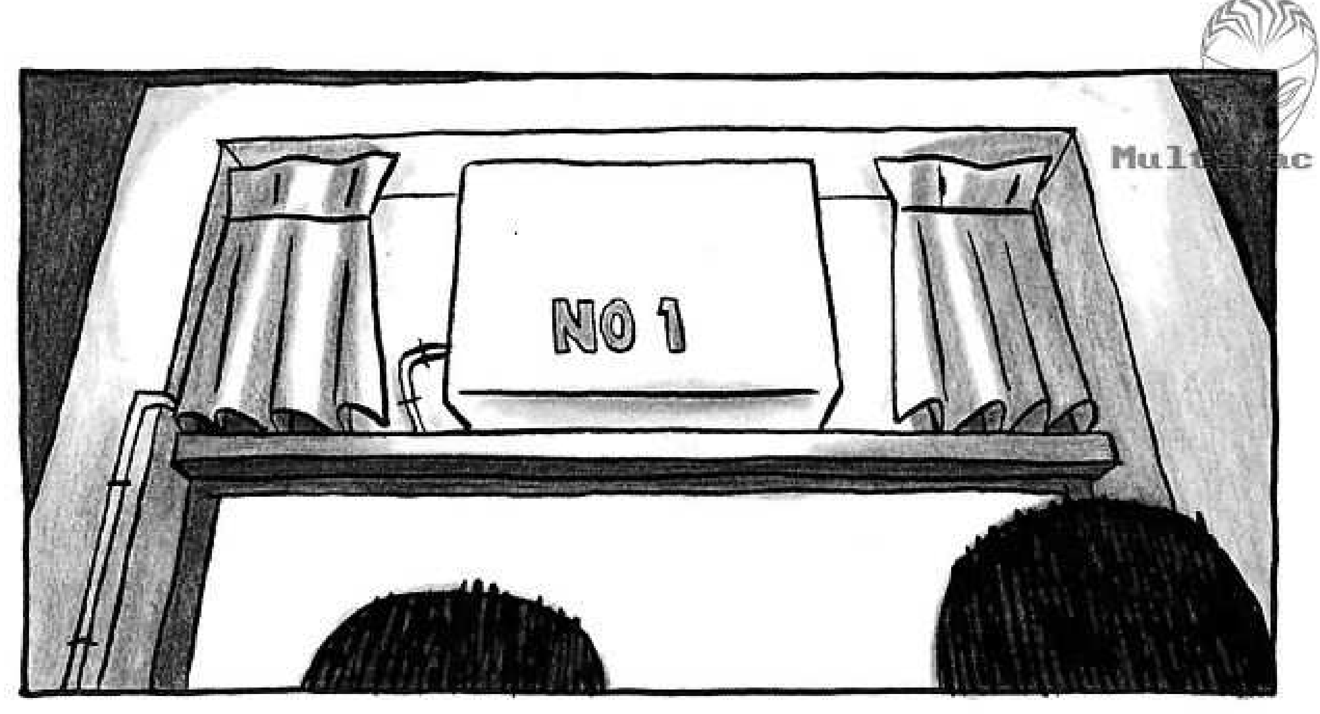
因此厕所也是法国设计。



啊啊！法国品质！



所有老外都住在15层，这是唯一亮灯的一层。


NO 1


这是我最喜欢的……
酒店里就这一个餐厅吗？
至少这儿有灯。
那个如何？
不……如果你想去，我们可以去另一个看看。
OK.


No 2
像这样的餐厅还有吗？
还有三号餐厅——在修理中。
嗯……气氛真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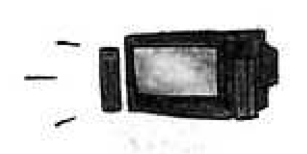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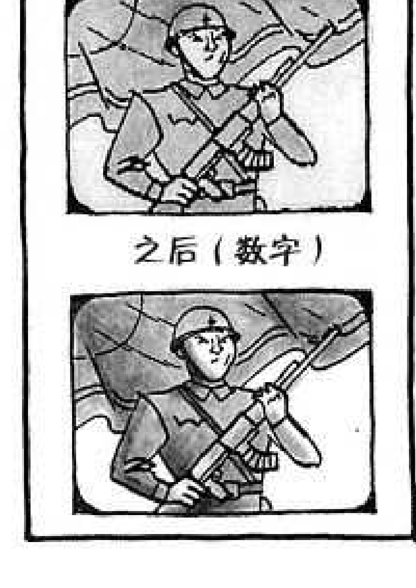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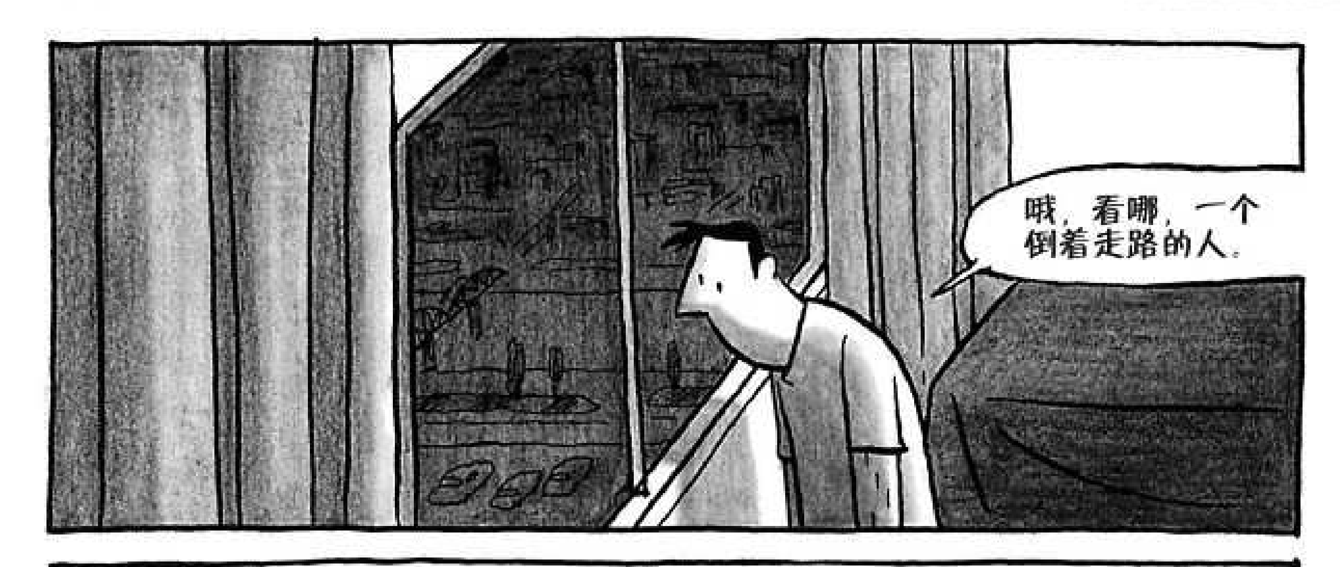
金家王朝的海外仰慕者很快就可以通过绚丽的高画质，来欣赏亲爱的领导者的丰功伟绩了，还带杜比环绕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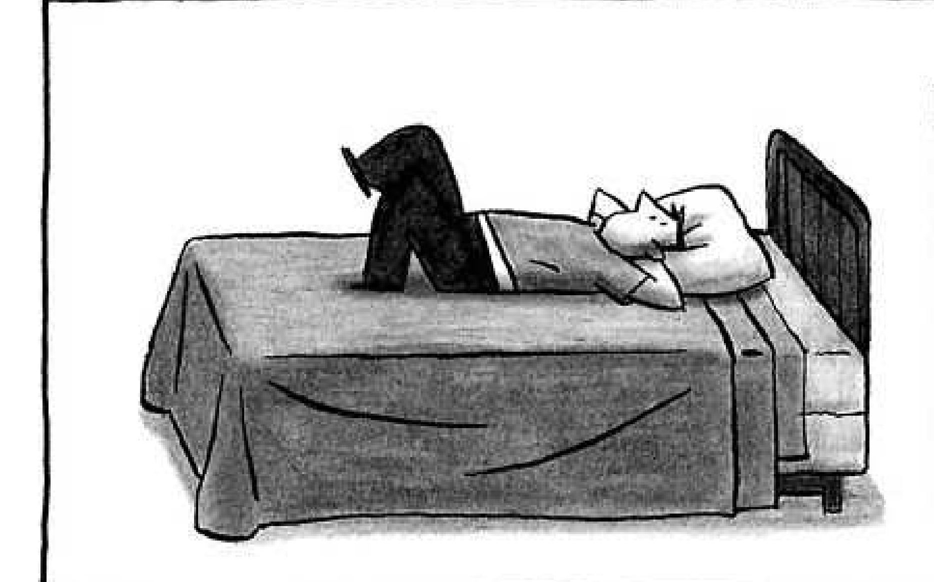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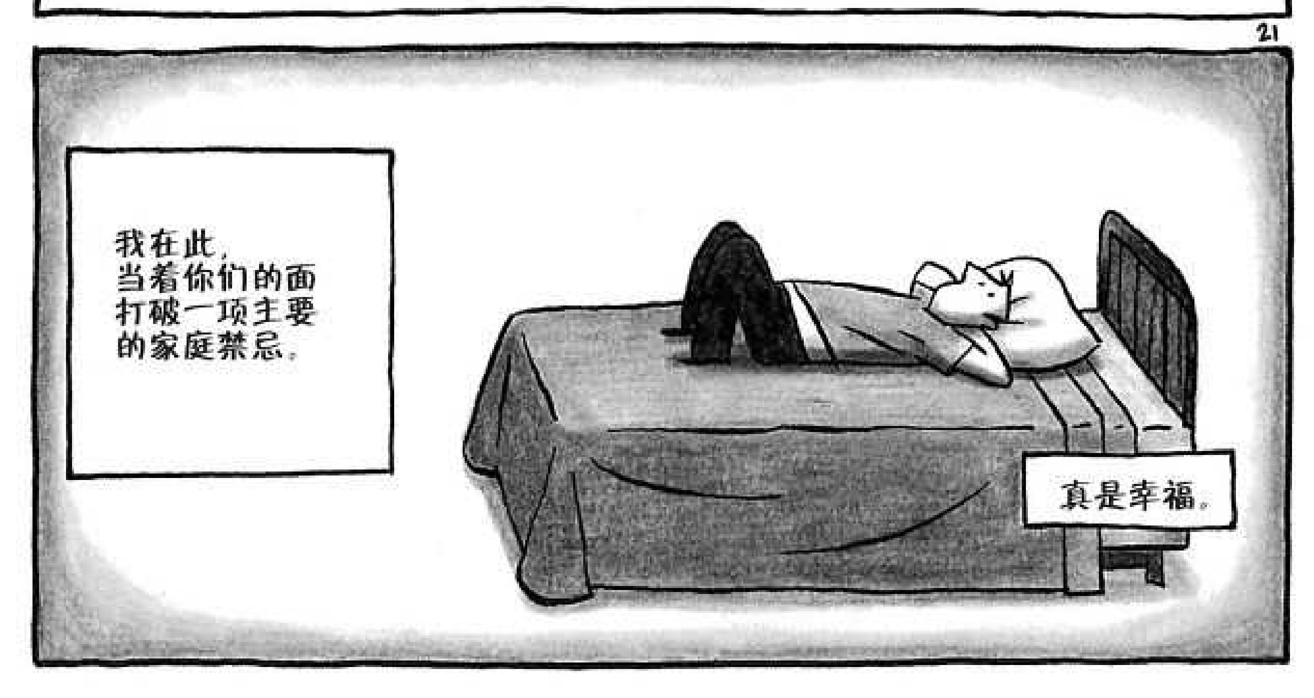
半夜，我看见一个倒退着走路的人。我不知这是因为时差，还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警醒，总之这一景象看起来并不怪异，甚至也不让人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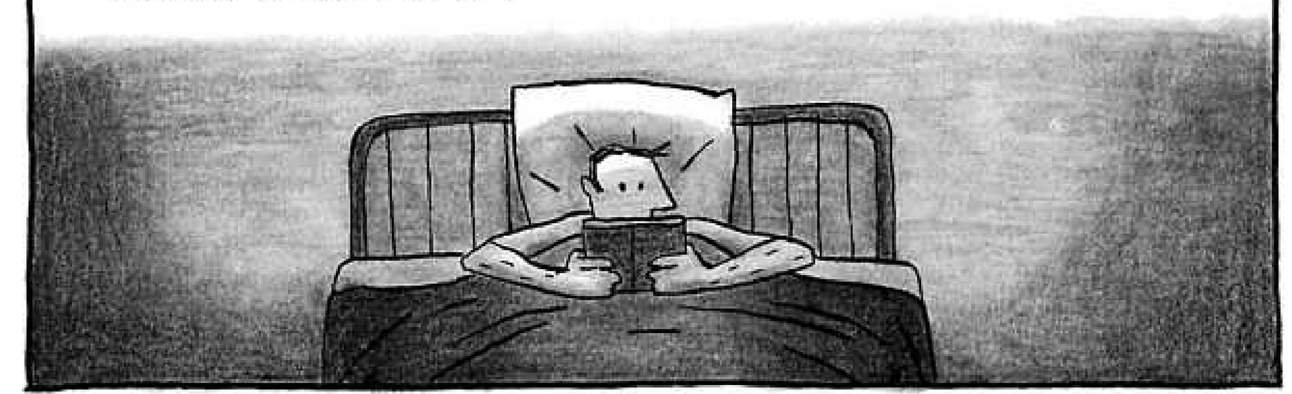
住酒店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脱鞋就躺在床单上。

我在此，当着你们的面打破一项主要的家庭禁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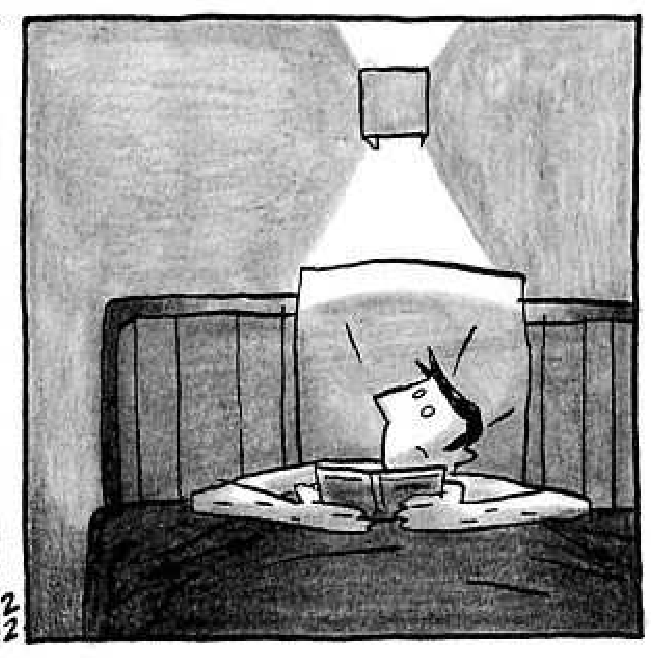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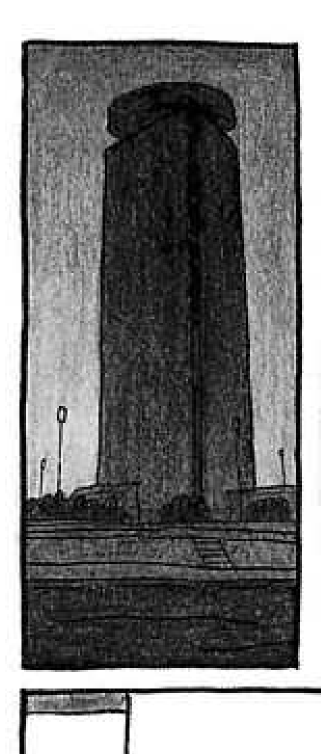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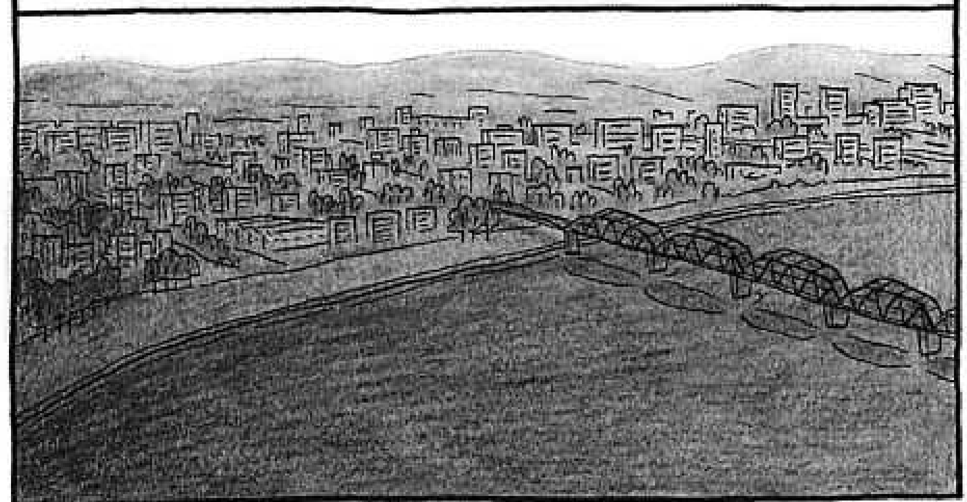
译注：

这段译文来自董乐山译本。




大同江上的晨雾向无尽的远方弥漫；
市内的大喇叭吟唱着它们的祷言。


Multivac




诗在空气中荡漾。


嘿，对了！我想一整天押着韵说话……这主意不错！
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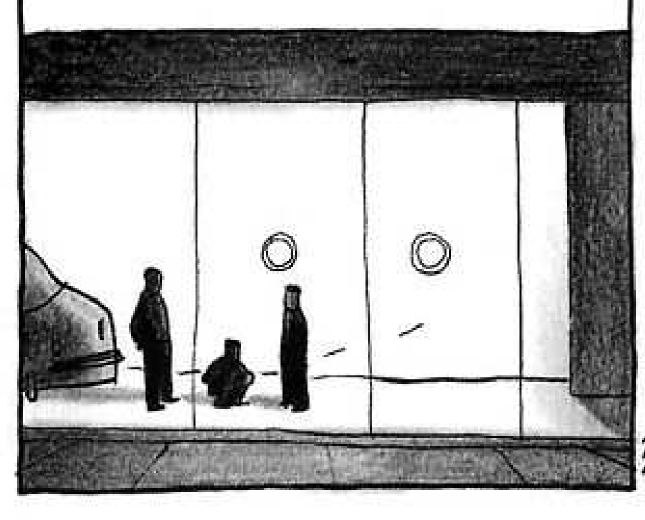

啊，见它的鬼。我干嘛要整天编押韵的词儿，把自己逼疯。
算了吧。


我到餐厅另一端和珊德琳一起吃。


看见没有？今天有甜瓜。
哦，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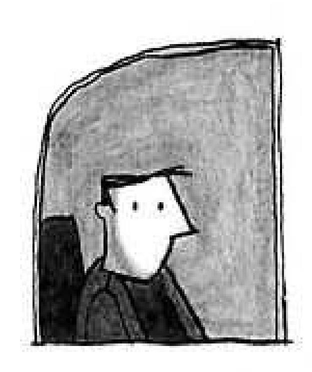

看，有一群中国人在“退行”。
什么？


他们在倒退着走路。你不知道吗？这是一种传统的锻炼方法。
哦，原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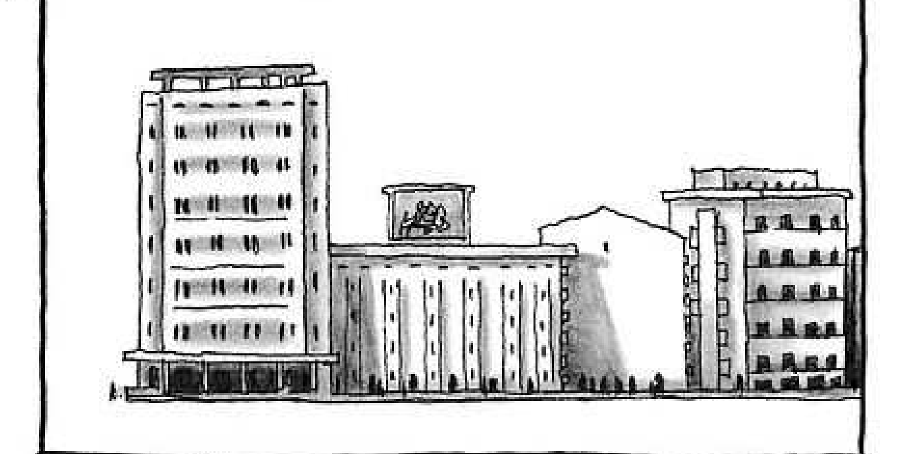

和平常一样，汽车、司机、向导和翻译等着接我们到制片厂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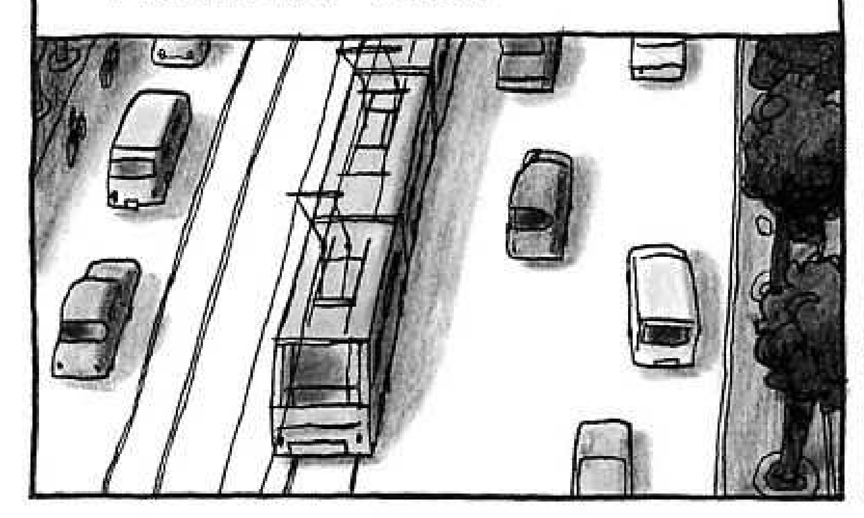
平壤：一个隐秘国度里的影子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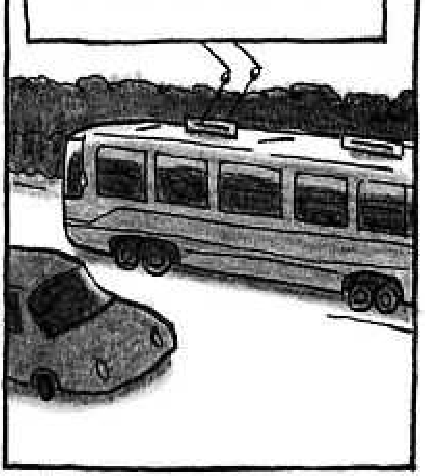
在西方看到的寥寥几张凄凉的照片，让我以为情况要更糟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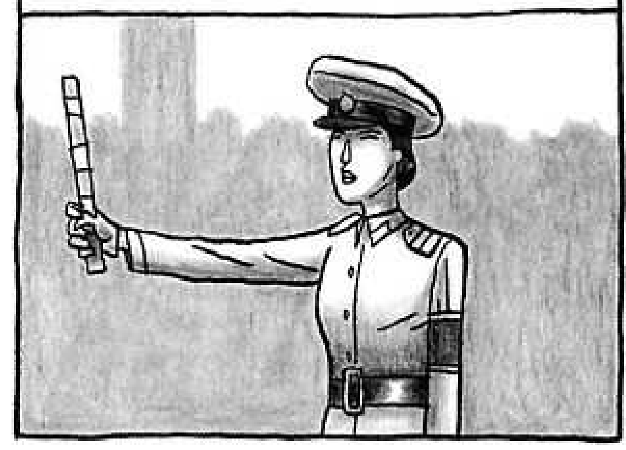
有轨电车、小汽车、大巴、卡车……其实平壤的街道并非一片荒凉。



一切都很干净。事实上太干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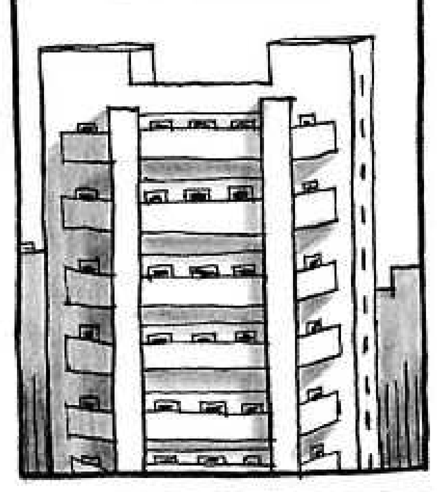
没人在街上遛达，人人都有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情。



没人逛街，没有老人在街头闲聊。全无一点生机。



这座城市
是新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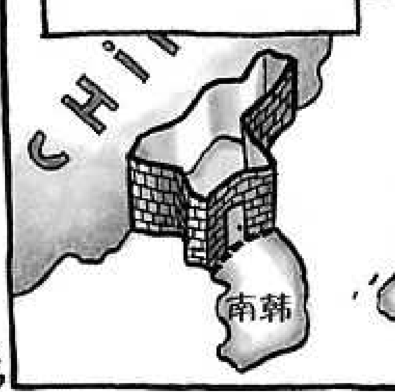
朝鲜战争期间，这座城市遭受了三年的狂轰滥炸，被夷为平地。



之后，不管什么，只要表现出对劳动党的一丝反对，就会被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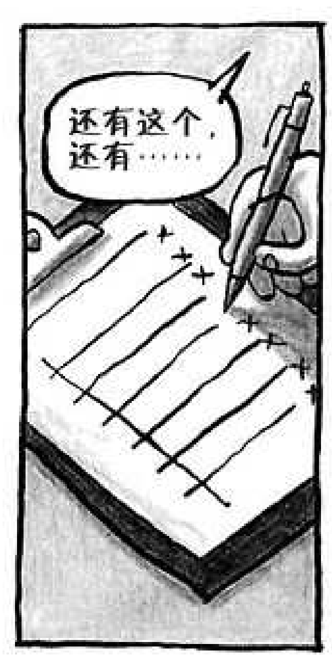


整个国家被
四面封闭起来。



这座城市完全是遵照伟大领袖的计划重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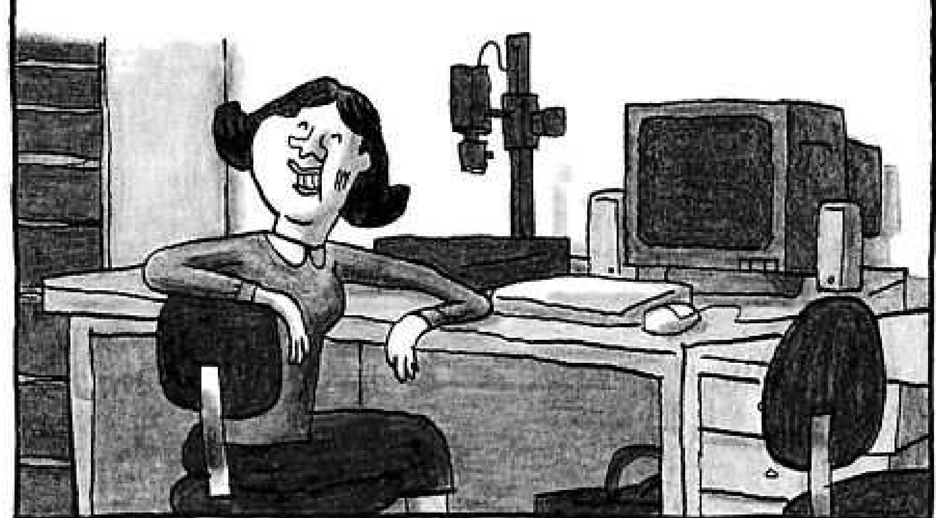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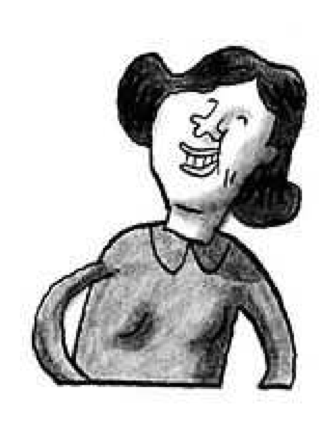




我拿一台用于制作的电脑来对动画进行检查。



连同电脑一起，还附带一个
技术人员，她在我做事的时
候满腔热忱的想帮我的忙，
而不是去一边休息。



只要我一
犹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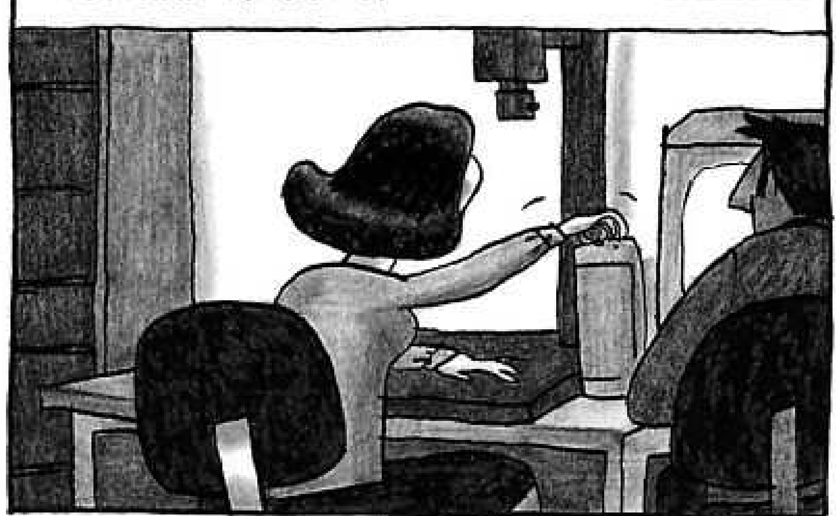


她就指出我要
点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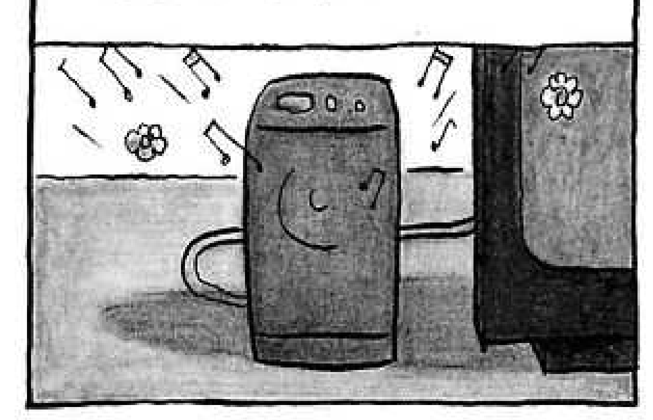
搞得我很烦。



过了一会儿，她放松下来，决定让我体验一下她们国家的音乐天才。



曲调听来好像国歌和儿童节目主题歌的交集……好像“上帝保佑女王”或者“哦加拿大”跟恐龙巴尼混音。



我的新朋友和着曲子一起唱，望着我，希望我也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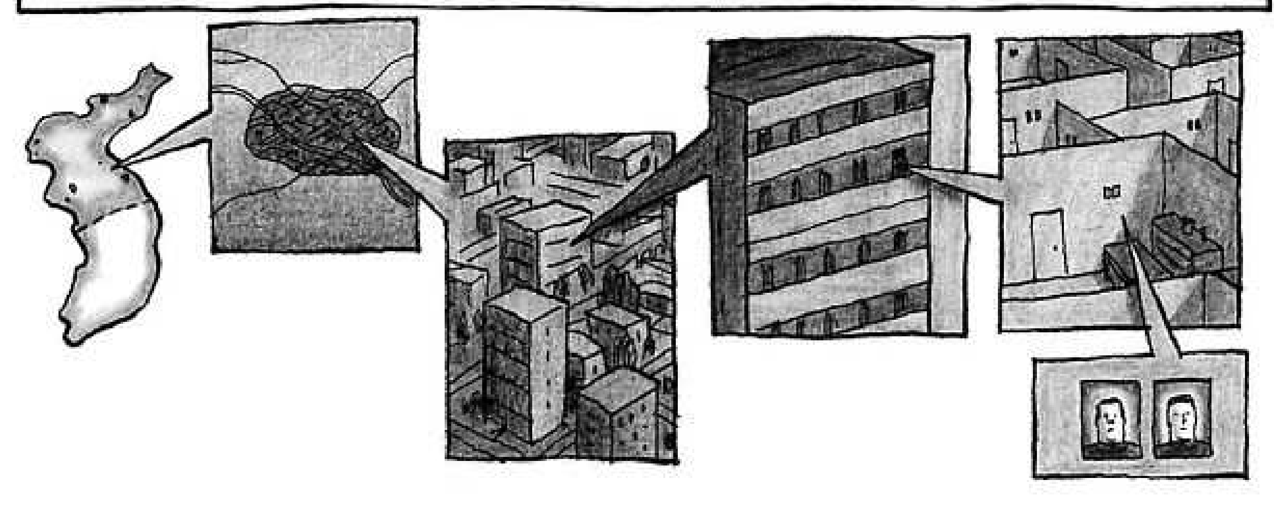


译注：

恐龙巴尼：一个儿童节目。主角是一只可爱的紫色恐龙。



在整个朝鲜的每一座房子、每一层楼、每一间房间里，
金爸爸和他儿子的画像都并排挂在墙上。





因为“金日成就是金正日，金正日就是金日成”，
他们的画像故意被画得很相似。

老金的白
头发和丑
陋的颈部
肿瘤不见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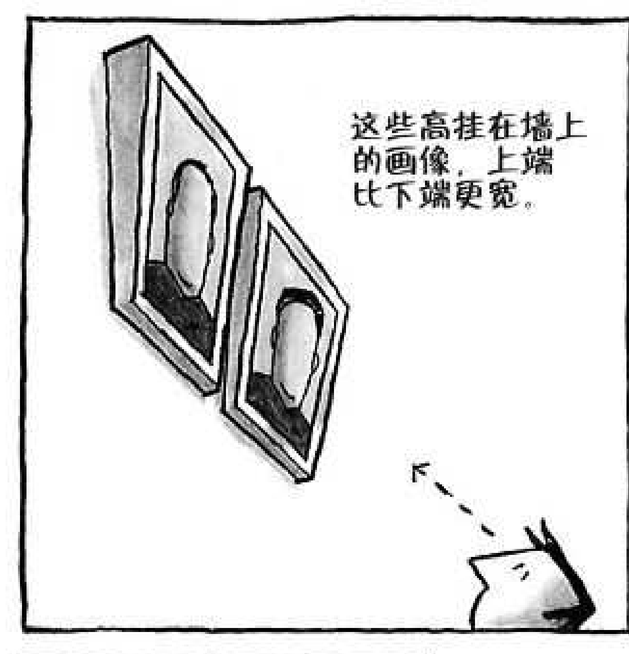
小金的眼
镜没了，
也看不出
肥胖。

同样体格，同样年龄，同样服装。

这样什么都没有改变——掌舵的
始终是那一个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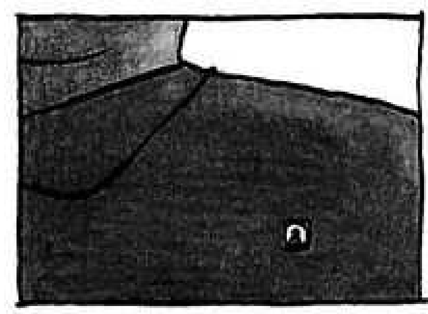




这个角度可以消除反射，以免你看不清21世纪的太阳和他可敬的父亲。它还能进一步加强“领袖面对面注视着你”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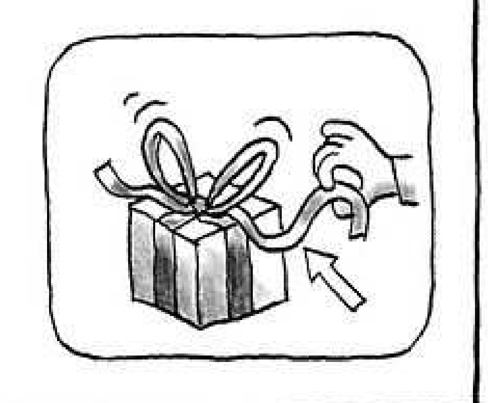


这个细节奥威尔一定喜欢。



他俩都戴着正式的像章，上面画的不是小金就是老金。从画像上虽然看不出，但让人不由自主的想，他俩各自佩戴着画着对方的像章，感觉好像可以做个动画短片……

117号镜头：人物拉开缎带的时候，要保持蝴蝶结系紧。



否则就会显得他好像拿着一条蛇在耍弄。





两天前提出申请之后，我被带去参观这个国家的一处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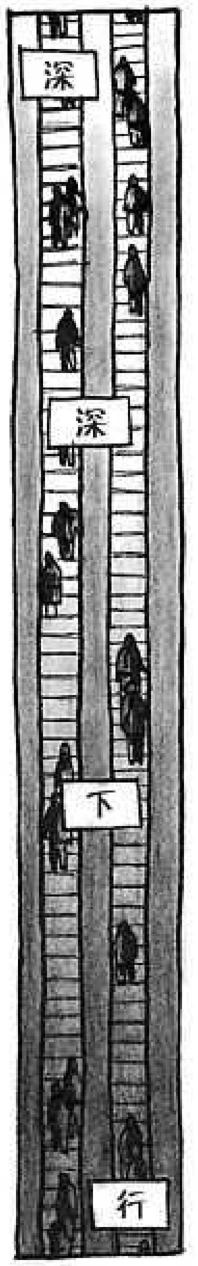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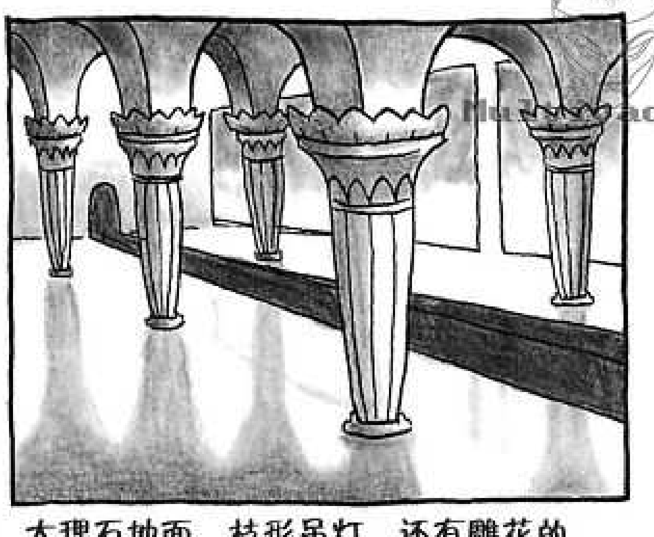
平壤地铁。



平壤地铁深藏在90米深的地下，万一遭受核攻击还可以作为防空洞使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培养持续的威胁感呢？







大理石地面、枝形吊灯，还有雕花的柱子，这里是一个地下的宫殿，用来宣扬公共交通的荣光。



随处可见华丽的壁画，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单调的现实打扮得美丽多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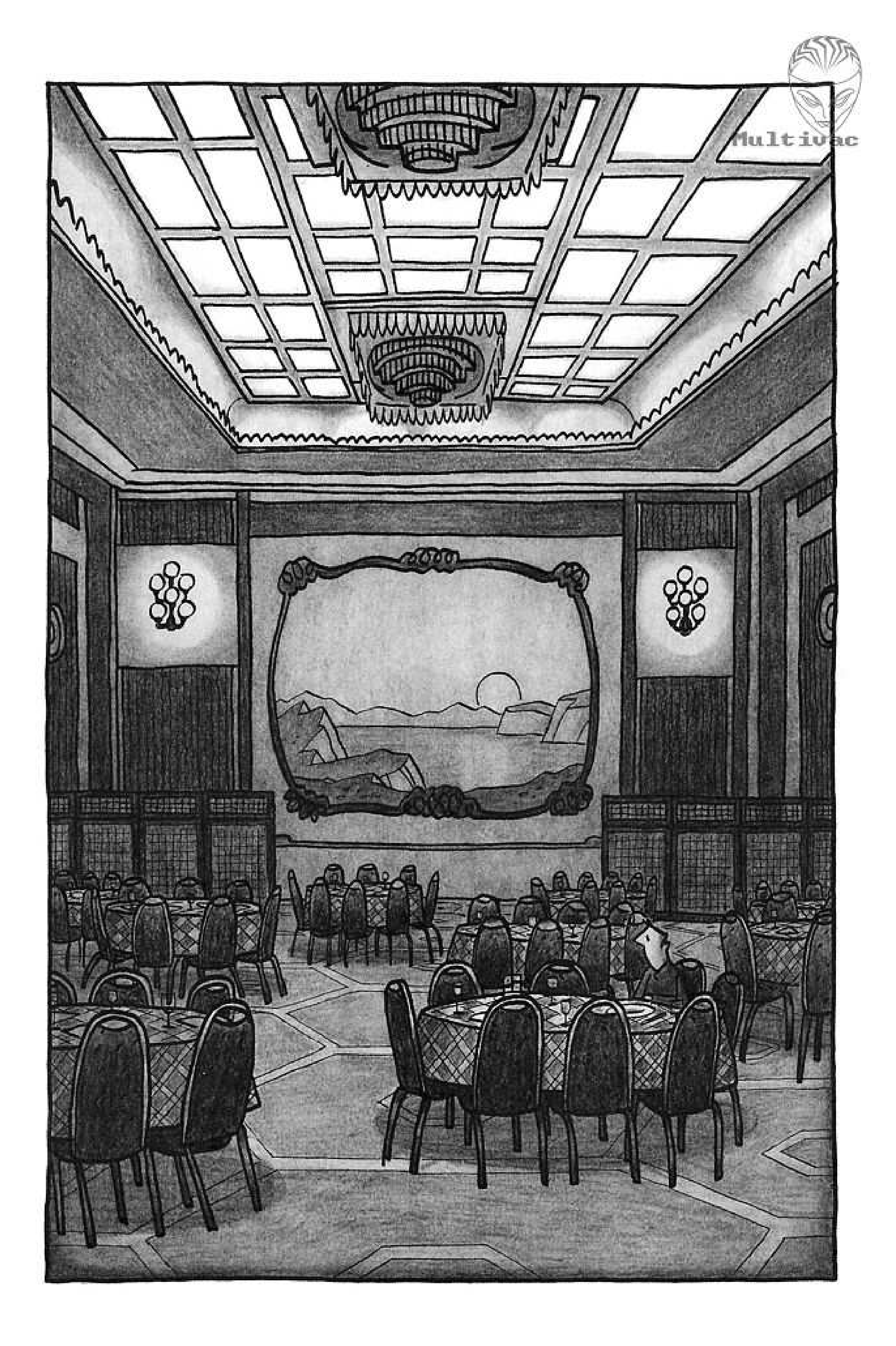
在一个没有足够电力来点亮红绿灯的城市，地铁站却像拉斯维加斯一样灯火辉煌！



旅途在下一站结束，司机在出口等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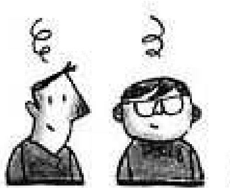
我从没遇到任何见过两个站以上的人。





……地点是我们的朝鲜朋友选的，也许是因为在外宾住的酒店里他们能享受到一点隐私。

晚会进行得很快，也很高效。晚上八点半开吃，饭菜一连串的上，啤酒一轮轮的喝，几瓶米酒、一番畅谈，然后结帐，结束时间：九点半。我们离席时，有的人鼻子红了，有的人耳朵红了。






作为交接的一部分，我有了自己的翻译。



申先生。



他曾在军中服役八年，刚刚退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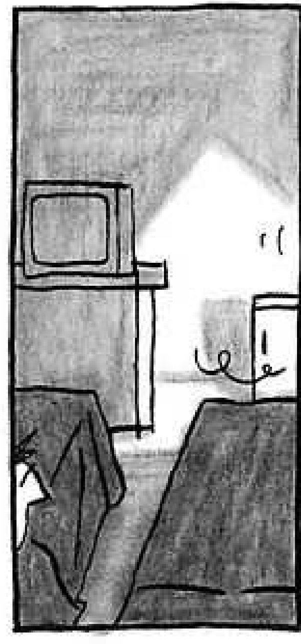
看来我们会好好过上一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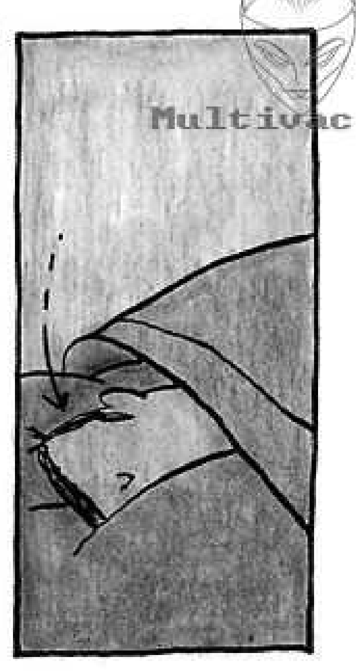
但我不在乎，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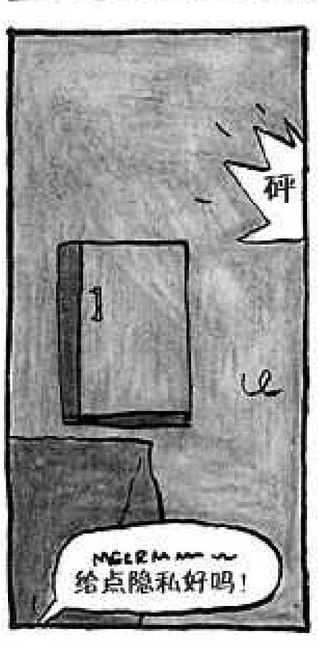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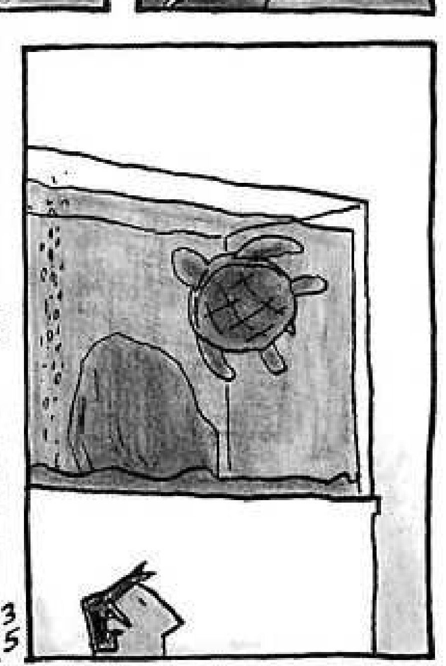






在这些国家花五美元
喝杯劣质的速溶咖啡
总是令人愉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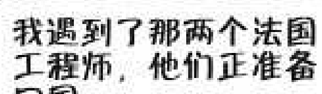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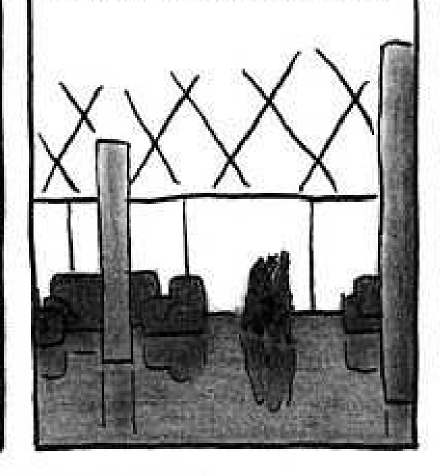

我点了法国吐司。
请-来-一-份-法-国-吐-司。


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做过，上面撒着许多红糖……很美味。


一片浸过牛奶的面包，用微波炉加热的。朝鲜人的菜谱可没法建立对幸福童年回忆的条件反射。


我遇到了那两个法国工程师，他们正准备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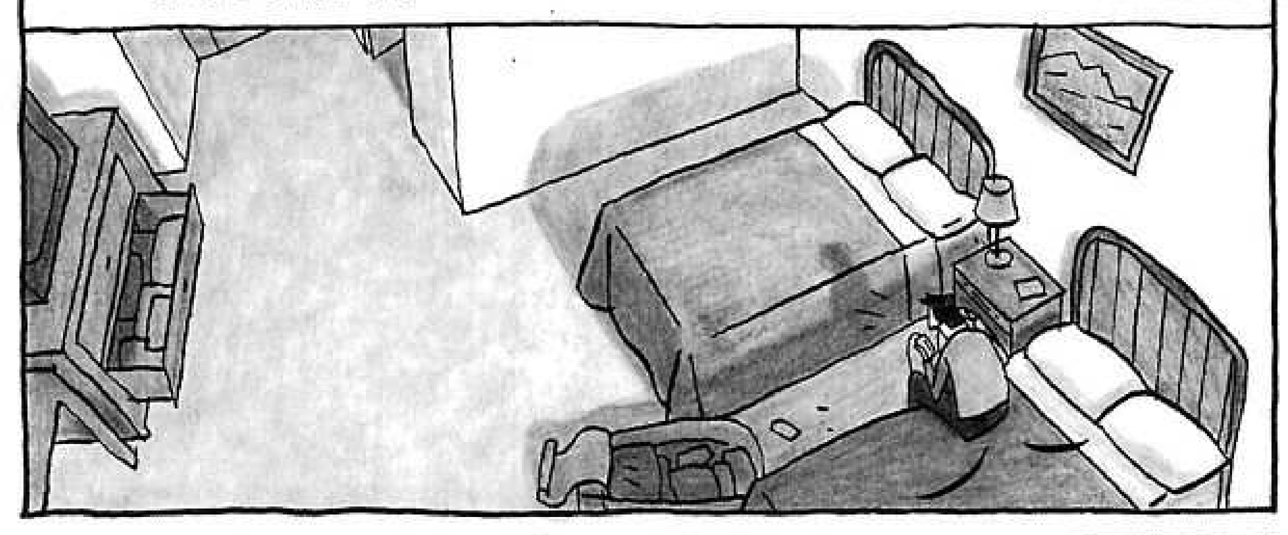

他们一共将价值五十万美元的数字广播硬件设备倾销到了亚洲和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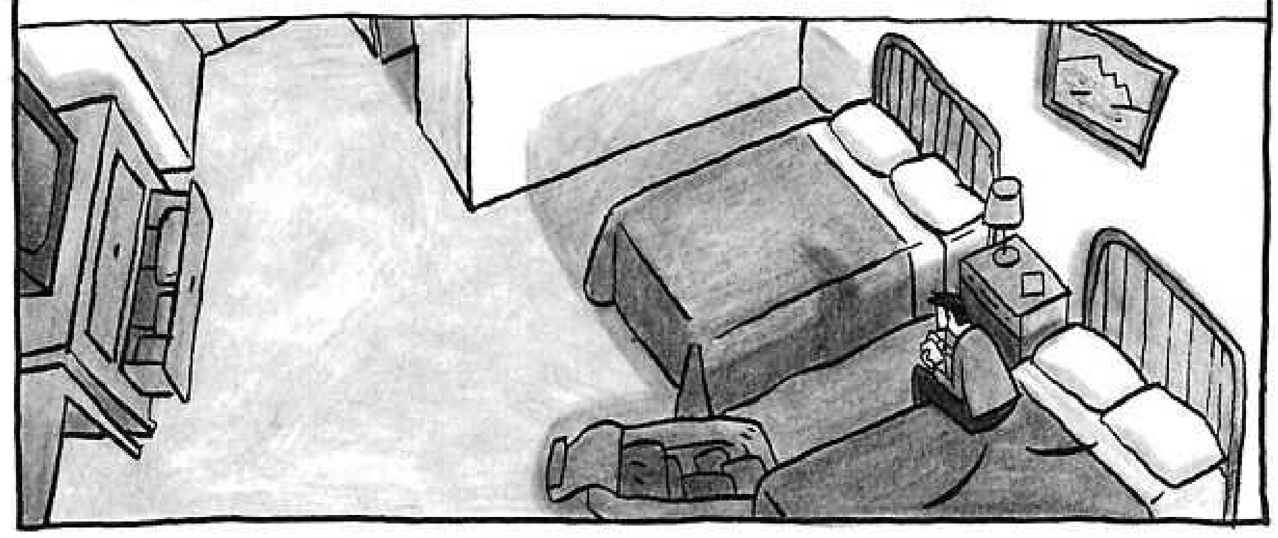

我终于把行李全拆开了，突然想起包里一直塞着一件严重违法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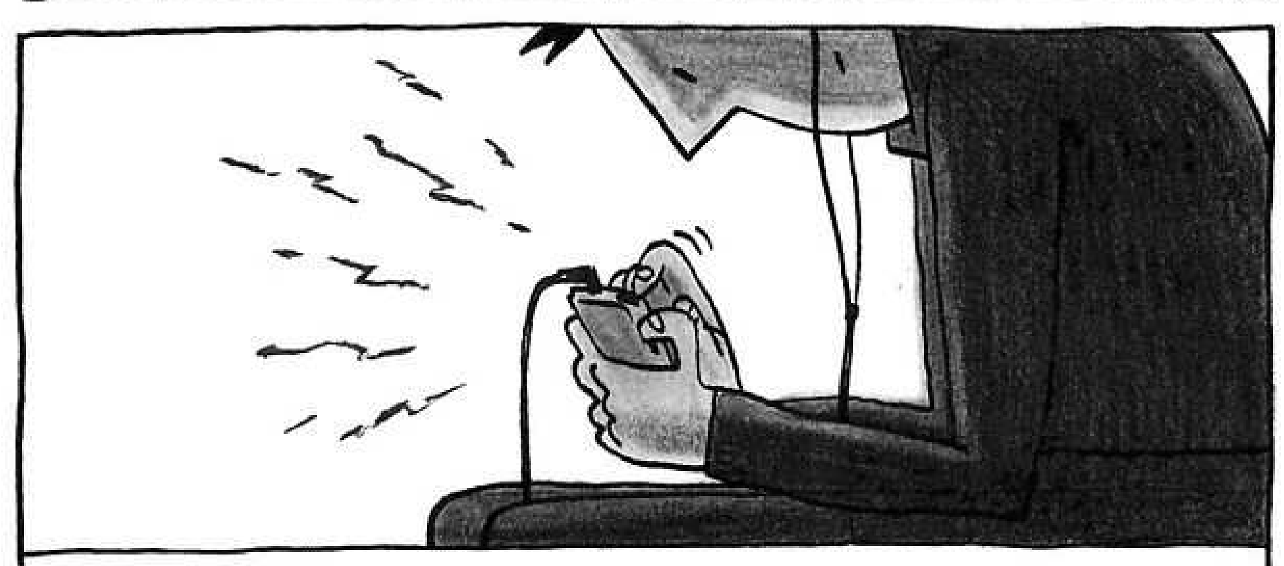

一个袖珍收音机！
AM
FM
这玩意我本该申报的（按照在飞机上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所言）

我无法遏制带上它的念头。朝鲜的收音机全都焊死在官方电台上，好奇心征服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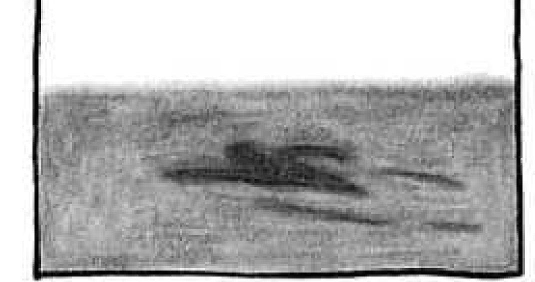
显然，收音机是密封的，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以防私自改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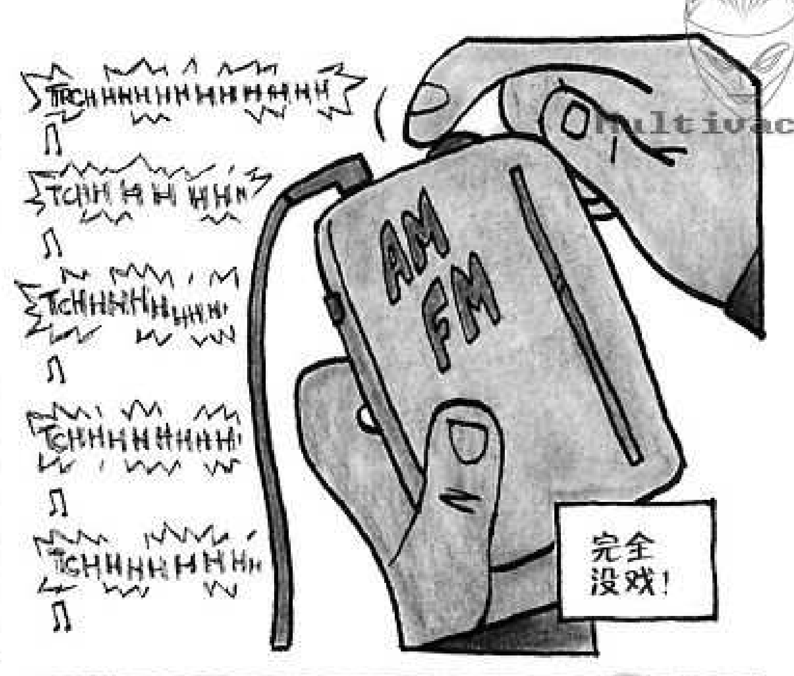




我慢慢转动旋钮，体会着叛逆的甜美滋味。

从朝鲜劳改营中活下来的姜哲焕，在他写的《平壤水族馆》一书中，谈到他如何被一个朋友告发，说他偷听敌台。他及时得到消息，于1992年8月设法逃到了中国。







虽然能收到一打AM和FM频率，但它们都在播放同一个台。









译注：
姜哲焕：著名朝鲜逃亡者。其家庭曾因受其祖父牵连，一家人被关押在朝鲜耀德收容所。姜哲焕本人从9岁开始在收容所生活了10年时间。现任朝鲜日报社记者，是揭露朝鲜人权状况的书籍《平壤水族馆》的编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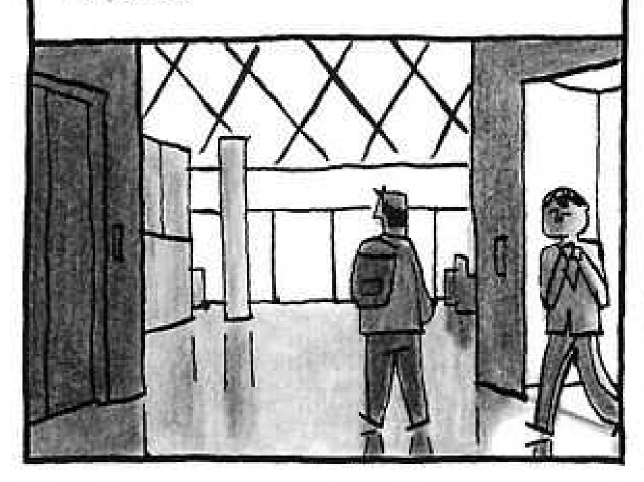
还有一群中国人住在八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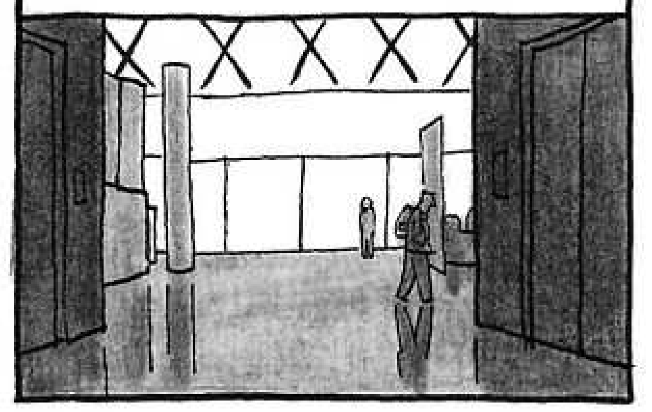
但他们在这里楼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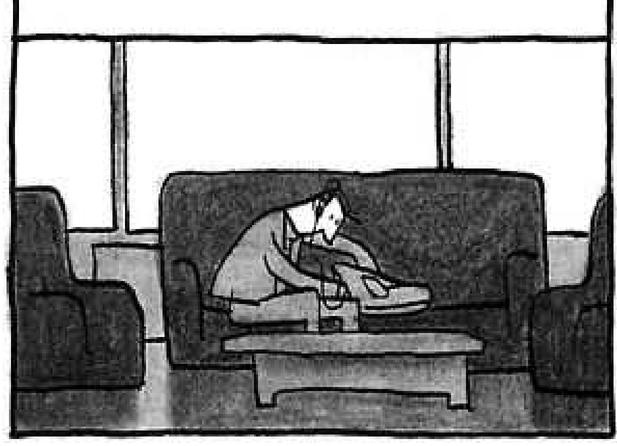
酒店的这一部分包括赌场、桑拿、餐厅和迪斯科。在这里工作的只有中国人。



使用外国员工的好处是他们不会说朝语，可以避免他们同本地人接触。其实这算不上什么危险，反正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个岛。



朝鲜人是禁止进入这个从澳门引进的小小拉斯维加斯的。想来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腐朽的资本主义侵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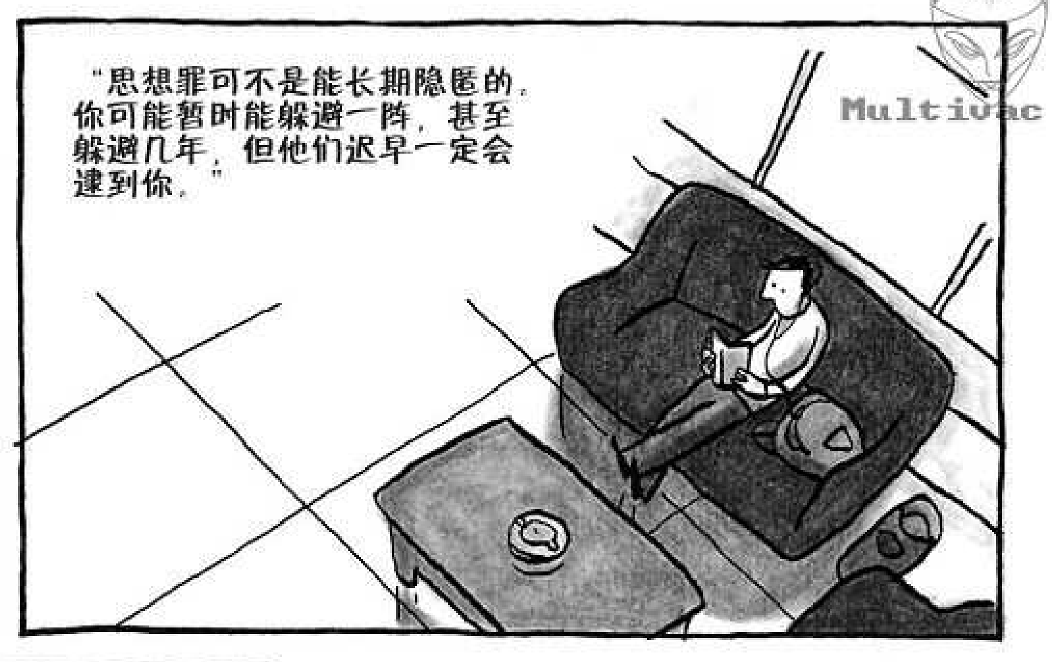
我们曾试图趁门卫不备溜进去，但失败了。



奥威尔先生陪我度过了一段时光。



“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我从前看过这本书，但在这里，在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堡垒里看这本书，充分展现出了奥威尔那带有预言色彩的洞察力。



埃里克·布莱尔　又名　乔治·奥威尔

22岁时，奥威尔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五年后因反对压迫观念而退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参加了共和军。随后因喉部受伤而撤退到巴塞罗那，经历了内部的明争暗斗。1939年，他试图参军，但被宣布为不合征兵标准。1948年(*)，他开始撰写《1984》。因为患有肺结核，他辗转于医院和疗养院之间，在他的书出版后不久就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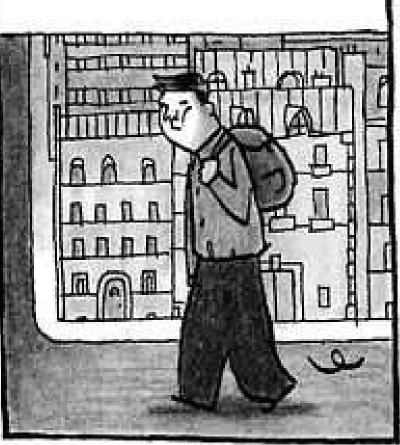


1903 - 1950

得知要在朝鲜呆一段时间时，这本书是我的必然选择。



假如一个朝鲜人要去法国旅行，不知会带什么书。





* 同年，金日成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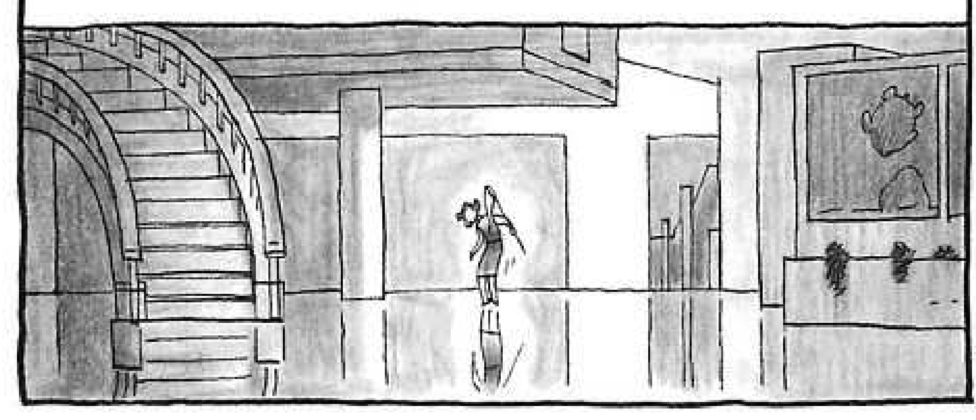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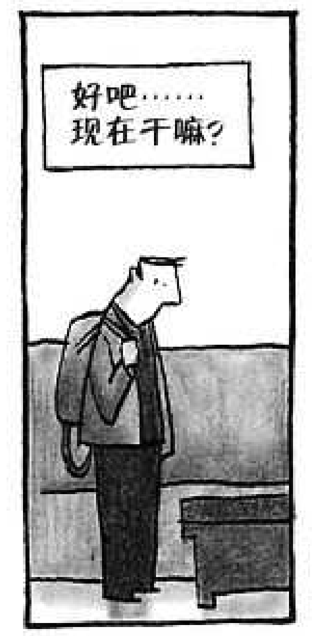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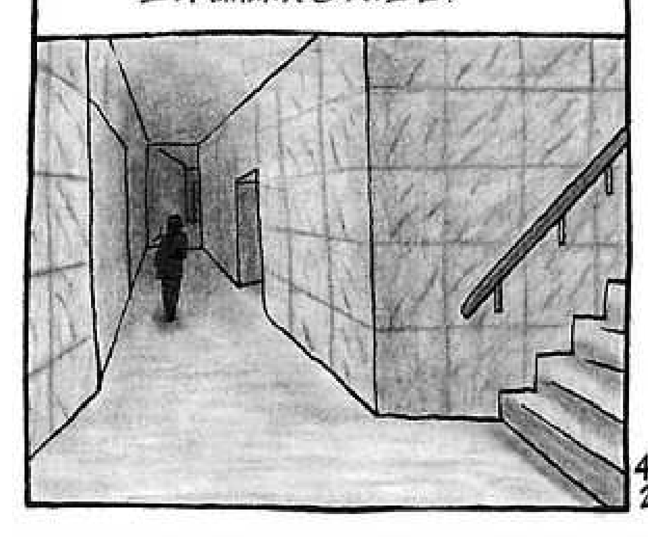
Plastikman：本名叫做Richie Hawtin，1970年出生于英国，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所以身为加拿大人的作者称他为同胞）。他以Plastikman之名，专门发表极简主义电子实验原创作品。是90年代最为优秀的TECHNO音乐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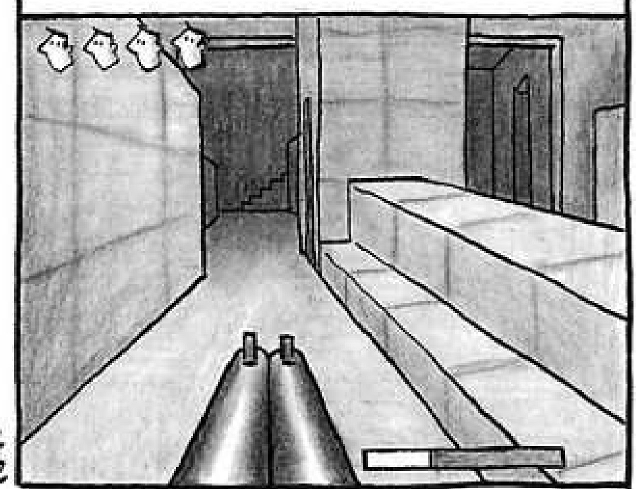


这样一个周末的好处就是，
你不介意周一还要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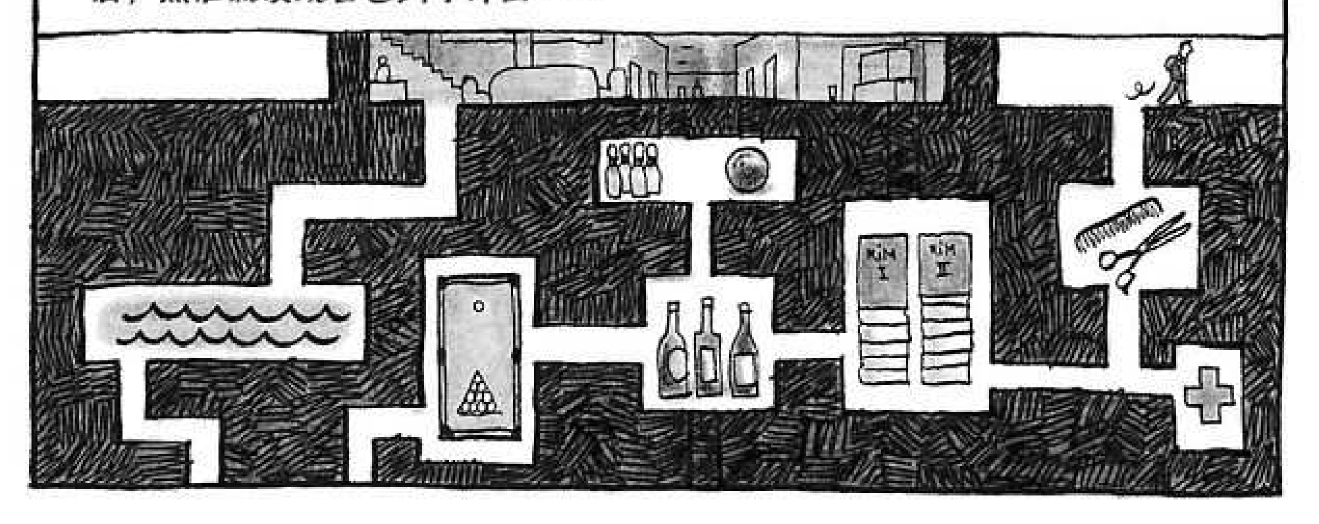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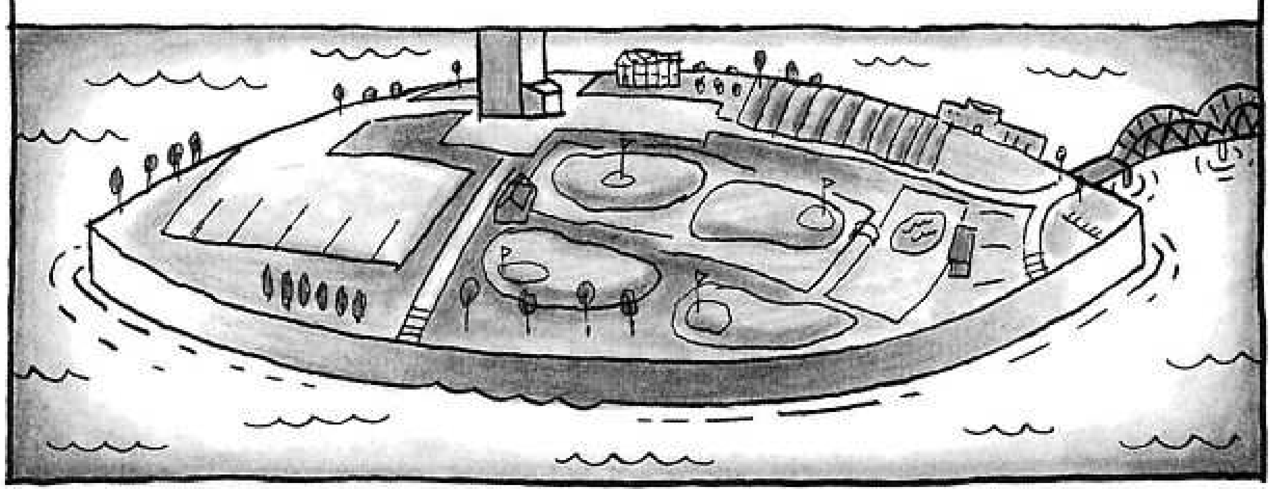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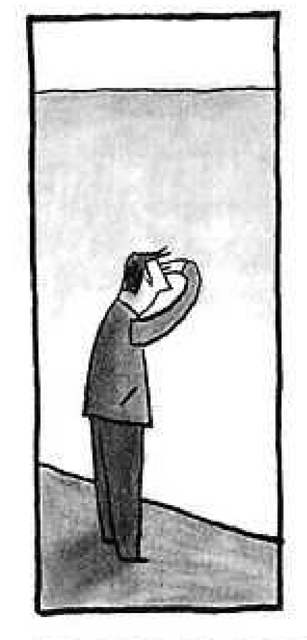


我经过了一个纪念品商店、一个小食部、一间桑拿、一个只有一条球道的保龄球场、一间理发室、一个没开灯的台球室、一个小型杂货店、一家书店，然后就发现自己到了外面……



一间温室，一个大花园，里面种着我们吃到的极少数几种蔬菜，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条环绕全岛的长长的水泥步道。一句话，这岛是座微型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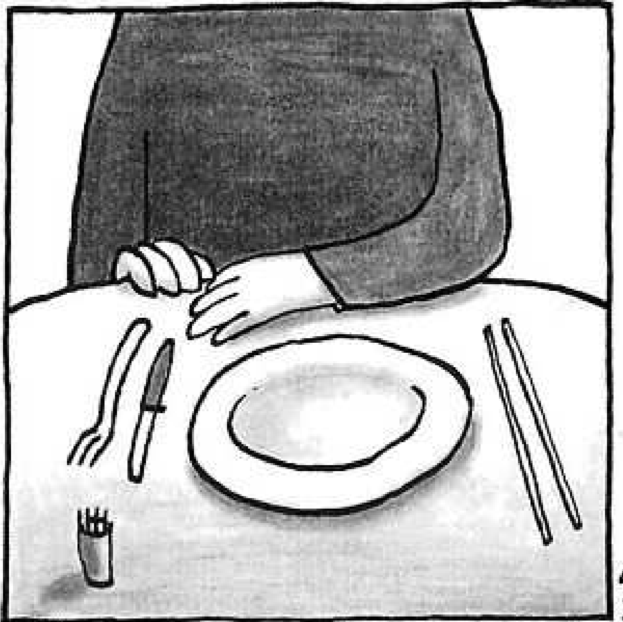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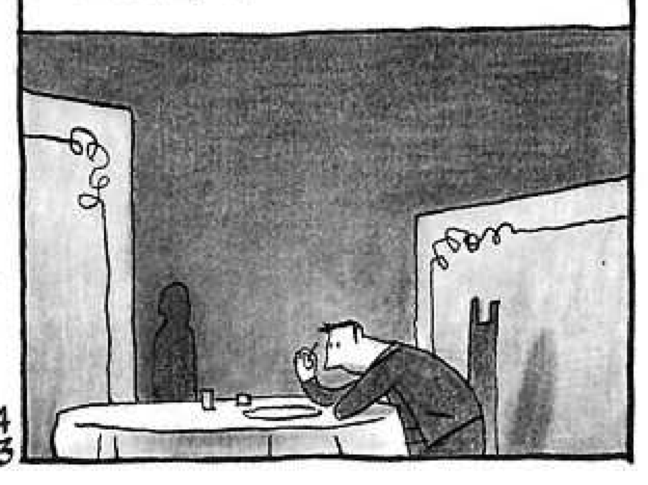
就缺一样东西：
水里呼的冒出一个球，
要是你想逃跑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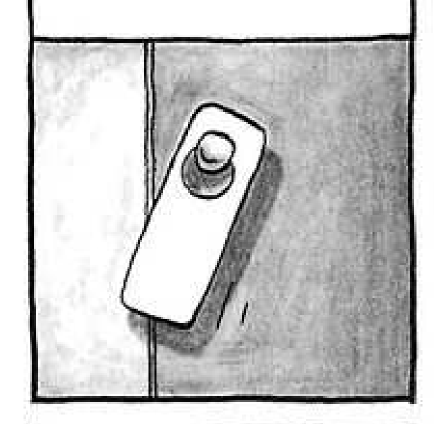




我在二号餐厅吃饭。经过长期仔细的观察，我确定那些牙签一定是手工削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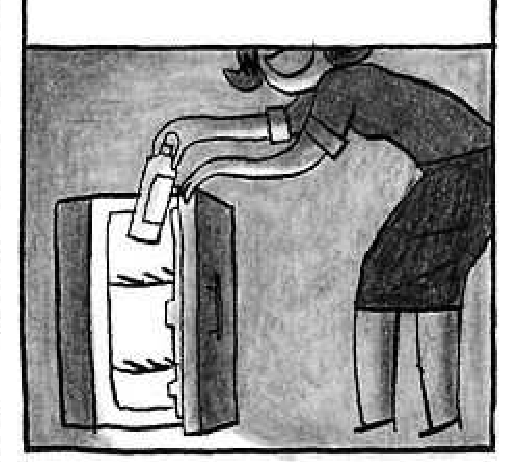
在睡觉之前，我特地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门把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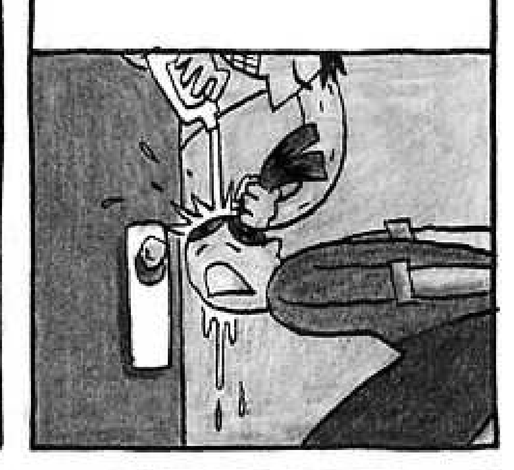
就好象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服务员准时在七点整给我把一天份的水送来。



老天！这上面明明写了韩文……



我大致想象了几种能让她明白我的意见的方法……



幻想归幻想，我试着重新入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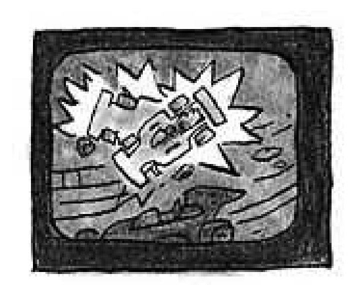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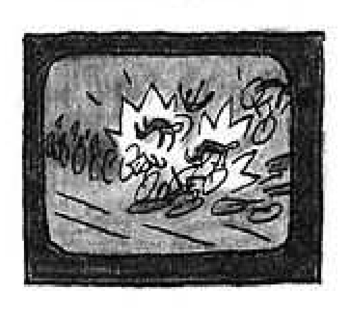
我去过中国两次，明白这种事情只能听其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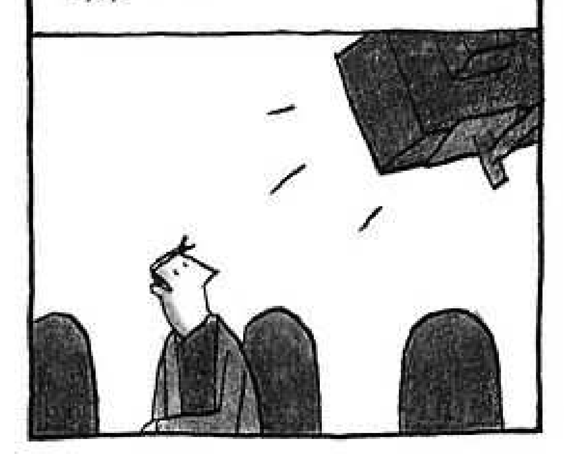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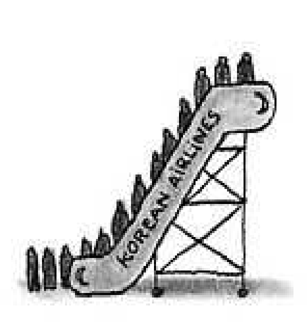

在等候飞来平壤时，我曾遇到一个意大利人，他为一个民间组织工作。
PEKING
INTERNATI


他邀请我通过WFP(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办事处去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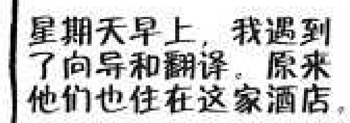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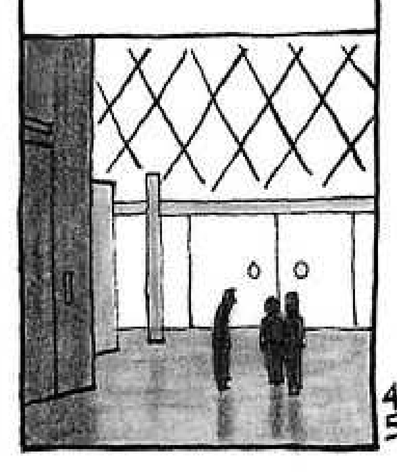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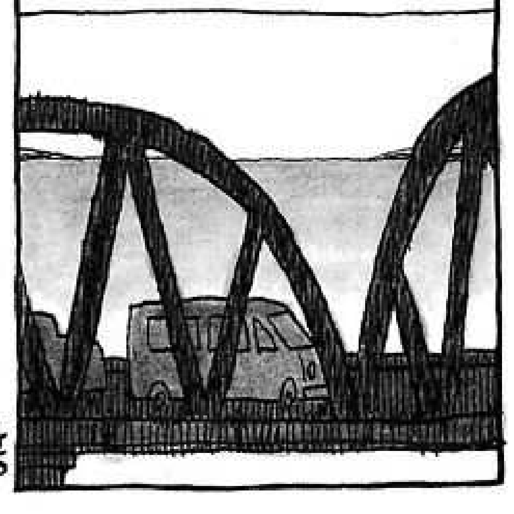

我们候机的时候，机场的电视屏幕反复播放着一系列的事故场面——汽车、滑板、摩托、马术……


我想他们的本意是搞笑，可是在乘坐飞往平壤的航班之前，我倒宁愿看《憨豆先生》。
KOREAN AIRL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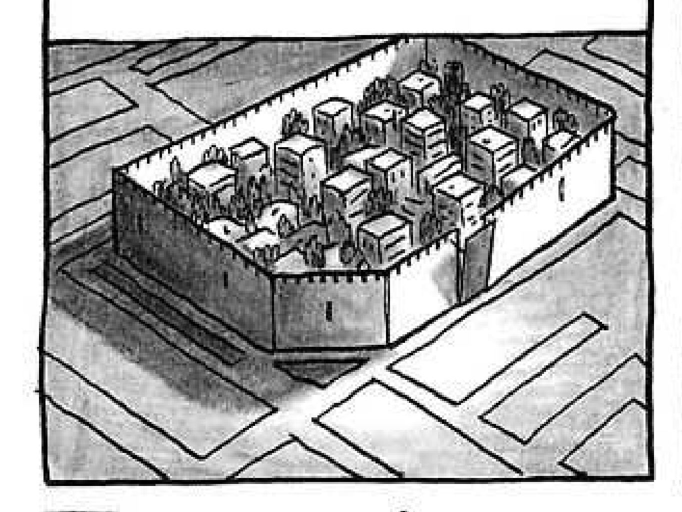



星期天早上，我遇到了向导和翻译。原来他们也住在这家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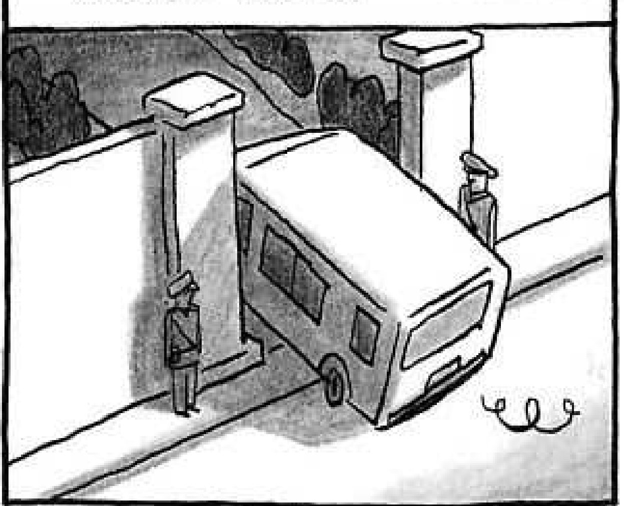



他们勉强答应带我去NGO的驻地。

就像羊角岛的地下设施一样，整个NGO和使馆区都是禁止朝鲜人进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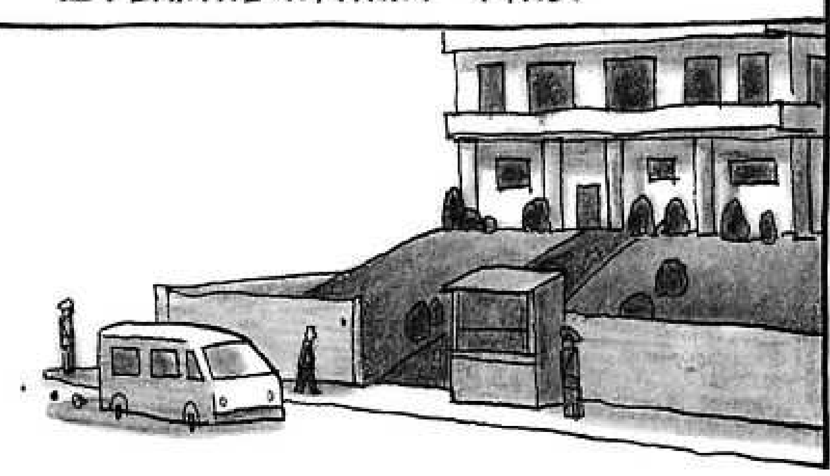
但这里的限制比较宽松，他们可以陪同外宾一起进去。



每条路的转角、每栋楼的前面，都有一个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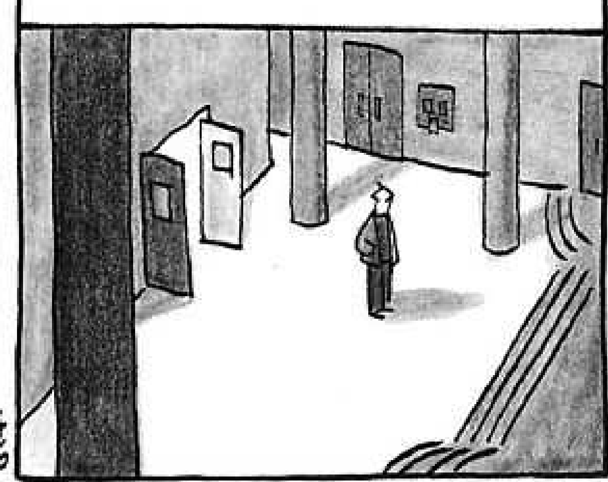
大约100名国外援助人员的存在，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开始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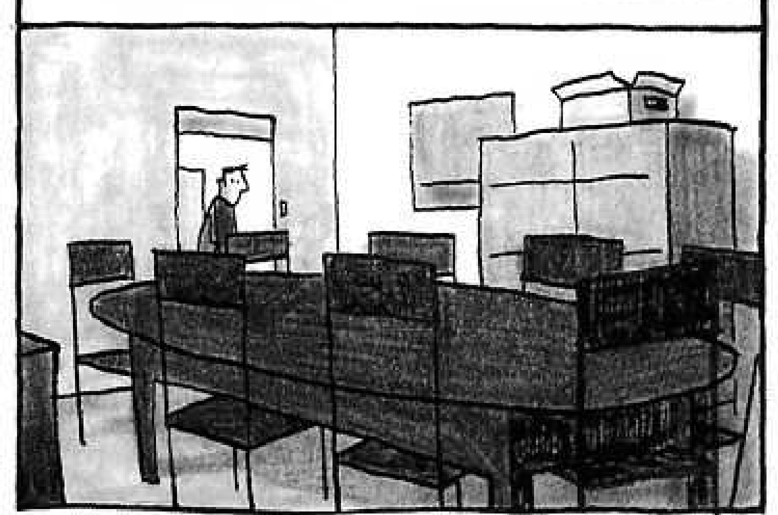
实际上，为了对付一场无法承担的饥荒，这个政体早在1995年就不得不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以接受援助。



官方把那场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不幸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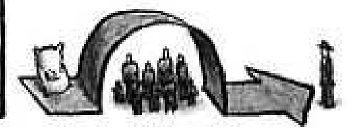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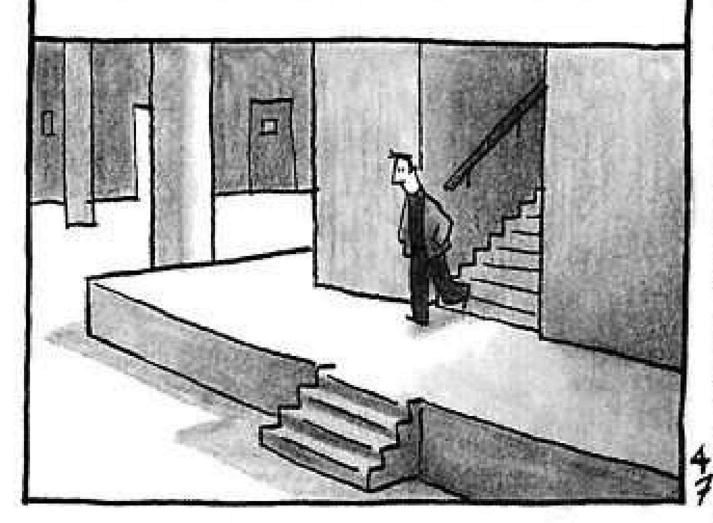
国家的公开分配体系根据公民的忠诚度和为国奉献的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口粮定量。

有用的人口		无用的人口	
中心	"外围"	"敌人"	
米		250 克/天*	
- 党的干部 - 军官	- 熟练工人 - 士兵、外交官（平壤居民）	- 持不同政见者的子女 - 政治犯（大约20万人） - 劳工	外加五百万到六百万个体劳动者，被国家忽略，任其自生自灭

*相当于联合国提供给世界其他地方的难民营中，难民分配到的口粮的一半

结果就是有些民间组织认为他们的帮助并没有到达人民手中，过了几年就撤走了，比如乐施会、医生无疆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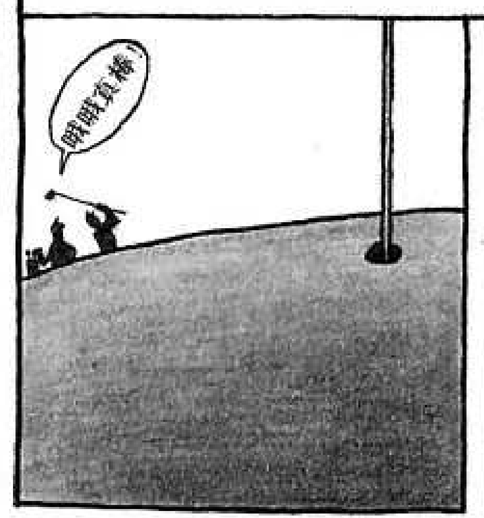








后来我和理查德一起打了高尔夫球，我们还去吃了饭店地下的中餐馆，果然不负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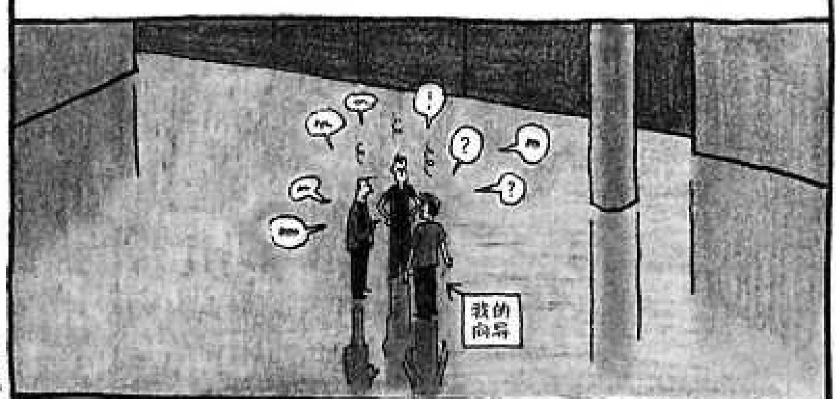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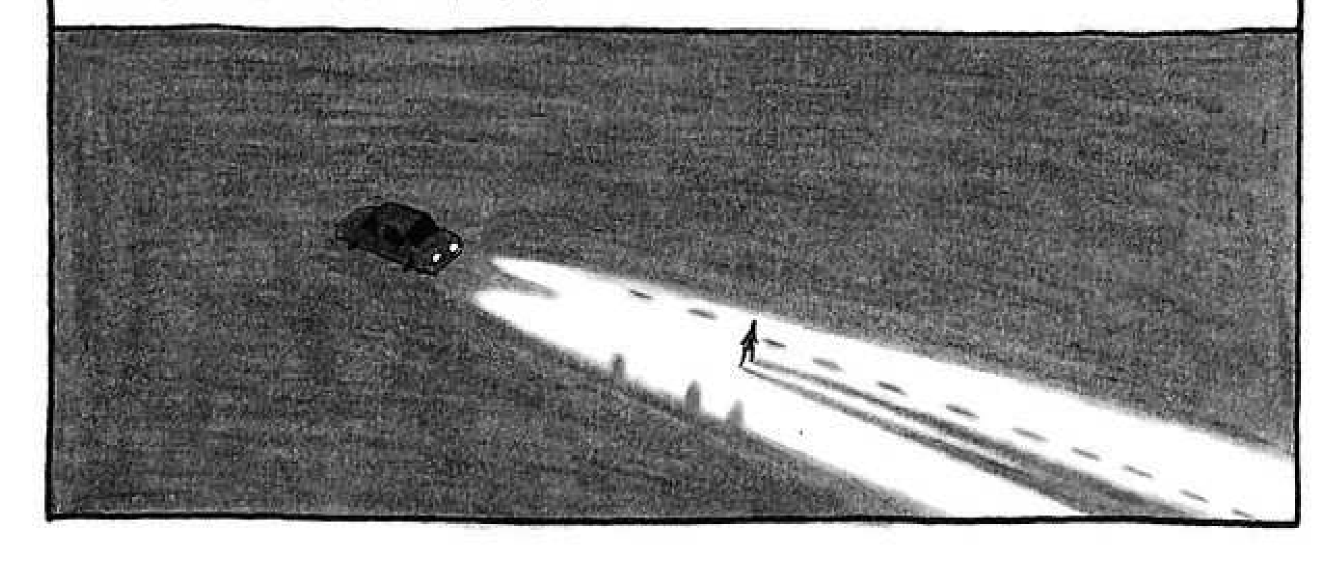
打了几桌台球之后，该走了。但有个问题……



因为（一）他的向导因为不能加入我们的活动，干脆走掉了，（二）外国人不能在没有向导陪同的情况下打出租车，（三）朝鲜人不能在晚上十点以后打车，除非陪同外宾一起。



所以我陪同我的向导，我的向导陪同理查德，穿城而过，作为照明的只有车灯，以及伟大领袖光辉思想的纪念塔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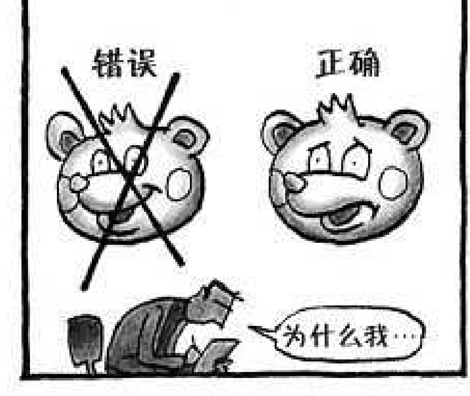






镜头(201)：重要！

当父亲发现孩子们迷路了的时候，不应该微笑。



在我写返工说明的时候，我的翻译忙别的事去了。这并没有妨碍两个动画导演之一跑来找我聊天。



起先，我试图说明我不懂朝语（特别是北朝鲜话），但他只是不停的回来接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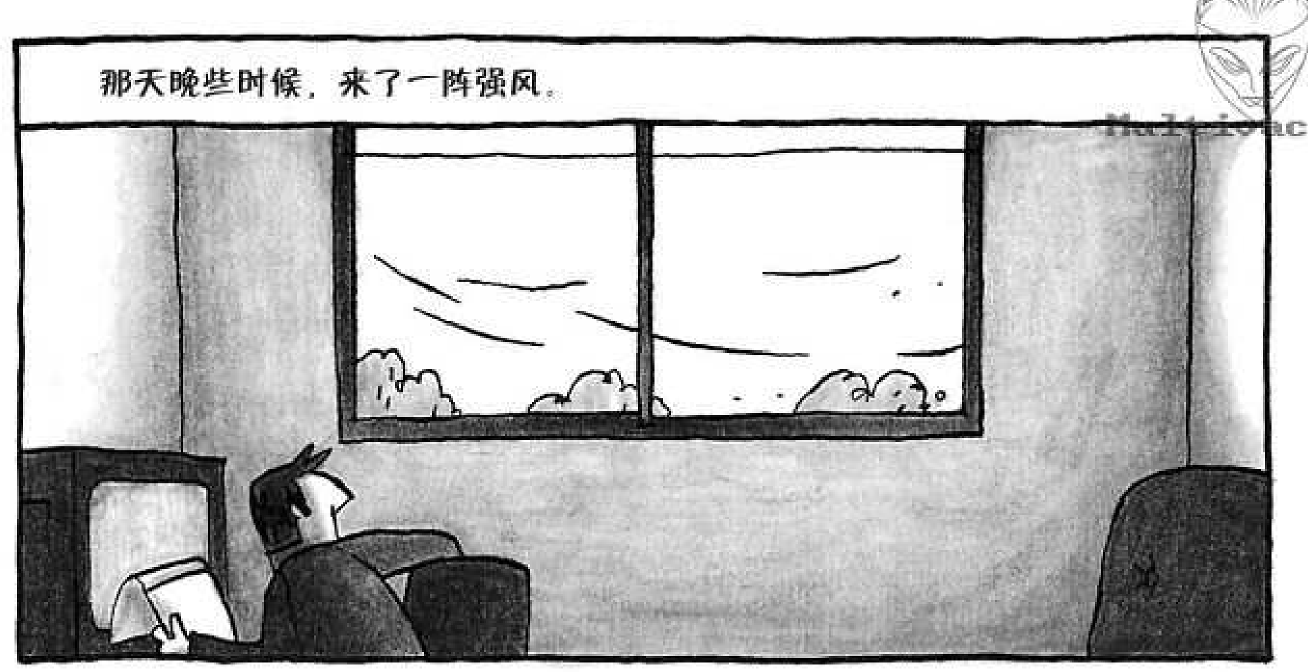
……后来我连比划都懒得比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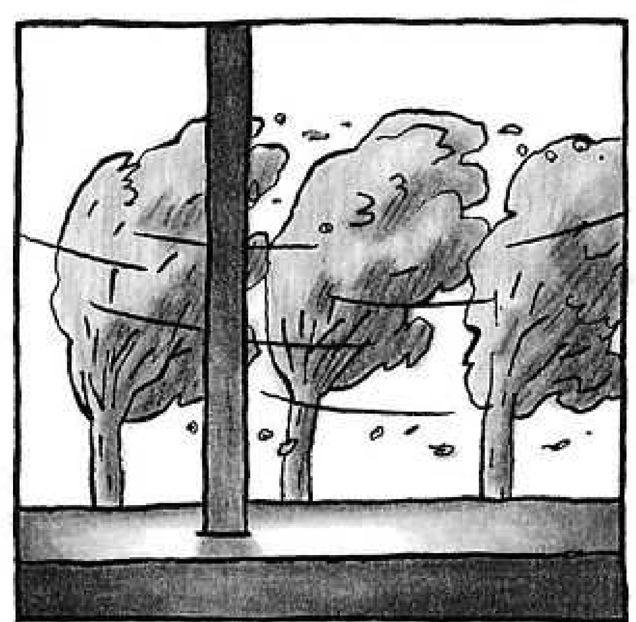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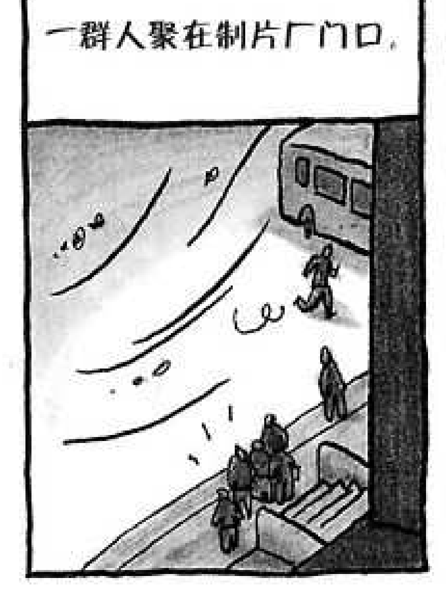





那天晚些时候，来了一阵强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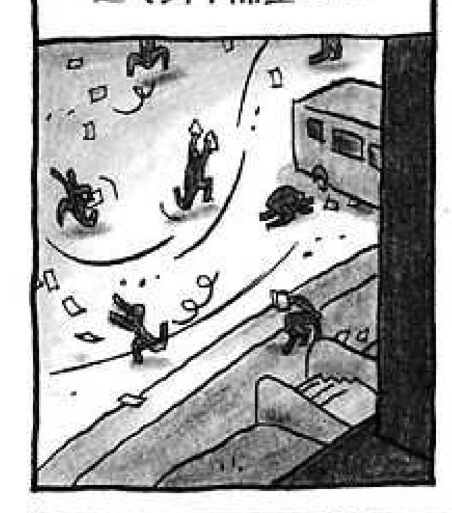



我在七楼，看着路人奔走寻找避风的地方。


一群人聚在制片厂门口。


突然，一叠纸被吹了起来，飘向四面八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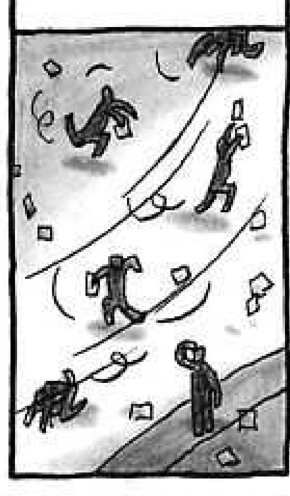

瞧啊……


纸片飞得到处都是：汽车上、人行道上、还飞到了隔壁……


人们抢着空中和地上的纸片。


而就在快要捡完的时候……


呼！又得重来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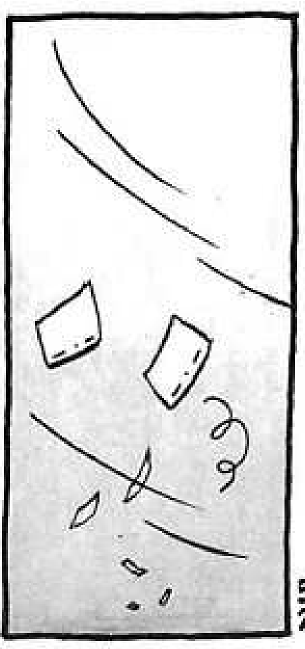

暴风雨来了，风力加倍强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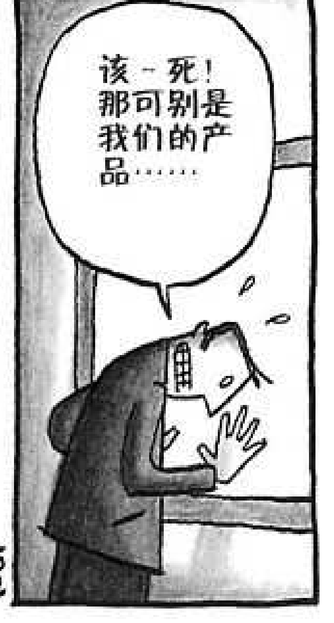

纸片几乎飞到了我这一层楼。


哈哈哈
哈哈哈！




哎！那是动画赛璐珞！




该-死！那可别是我们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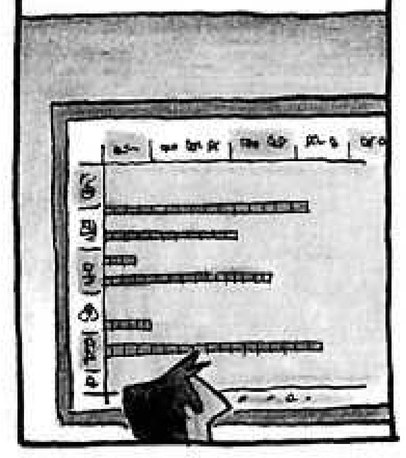

Multivac
哈！
呼！
53
没关系……
是七海游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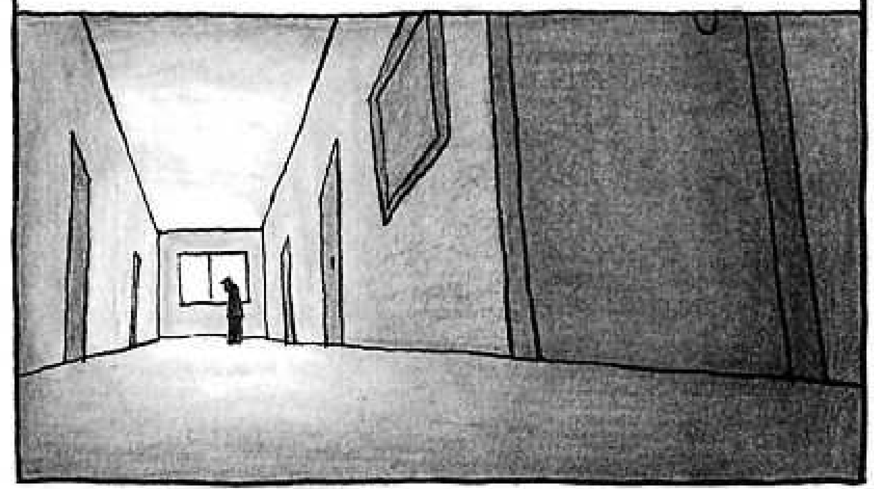




每一层楼，都贴着手绘的生产进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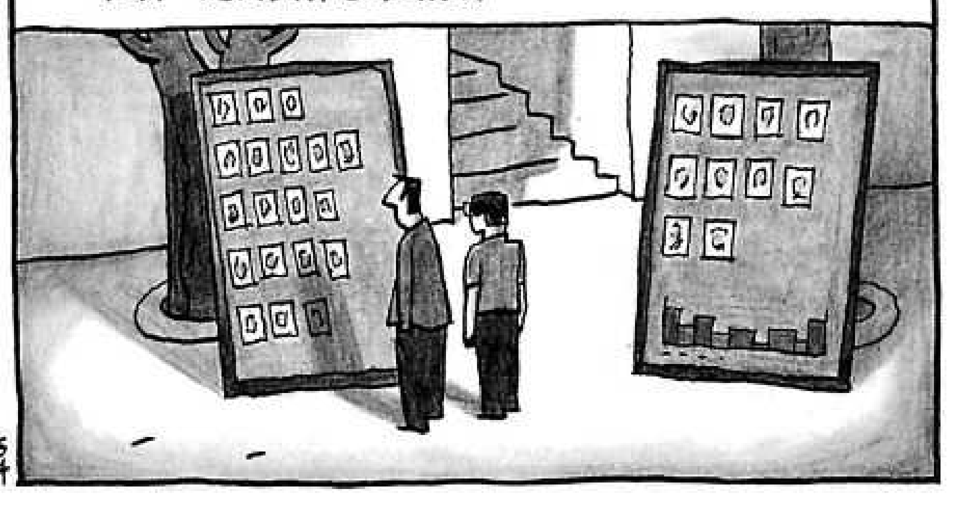
走廊西头的窗户对着院子，那里正在展出青年动画人的作品。



我下去看，我的翻译紧跟在后。



画作分不同的组展出，从一等到末等。
还有一幅图表，但我不明白它表示什么意思，
和我一起的翻译也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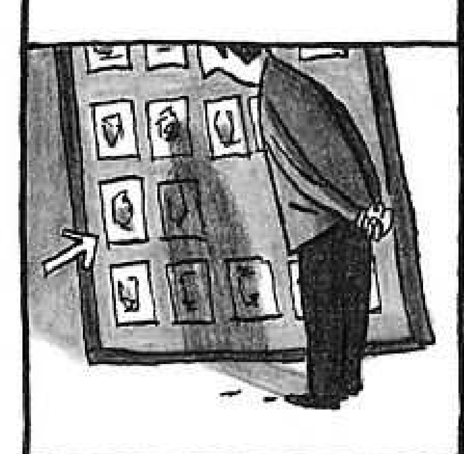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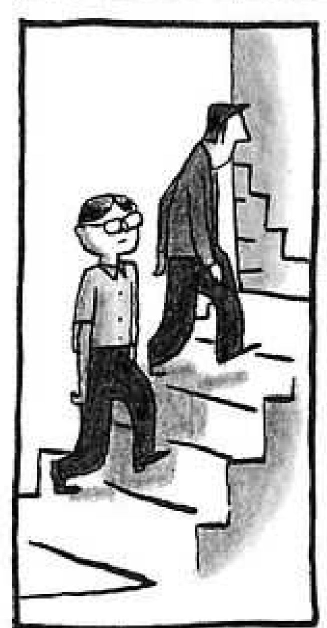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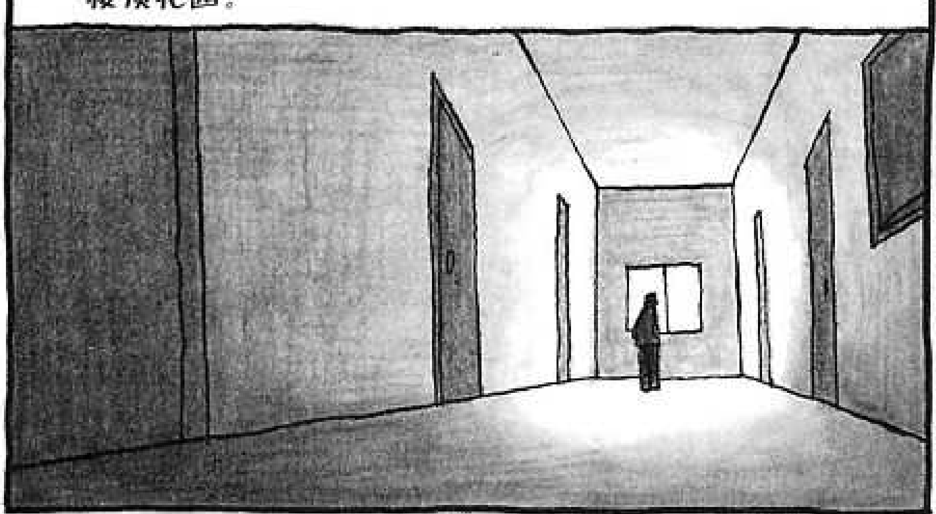
作者此处原本唱的是《国际歌》英文版，歌词和通行的中文版不同，今从中文版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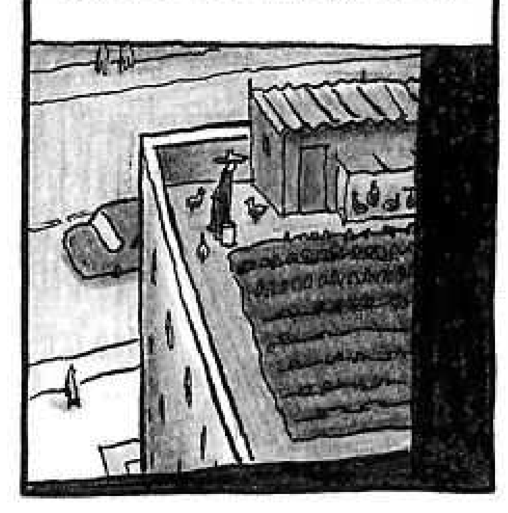

这些画都很标准，有几幅
“社会主义胜利”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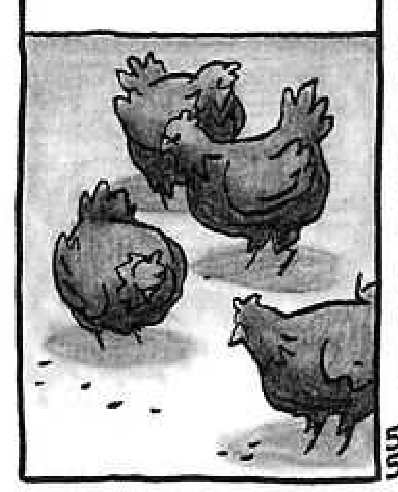

宽阔的胸膛，
四方的下巴。


只有一幅画有着突出的
个人风格，但却在下面
几排。




从东头的窗户，可以看见街景，还有旁边大楼的
楼顶花园。


从前，在“社会主义天堂”
我种自己的食物是很冒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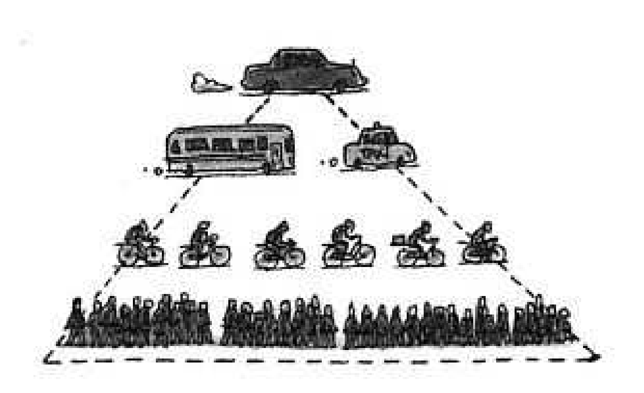

但因为如今食物短缺，
国家也就睁眼闭眼了。


这一点和NGO的存在，
是这个国家“开放”
的最显著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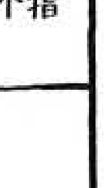
晚上我步行回去，部分原因是为了激怒他们，但主要是因为经过了一天工作，我想清醒一下头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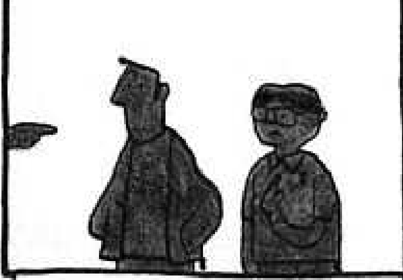


他们不懂这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走路是那些没有特权的人的悲惨命运。相反，坐在那少数在平壤的街道上穿梭的汽车里，才是上流人物。



这次，他们没有在车里沿路跟踪了（那方法太明显，也太可笑了）。相反，我得到了一个指定的同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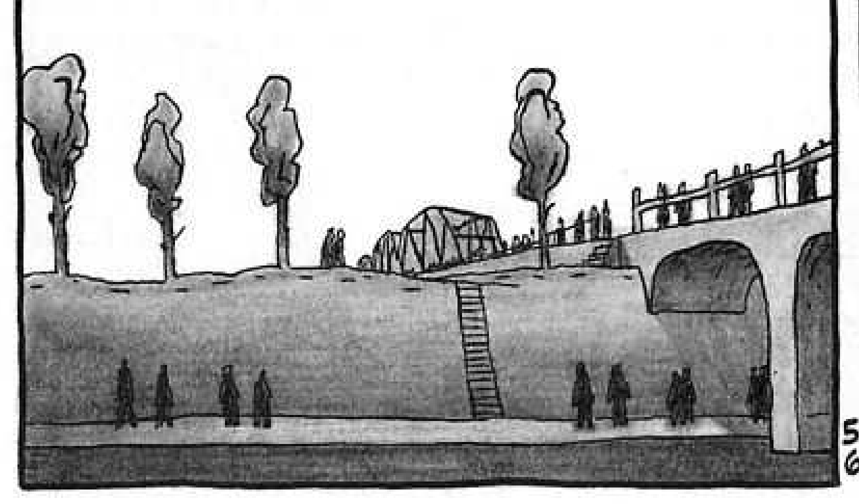


他看来很高兴。





在这些漫长的行走当中，我可以更自由的同被授权随同我的那唯一一个朝鲜人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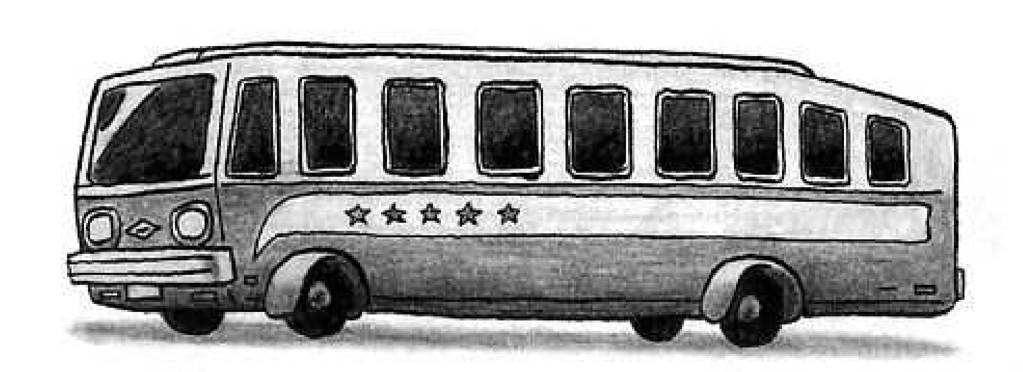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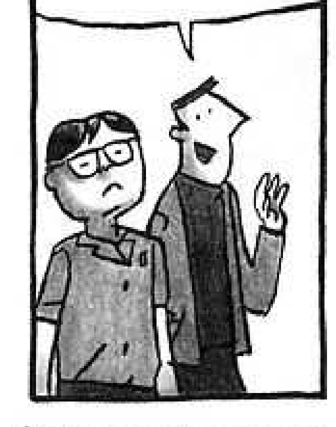
我必须说，尽管我的问题提得很狡猾，我的向导和翻译都始终保持着他们对国家、对亲爱的领导人的耿耿忠心。



（T恤文字：我爱金）

匈牙利产的公共汽车——1950年产，品质卓越——开来开去，身上画着一个或多个星星。申翻译告诉我，每个星星代表五千里无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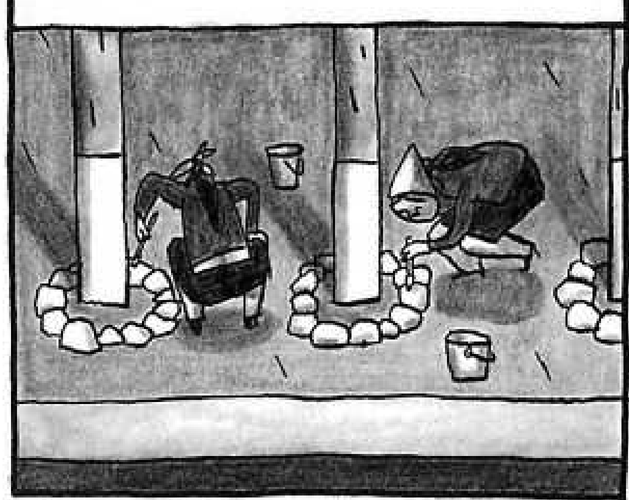








前面，有几个女人在忙着把装饰树根的石头涂成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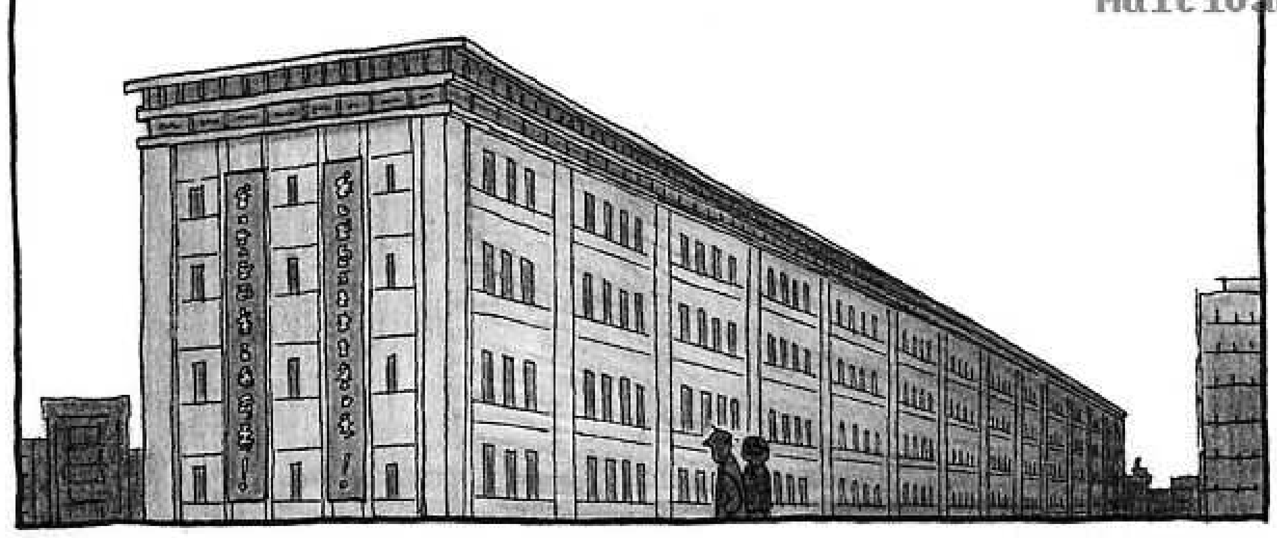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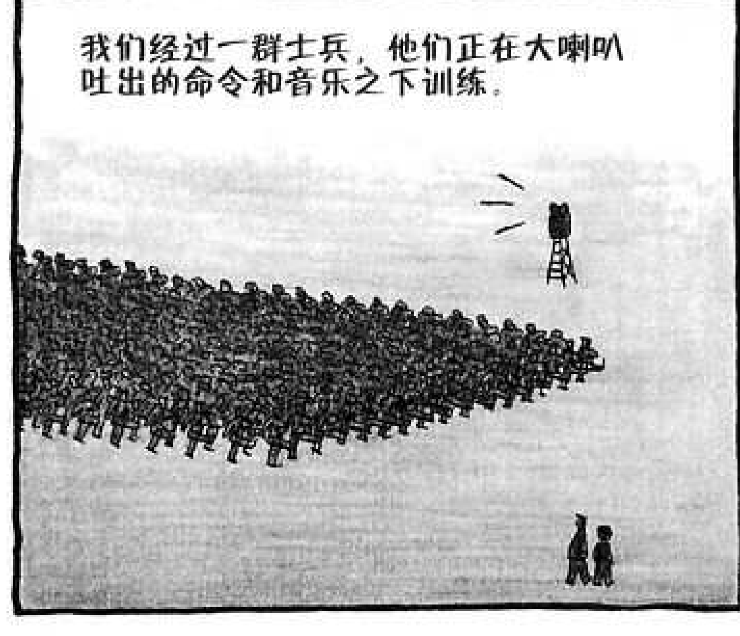



我了解到，在朝鲜人们必须小心警惕，以防邪恶的特务阴谋破坏社会主义体制。


比如说，三周前制片厂隔壁发生的火灾，就是一个叛徒搞的破坏。


真的？到处都有特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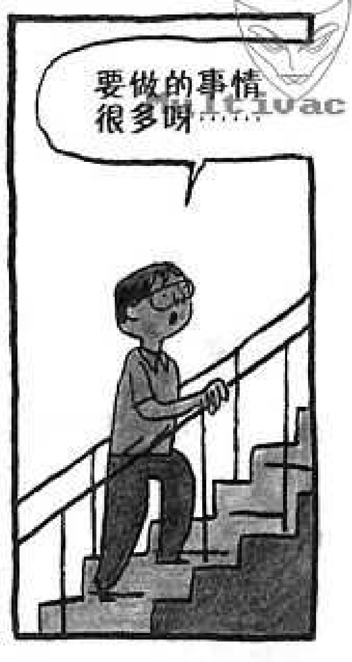

没错，小心点总是好的。


我们经过一群士兵，他们正在大喇叭吐出的命令和音乐之下训练。


那些是学生，在为十一月的国庆做准备。
国庆之后他们会停止训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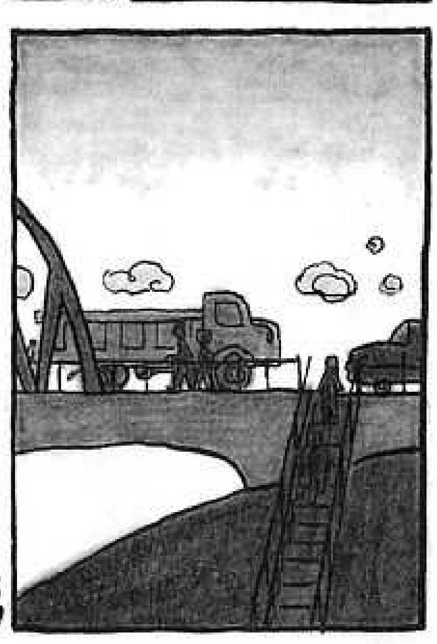
*四月十五日，金日成诞辰日，又称太阳节。

每周工作六天，再加一天"义务劳动"跟为重大事件做准备，一般公民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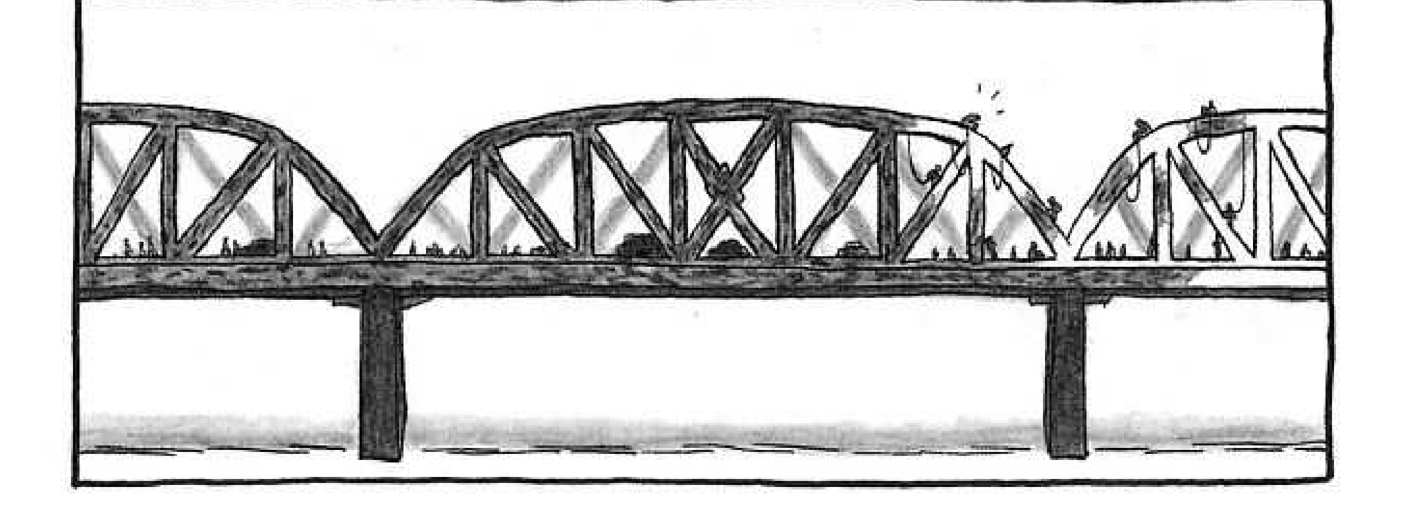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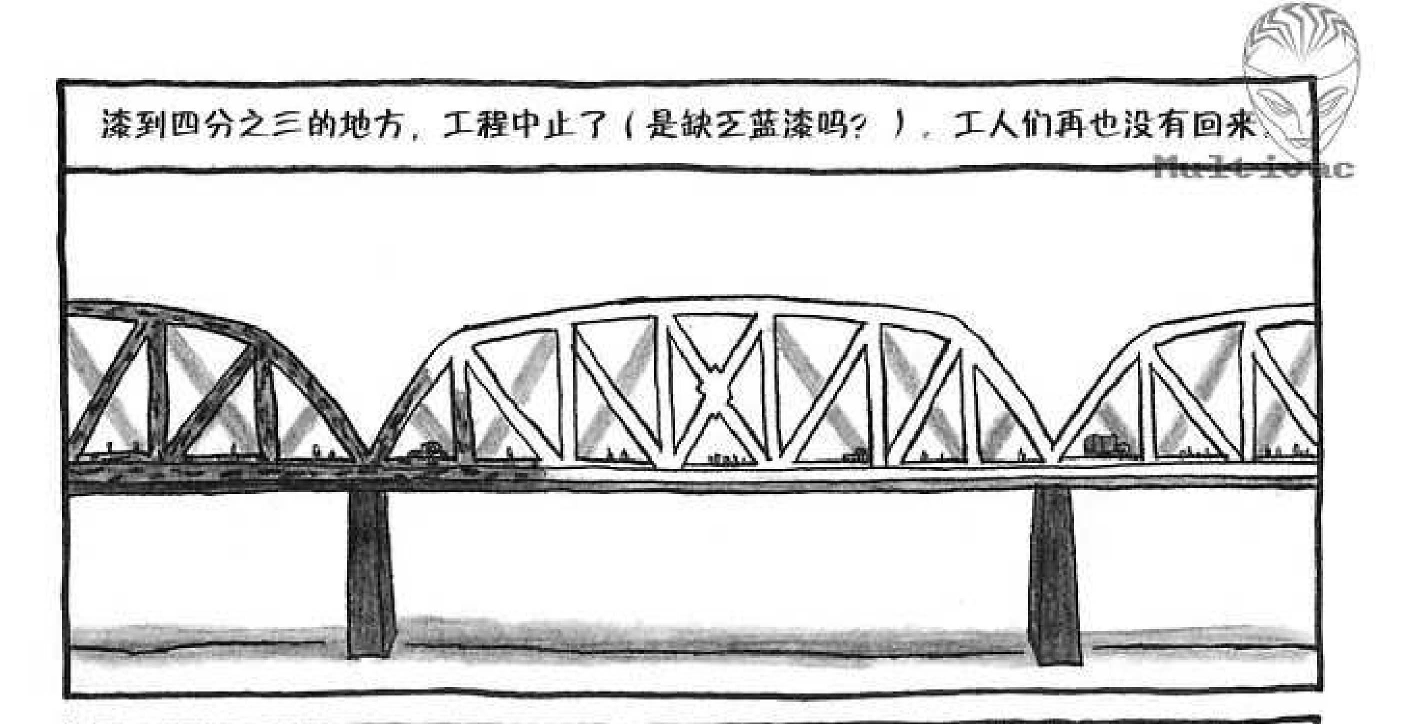
身心都奉献给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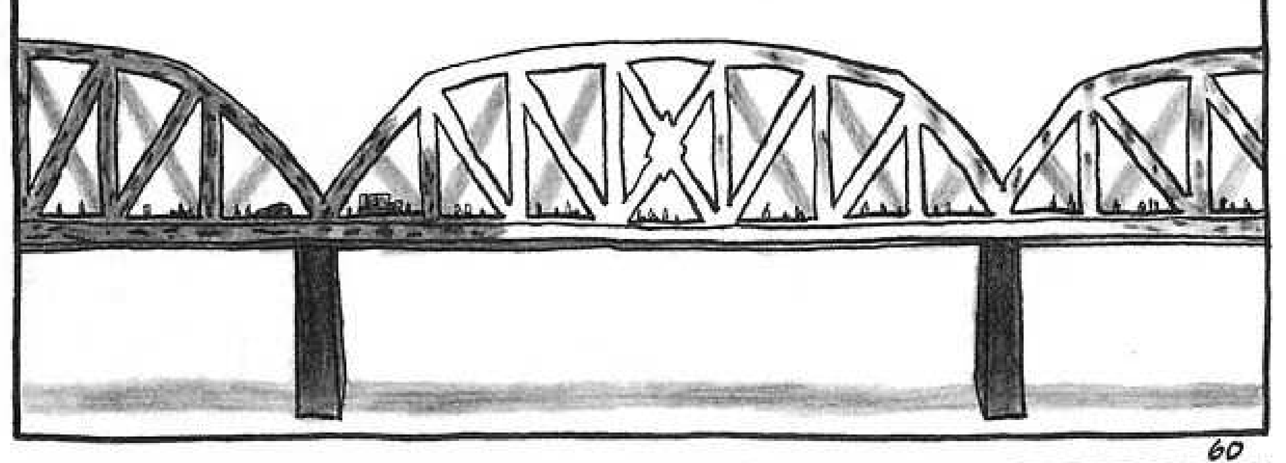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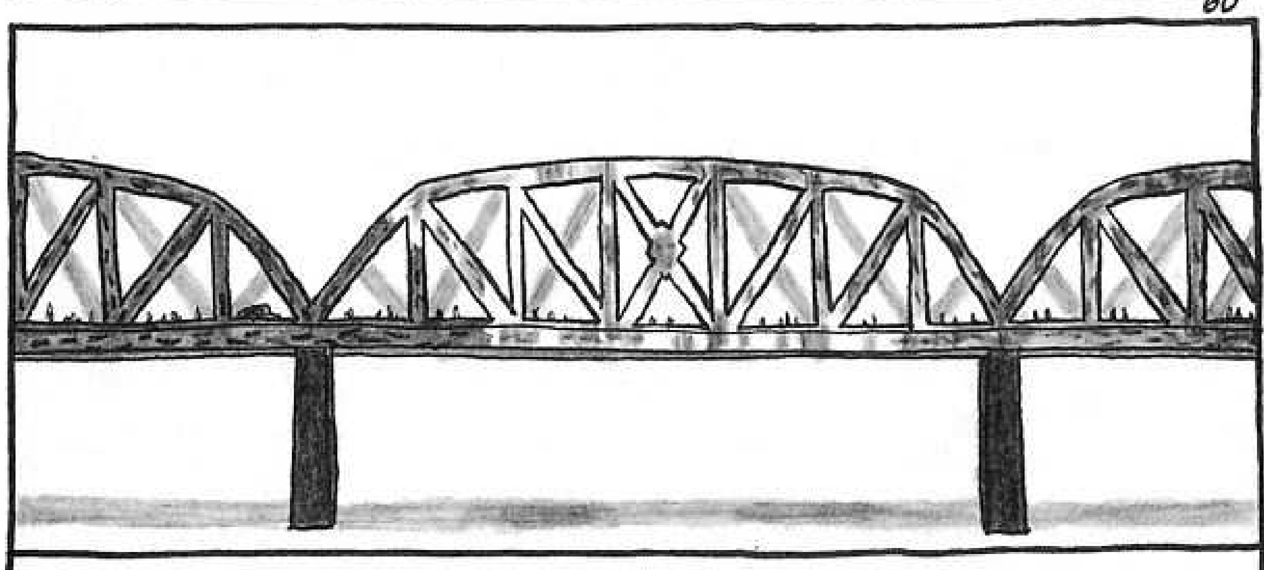
我到住处的时候，看见了一群"义务劳动者"，身上系着绳子，把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那座桥漆成品蓝色，遮盖上面的锈迹。




漆到四分之三的地方，工程中止了（是缺乏蓝漆吗？），工人们再也没有回来。


两周之后，锈迹又开始浮现在刷过漆的地方了。




展现出的这种成效，就好象一幅对这个国家和体制的分析图。

我们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建筑，就在酒店前面。

“平壤国际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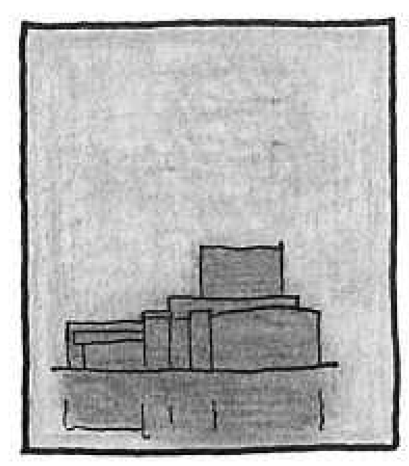
什么？酒店旁边有个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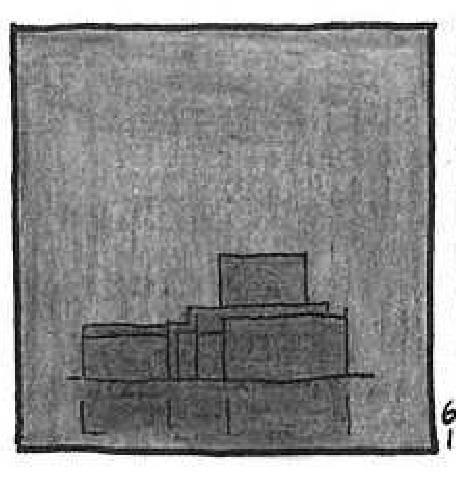
那是家电影院，没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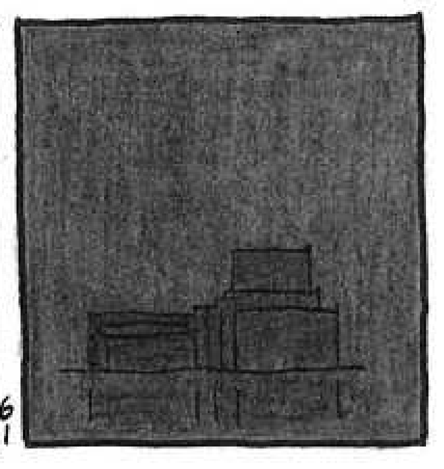
也许我们这周可以去看看，看电影可以作为一种不错的调济……

如您所愿。

我坚持要求了几天之后，他终于承认，那座电影院只是在每两年一次的国际电影节时才开放，展映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家的影片，以及国家的最新宣传片，给贡献突出的工人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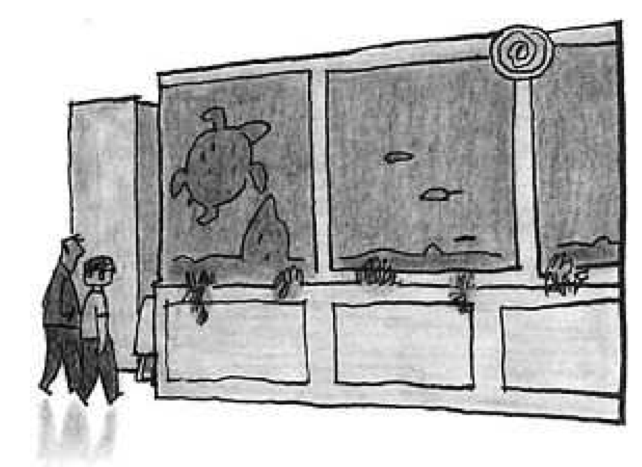




我们回到酒店，精疲力尽。我的双腿软得像果冻一样，总算把这个怪念头抛到身后，申同志似乎松了一口气。



我邀请他到咖啡厅喝一杯。





显然，都是美国的错…

他们才是阻碍和平进程的人。本来在2000年，南北双方的领导人已经取得进展了。



照他的说法，如果不是美国进驻南朝鲜，国家早就统一了，南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会热烈拥抱北方的阶级弟兄，协助他们建立从1948年起就一直在积极坚持的人间天堂。

北方　南方



自从1996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南朝鲜已经不再愿意支持一个比他们穷46倍的国家了！而且在看到西德为了统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后，他们才不会着急邀请你们呢！更何况要年轻一代（不像他们的父辈还在北方有家人）牺牲物质享受，来迎接一片失业的人潮，他们可不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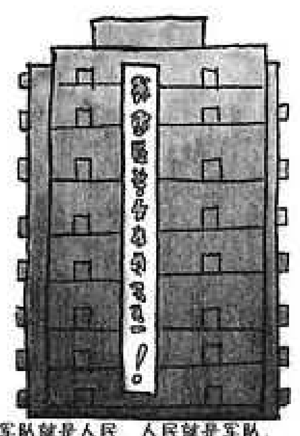
我本来可以那么说……但我还是选择了争议性没那么强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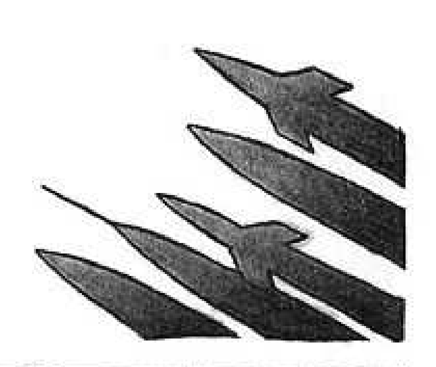
在报纸、电视和谈话中，这都是连续不变的主题。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备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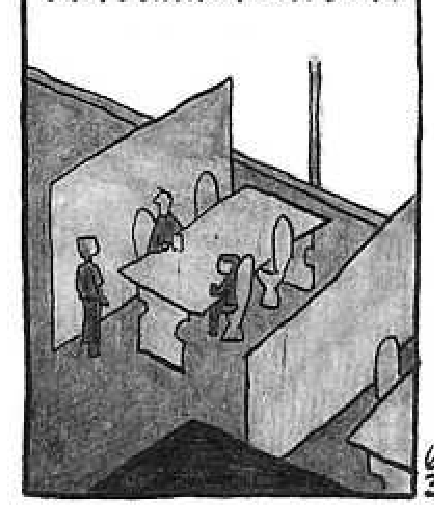


* 军队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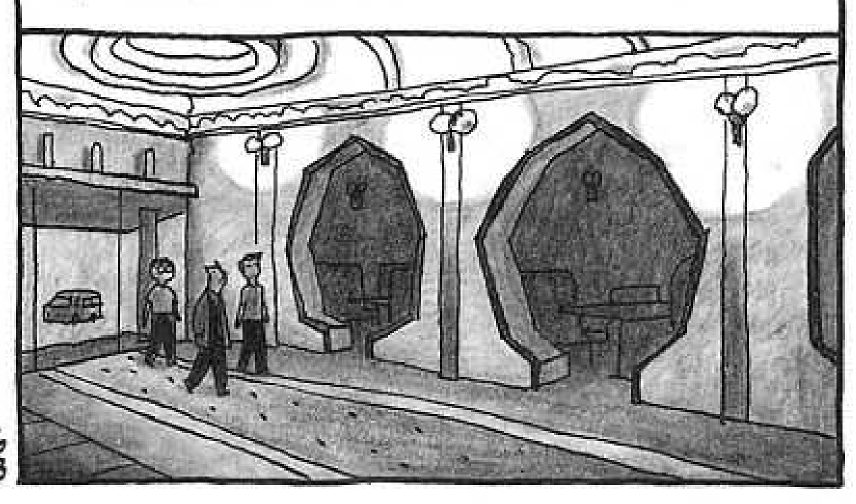
听着他们的谈话，就好象战争上周刚刚结束，而且现在随时会再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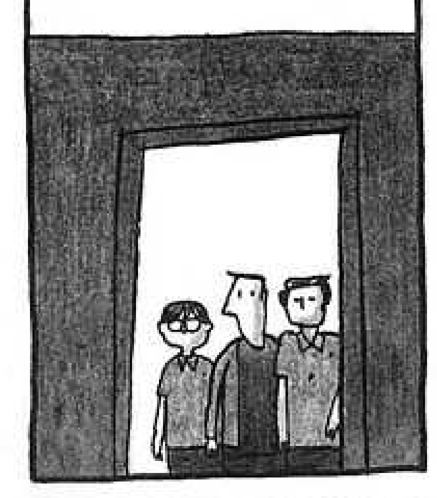


向导出现了，建议晚上到外交俱乐部去打台球。



那地方原先是罗马尼亚大使馆，现在完全改建过了。我该说说齐奥塞斯库的华丽遗产，但我更愿意想点别的，好好享受这个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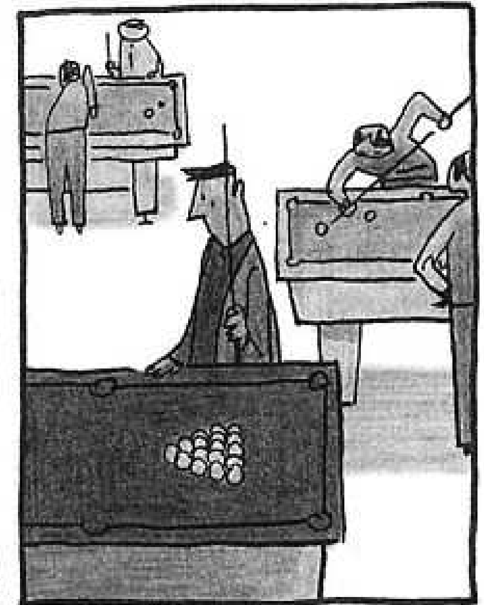



我们进去时，一个老外过来跟我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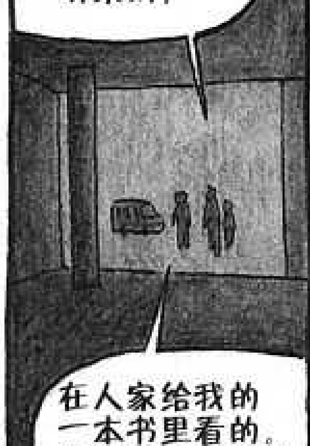

你在平壤呆多久？
就呆两个月。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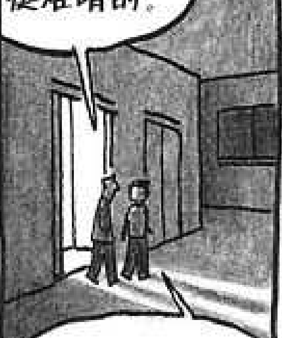

哈哈哈哈两个月哈哈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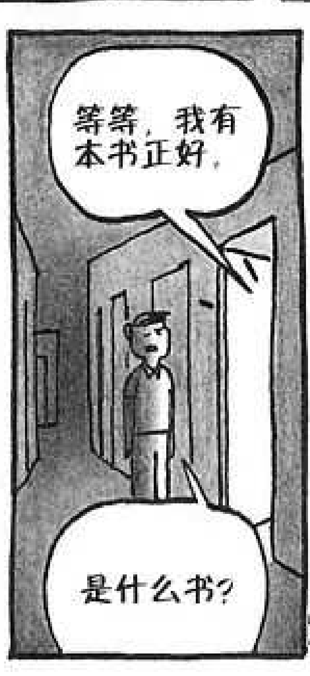

他说他在这里已经五年了，还要再呆三年才能再次看到他亲爱的利比亚，然后回去打球了。
HA HA HA HA 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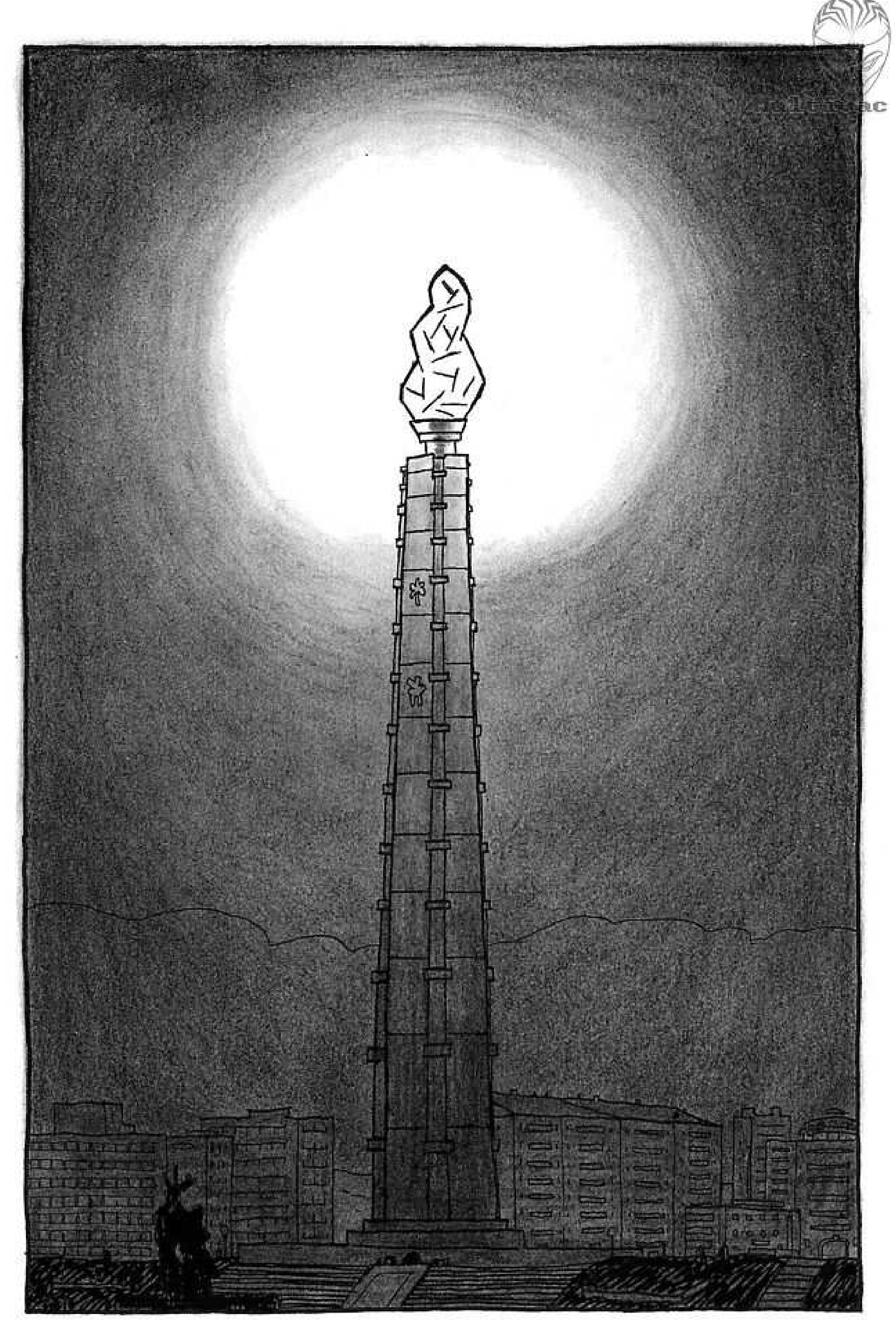

盖先生，什么是禁卫骑兵团？


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
在人家给我的一本书里看的。圣安东尼奥写的。


哦，明白了。圣安东尼奥挺难啃的。
太难读了。我放弃了。你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书？


等等，我有本书正好。
是什么书？


哦……是科幻。
谢谢。



（主体思想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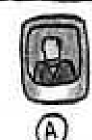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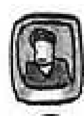
答案：是6号，他没有佩戴国家发的金日成或金正日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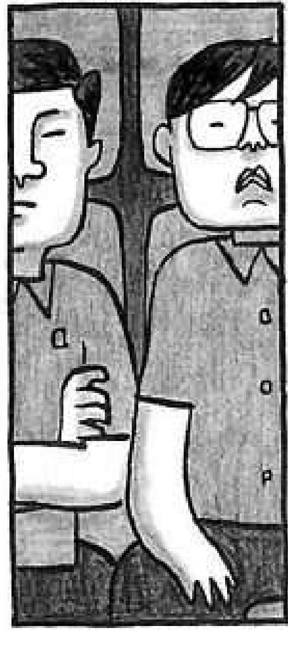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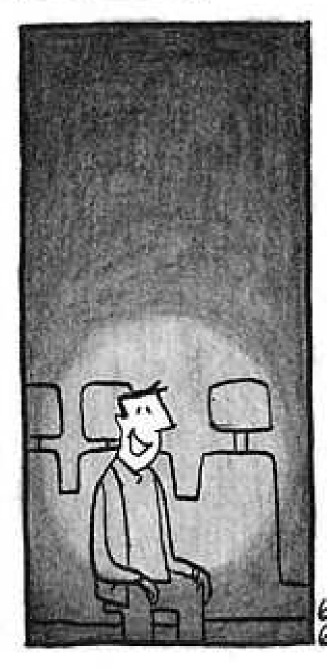
最后，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戴着一个正式的像章，绝无例外。像章上要么是老金，要么是小金，要么俩人一块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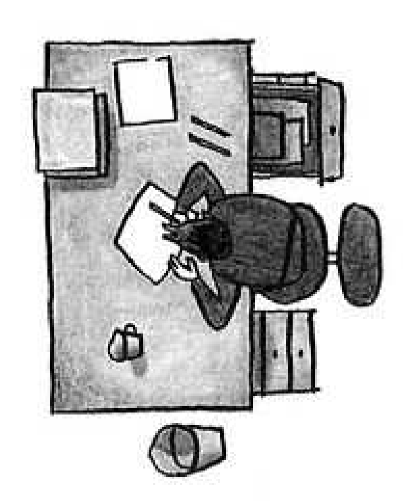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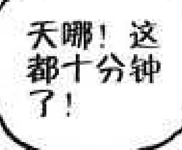



我们去看看十一楼的动画人员怎样？我还没见过他们呢。这样好像怪怪的……
是。好。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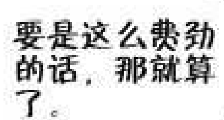

주사?


위대한 주체사상 만세! 위대한 선군정치 만세! 조선은 하나다


선군정치 만세!


天哪！这都十分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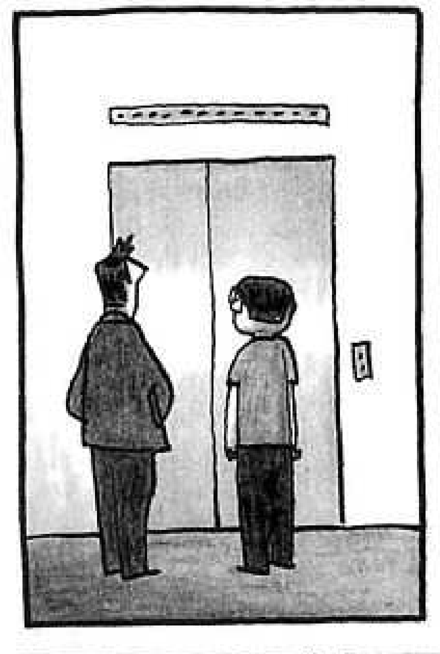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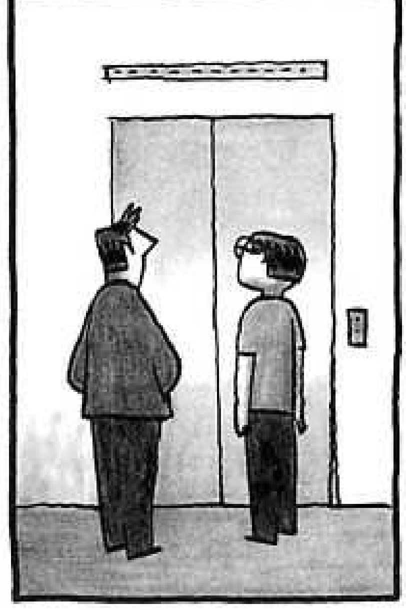



要是这么费劲的话，那就算了。






咱们走吧？
真是积极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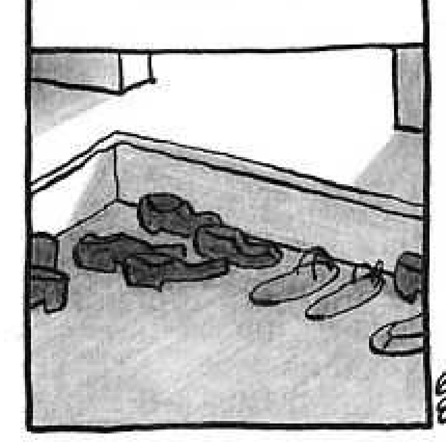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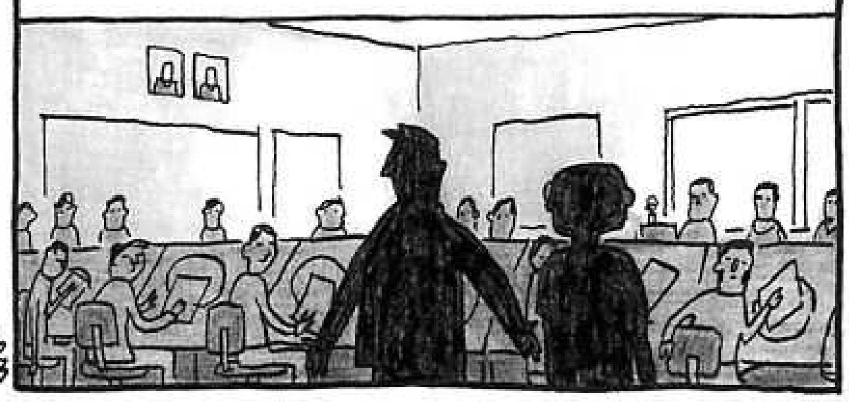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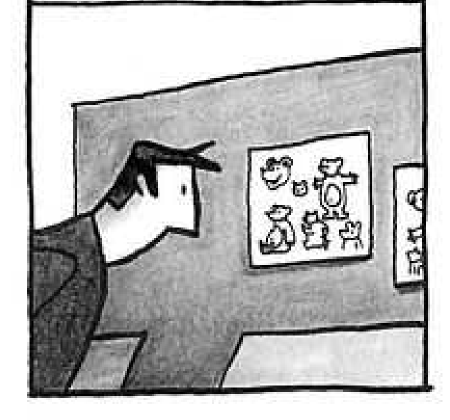
进入动画车间之前，我们脱了鞋。朝鲜在文化方面受到日本的很大影响。


我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尽管我不会再和他们见面了，我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小米老鼠"所付出的工作，是他们把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孩子粘在电视机前面，这样孩子们的父母才能够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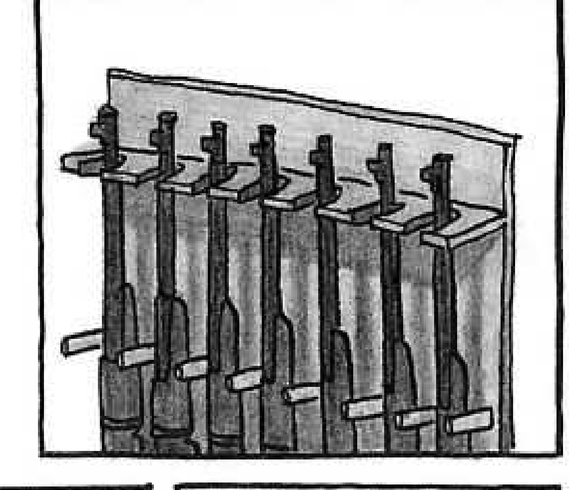



我像检阅一样，在一排排工位间走来走去。


动画人一般都会把他们在做的人物设定图贴在面前。


但在这里，他们不是直接复印巴黎发来的资料，而是一切都用手描，重复多份。


另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则比较大条…


在房间角落有个枪架，上面摆着一排步枪！


原来是木头枪啊。
嗯。


我想这些动画员有时候早上要军训。
先生们，我很高兴。

你们是国家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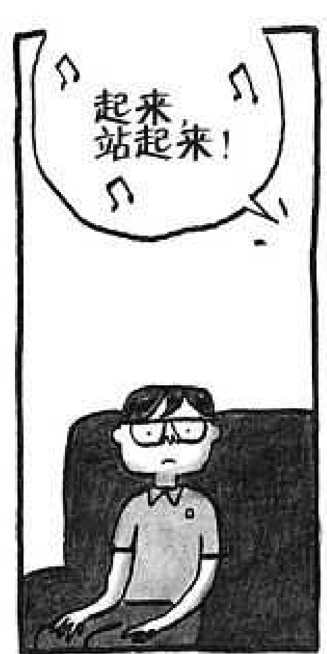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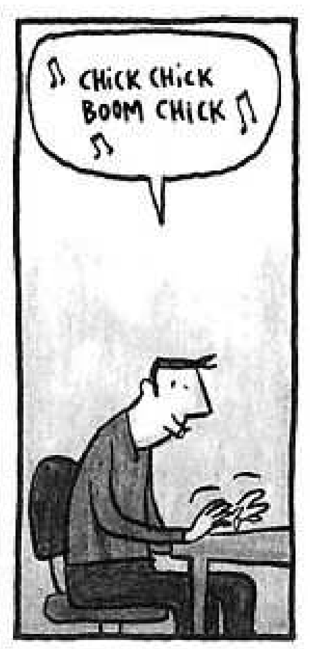
译注：

1 作者在听的CD是Daft Punk（傻瓜庞克）。这是一支法国乐队，以演奏电子乐为主。（松本零士为他们的专辑做过MV……）

2 雷鬼乐（Reggae），60年代中期发源于牙买加，节奏欢快跳跃，代表人物是Bob Marley。











不用说，朝鲜并不是一个雷鬼国家。



我到理查德住的酒店去同他吃午餐。我告诉他动画赛璐珞在风中飞舞的事情。



他觉得那并不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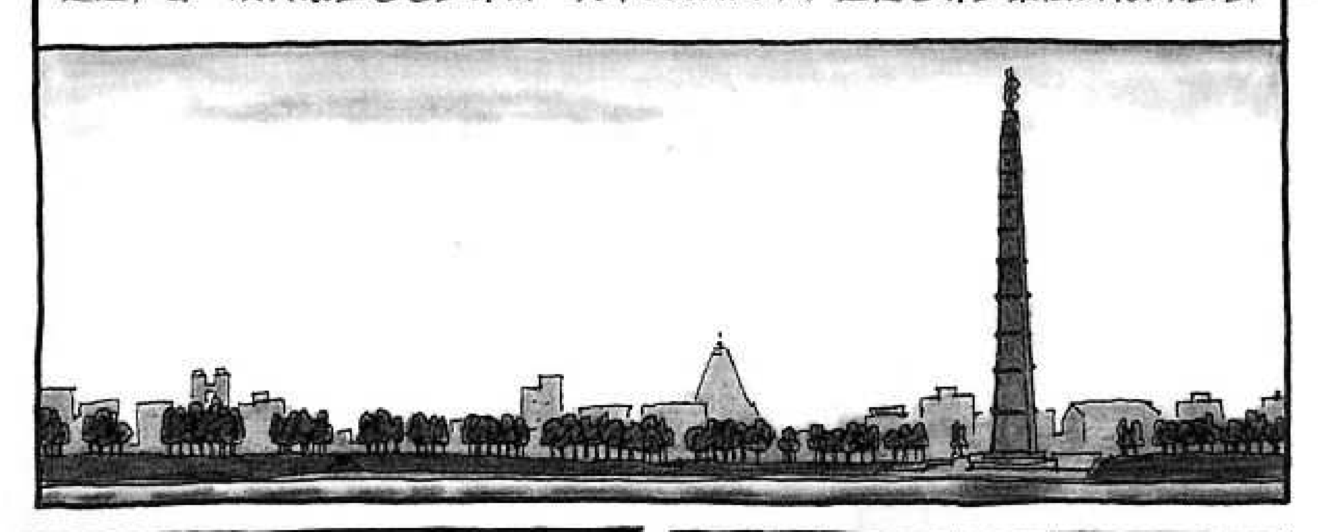


下午，我的向导建议我们小小的参观游览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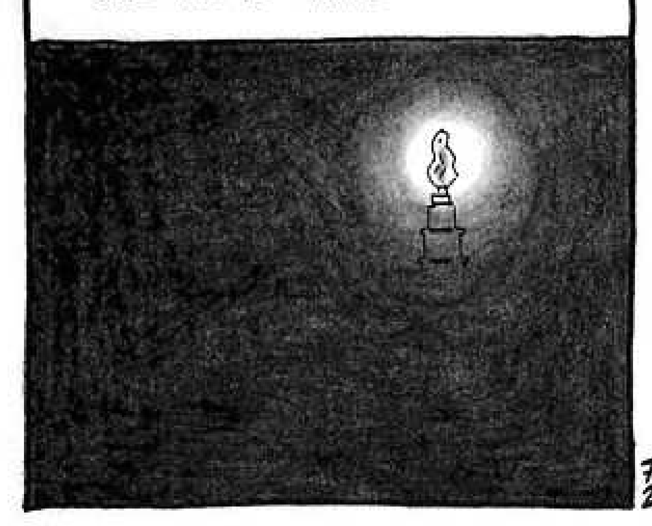
我们的参观目标是主体思想塔，但首先游览了他们的凯旋门，这是为了庆祝朝鲜在1945年打败了日本而修建的。显然，敌人退兵和广岛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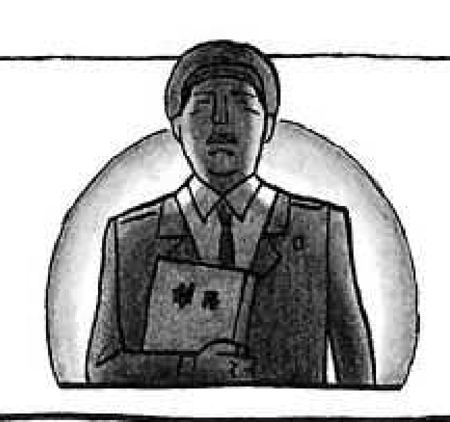
主体思想塔是小金为了庆祝他父亲的七十大寿而设计的，它用25500块花岗岩建造，每一块代表金爸爸生命的一天（365X70）。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花岗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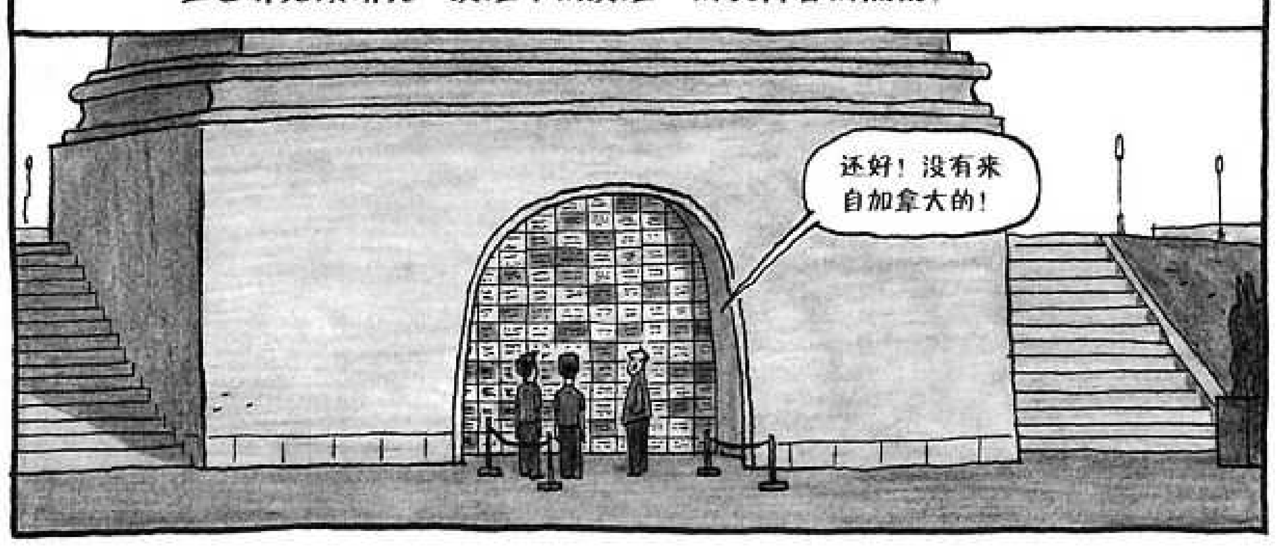
它的顶端是一团火焰——平壤夜空中的唯一明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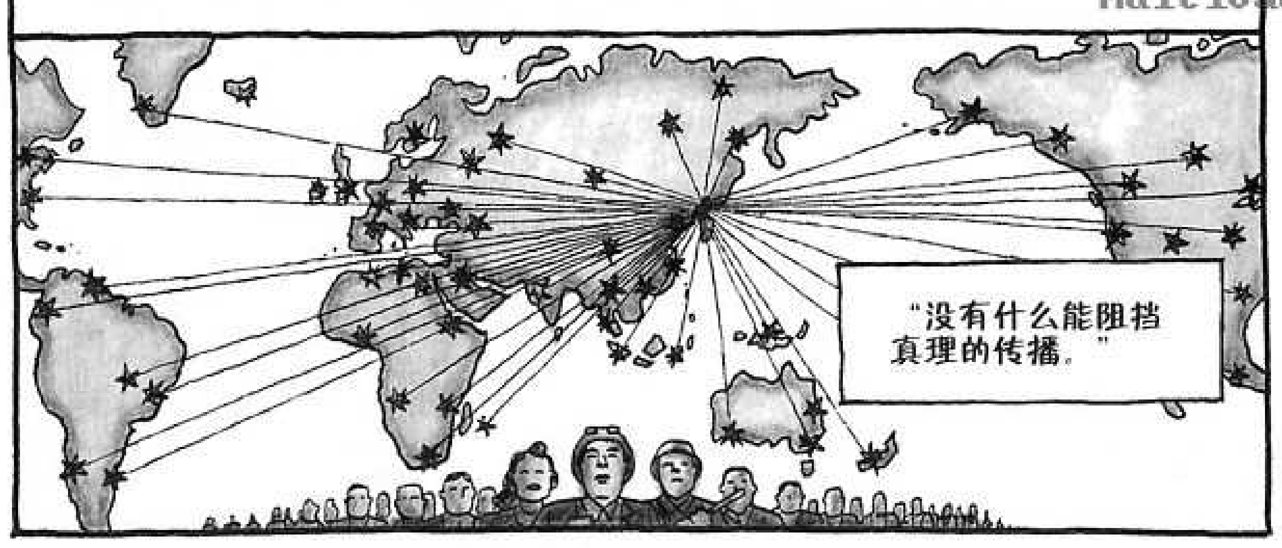
主体思想是这个国家的官方理论——他们说，是由永远的主席所创造的，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并填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缺失。



在塔底有一面由各个捐助者的名牌砌成的墙，证明着全世界继续研究“真理中的真理”的支持者的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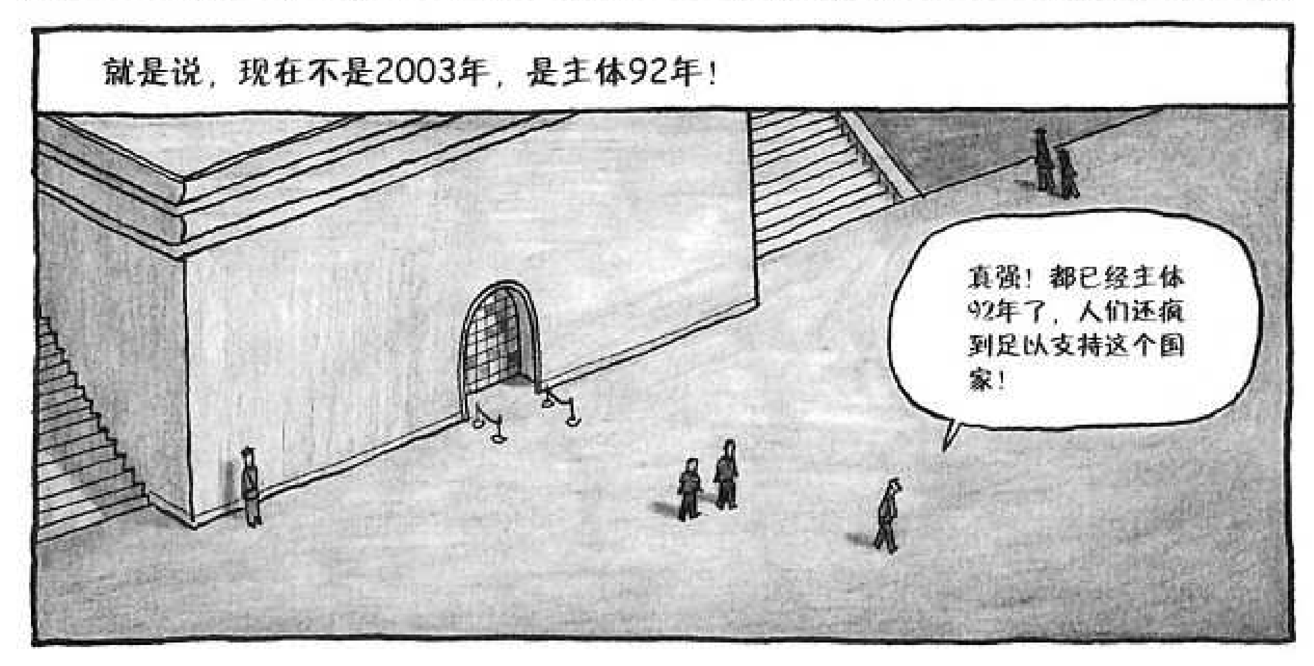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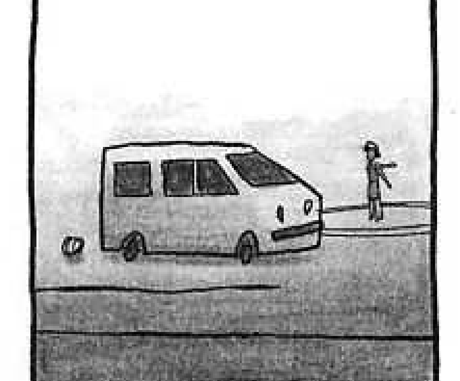

不用说，世上每间值得尊敬的大学都在讲授主体思想，它的信徒每年都在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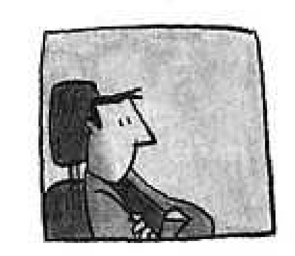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能阻挡真理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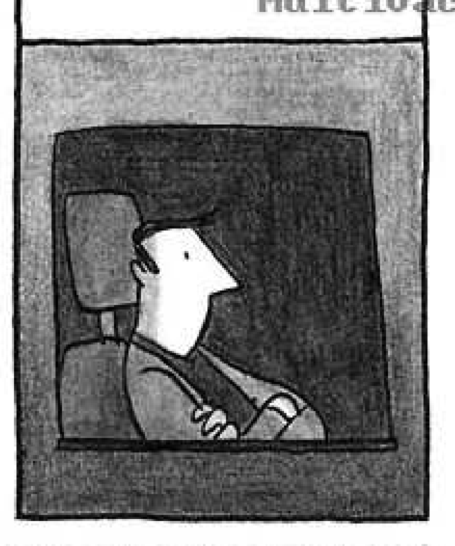

“主体思想是激励全体人民精神的生命之源，跨越经度和纬度……”
73


而且为了显得独立自主、与众不同，朝鲜的纪年是从国父创生的那一刻开始计算的。
各就各位，开始！


就是说，现在不是2003年，是主体92年！
真强！都已经主体92年了，人们还疯到足以支持这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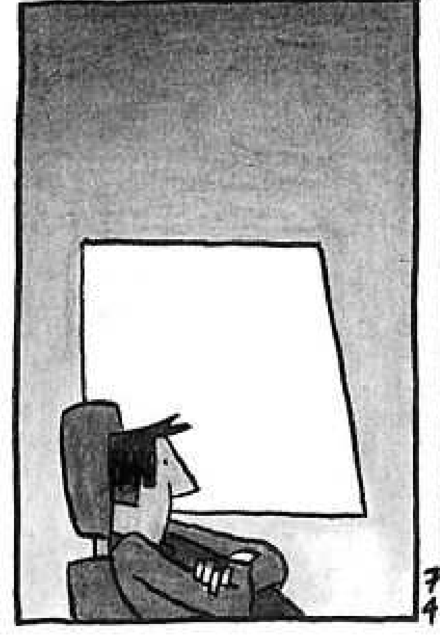

有个问题是每个来这的
老外都忍不住要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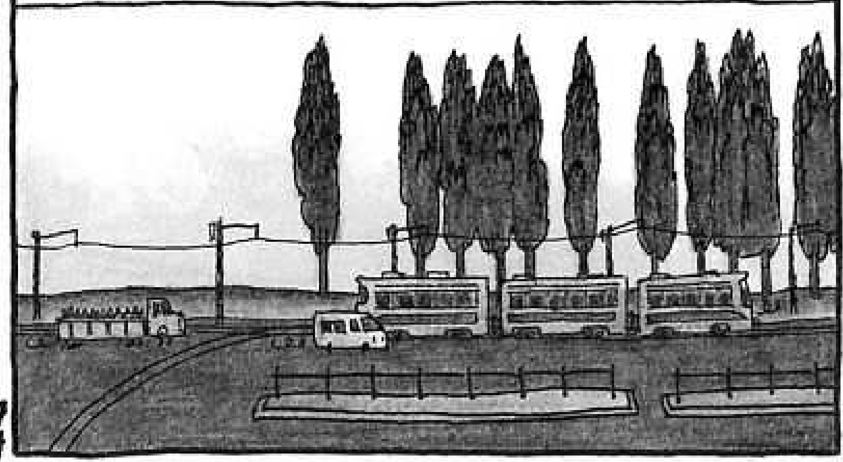

一个你克制着不要问
出口的问题……


但却忍不住在心里问：




他们真的相信这坨强迫他们
咽下去的狗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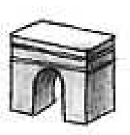

就连在两个村子之间来往也需要通行证。对于
被隔绝在农村的人，宣传力度一定很强。



他们属于那少数能够出国的特权人士。

每份动画合同都是一次机会，可以让他们中的某人获得国外的邀请，以“开展项目”。

实际上，那些去巴黎和罗马参观的人，并不见得是最后参与制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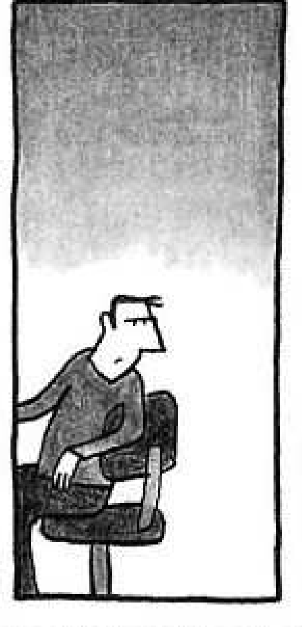




而且只有已婚并有小孩的人才允许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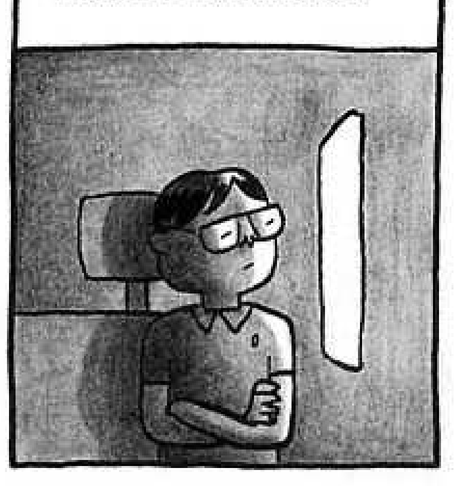


如果他们并没被蒙蔽，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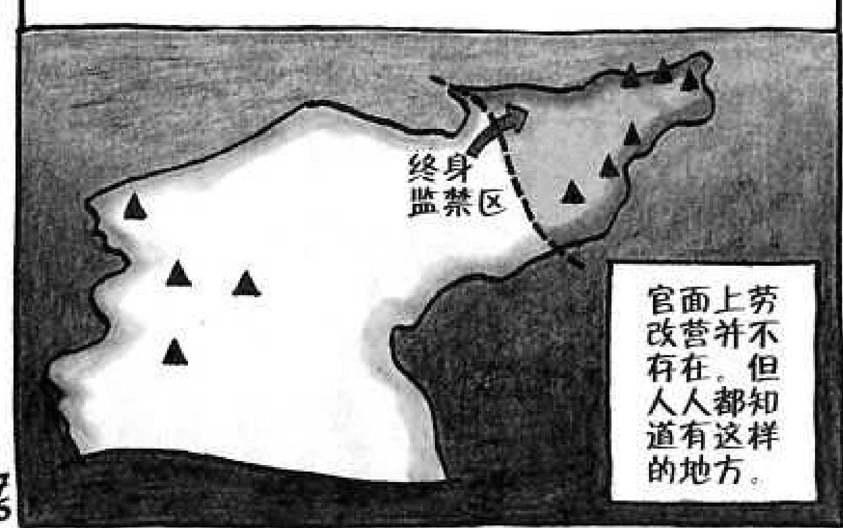


实际上，他们处在一种永恒的矛盾状态，这种状态下真理并不是恒定的。





就好象他们对于被送进劳改营的永恒恐惧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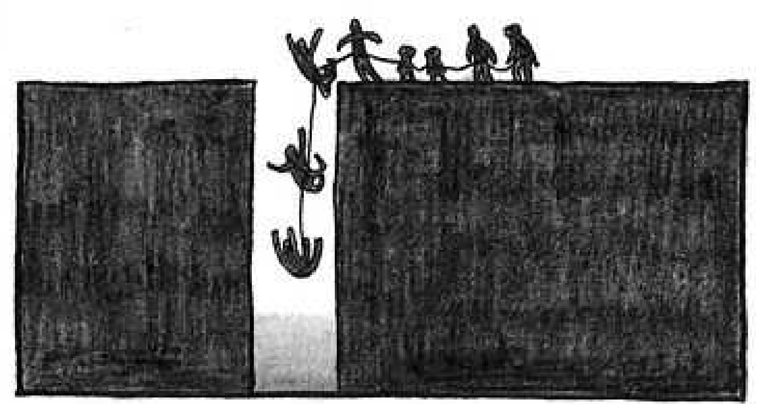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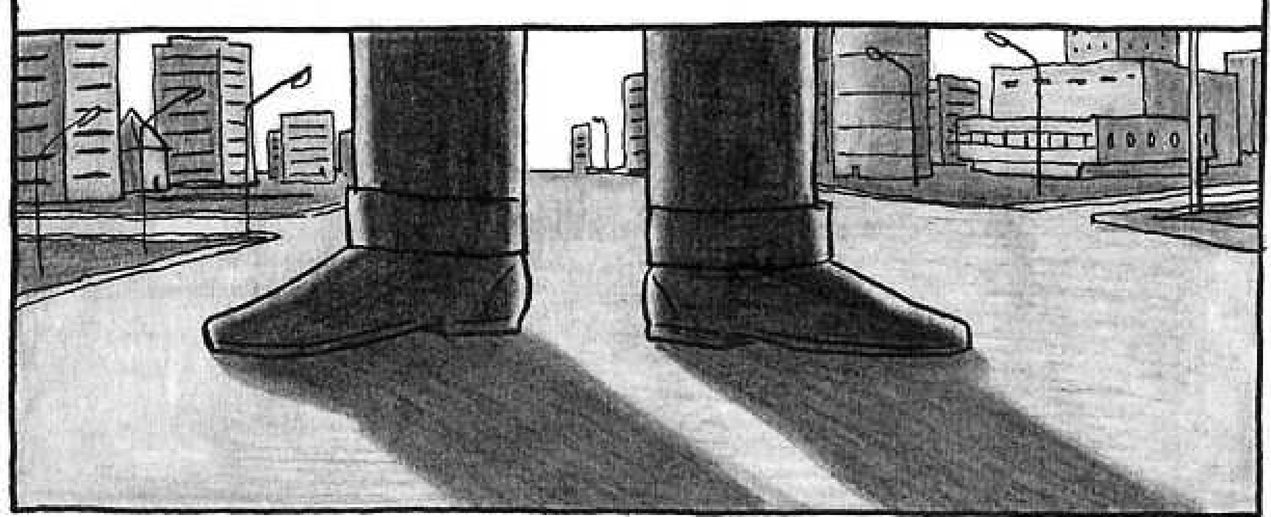
人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等着人走错一步。



“罪犯”及其整个家庭都会遭到打击。



就某种压迫的层面而言，真相并不重要。因为谎言越大，所显示的权力也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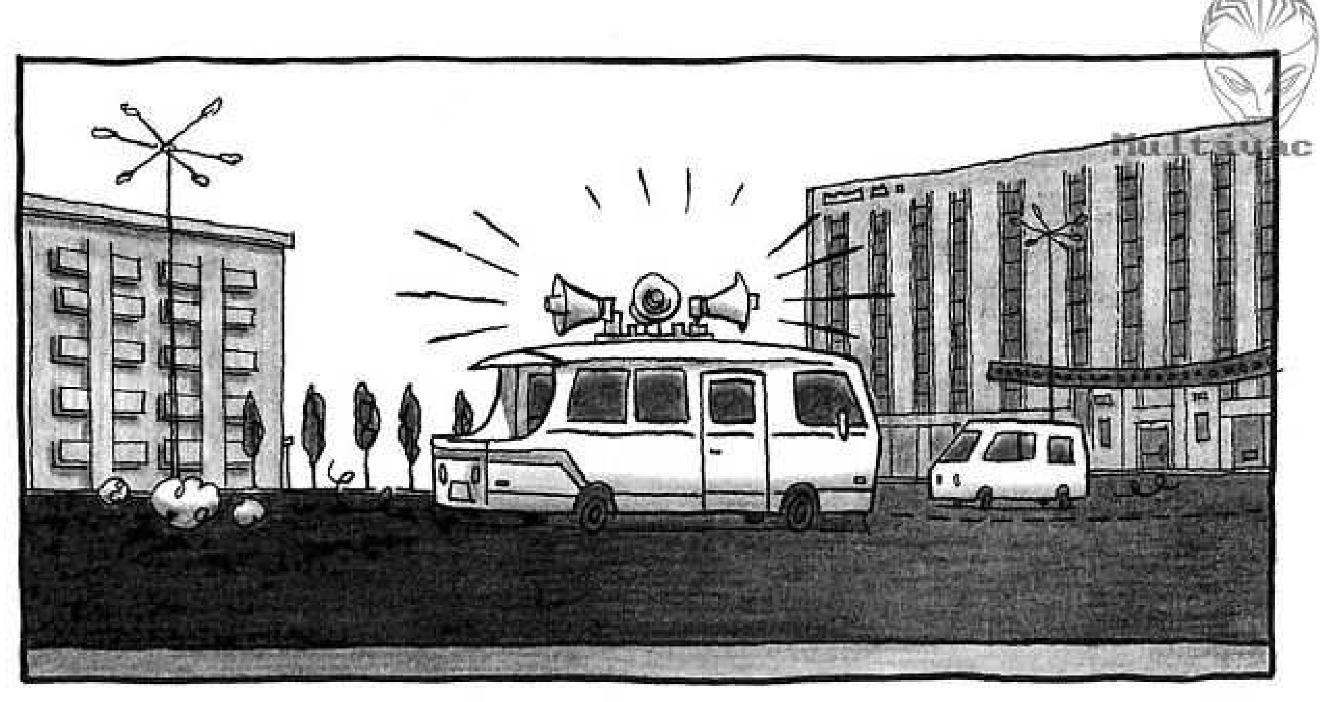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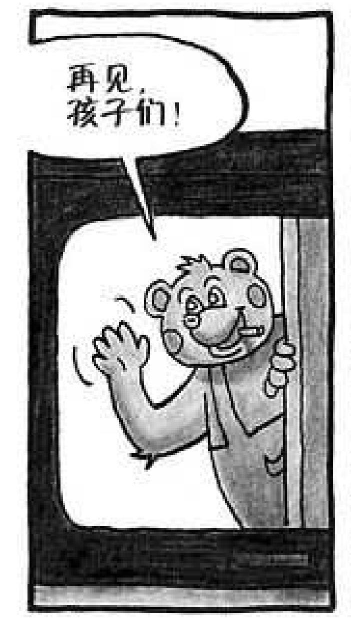
人们心怀的恐惧也就越大。





无言的，隐含的恐惧。




再见，
孩子们！


恩……爷爷的
手不大对头……
我和其中一位导演一一
检查需要返工的部分。


他看着就像
在擦玻璃。


或者像他想用
打着石膏的手
挠头。哈哈！


不，我知道了！
就像他在敬礼
的时候触电了！
……哈哈哈！


对，哈哈哈！
就是这样，
触电！滋滋！


哈哈哈！
滋滋！再
见孩子们！
滋滋！



我的翻译出去了一小会儿，让我最喜欢的导演有机会冲进来。



为了转移话题，我给他一包法国香烟，我听说要带来做国外礼品的。





糟糕的主意：为了表示感谢，他留下不走了，而当他尝试第一支香烟的时候……







译注：

塞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法国歌手、词曲作家、演员。一生钟爱三样东西：Gitanes牌香烟、酒和女人。实际上他活过了6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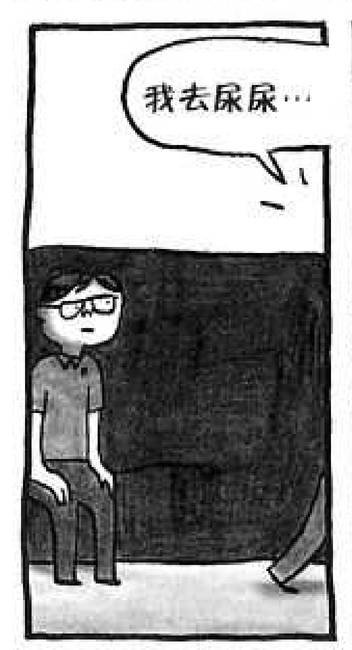



天哪……那凶猛的噪音是怎么回事？


开始让我头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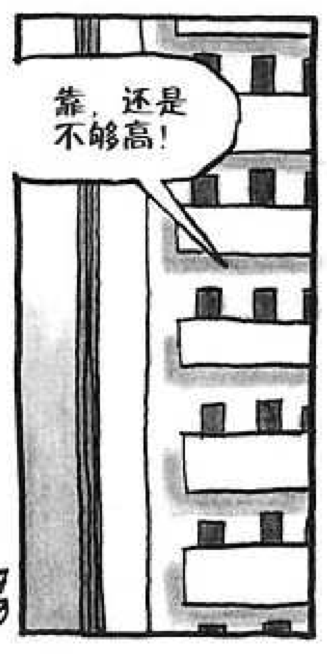

是宣传车，用来鼓舞修建歌剧院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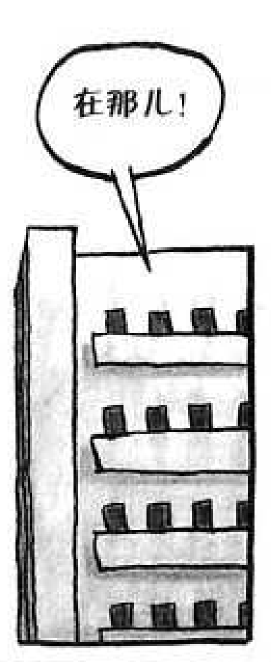

真的？该死！我什么也看不见，栅栏正好在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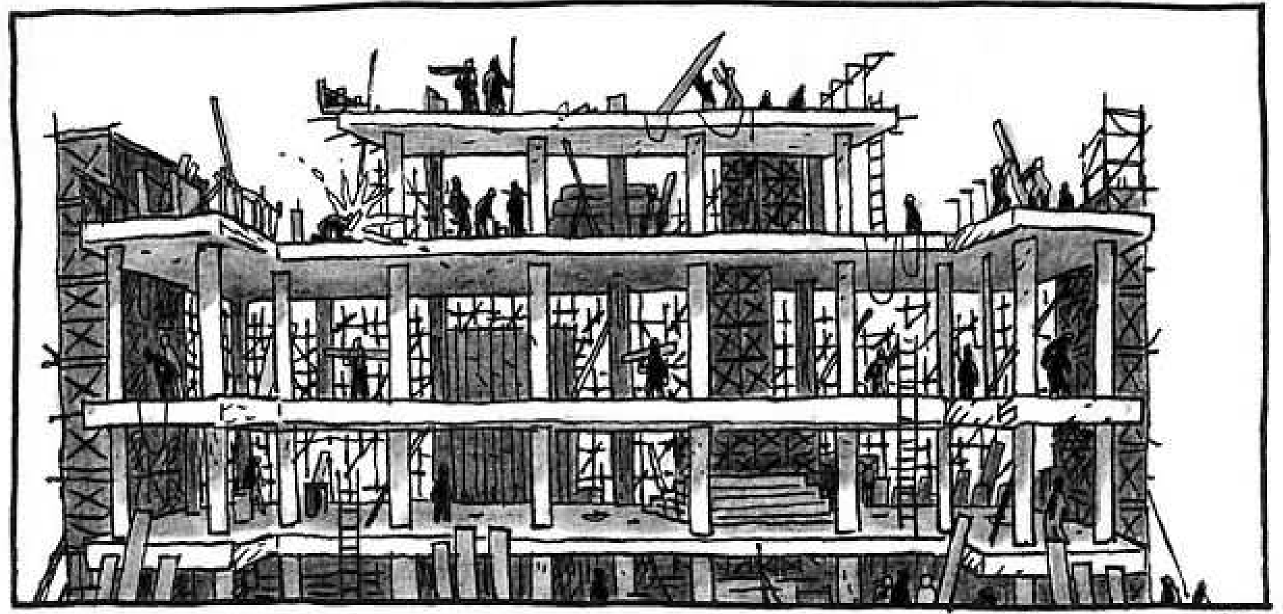

我去尿尿…


哇噻，我一定得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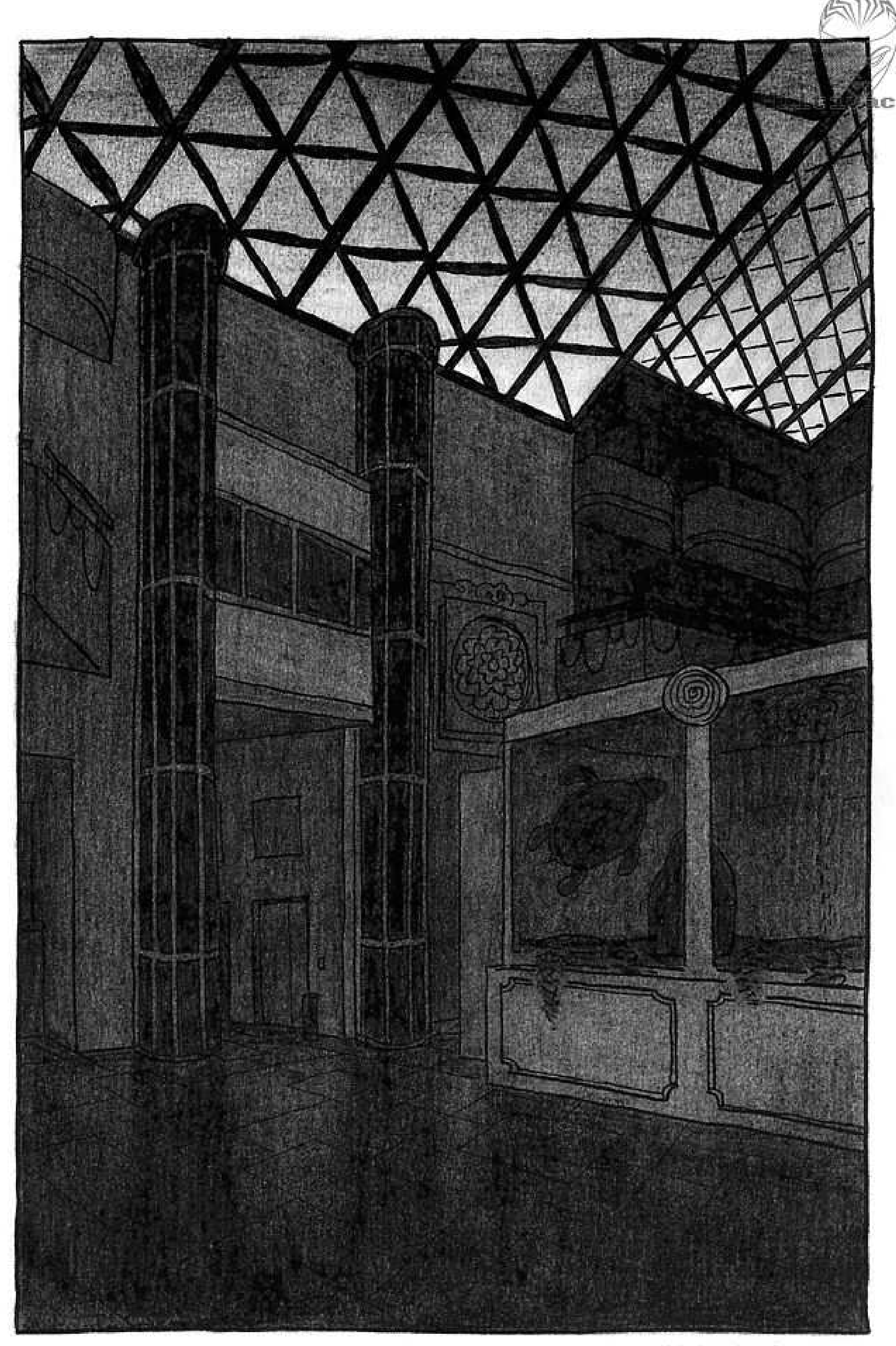



靠，还是不够高！



在那儿！




哇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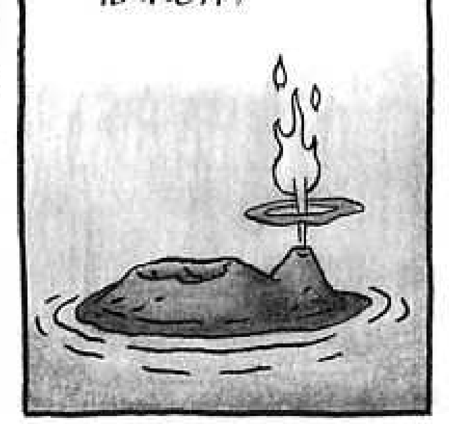
（羊角岛饭店大堂）



今天新来的人是大卫，他作为背景监督参加制作，这是他第二次来朝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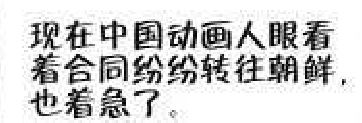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从前我在留尼旺岛组建的一个动画工作室里，我是他的指导老师，



他很幸运，及时转到了计算机动画背景……

因为法国动画在十几年中基本消失了，只有极少数例外，动画制作转移到了东欧和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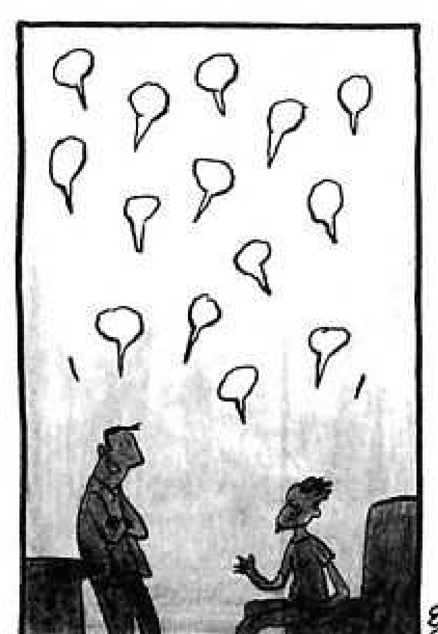
现在中国动画人眼看着合同纷纷转往朝鲜，也着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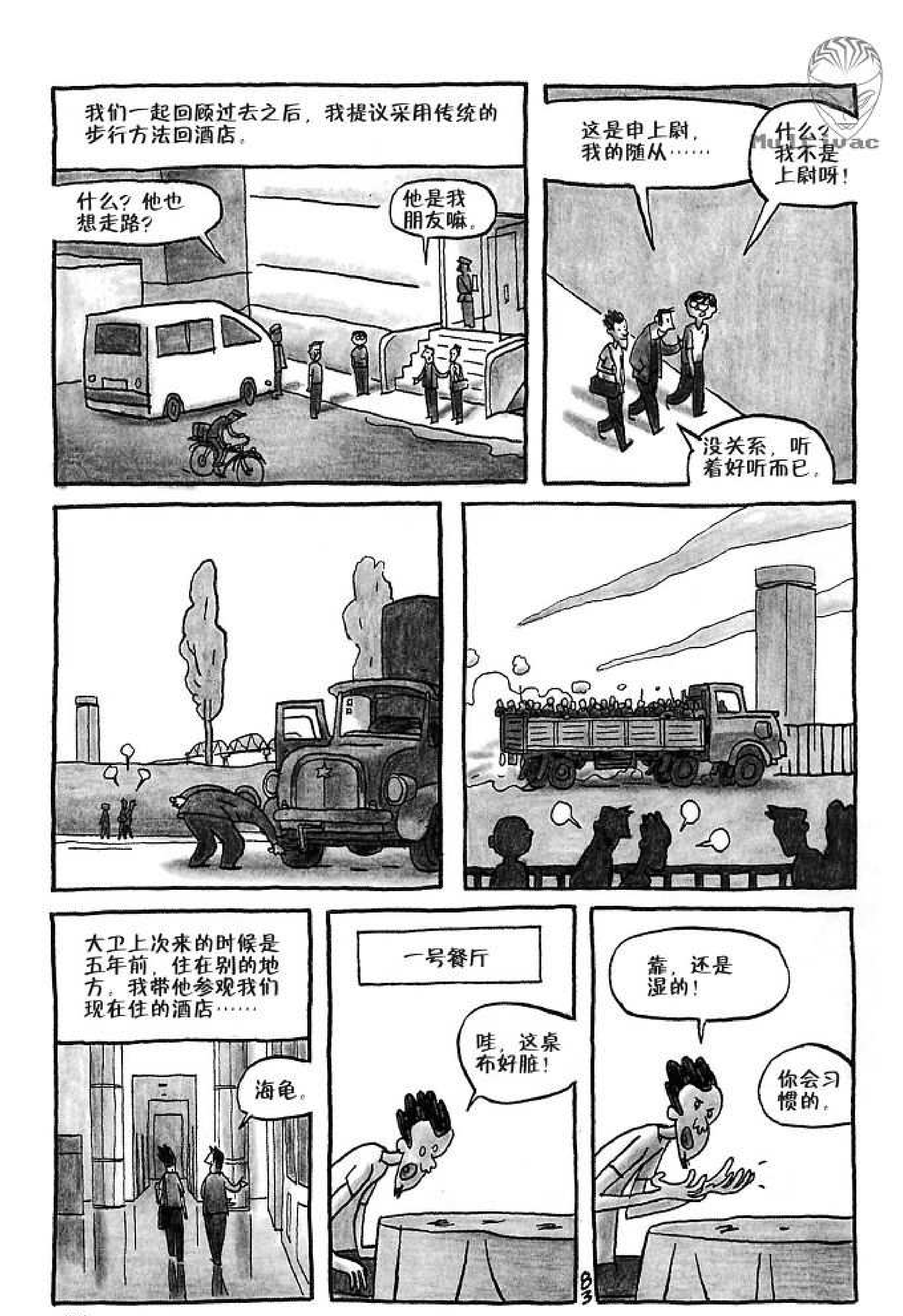
因为，全球化经济就是要全球化嘛。





我告诉他留尼旺岛的工作室在混乱中收场，我为了阻止一个想揍指导老师（我也不喜欢他）的学生，脖子都累酸了……





译注：

申上尉（Captain Sin）：很多动漫人物常常叫做Captain（队长、船长、上尉）啥啥的，比如美国队长、神奇队长……多数也是属于听着比较酷，未必真有那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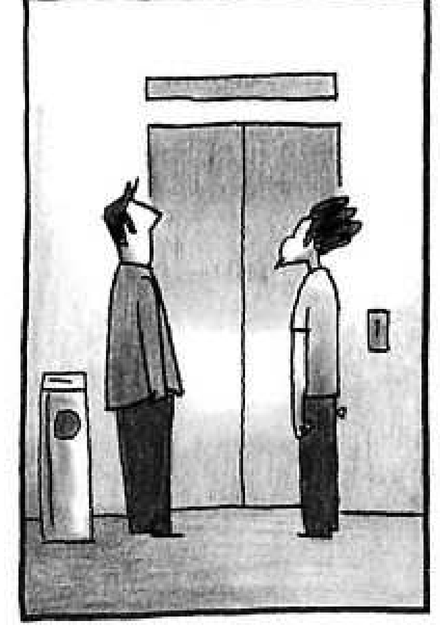

考虑到从一瓶普通的水就能了解一个国家……


他们切掉了一部分商标，这样就看不出这水是南朝鲜卖国贼生产的了。


看看底下的保质期……
嘿，这个月就过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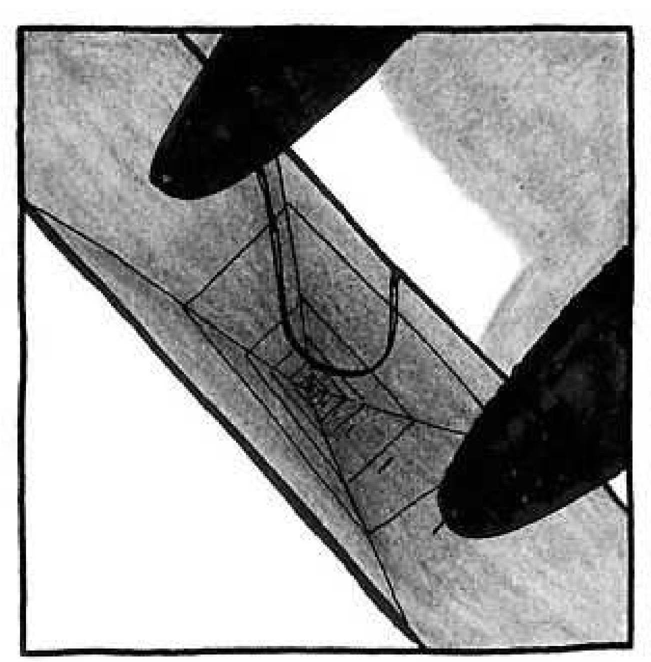

假设水的保质期至少一年，他们的库存从前一定在某个时候大大过剩，所以现在他们把这些多余物资卖给来这的少数老外。


这里卖的所有东西都如此，全都在过期边缘……




叮


中国人。
哦，对。我还纳闷呢……
……我在这儿连一条迷你裙也没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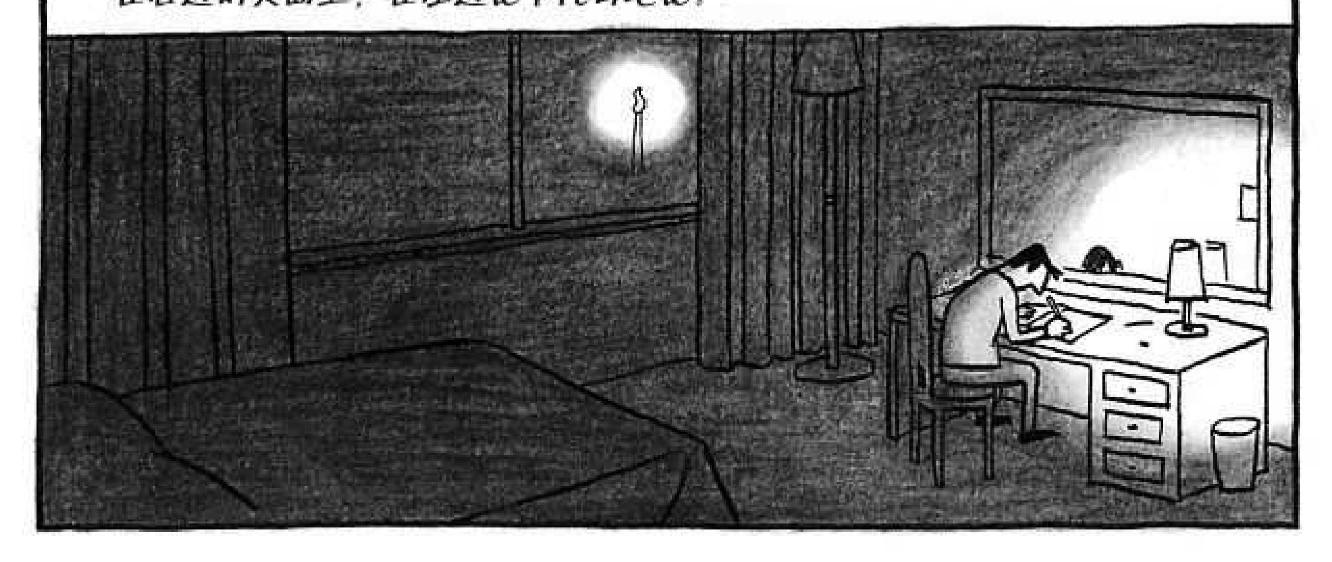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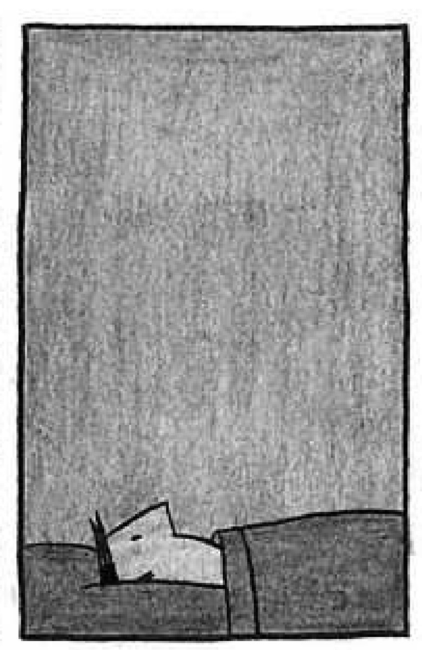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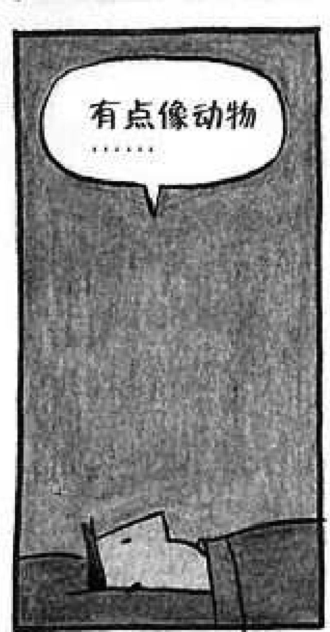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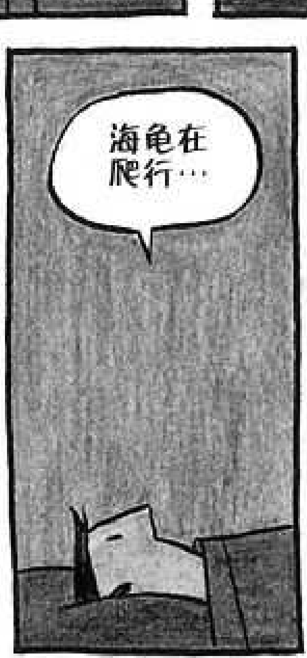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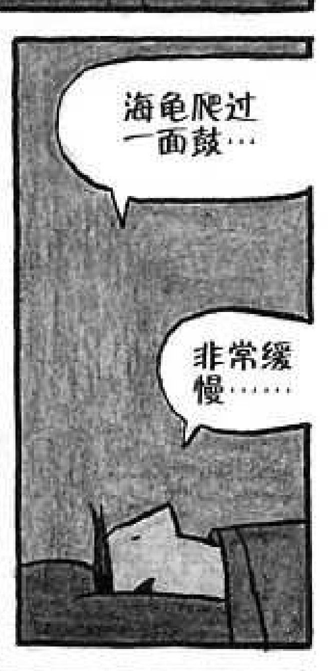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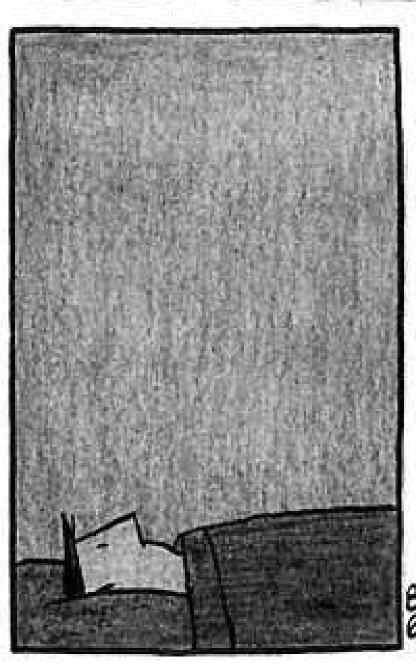
和每个晚上一样，我拿出笔记本，坐了下来，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草草画在右边的页面上，在左边记下几句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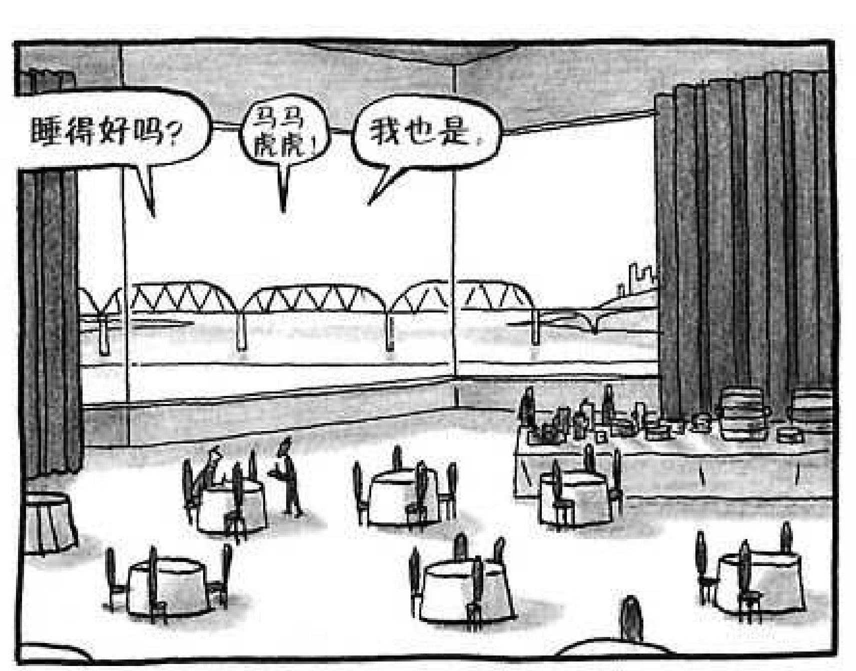

天哪，上面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吵？


听来就像有东西在爬动……
拖动身体……

有点像动物……

好比一只海龟……
没错

海龟在爬行…

海龟爬过一面鼓…
非常缓慢……

停！
要是我还老想着那声音，今晚就别想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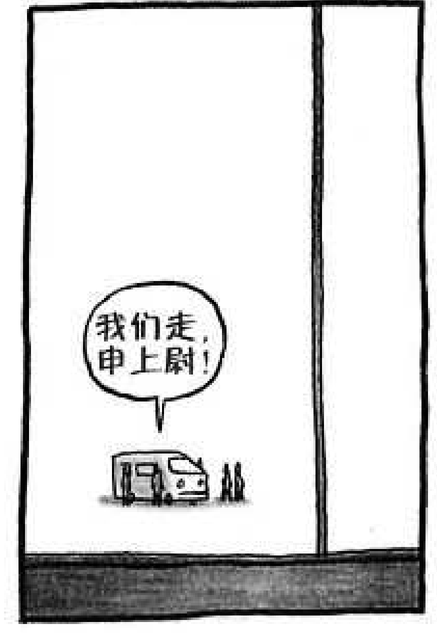
也许两只……
两只海龟打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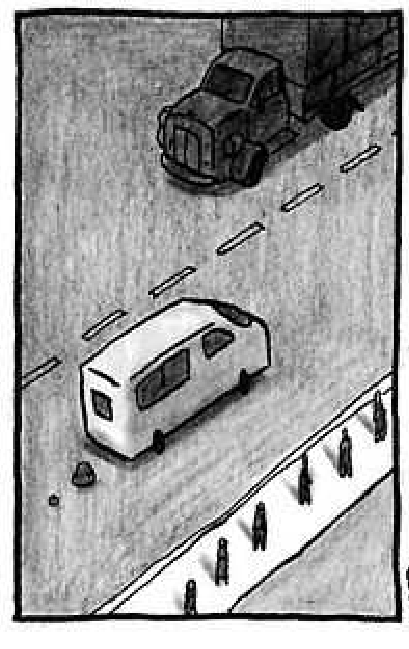

睡得好吗？
马马虎虎！
我也是。


你看见甜瓜了吗？
我拿了一点。


看来这一周都有甜瓜吃……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灯都开着……开灯表示有外国代表团，外国代表团就意味着全天开灯，每天早上都有水果。


我们走，申上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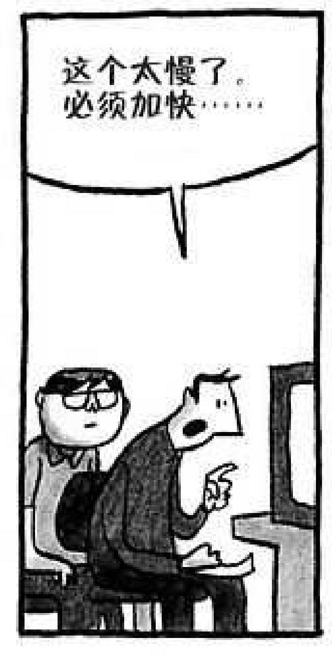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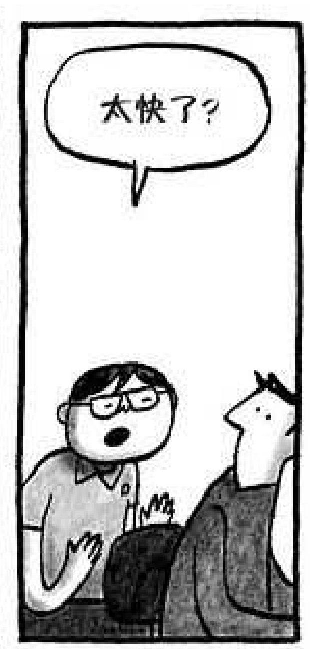




译注：

模仿超级英雄动画主题歌


这个太慢了。
必须加快……


太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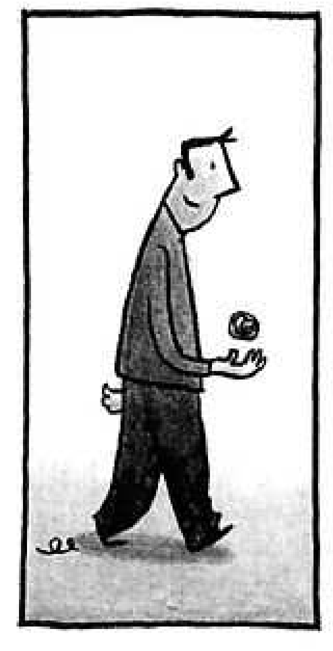

不，是太慢了。
他们得把速度
提上去。


快了？


不，我说的就是这
个！正好相反！快
些，应该更快些。
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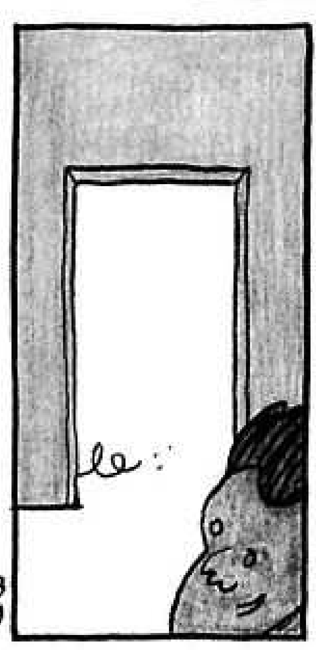

好吧什么？
必须重做。
如何重做？


更快的
重做。
对啦…











译注：

酸性爵士（acid jazz）：结合爵士乐与Hip－Hop的模式，大量使用“刮擦“技术，使其更加流行化、商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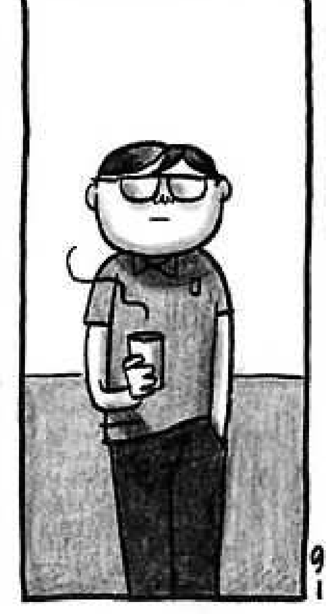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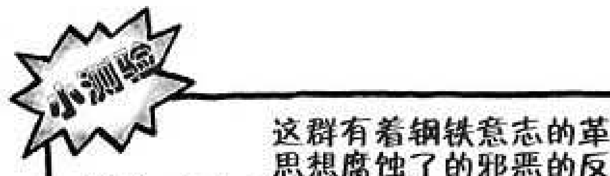






奥威尔把那些消失并被遗忘的人称作“蒸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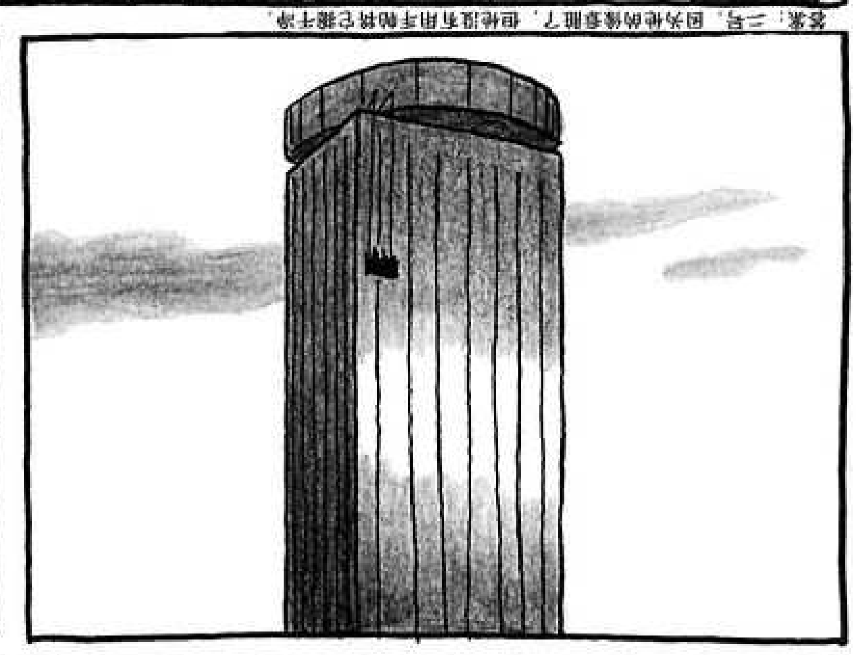


这群有着钢铁意志的革命者中，混进了一个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的邪恶的反党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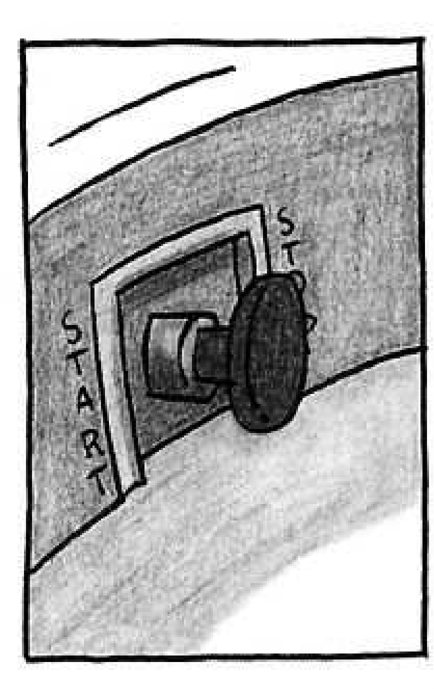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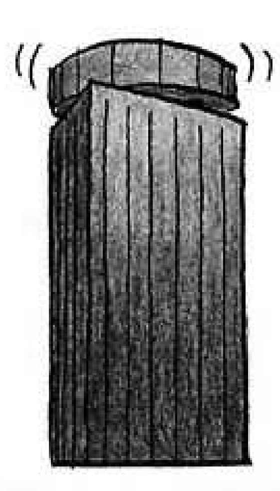





START
ST


哈…怎么了？
到底是转不转啊？


怎么了？
叫我刮擦D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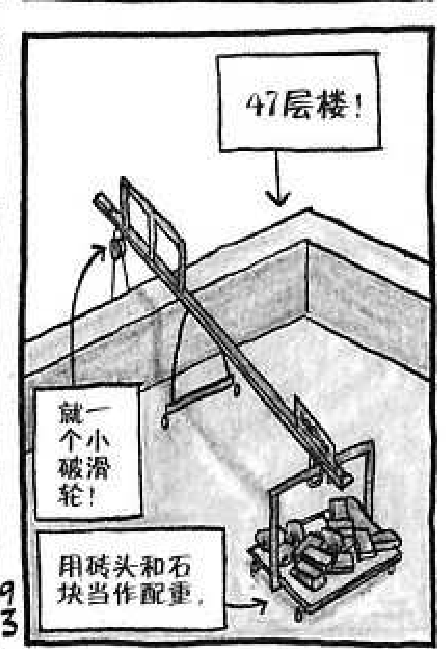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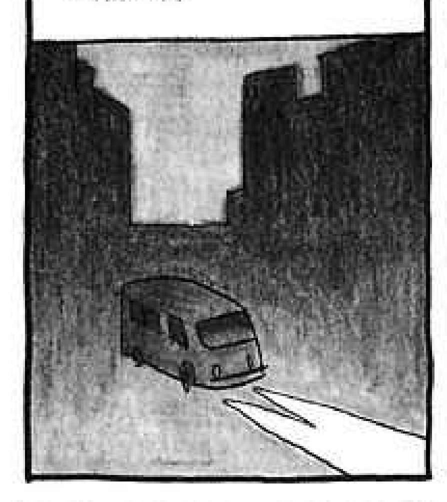

来看这个！
啥米？


你看他们是用什么设备擦窗户的……
我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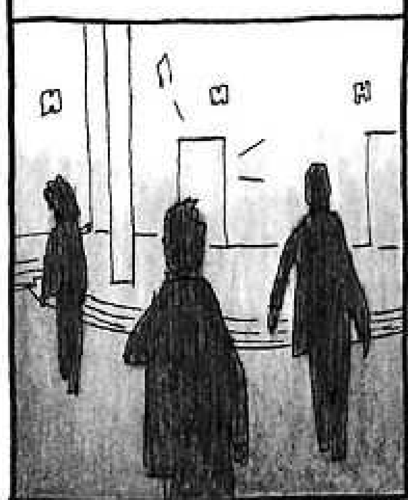

最好马上画下来，免得忘了。
靠。


47层楼！
就一个小破滑轮！
用砖头和石块当作配重。

我们去接了理查德，一起前往星期五晚上的派对。



这次那儿有人了。



我们置身于一个由国际人道主义者构成的小世界里，NGO和联合国的人济济一堂。



看到新面孔，他们很高兴；摆脱了向导，我们也很高兴。



有些人在平壤呆了很多年，我遇到了我在机场见过的那个意大利人。



基本上，他们听说我们是做动画的，都很吃惊。



马上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必须站到吧台上去。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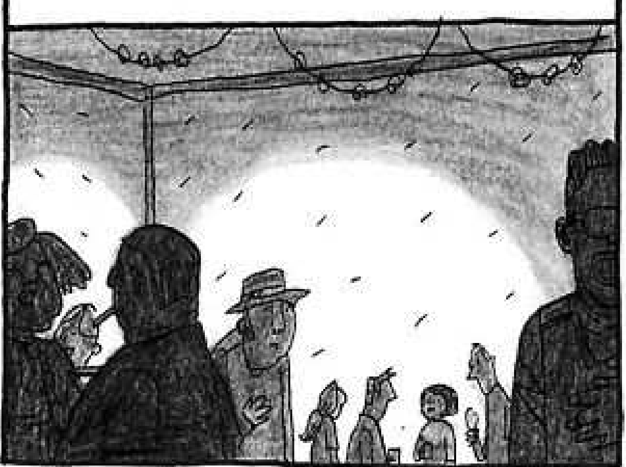
我发现跟身穿制服的当地人相处的时间太长，我几乎忘了女人还有如此多的曲线。



一个怪里怪气的东德人不停跟我唠叨。他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来这儿了，他说是他为平壤地铁引进了列车。



我遇到了几个法国人，他们为法国在这里的唯一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发展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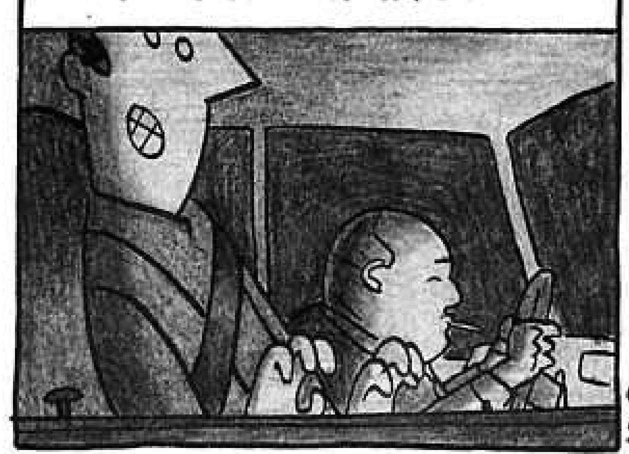


我还遇到了一个蒙古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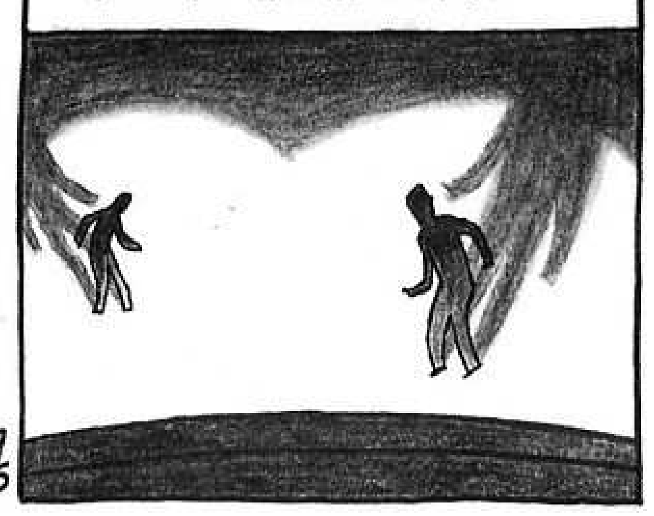




那天夜里，罗贝托送我们回去，他是个阿根廷人，会说大部分欧洲语言，而且也和我们一样喝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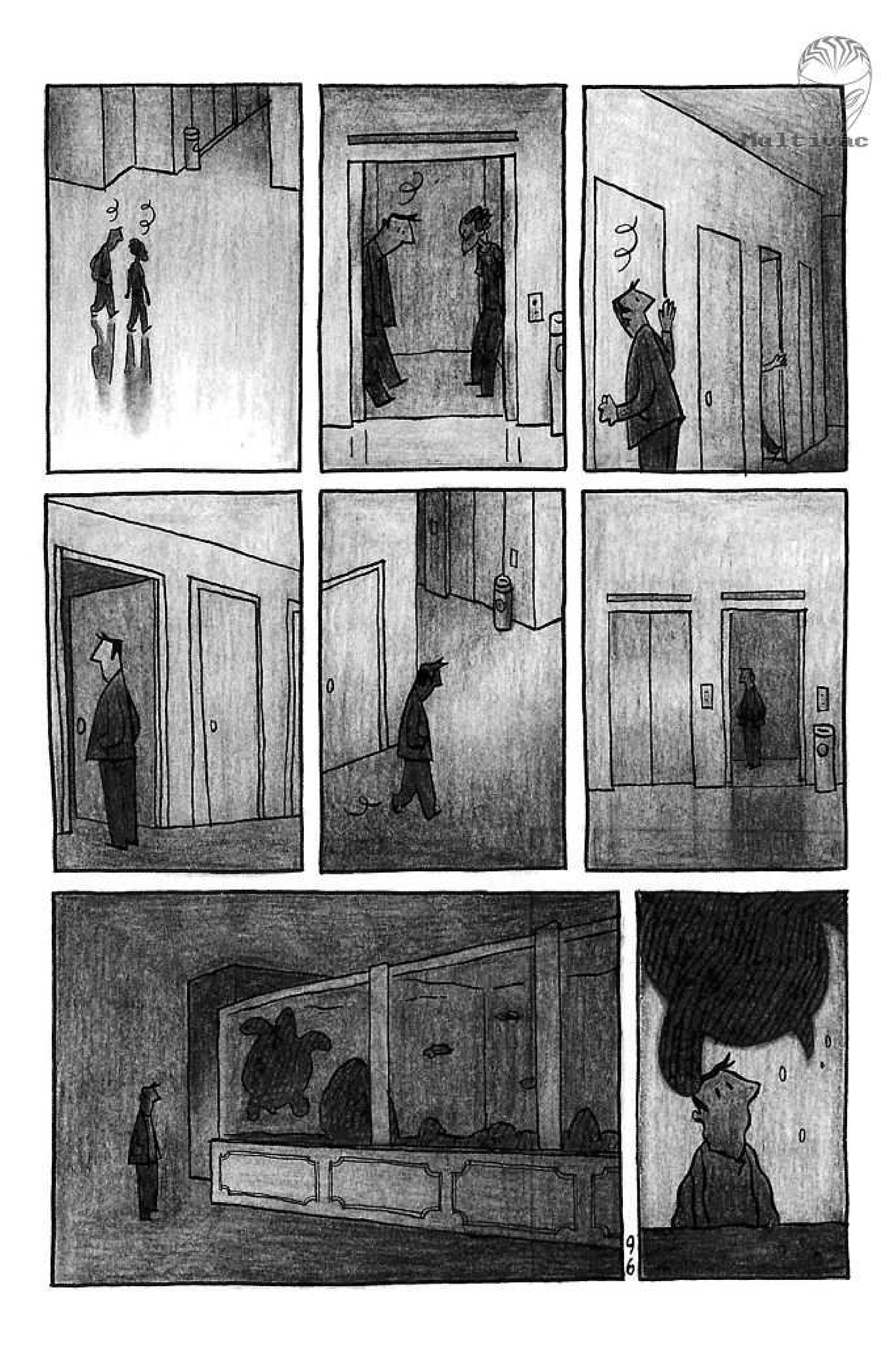


这并不影响他一路狂飙，并以之字形绕开晚上的游魂。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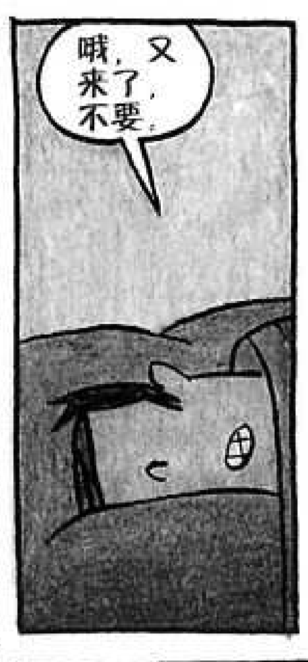
貌似那地铁车厢的确是东欧货……顺便说一句，丹东到平壤的客车是匈牙利货。





〈建党纪念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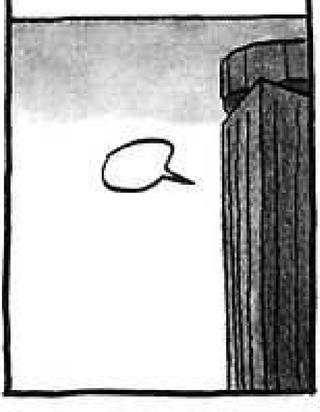




我差点忘了，向导要带我去参观朝鲜旅游的重点之一：国际友谊展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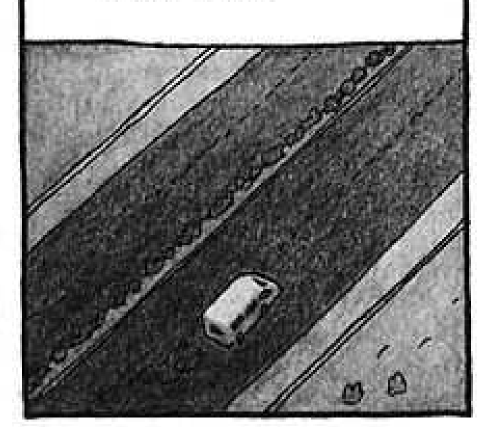
大卫已经去过了，所以决定留在酒店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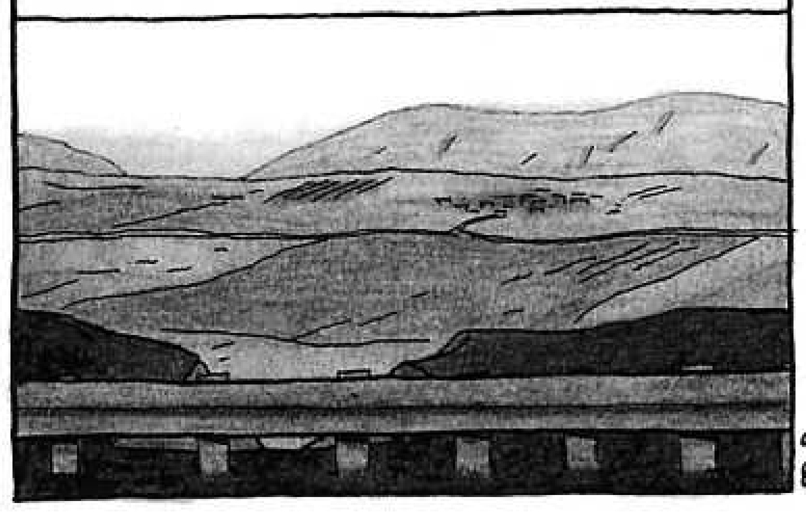
到那里要出城。士兵们检查着我们的通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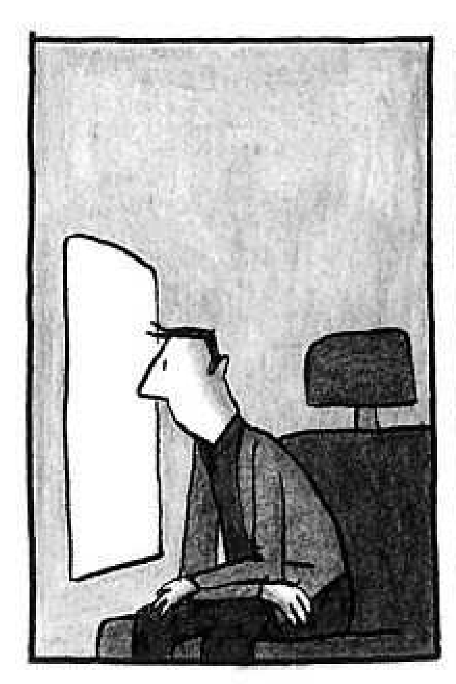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在一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四车道公路上行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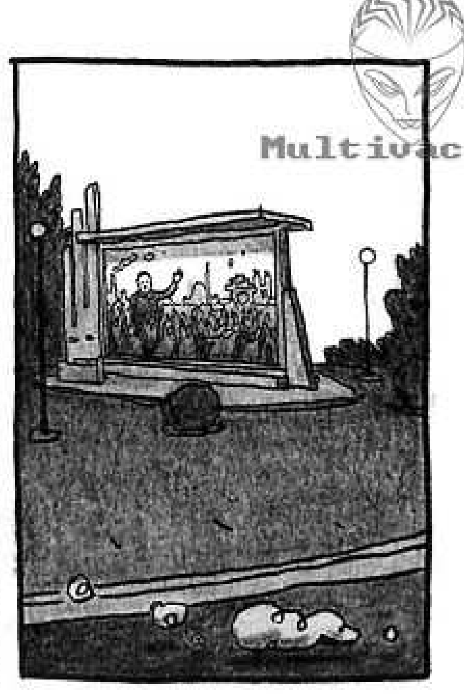
我看到远处有几个村庄，但没有通往它们的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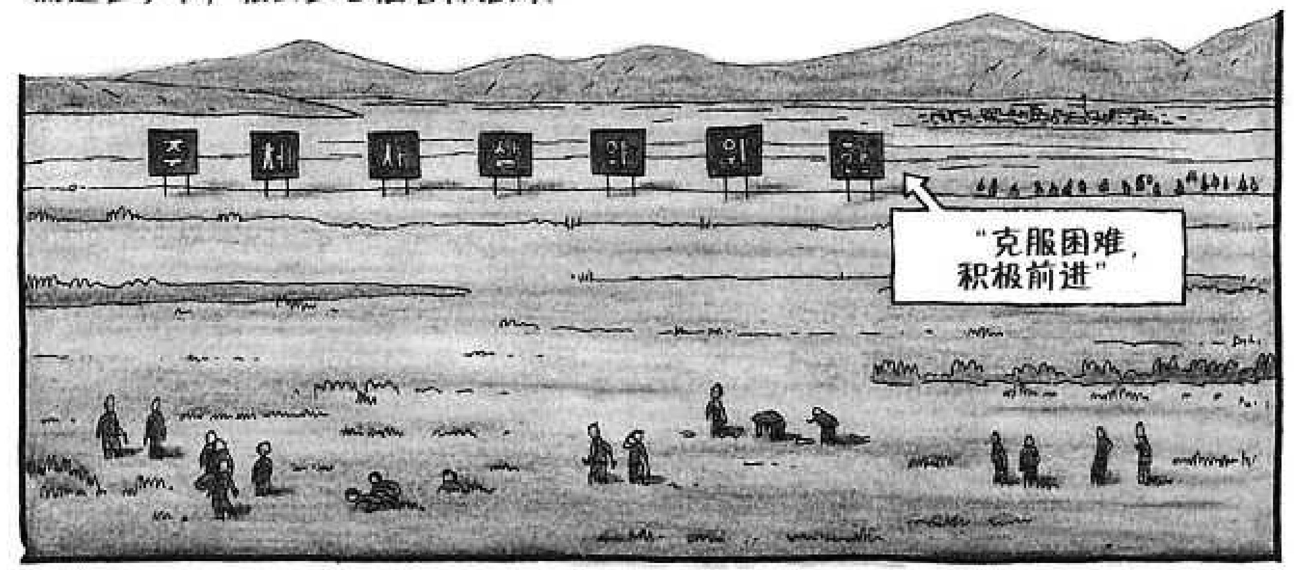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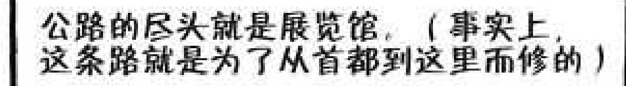




就连在乡下，稻田里也插着标语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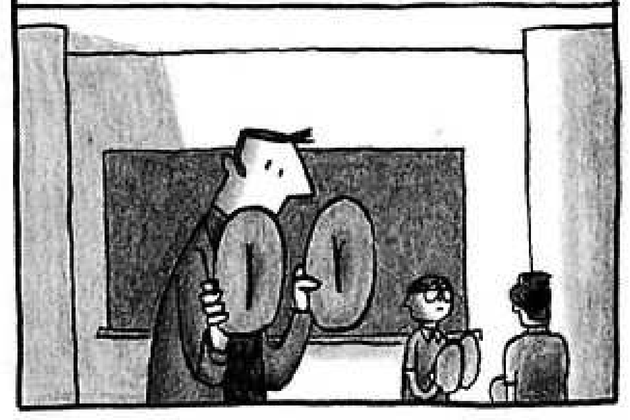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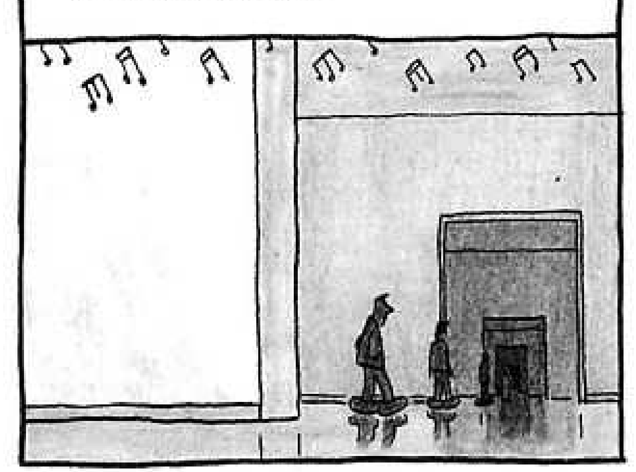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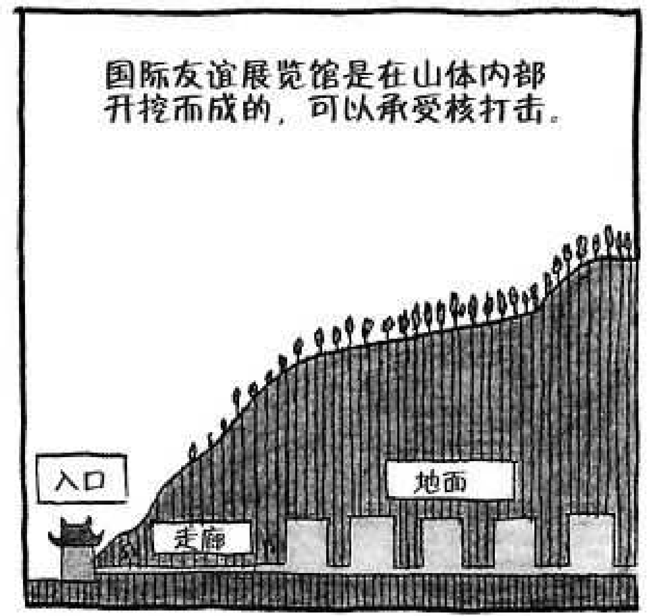
尽管地面是花岗岩的，我们还是穿上了一种非常可笑的鞋套。





伴随着轻柔的音乐，我们穿过一条宏伟的走廊。我听出那是金日成将军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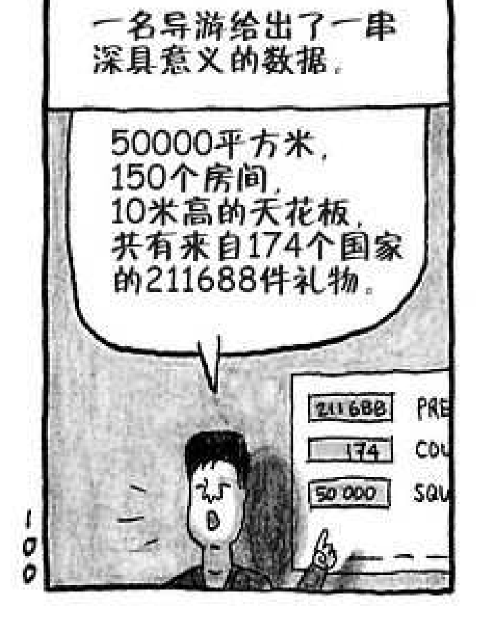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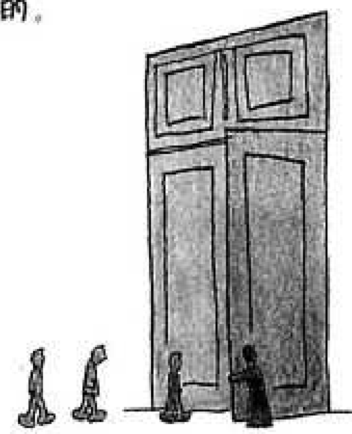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如果核战争一旦爆发，世界上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帮瑞士人、神经紧张到修建了地堡的人、蟑螂、蝎子、以及国际友谊展览馆里的全部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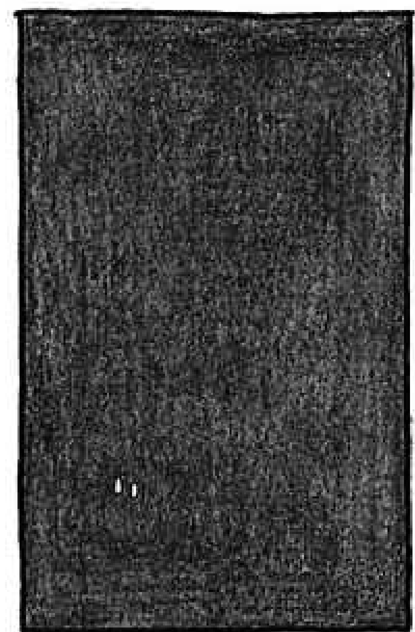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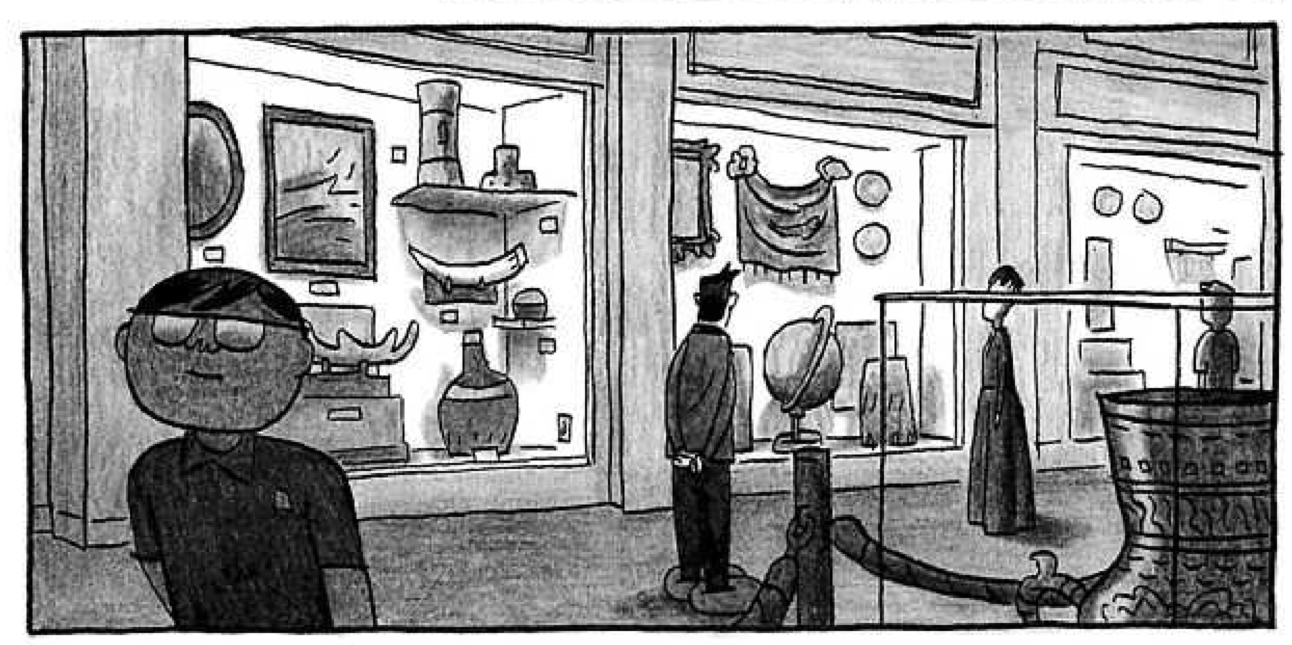


每间宏大的展厅都陈列着来自全球各地的礼物，都是献给“永远的领导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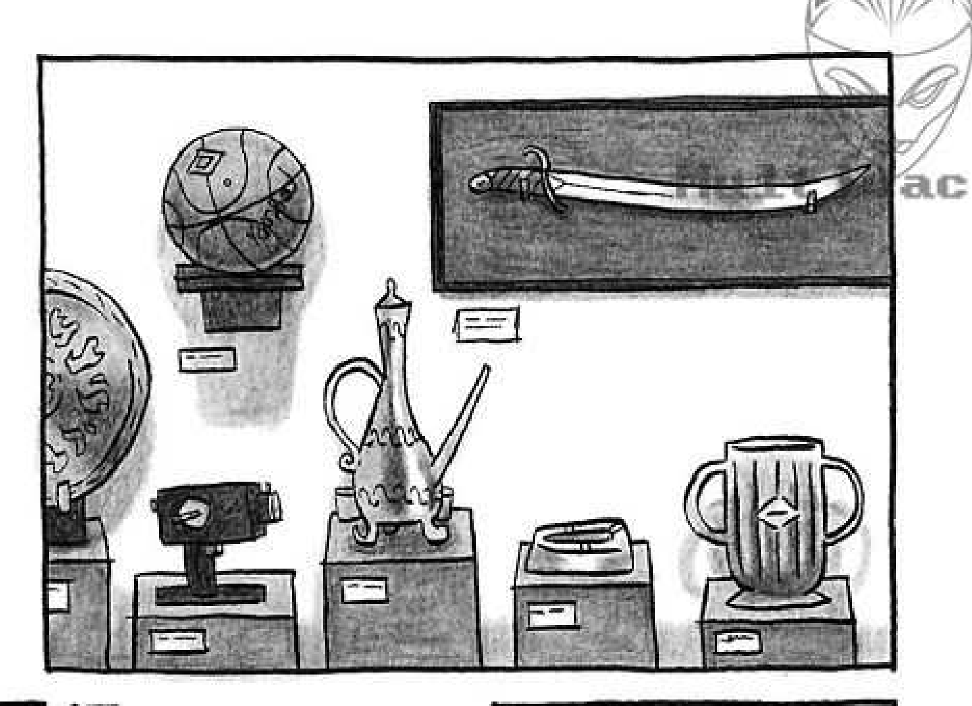




我们这位一脸苦大仇深的导游，不时把之前其他参观者的感想告诉我们：



什么玩意都有：烟灰缸、踏板风琴、花瓶、火枪、钢笔、宝剑、鱼竿、一个电咖啡壶、一台液晶平板电视机、一把刺刀、一块金牌、一块铜牌、一台冰箱、几把叉子、绒毛玩具、盘子、一个闹钟、一挺机枪、象牙……等等等等。



还有一张纪念照，上面是一个矿工把自己的镐送给来访的伟大领袖。



但是……



照片上的镐和墙上挂的那把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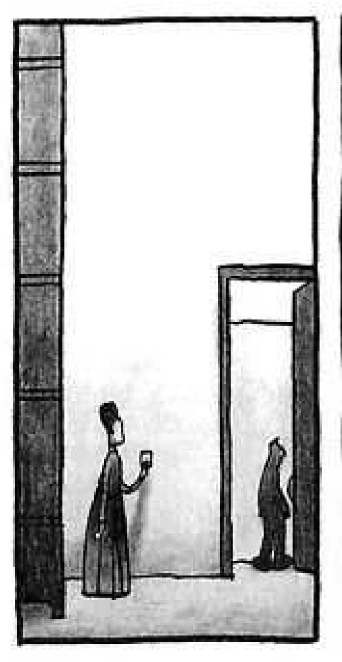
我本想把这事告诉我们亲爱的向导，但在一个毫无常识的国家，何必费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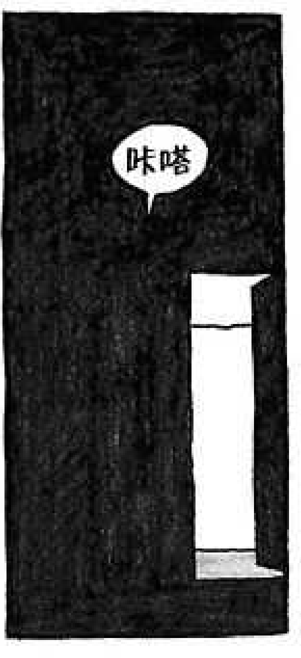


这一宏大展览的目的，是为了向人民群众证明，全世界都对他们热爱的金主席满怀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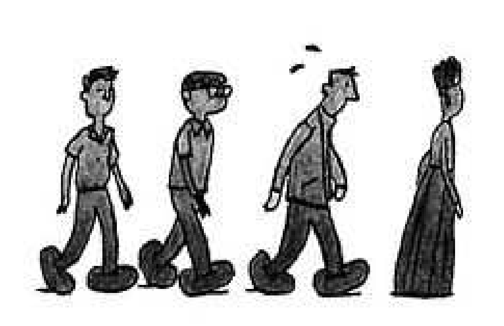


附注：
有一辆装甲车，是斯大林送的，还有一辆是毛泽东送的，三辆50年代出的苏制豪华轿车，还有一两辆韩国车。但我懒得全画了。





我们继续前进，走过一个又一个展厅，越走越快，到后来我们几乎在跑了……





最后一个展区展出的是各国媒体对伟大领袖的报道。就好象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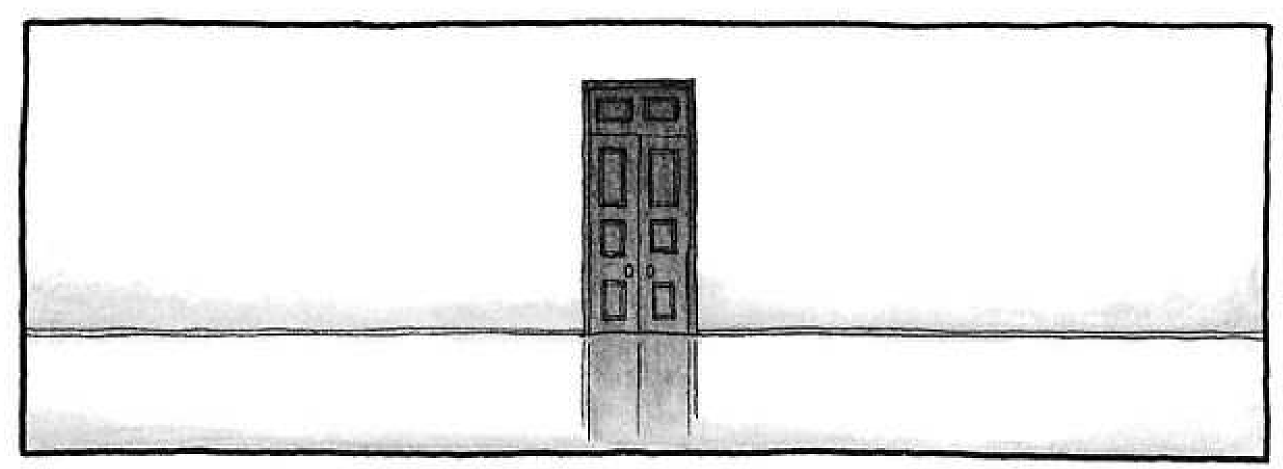
我的翻译是第一次参观这个展览馆，显得非常感动。







看过了两千六百六十八件礼品之后，人家请我们用向国父致敬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仰。为了避免误解，他们事先告诉我，那是一座精心制作的真人等大蜡像。



注意了！出入圣地中的圣地可不能随随便便。









译注：

《世界报》（Le Monde）：法国的一份全国性日报，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国际知名度较高。主要读者是法国和法语国家地区的政、经、知识界及专业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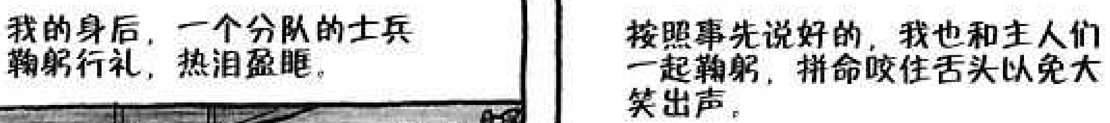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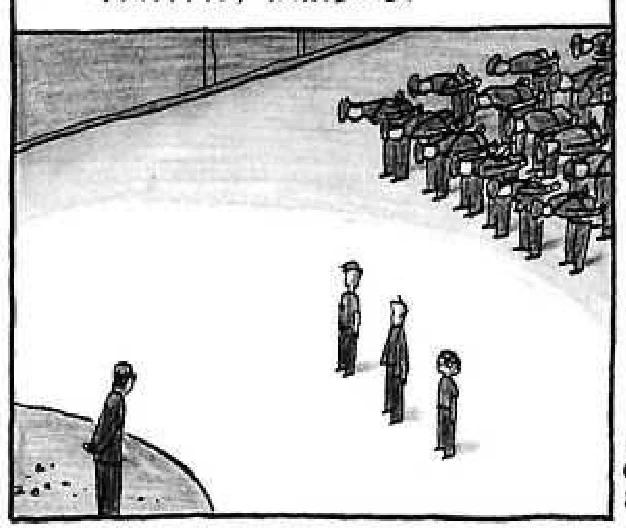
好强大！周围的音响环境，柔和的光线、以及微微前倾的蜡像，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现实主义光环！我感觉好像“亲爱的领导人”就要转向我这边，摆脱那难忍的无法移动的状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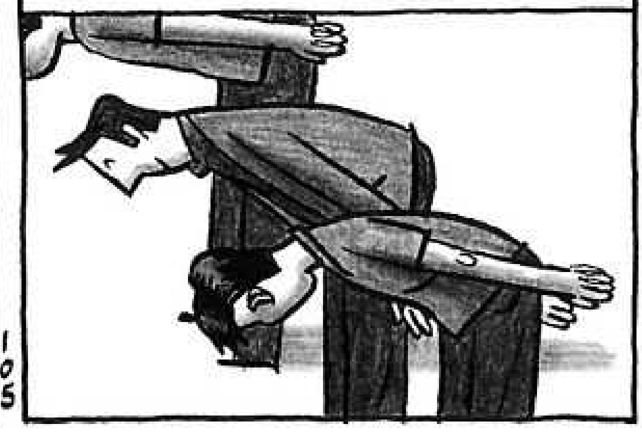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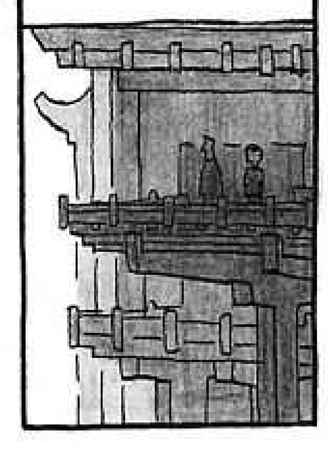








谢过向导之后，我们来到第一栋的阳台参观。



那儿有个卖饮料的柜台，向游客出售可口可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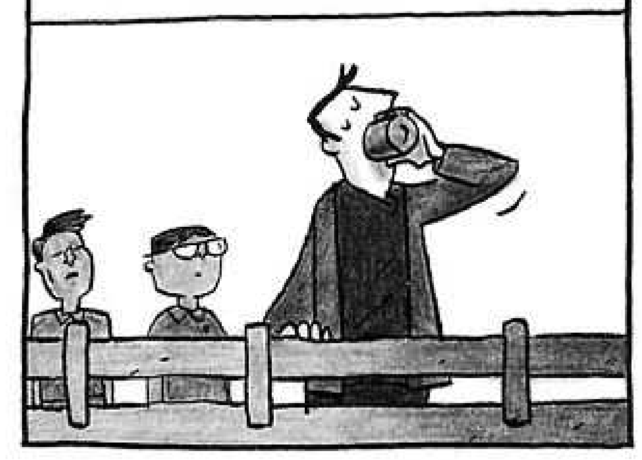
当时我就震惊了，因为麦当劳、牛仔裤、可乐在这个国家是禁止的。



机不可失，于是我问问他俩要不要喝。



说来也怪，就连喝个可乐也会成为一种反抗行为。算不上伟大的反抗，但足够了。



……尤其是我一向讨厌喝可乐。



咱们不是要野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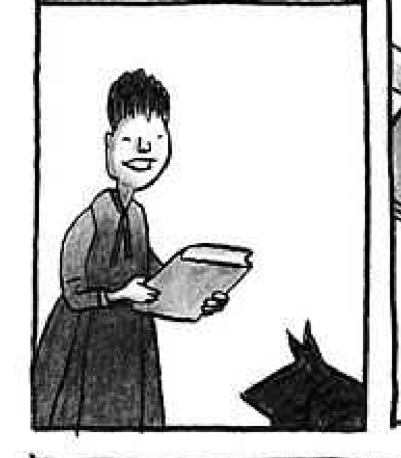
咱们先要去看金正日友谊展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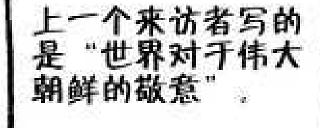


基本上东西和刚才一样，只不过这儿的门小一些，礼品少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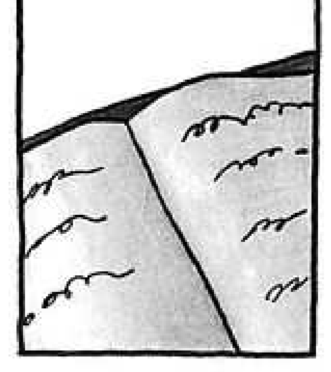
导游出现了，拿着一本留言本，要我写几句参观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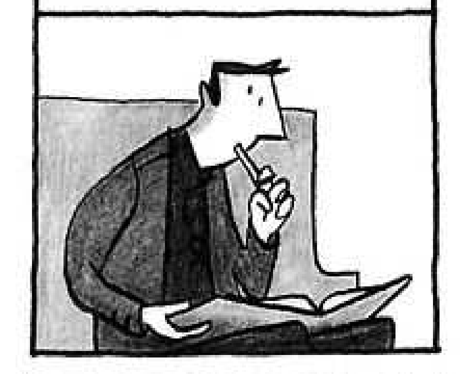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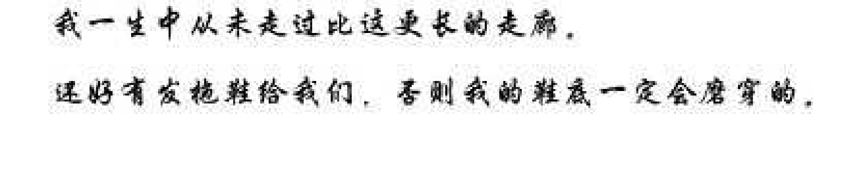


我今天的虚伪定量都用完了——我拒绝让这留言本的傻逼程度更上一层楼……



我得想一想，怎么写我对这堆宝贝的真实观感。







不用说，申上尉把我的留言翻译出来之后，没人给我鼓掌。





这次野餐真是
一场盛宴。





那一段小睡也
睡得很舒服……



我们的司机坐在瀑布
旁，抽着香烟，陷入
了沉思。



申上尉拿着棍子在
小溪边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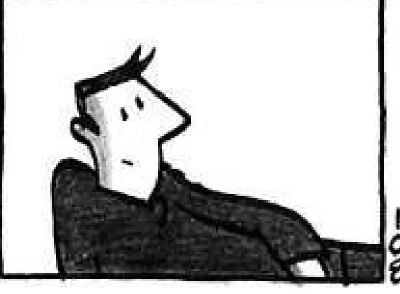
我的向导背靠着一块
大石头，一动不动，
望着枝头栖息的乌鸦。



水声潺潺，夕阳西下
……真是令人无比放
松。



他们不再是司机、翻
译、或是向导，也不
再是肩负任务、听从
命令的士兵，只是按
照自己的意图行动的
人。



可惜的是，在我逗留
的整个期间，这是唯
一一次完全的放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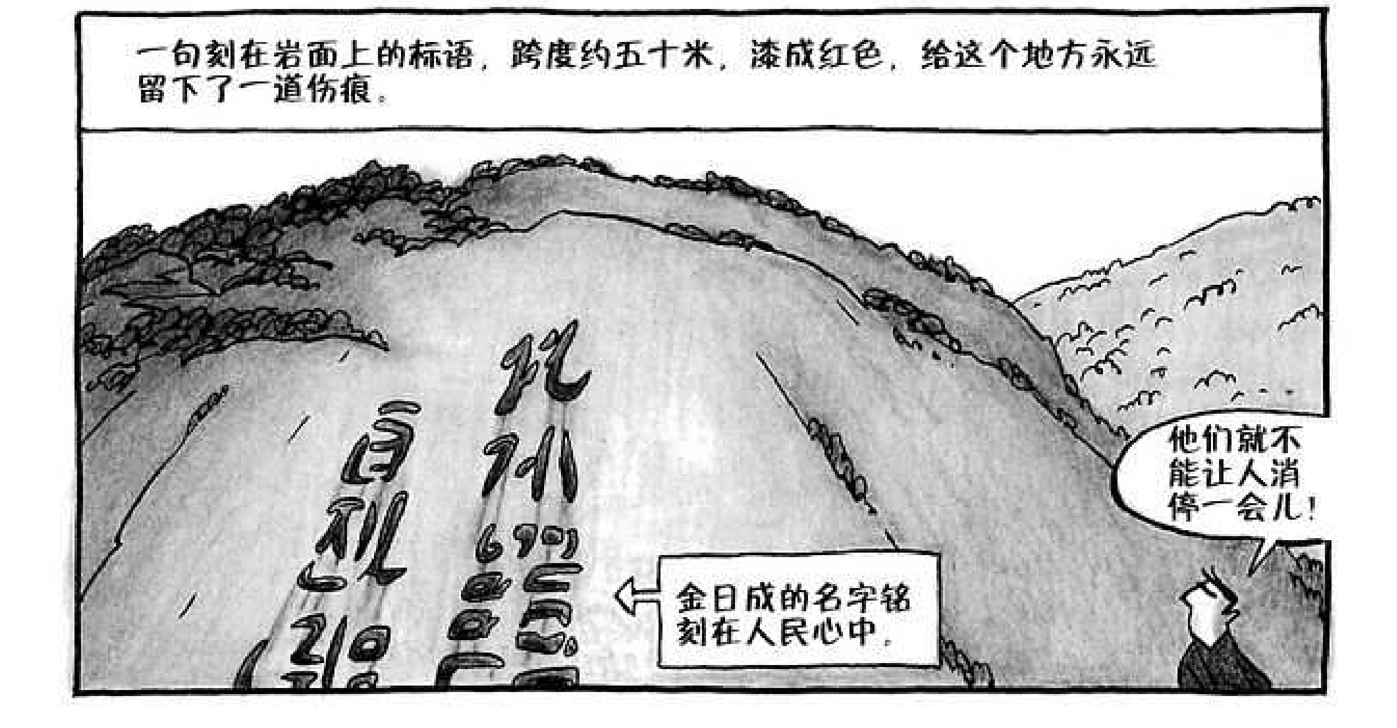
我走开去四处看看。没人跟着我。
我踏上了一条倚山而成的蜿蜒小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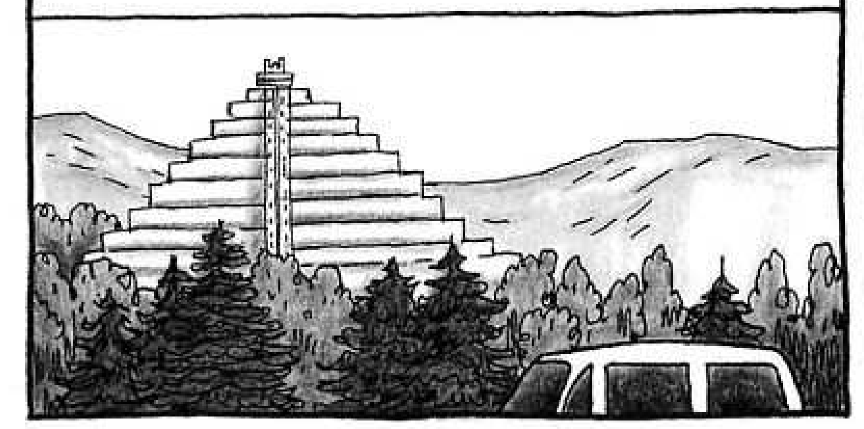








离开展览馆之后，我们路过了一个酒店，那里住着一些美国人。一般来说他们在朝鲜是不受欢迎的，但只要出的钱够多，一切皆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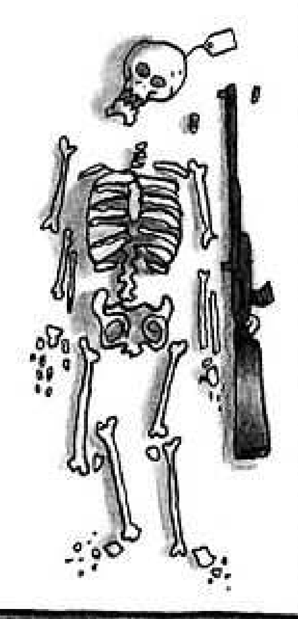


我这周曾经见过他们之中的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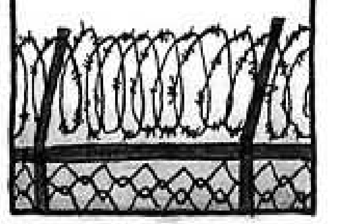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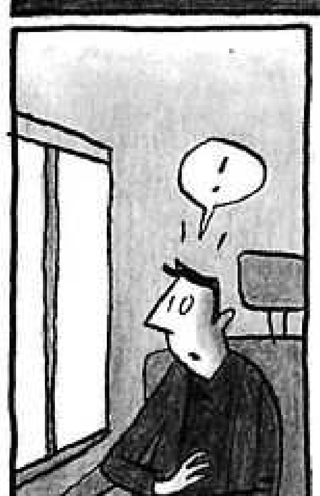
他们是来挖掘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士兵遗体的，每找到一具完整的、身份可以确认的尸体，美国政府都会付出十万美元。





真难以置信，有些失踪的美军士兵也许还活着。一个朝鲜流亡者声称，他在一个劳改营里见到过几名美军……但要把他们找出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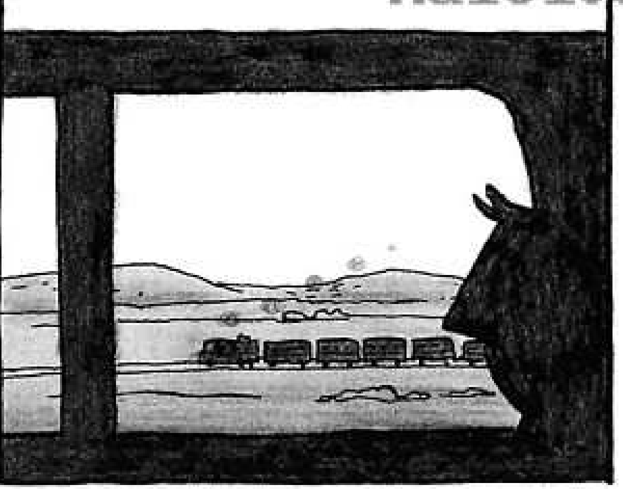
嗯……有个人沿着公路，在用镰刀割草。他也是在义务劳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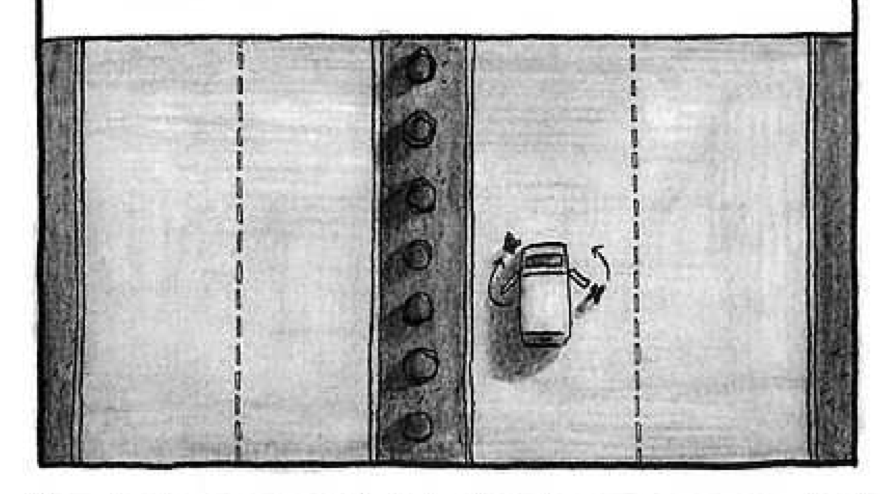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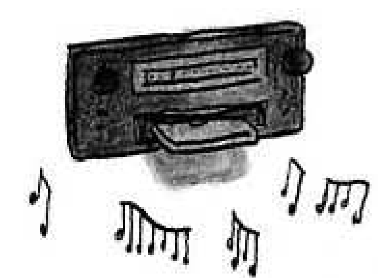
但就算以蜗牛般的速度，我们也
超过了北京—平壤的火车！



我来描述一下交通顺畅到什么程度：有一次，
司机在左边的车道上停车，下车来和我们中的
一人换着开。



但最糟糕的是他们的
磁带（也许是这里出
的最接近摇滚的音乐）
一直循环往复放个不
停。



我好不容易听出了
Bimbo Jet、
《Copacabana》和
《桑塔露西亚》。
全部都用弦乐组和
廉价合成器配乐，
甜到发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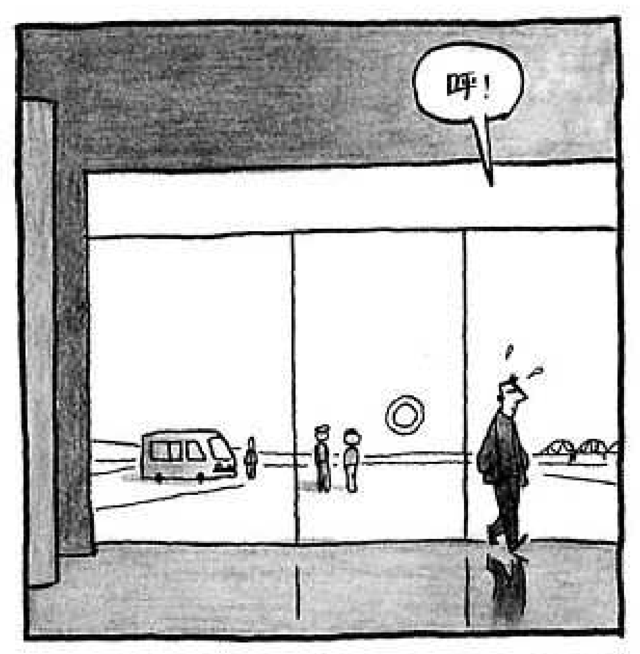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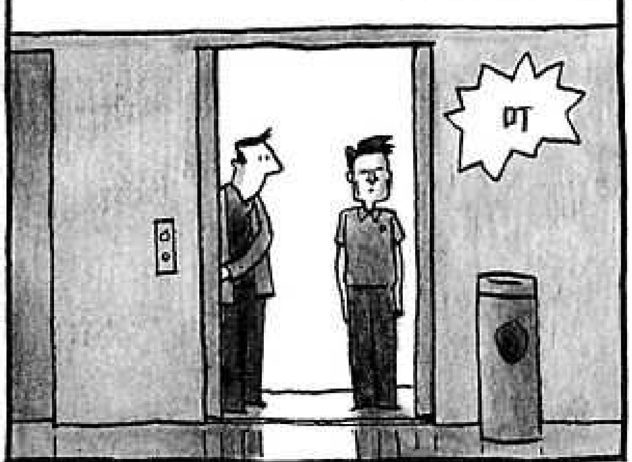
我快要淹死在小甜甜的美丽世界里了，但我能看出
他们却在《逍遥骑士》的复刻版里尽情暴走。



译注：

Bimbo Jet：法国迪斯科音乐组合，成名曲是《El Bimbo》。
Copacabana：70年代末的一首迪斯科音乐。
桑塔露西亚：意大利民歌
《逍遥骑士》（Easy Rider）：美国电影，1969年上映，讲述两个小伙子骑着哈雷摩托在美国游历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本片以低成本赢得巨大票房，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也是美国垮掉运动的经典名作之一。


呼!


我曾经向自己保证，要等他主动提出那个话题，但我已等了将近两星期了。
叮


说来，你喜欢那本书吗？


呃…嗯…不大喜欢…唔…我不是特别爱看科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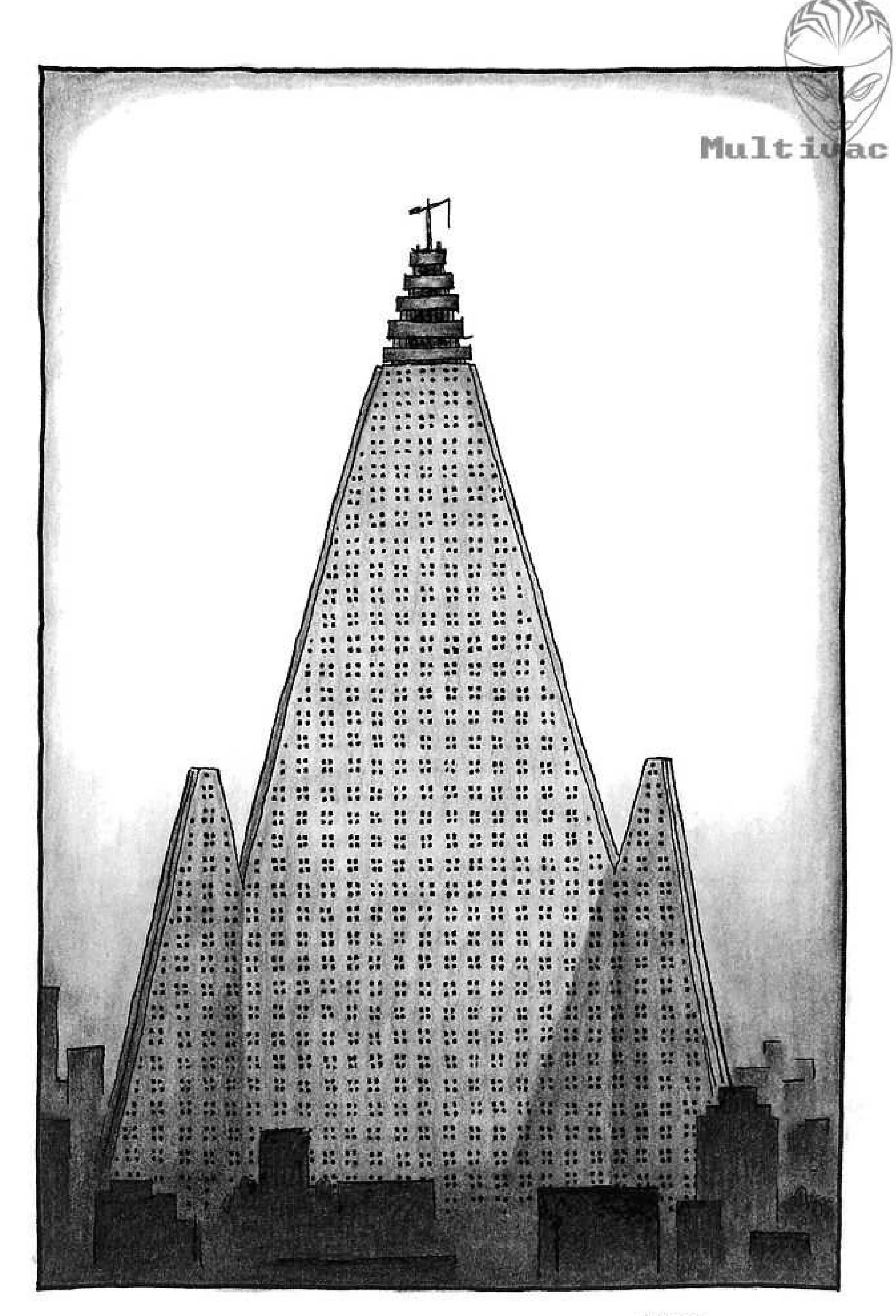

我现在就可以马上还你……给……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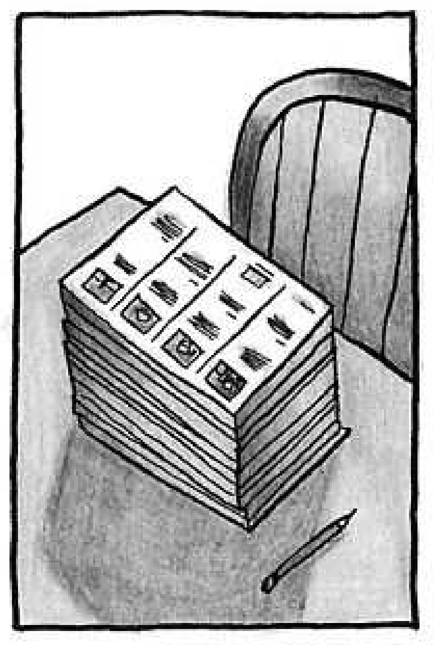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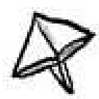
‹柳京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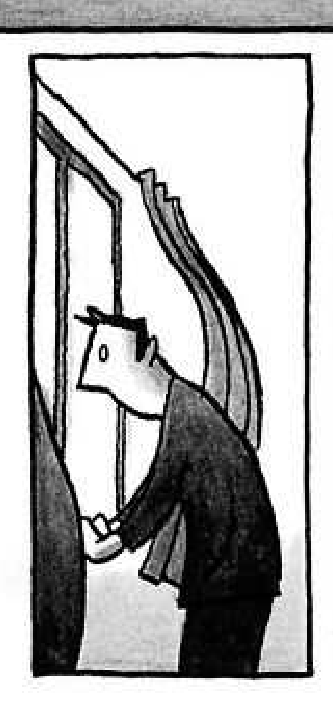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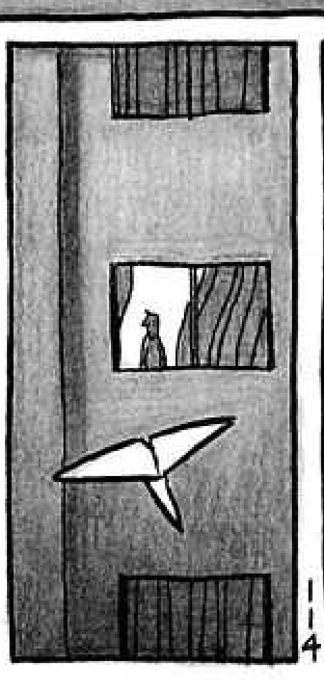
最近，我开始把我的分镜表加以再利用，用来折纸飞机，
然后从我在15楼的窗户把它们丢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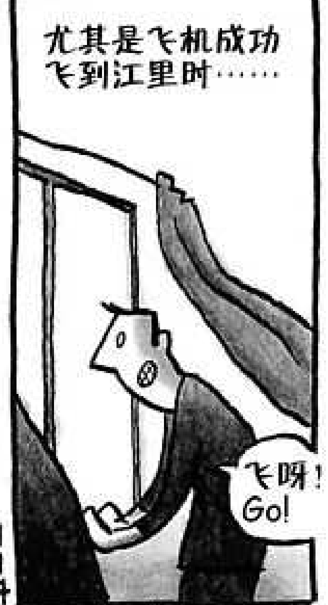


不知为何，
这让我很
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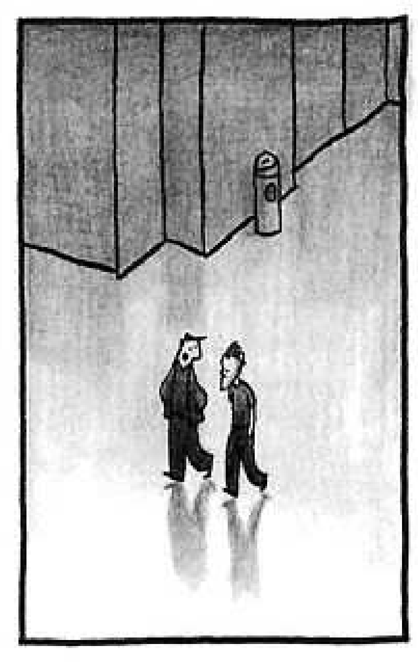






我邀请大卫在晚餐前打一局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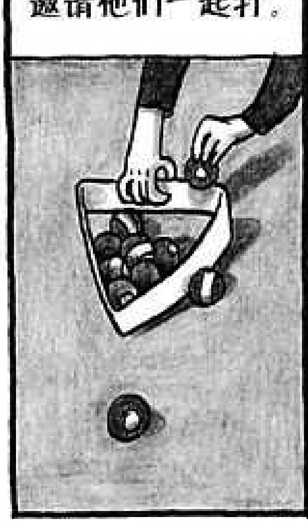




和往常一样，我们在大堂遇到了两个老朋友。



我们有点勉强的邀请他们一起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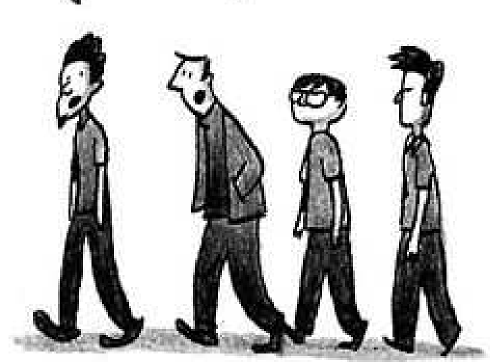


我开始听得出广播里播放的几首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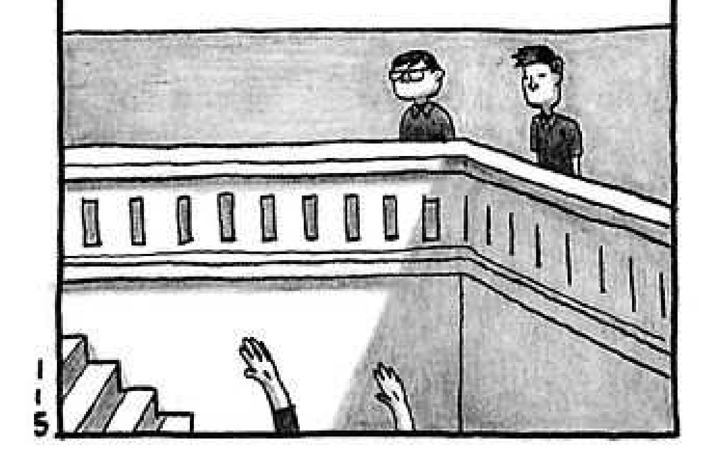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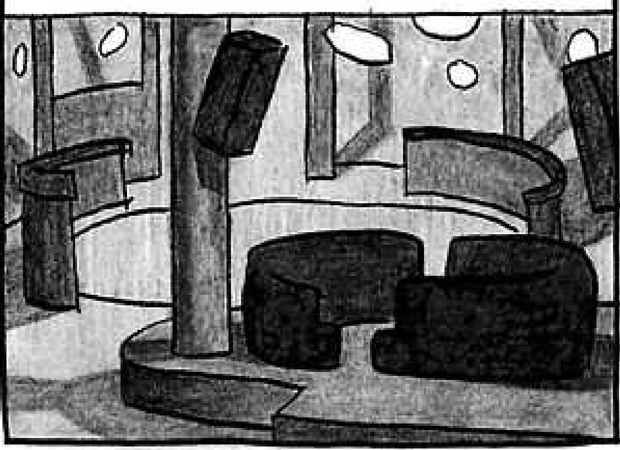


几周之前，只准老外进入的这家餐厅让我吃惊不小，看来用它来摆脱我们的跟屁虫是再方便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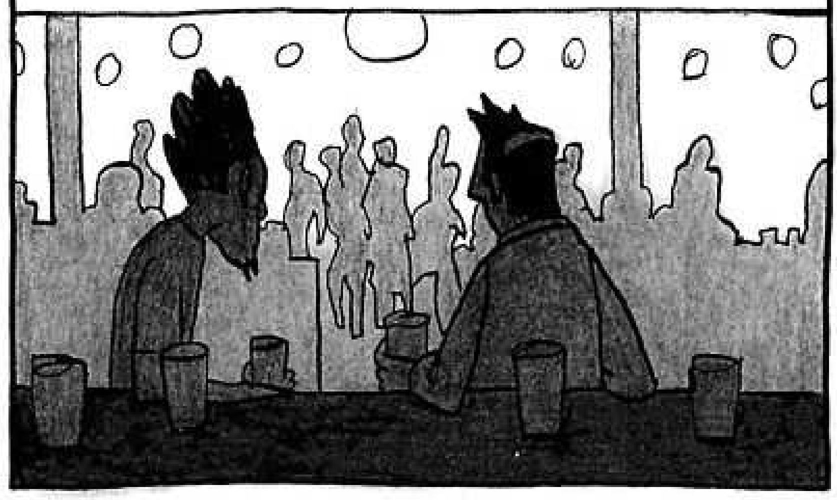
周六晚上，大家都跑到我们酒店的迪斯科舞厅来了——这是朝鲜唯一的舞厅。



和NGO的周五派对有点相似，但参加的人更年轻。



在这里呆了不过几个星期，我已经认得了这个老外圈子的大多数面孔。



两个德国人，饮水进口商，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一个特别热情的埃及人，爱在手上洒香水。



闻闻

恶。

学习朝语的日本学生。




蒙古利亚美女。
呃，不对…蒙古美女。


一个中东外交官，暗恋大卫。


一个为国际残联工作的奥地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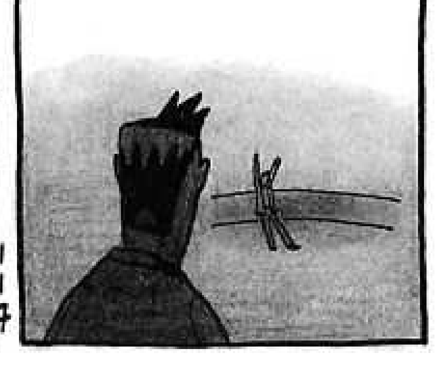

一个法国女人，为老佛爷百货和C&A做衣服的。


看来今晚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喜欢的外交官开始播放他的东方音乐磁带，跳他的佐巴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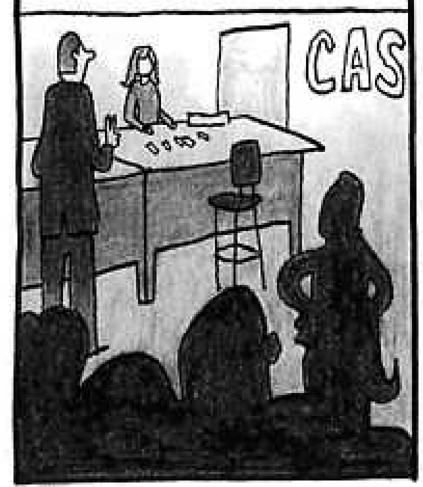



他对称地摇摆着双臂，脚始终不离地，好像一个磁性玩具。




望着他，你能感觉到他的思乡之情，他深爱着自己的文化，却还要挺过几年的刑期才能回到遥远的家乡。
一切都是那么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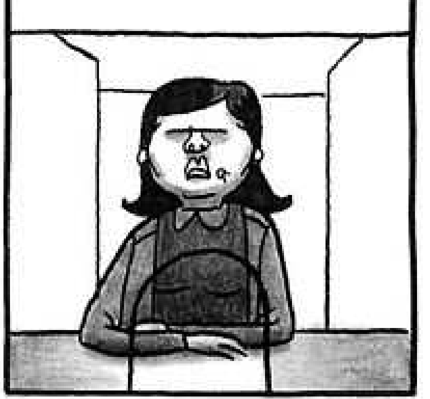
那晚最后，我们和美国人一起去了赌场。



除了几个中国人，就只有我们而已。其中一个中国人押了六百美元在轮盘赌上。



尽管这天晚上没多少客人，换筹码的窗口的女孩还是拉长着脸一边叹气一边收了钱。



除了中国开的赌场，还有哪家赌场会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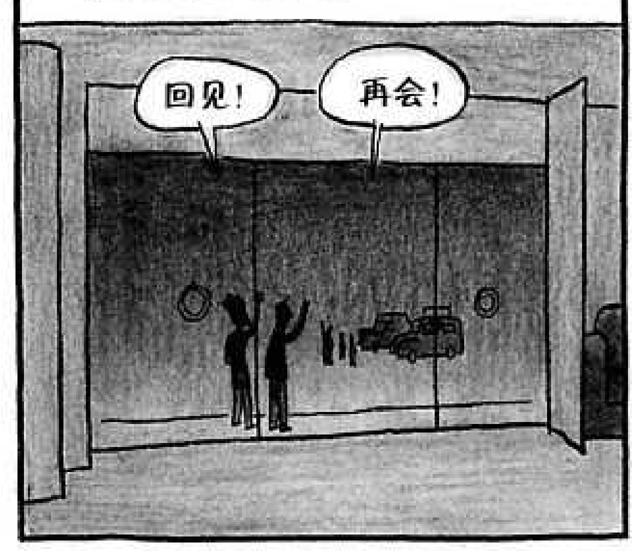
嘿大卫！

快来看哪！我中了大奖！钱哗哗的流啊！

我投下了五美元巨款，然后在五分钟内输光光了……



我们送客人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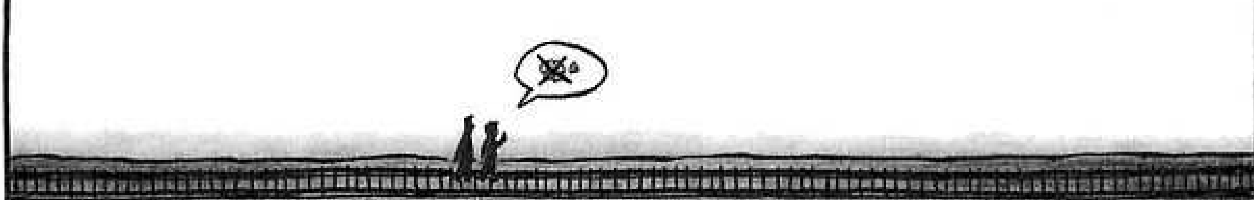




星期天没有配车，只能走路。伟大领袖曾经说过，人人都应该每天步行一万步，以保持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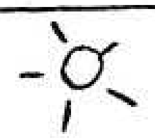
步行也可以减少首都的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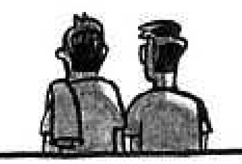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跟冷嘲热讽的资本家所想象的不同，步行政策和节约宝贵的燃料一点关系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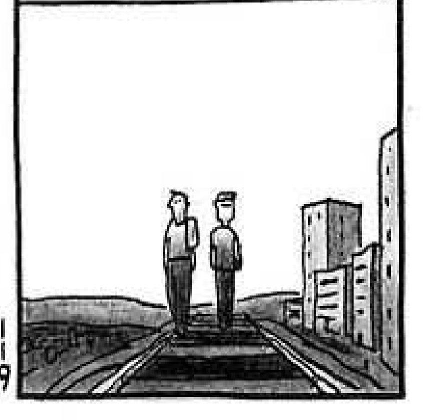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顶着铅灰色的阳光，走去参观一艘军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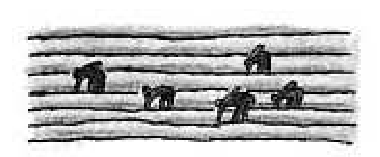




我毫无兴趣，但他坚持要去，我只好同意了。



这是插秧的季节，全体城市居民都被“邀请”前去帮助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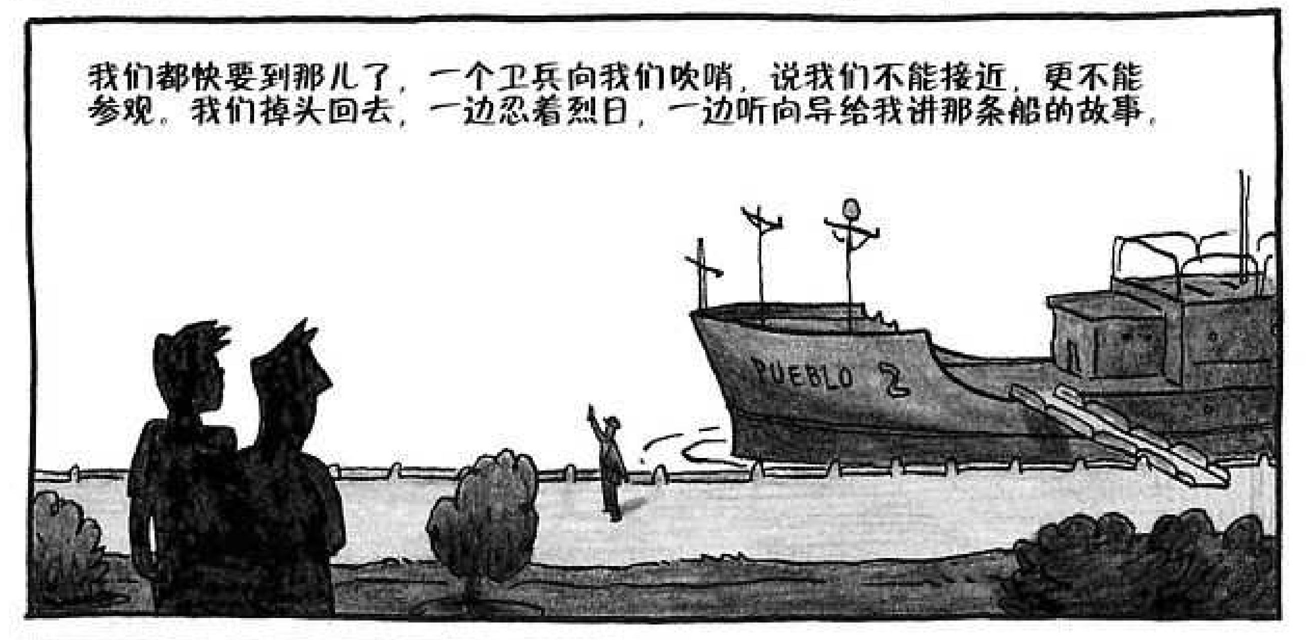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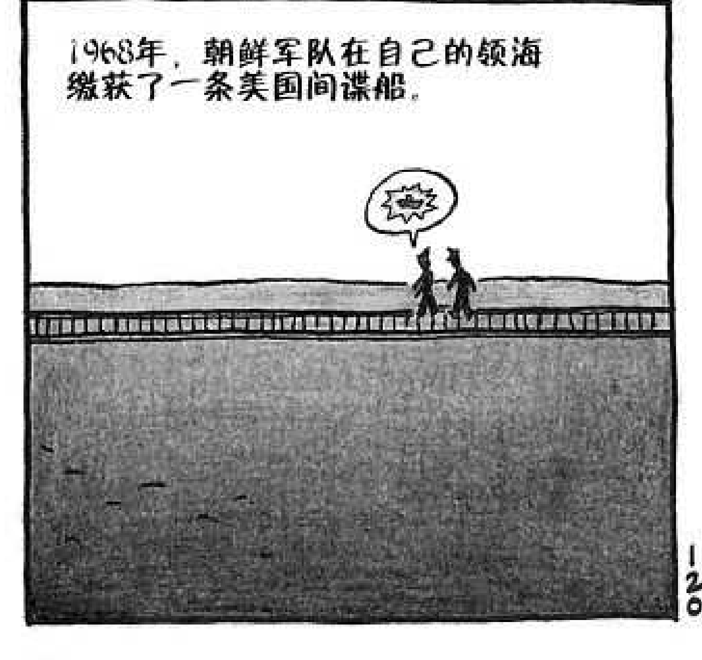
我猜想，大概那些忙着在外宾面前为国争光的人，可以免除这项义务。











打那时起，这件了不起的战利品就被拿来展览，证明人民军功勋卓著，“国家公敌”则好战成性。



译注：
1968年1月，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由日本出发，伪装成民船到朝鲜清津外海收集情报。22日，在元山外海活动时被朝鲜人民军捕获。82名船员被俘，一名船员被击毙。此事件被称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方对朝鲜进行武力挑衅而遭到失败的“三大事件”之一。直到1968年12月23日，美国在板门店签署“谢罪书”，承认侵入朝鲜领海，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朝鲜才“驱逐”了被捕的83名美军（包括一名死亡者）。而普韦布洛号则留在了朝鲜，作为一件战利品和进行反美教育的教材，在大同江上公开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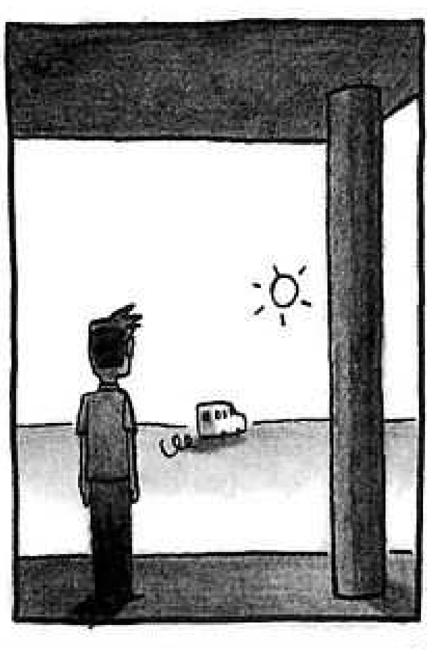
至于同样在1968年1月发生的另一件没那么有面子的事情，他们就谨慎得多了。

一支由31人组成，全副武装的朝鲜突击队，成功潜入了汉城。他们的任务是爆炸总统府、美国大使馆、市立监狱、军队总部，以及一个关押着朝鲜特工的拘留营。结果他们没有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被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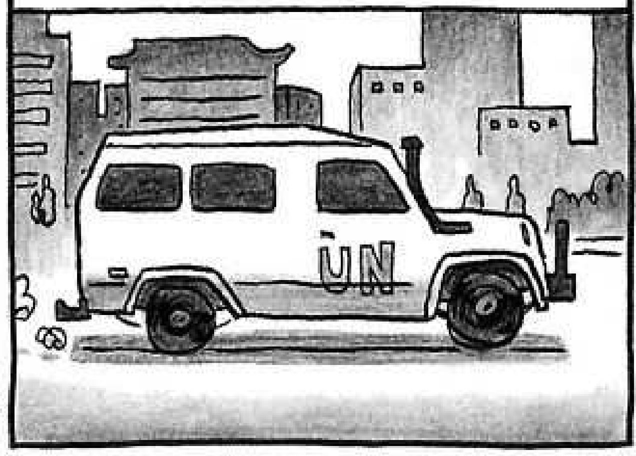












译注：

这指的是“青瓦台事件”。发生于1968年1月21日。当时，朝鲜派遣了由“124军部队”所属特战敢死队31人组成的武装队员，以全副武装的韩国野战部队打扮，暗中穿越军事分界线潜入韩国。其中一组进入了可以对青瓦台一览无遗的汉城市北岳山路，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一名派出所所长，识别出野战军服的肩章属于无法擅离的驻守前线部队，趋前盘问时，朝鲜特工开火，立即惊动韩国军队。韩国军警随即在汉城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先后发现并击毙28人，生俘1人，另有2人逃脱。

朝方后来宣布，其中一名参与袭击青瓦台的朝鲜敢死队员，已经安全逃回朝鲜，成了大英雄，他就是现任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负责宣传的副总局长朴载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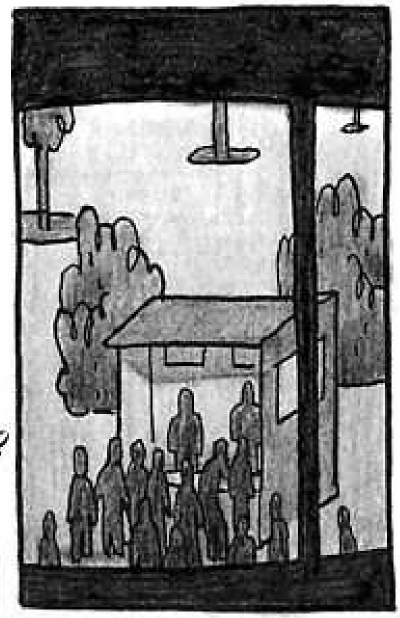
对于外国人来说，享有的自由是分成不同级别的，最底层的是来采访的外国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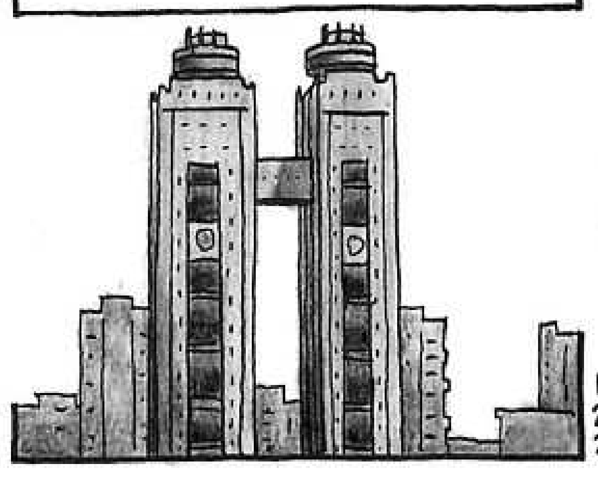
许多援朝人员派驻朝鲜的时间都在一年以上，对这个国家了解颇多。我问了一大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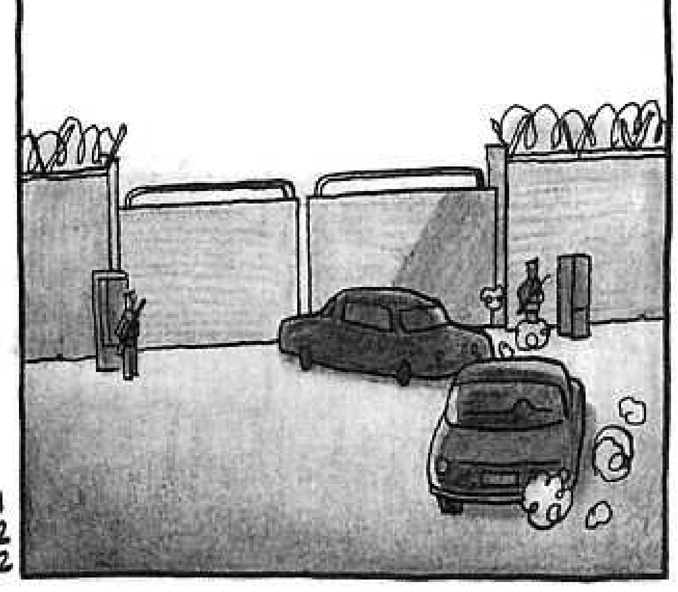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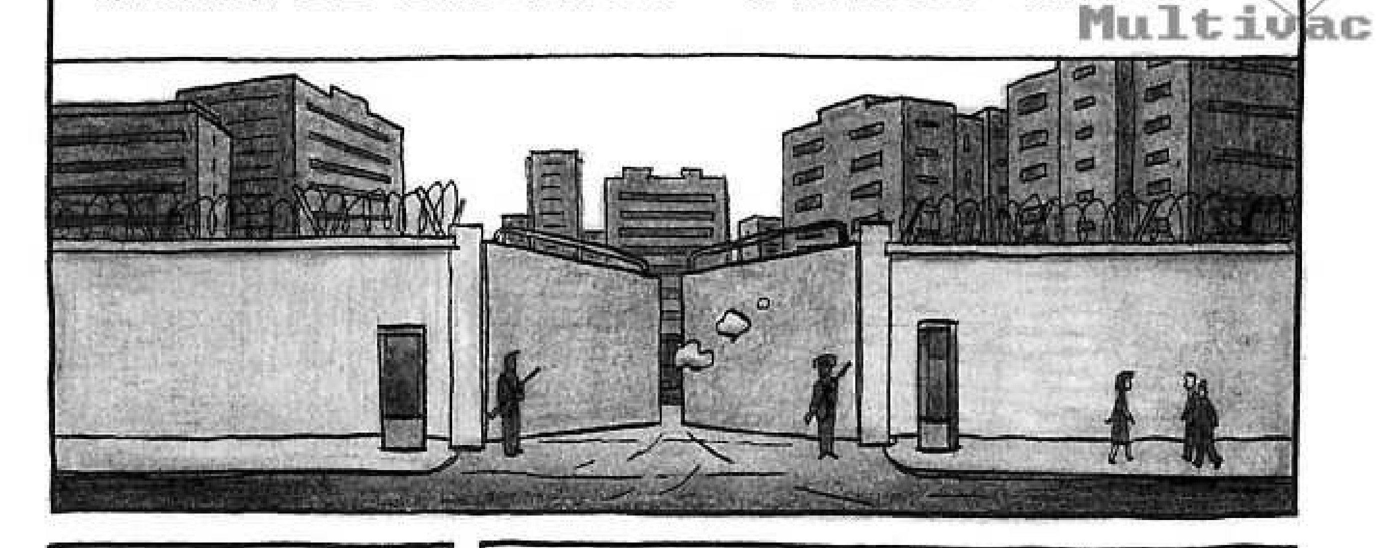


我们在高丽饭店停车，去吃冰淇淋，这是市内唯一有冰淇淋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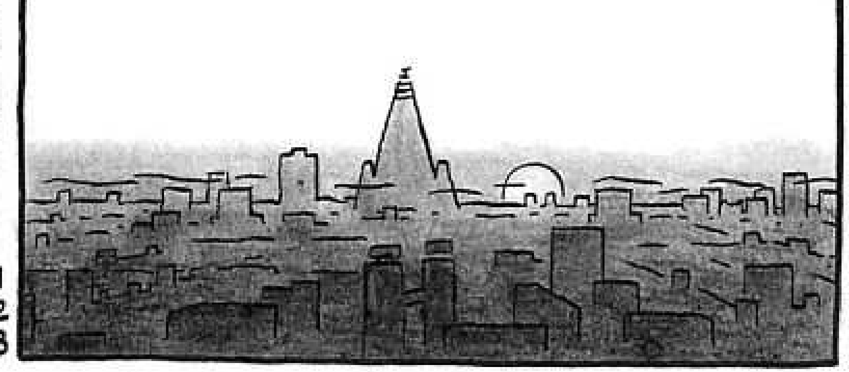
旁边的大门仅供党的高级干部出入，安全措施比外交区域更高：这里的警卫都荷枪实弹，这是一座真正的城中之城——豪华奔驰进出的一块未知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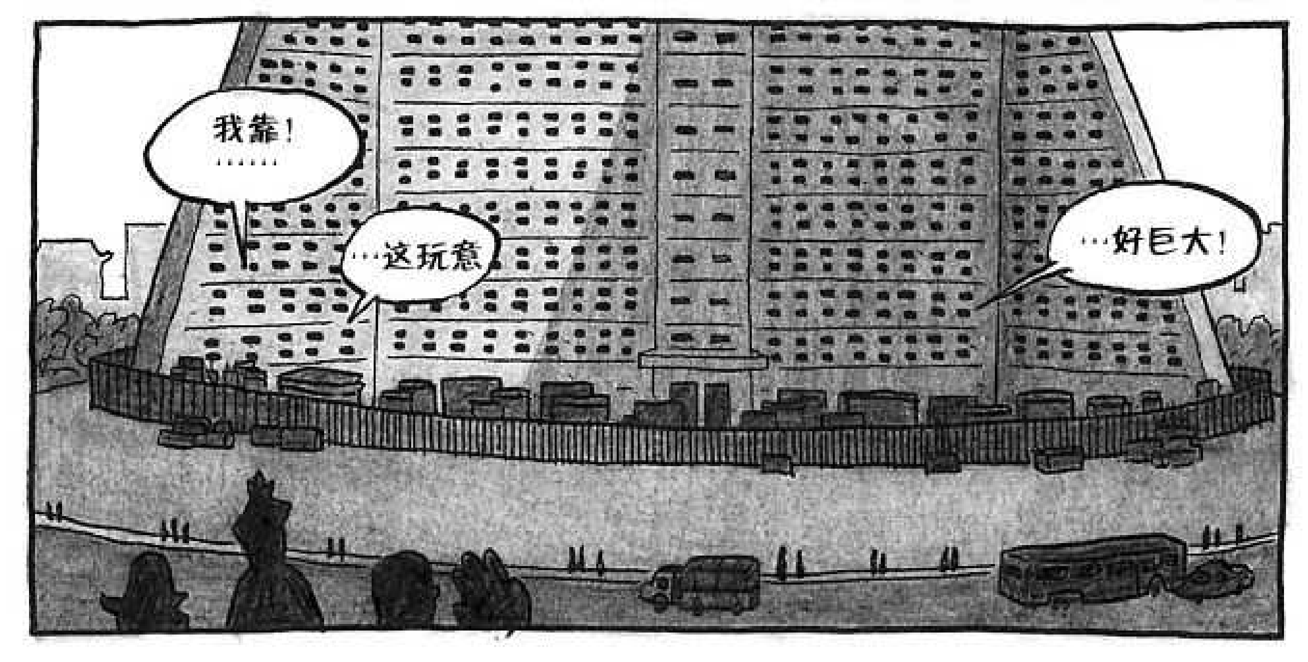


我们继续开了一会儿，然后在另一区停下来溜达一段。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接近那座巨大又神秘的高楼，它矗立在这座城市之中，就像恐怖老电影里的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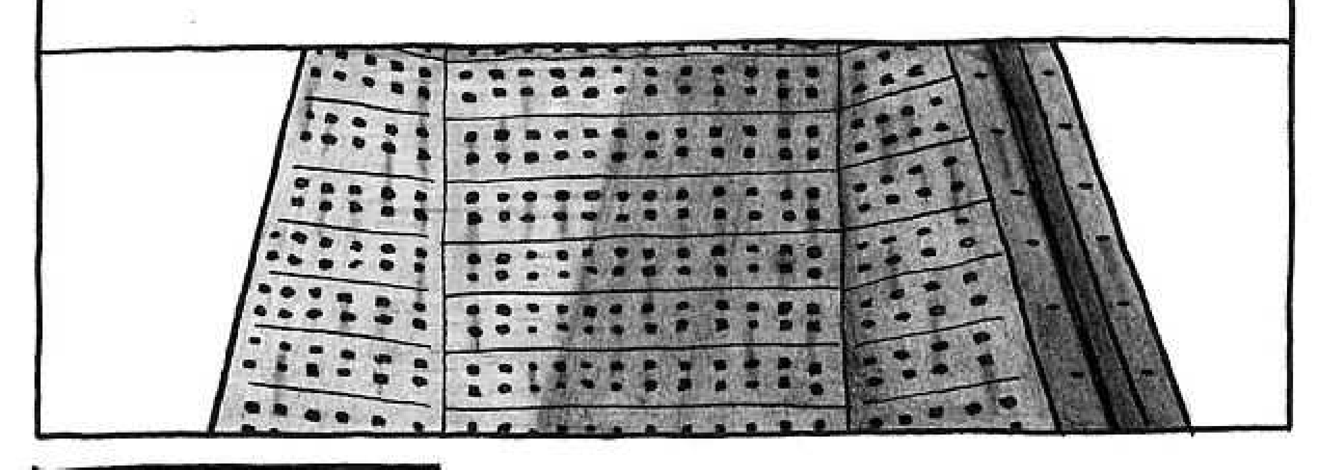
尽管这座金字塔形的建筑耸立着，十分引人注目，但对朝鲜人来说却好像看不见似的。



靠近了看，你会发现那只是一个水泥空壳，顶上有一个塔吊，说明它还在建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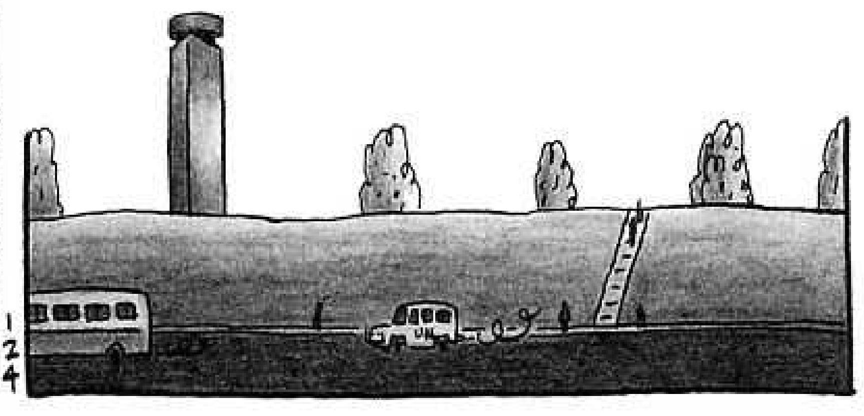
它的设计目的是为1988年奥运会选拔赛的部分比赛提供居住场所，它原本将会成为亚洲最高的饭店，有105层，5个旋转餐厅，3700个房间，由法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1989年停工，只留下一具显然正在腐坏的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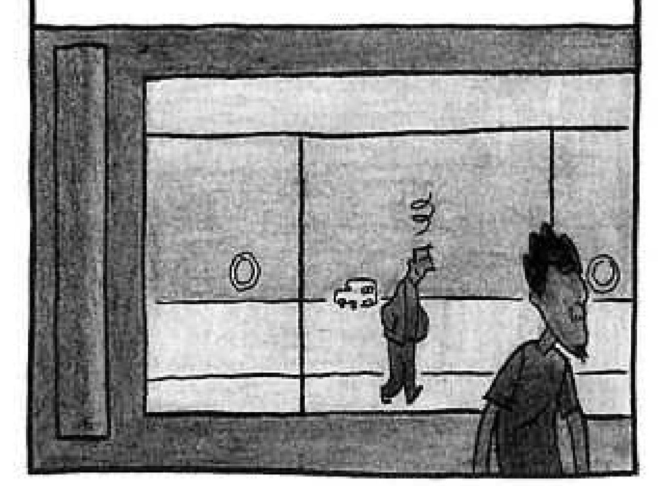
看看哭着喊着要来参观"无产阶级天堂"的游客数量，你会奇怪他们费这份心思干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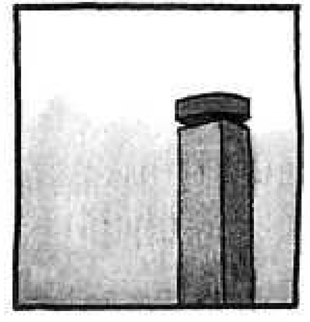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我们那幢47层的饭店，人还没住满半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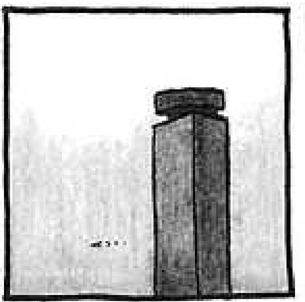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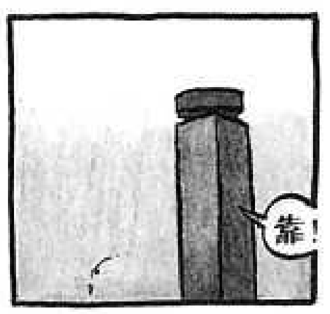
一天就要结束了。我觉得飘飘欲仙，被这一天的自由自在冲昏了头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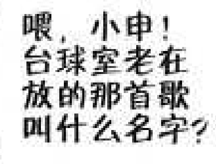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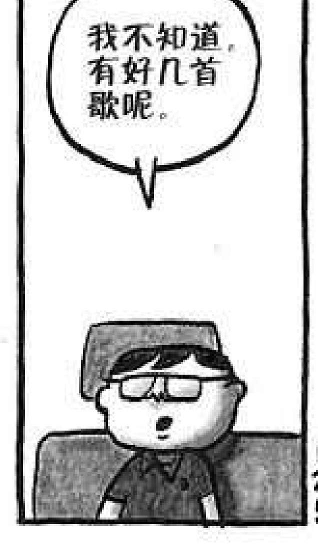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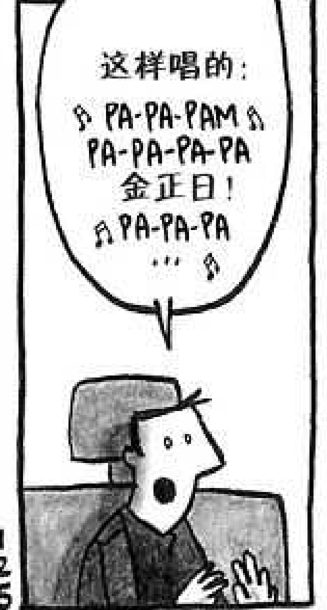













哦，知道了：
♫ ANi-YOOOOO-NA TO YO SUUUU-Ki ♫ SUN-YO CHOUU ♫ ...
不不，不是这首，那首要慢一些。
♫ PA-PA-PAM PA-PA-PA-PA ♫ PA-PA-PA ♫
嗯...
也许是：♫ YANNN-TSi CHiNOÏ TSÉÉÉ ♫ ♫ SHO-YOUUU...
这也不是。
那也许：♫ ANSHiiii-Yi BAN-iOU TCHÉ ♫ ♫ DOOONG-ji ...
不对。
♫ Mi SHOÏ-YOO ANi-YO TSÉ ♫ ANi-YOOOO ... ♫
一点不像。
♫ MOÏ-TAAACHi ATi-YOUUU TAÏ ♫ TA-YOUUU ♫ ...
恐怕不是。
♫ AAAANSHi-YO ♫ TAMA-SHiiiiiii ♫ YO-MAN YOUU YOU-MAAA ♫ ...
错啦。
要不是我们到单位了的话，我们准会一整天都在唱各种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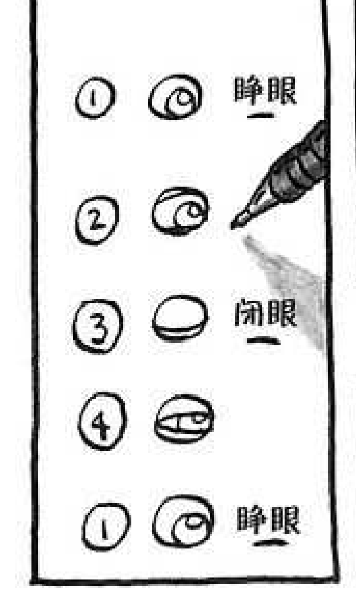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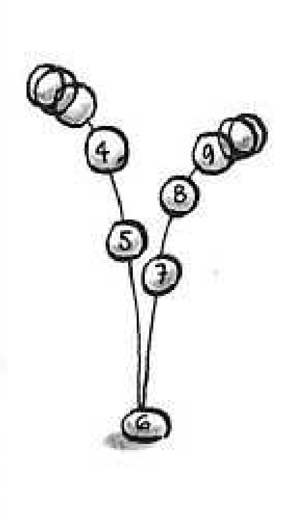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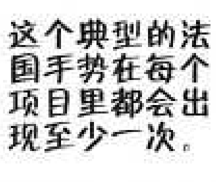


译注：

推测原来申翻译和作者之间是说法语的。


又来了！


哦
啦啦！


这个典型的法
国手势在每个
项目里都会出
现至少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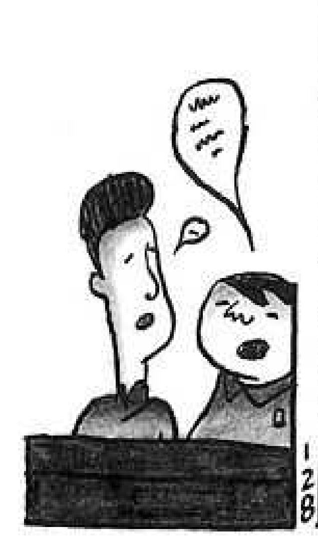

哦啦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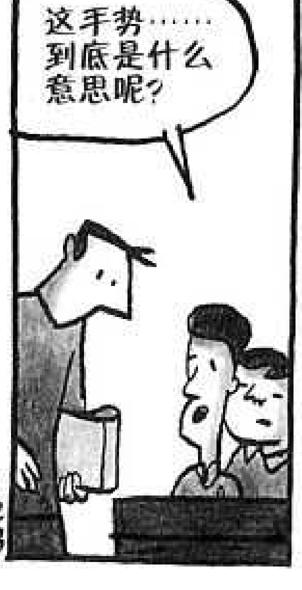

而且每次要把它
弄对，都意味着
一整套的返工。
哦
啦
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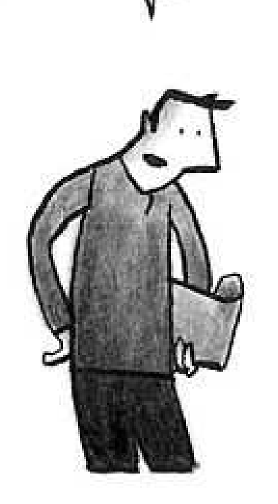

呃，不，太快了。
看起来就好像他
的手指头着火了。
慢一点。


不不，不是这样的。
现在他看起来就好
像在用手掰个劈开
一堆砖头。
再放松
一点。


啊？这是什么？
他看起来就好像
在揉肚子……或
者撸别的东西。
太色
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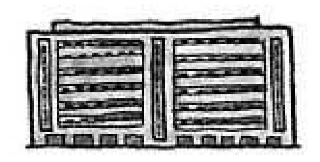

这手势……
到底是什么
意思呢？


嗯……


意思就是：
哦啦啦……



每栋楼上都贴着标语，
每面墙上都挂着画像，
人人胸前都戴着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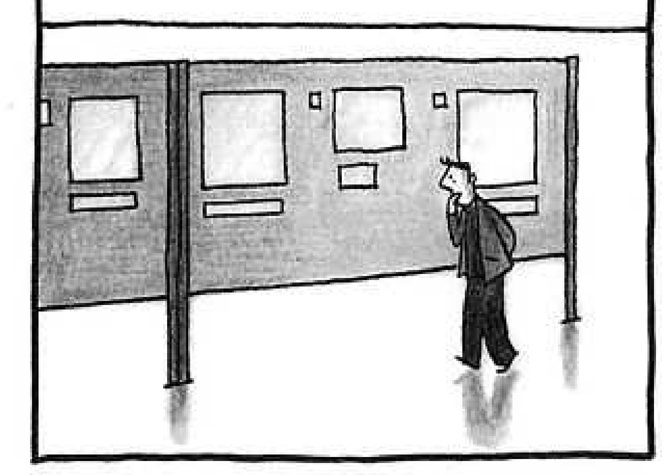








真够多的。我应该数一数一天能看到多少幅亲爱的领导人的肖像。



你瞧……酒店大堂里有一组图片，描绘金正日将军（他实际上从未在军队里服役）发号施令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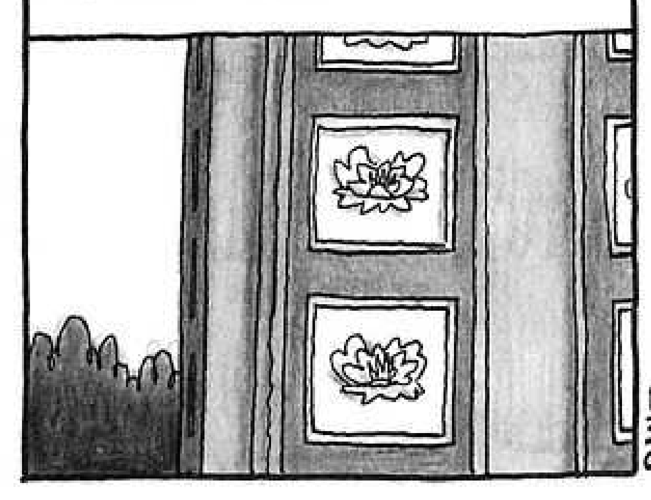


显然，小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出版了至少一千二百部作品，包括一大堆军事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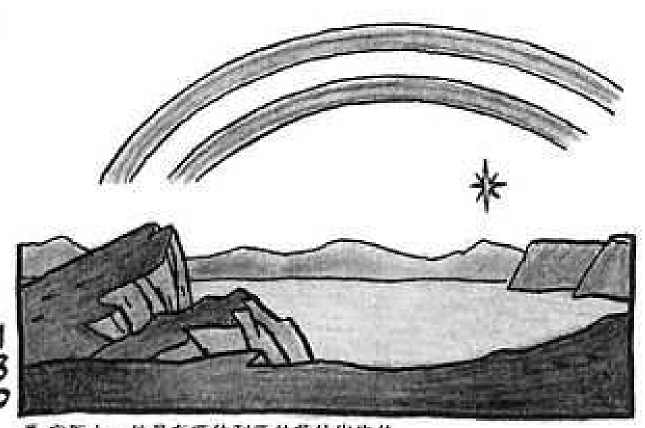


而且他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十一次一杆进洞。

无论哪里，都能看见一种红花“金正日花”的绘画或浮雕。这是“完美头脑”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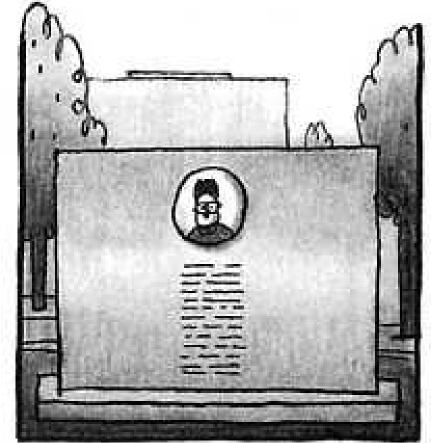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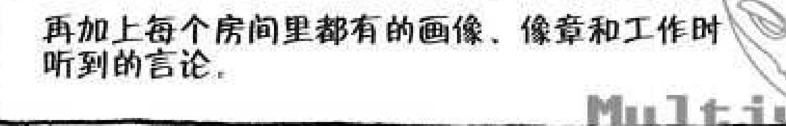
一个餐厅的墙上画着白头山，朝鲜最高的山峰。据说这位奇迹之子就是出生在这里，在两道彩虹和一颗闪亮的星星之下降临世间。*



* 实际上，他是在西伯利亚的某处出生的。

在金正日大学的正门，有一幅金正日像。







当然，还有《我们要世世代代忠诚》，我们可爱的助手最喜欢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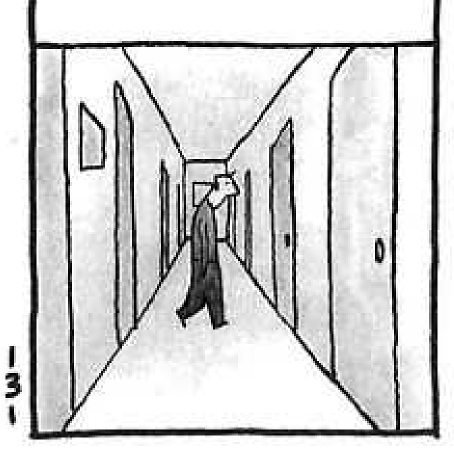


最后，每层楼都有一本小册子，记录着亲爱的领导人的思想，是手写的，每个月都会补充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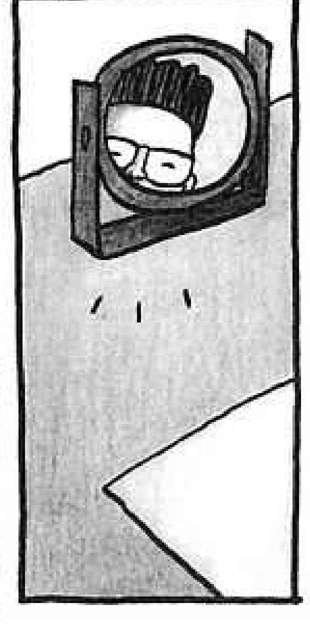


列完这些小金出现的地方之后，我觉得头脑很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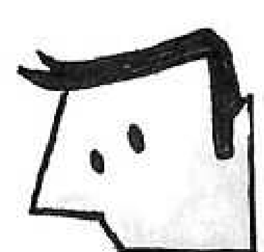


经过助手的桌子时……





我发誓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面孔，而是金正日！





我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退后一步，想驱散那疯狂的印象。



我惊恐的看到，可怕的真相就摆在我面前！





当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我才明白是什么引起了这种错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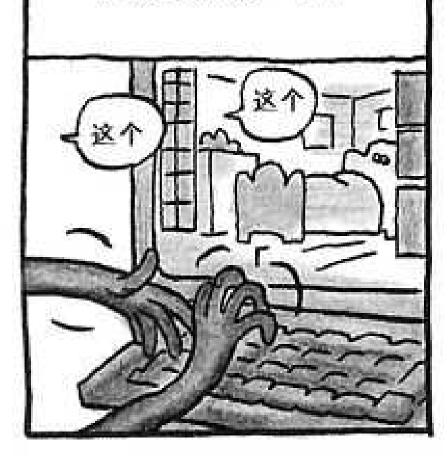




有时候，要是我厌烦了，我就到背景部门去找大卫。



我从没见过有人用Photoshop比他快……就好像他在快进播放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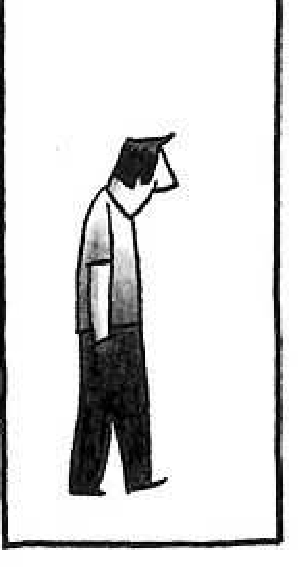




他能够接触很多人。

有个戴着帽子的家伙总是在制作室里晃悠。人家告诉我他是个导演，但我很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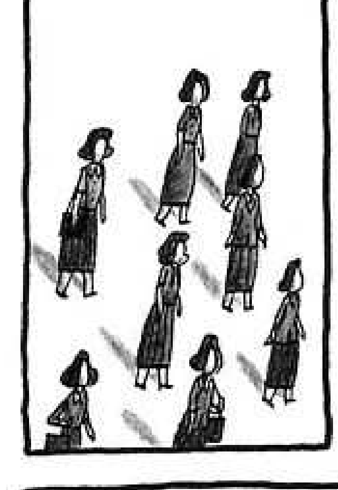
为了不露出裤脚，男生总是这样走路：



天热的时候，他们也这样：



看着不错！


女生则一样走在
时尚的先锋……


裙子过膝，衬
衣纽扣全部扣
上。


最大胆的袒露
也就到这程度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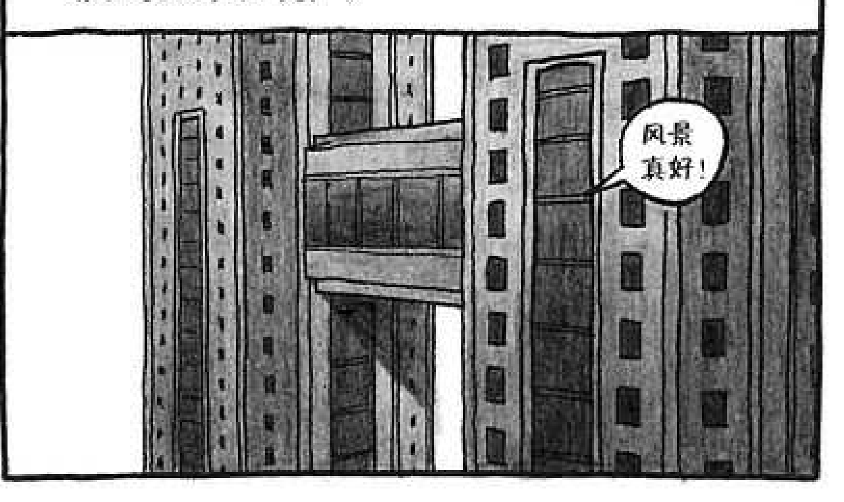

很多人在尼龙
长袜外面还穿
着短袜，唔……


这周到SEK来的新人
是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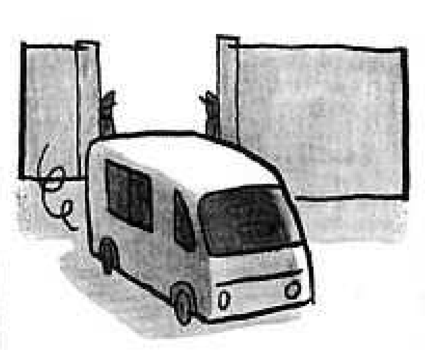

他在LaFabrique做监
制，那是法国偏远地
区的一个工作室，多
年前我曾在那里工作。


就连小卒子
也都跑到朝
鲜来啦！
这儿就
像动画
名人录！


我在他住的高丽饭店
吃午饭。
和我们酒
店差不多。


高丽饭店的咖啡厅很有名，是跟国外代表团
就武器合同进行谈判的地方。军火是这个国
家主要的营业资产。
风景
真好！


我的向导在出口等我。
我都忘了我们还要到
外交人员商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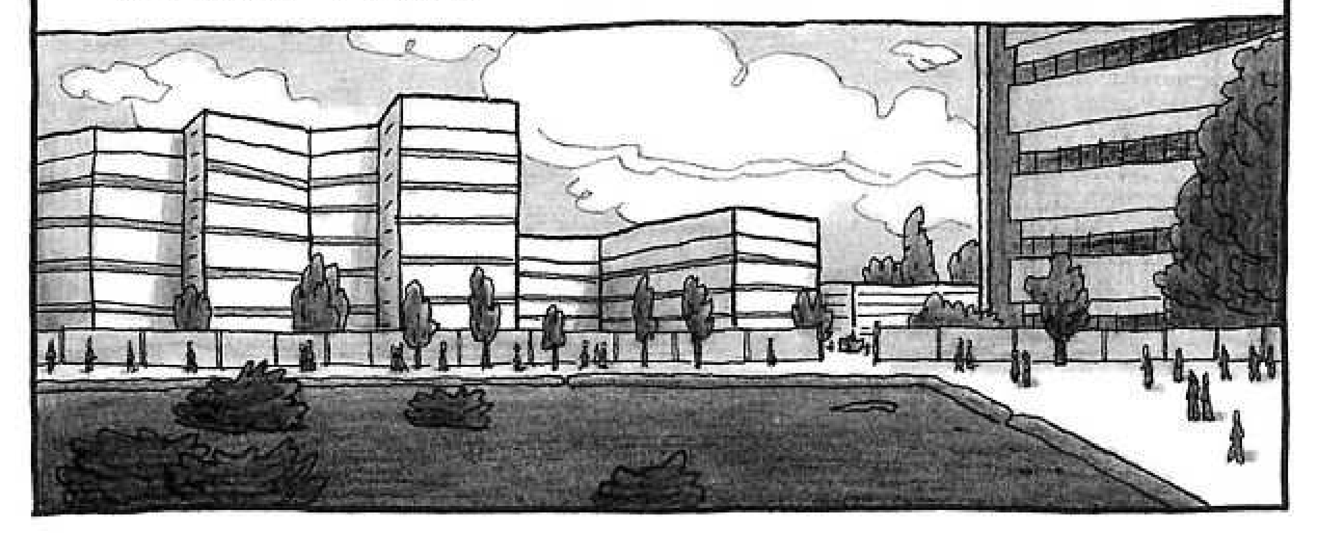

这是对此地唯一的
消费主义圣殿的每
周例行的朝圣之旅
……


也是为主人一方买点
小礼物的机会。
你要烟
还是酒？


你好布雷吉……
是我……赶快！
有一批芒果刚刚
到货！


外交官太太的紧张生活。




几个星期以来，望着整洁完美的平壤街道，有一件事情让人震惊：
完全见不到一个残疾人。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得到的回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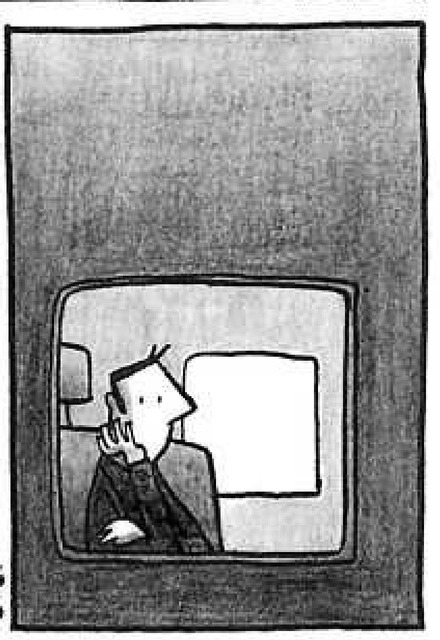
平均来说，7%到10%的人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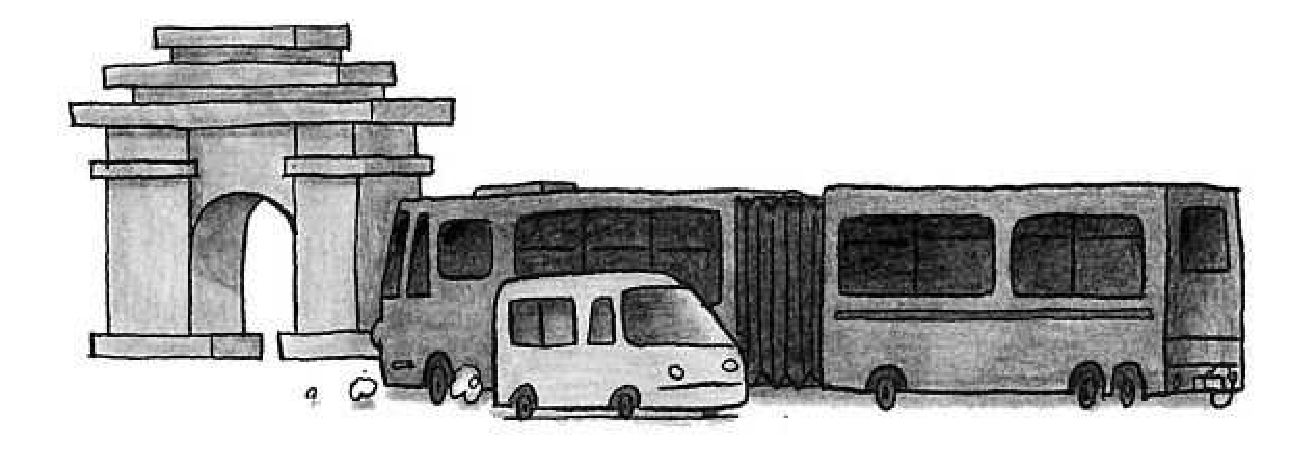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意志能够被操纵到怎样的地步？也许只有当这个国家终于开放，或者最终崩坏，我们才能了解一二。





因为他们起先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就一直要求。

什么时候？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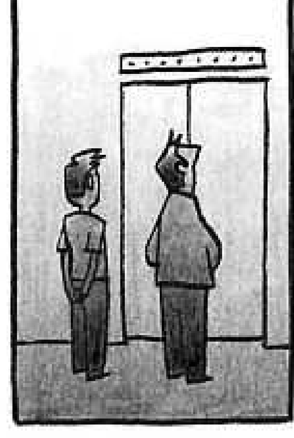
当然，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得到它，但我想听到诚实的答复。结果，这成了一个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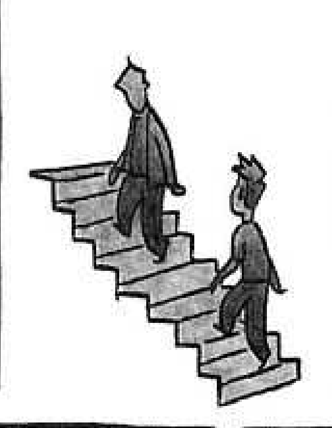
这就好像我们一直没去的那些郊游……



金日成纪念馆的擦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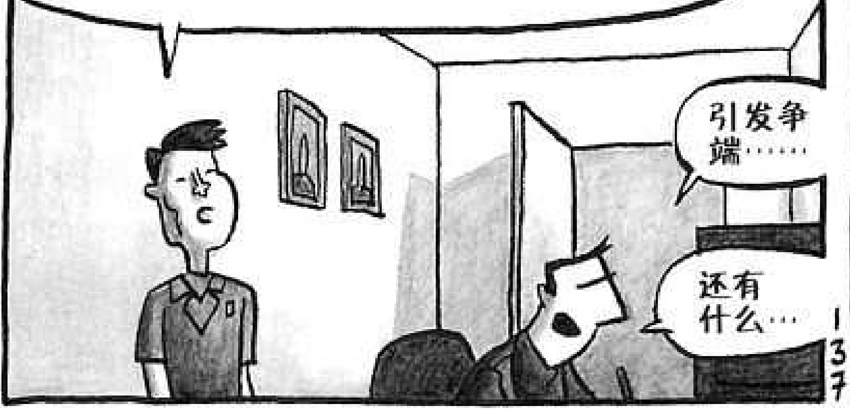
美术馆里80%的绘画是金家父子。



还有非军事化区……



我们还是先等等比较好。自从小布什上台以后，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了。如果南朝鲜士兵看到我们这边有外国人，他们也许会受到刺激并开枪，从而引发争端。





理查德经常在下午跑到我们这层楼来，喝杯咖啡歇一会儿。这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是获得最新的新闻的机会，因为他是唯一住在有有线电视的酒店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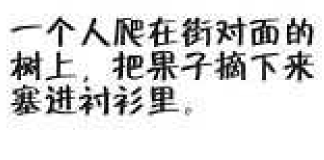
对于这个国家的事情，在国内能了解到的还不如国外多。这里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亲爱的领导人有孩子。








嘿！那人在那儿干什么呢？


一个人爬在街对面的树上，把果子摘下来塞进衬衫里。




我发现他之后，我的翻译脸红了，结结巴巴的找借口……
水果季节嘛哈哈，很好……


也许他是饿的。


与此同时，我总吃那些油乎乎的东西，都发胖了。
天哪！


我真可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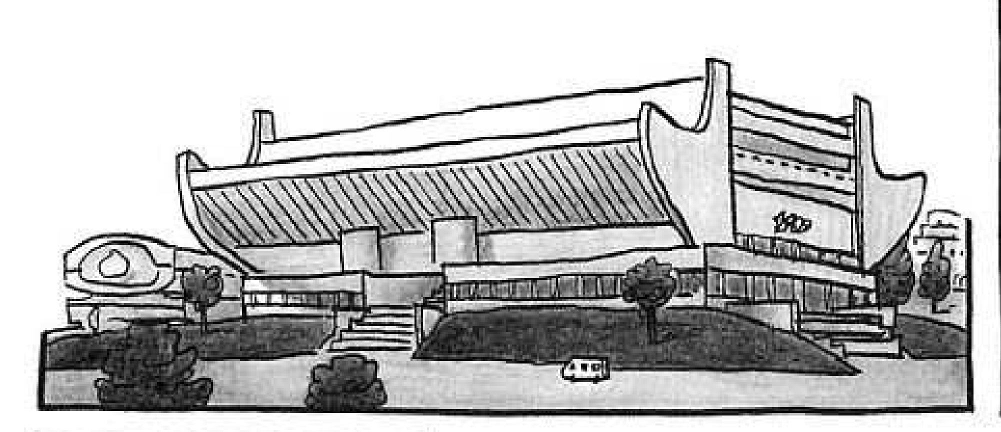
139


那是要干嘛？
做肉菜饭？





我们来到了一座巨大的体育设施里，共有一个体育场和十个体育馆，包括一个建于1992年的跆拳道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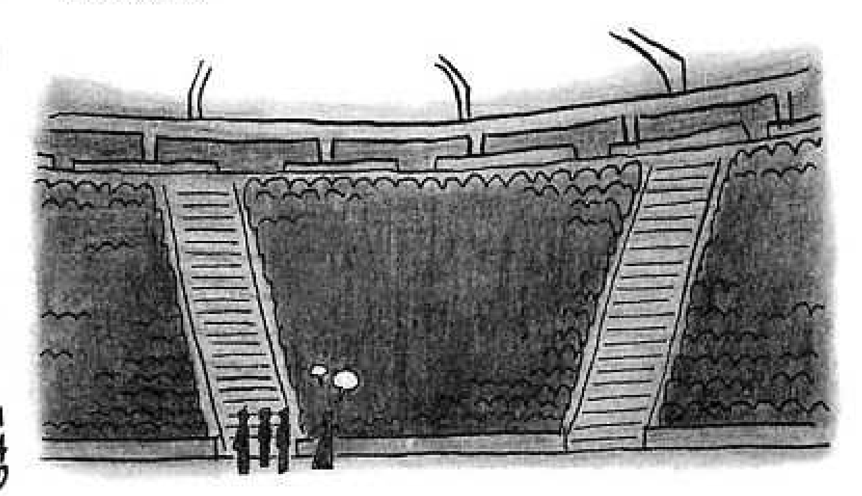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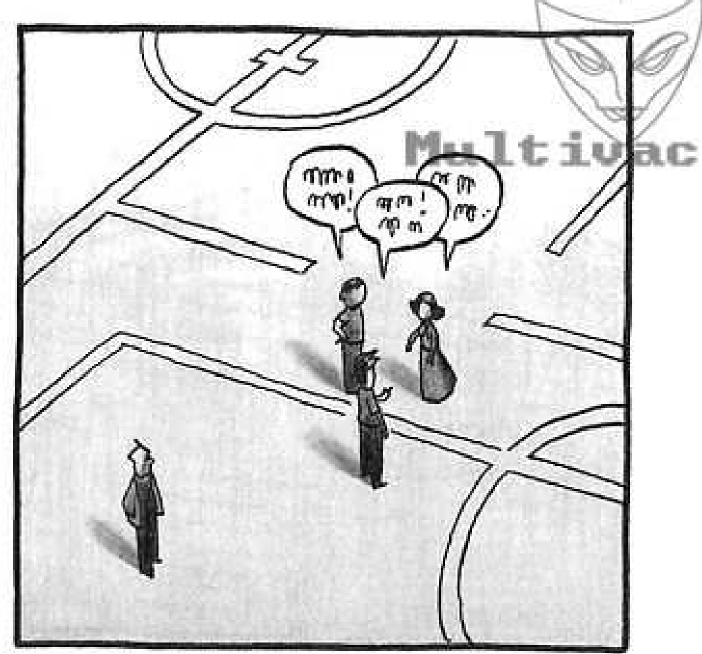
大门上有镀金的金正日手迹。

真棒!

进馆之后，一个导游一边带我们参观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场馆，一边滔滔不绝的说着这座建筑物的相关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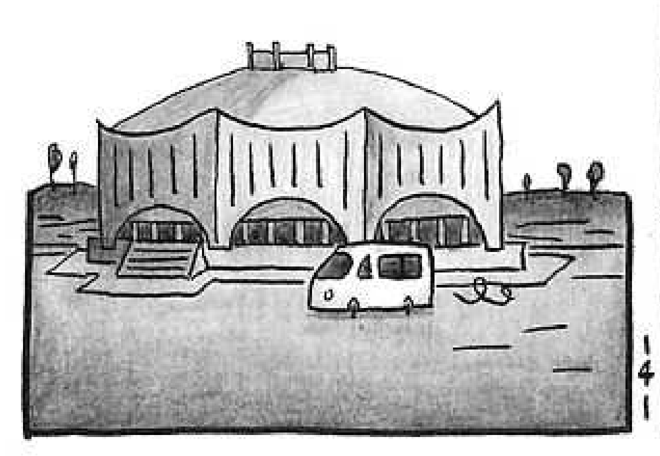

但我觉察到今天没有跆拳道表演了：一个运动员也没看见。
表演呢？还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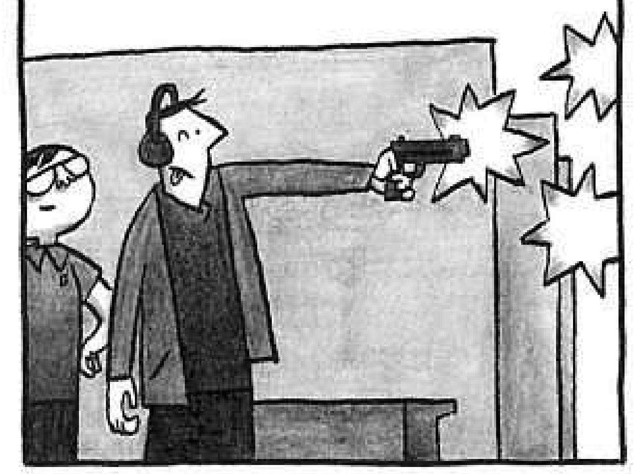

很不巧，运动员都去北方训练了。这里太热了……他们还是去凉快的地方比较好。


我知道了…


我打赌一定是在稻田里训练吧。


但也不算完全白跑一趟。我们在另一个体育馆停了下来，这里要好玩得多。


以一朝元一发子弹的价格，就能用旧式苏制手枪练习射击。
来吧。
我不知道。
你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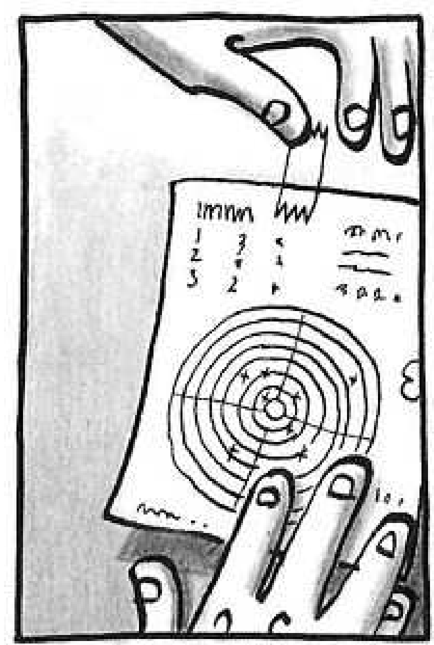

我从未进过军队，也不知道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我本能的学着七海游侠的样子开枪。


我的同伴们则有数年军事训练的优势，


但我还是技压群雄获得了最高分，哈哈！
好耶！


他有神奇的力量！






不行！


在有领袖像的墙上不准贴任何别的东西。
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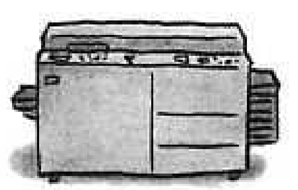






我一直坚持了整整一周，没用。有几处地方他们就是不想让我看，我想不出是为什么。单位里的复印室也是不让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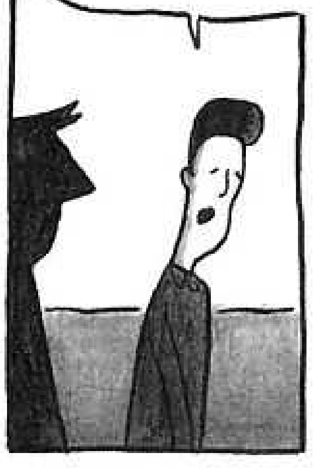












因为金正日宣布计算机是未来的工具，所以对它表示兴趣不会被视作国家公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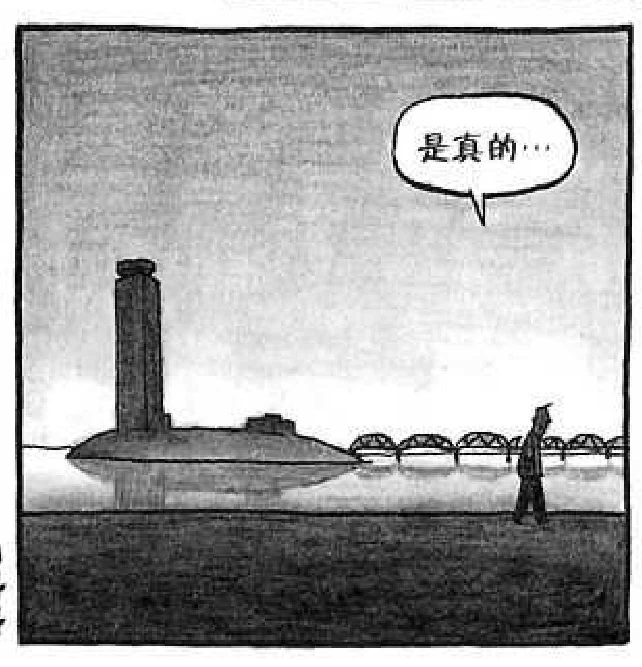
奇怪的是，他还宣布自行车对妇女有害。她们现在都骑三轮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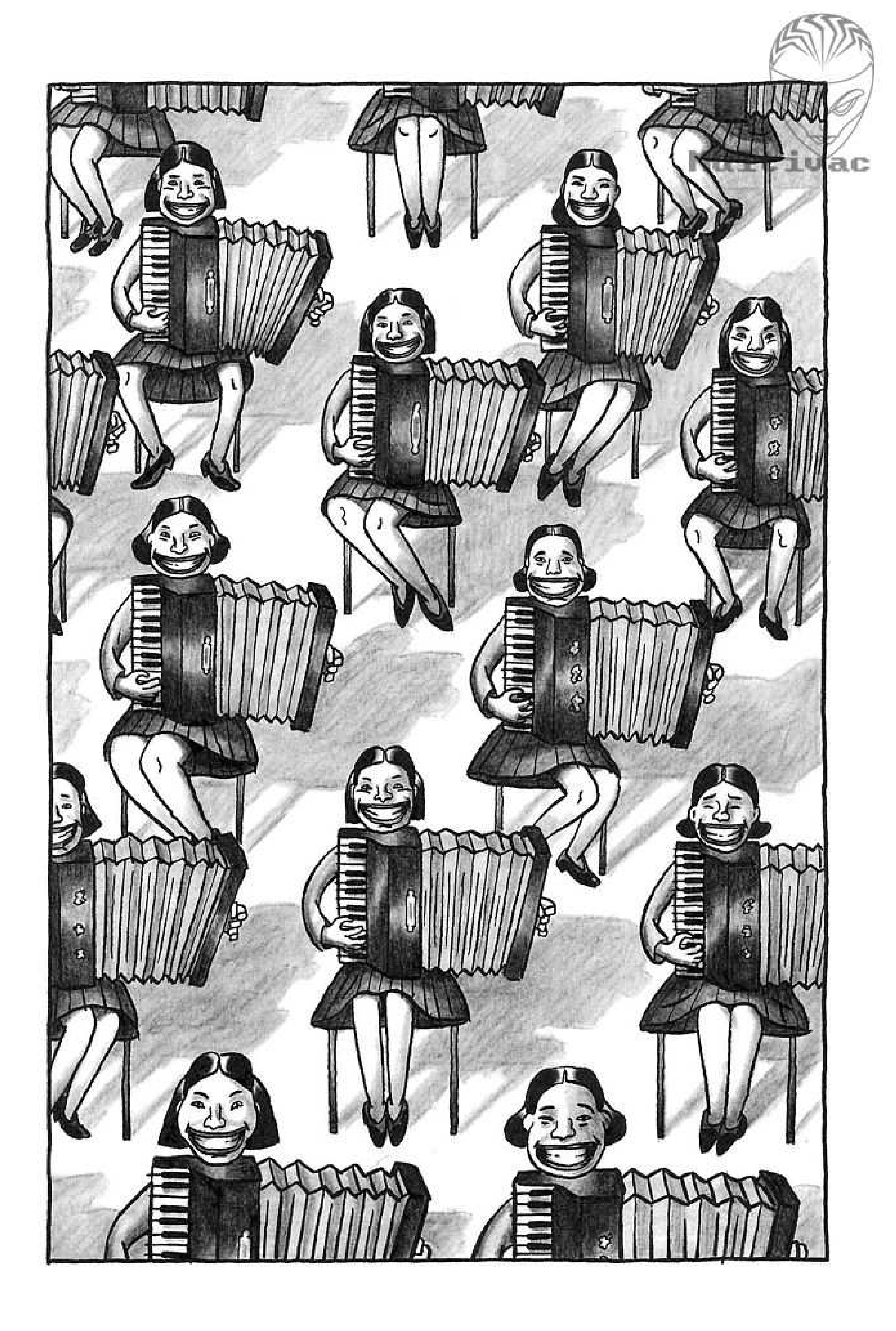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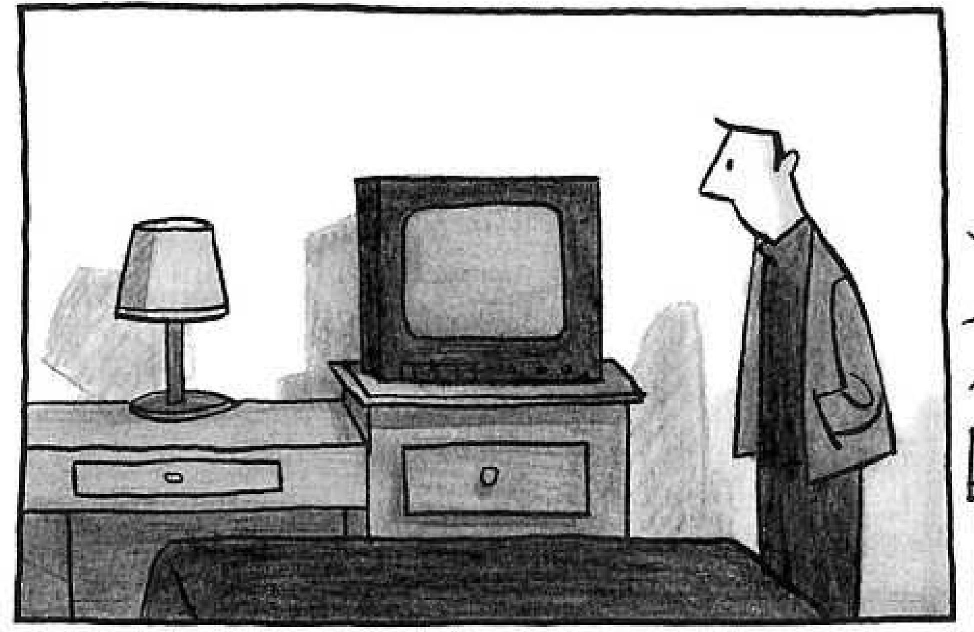
于是，我那被允许骑自行车的翻译，就不停的问起电脑问题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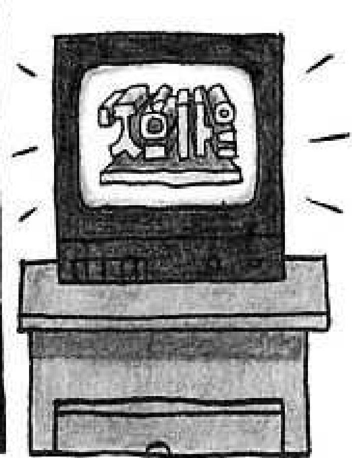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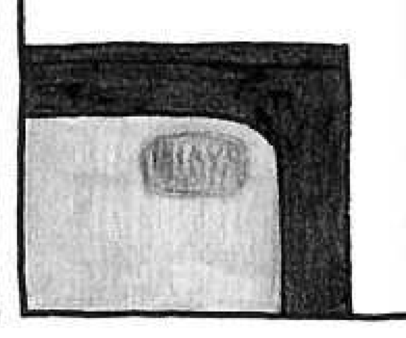
星期天，有两个频道可供选择。平时只有一个



今晚，他们在播放一部关于眼科手术的纪录片。



这片子显然是从另一个国家引进的——屏幕角上的台标被弄糊掉了，无法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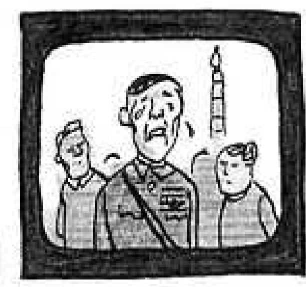
接着是新闻。女播音员用一种既高贵又深沉的语调说话，就好像她正在万神殿主持一位战斗英雄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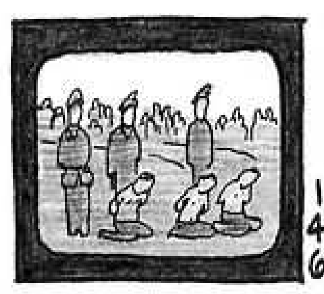
首先是金爸爸参观工厂的历史镜头，就好像他还活在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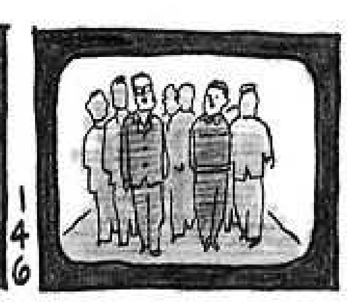
紧接着是曾抗击日本的抵抗战士们的证言。



随后是占领军处死囚犯的照片。



然后播出了小金同金爸爸交谈的镜头（这次可以看到金爸爸颈部的肿瘤，在照片中这一般都会修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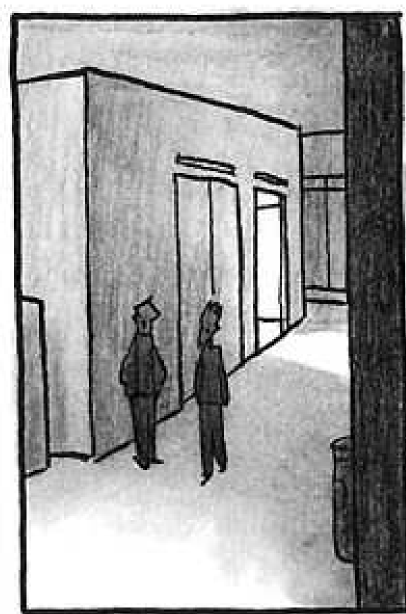
专题以一种很艺术的方式结束，由军队合唱金正日作曲的六部歌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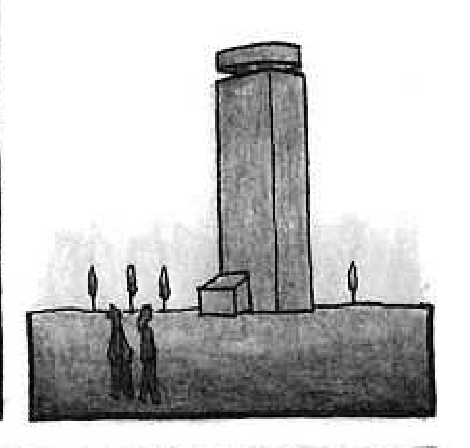
当晚的节目以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片《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告终。昨晚的影片是《同志友爱之歌》明天是《血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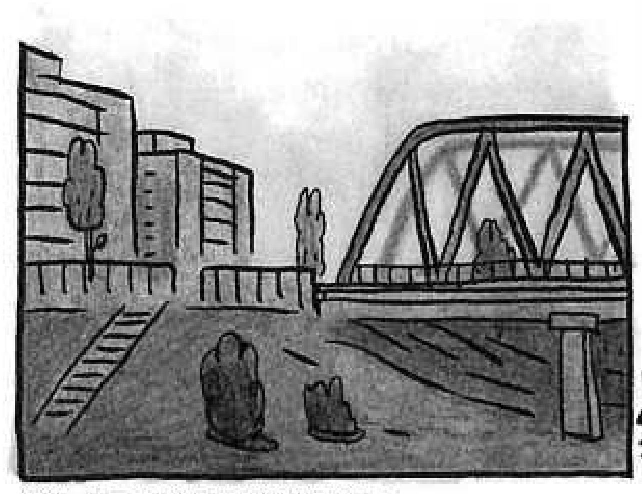




今晚，大卫和我想自己到外交俱乐部去，以便在没有忠实的跟班的情况下打台球。



这是我们第一次徒步走这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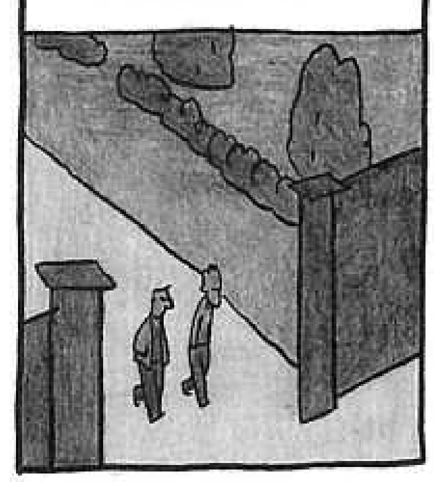
译注：这三部电影都是朝鲜经典革命电影

《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据称根据抗日革命斗争时期金日成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描写20世纪30年代日本强占朝鲜时期，一个农村青年在日本“自卫团”的痛苦生活，给人们启示一条真理：亡国的群众只有受尽民族歧视和灭亡，摆脱的途径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同志友爱之歌》：是把金日成主席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故事搬上银幕的故事片。据称其同名主题歌是朝鲜三大著名歌曲之一。

《血海》：朝鲜经典影片，描写抗日革命斗争时期，一位善良的母亲通过血的教训觉醒起来，投入抗日的英勇斗争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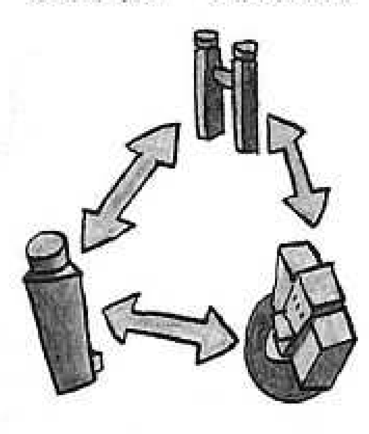
反正已经走了这么远，
我们决定到高丽饭店
去和亨利喝一杯。







大卫五年前来这儿时，
是可以在没有翻译的
情况下，打车从一个
酒店到另一个酒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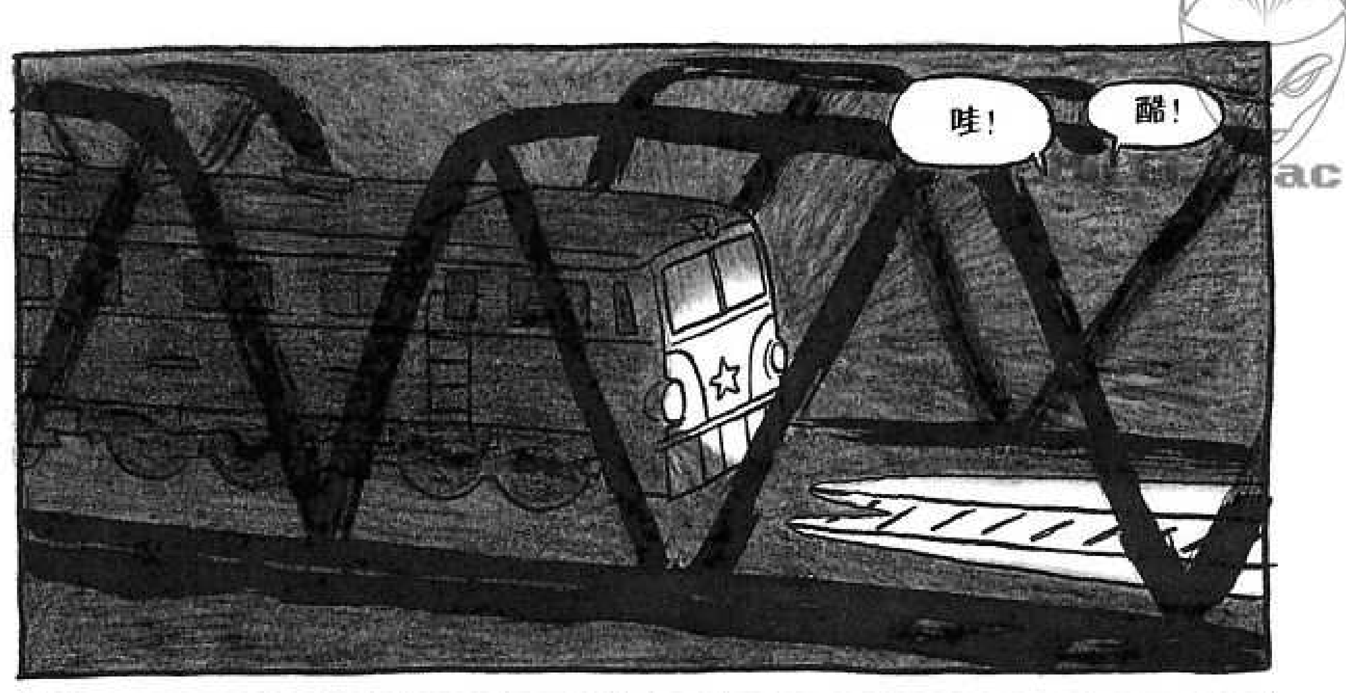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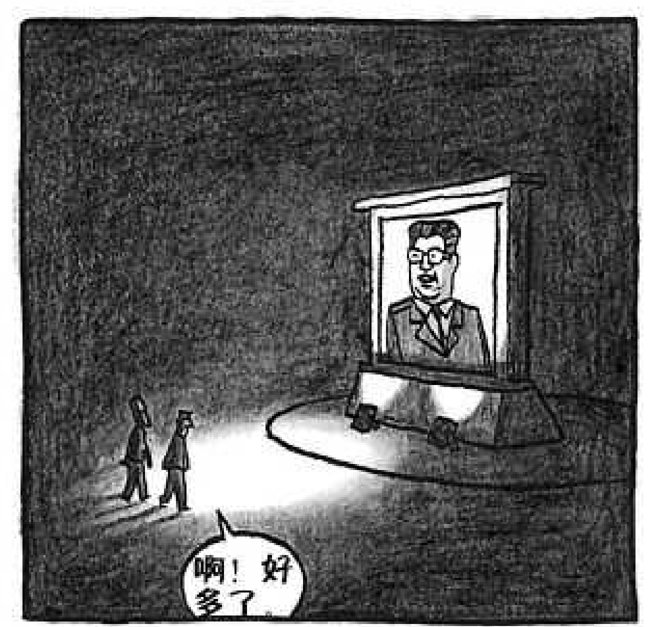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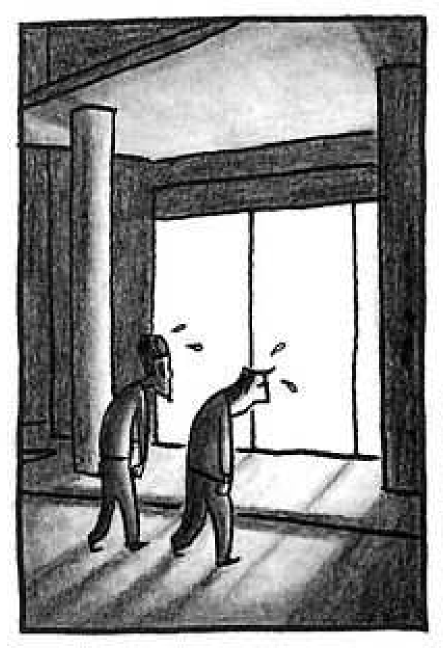





哇！
酷！


嘿！
怎么啦？
没事…当心点，地上有个坑！
哪儿？
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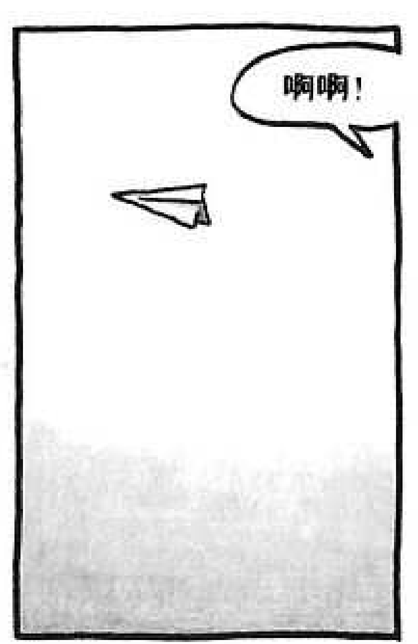

啊！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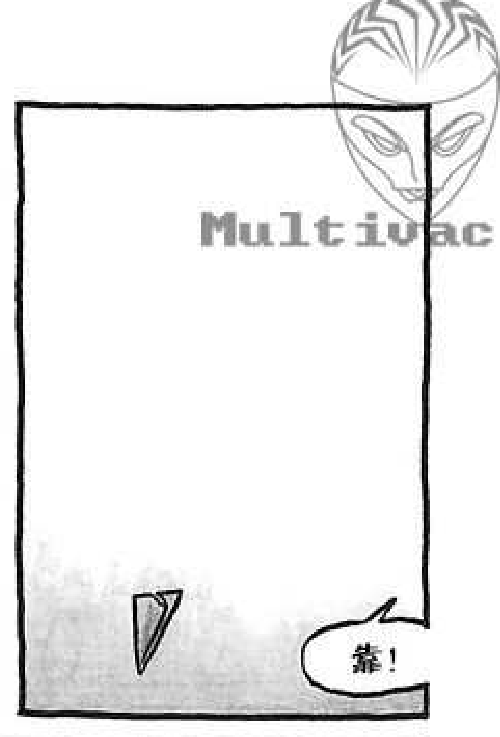



今晚真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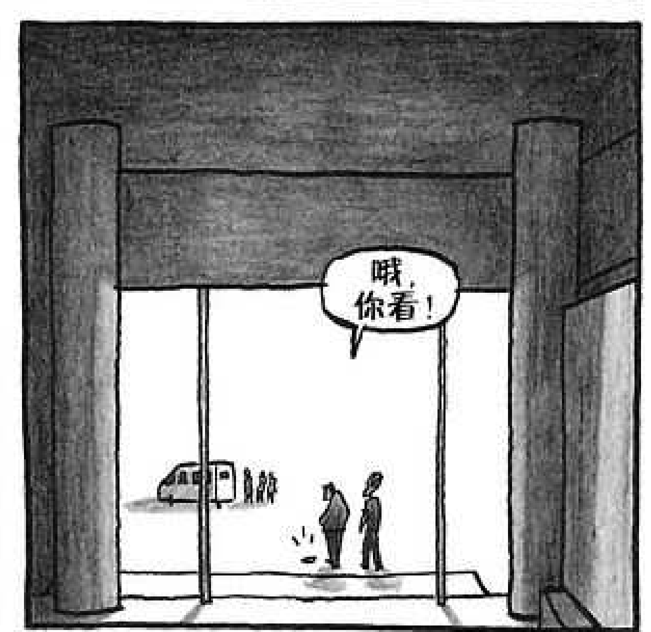

zzz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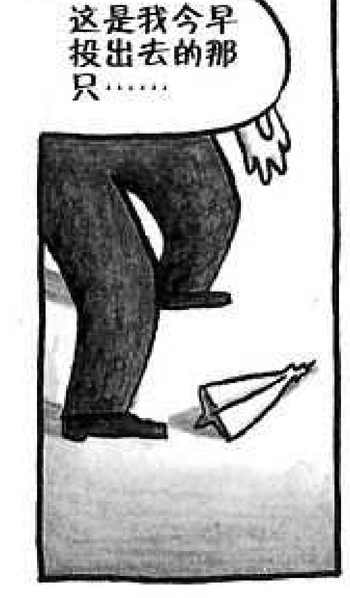

拜托！你今天可一定要飞到河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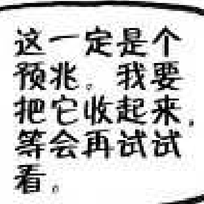

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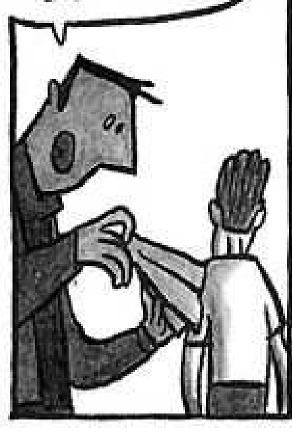

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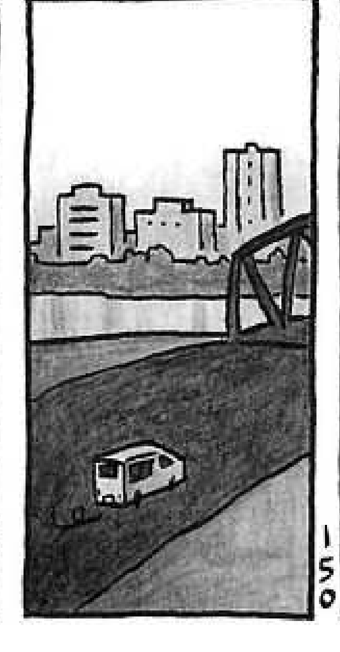

看来土耳其朋友们都回家去了……
嗯，我看今后我们得吃冷吐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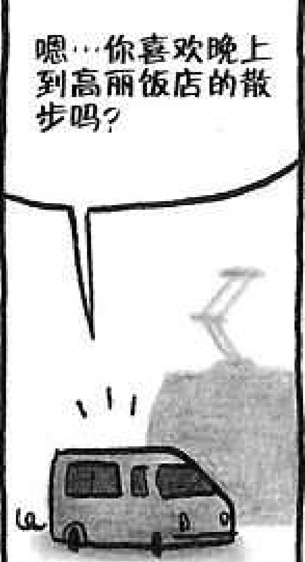

哦，你看！


这是我今早投出去的那只……


这一定是个预兆。我要把它收起来，等会再试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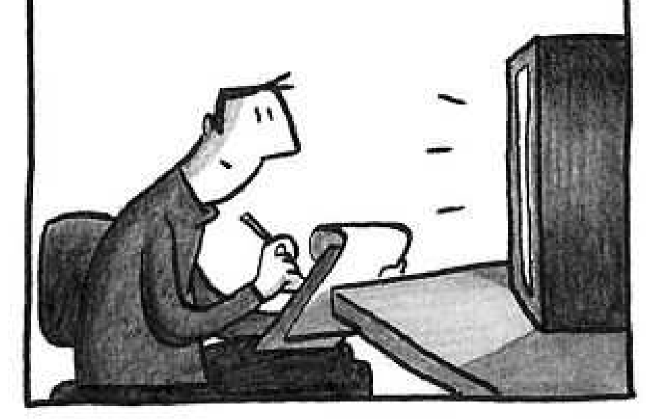





嗯…你喜欢晚上到高丽饭店的散步吗？


今天我收到了好消息，
第三话的导演被开掉了。


接替他的人是个矮个子，嗓门很大，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他来自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村子）。


显然，他是凭自己的才华进入平壤的：他对于动作的把握非常好，他的作品完美无瑕。




了解到他的绘画技巧能让他离开远方的村庄，让他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让我在某种意义上很高兴。


仔细想来，这也许是亚洲的外包机制唯一的正面意义。




其他钻进平壤的人走的道路远没那么光明。

当局用这种提拔形式来嘉奖各地最热诚的人，因此打邻居们的小报告就成了一种引起上边注意的途径。



据估计，这里百分之五十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告发过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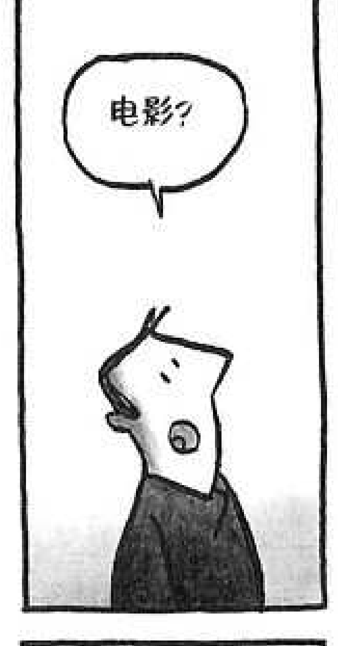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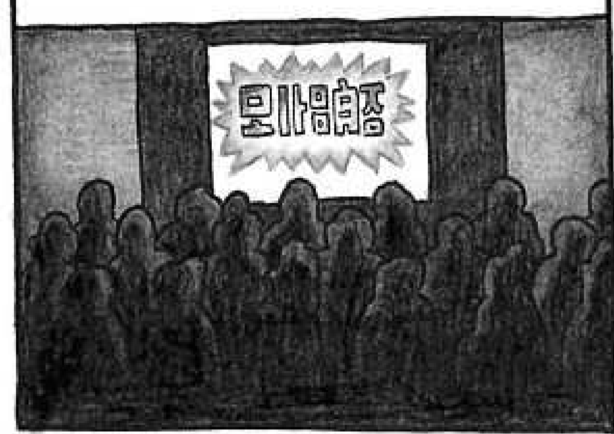
一号让亲爱的领导人的画像沾上了灰尘；三号和四号在上一次游行中不够热情；五号和七号则在1951年同南朝鲜人一道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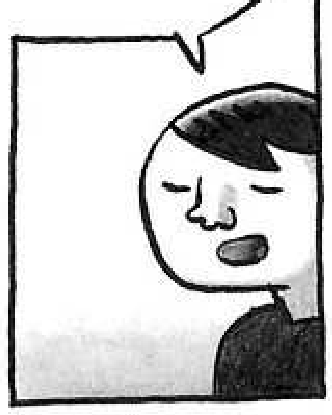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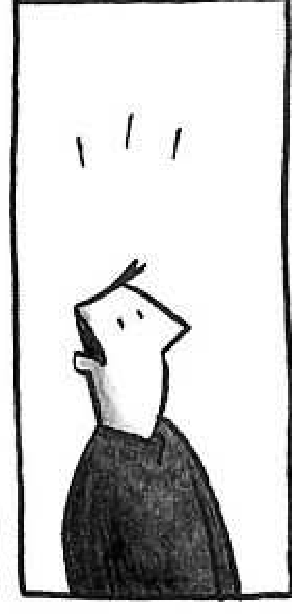



电影？


全体职工都被叫去看军事电影制片厂的最新影片的放映了……影片的内容倒不难猜到。


那你呢？


我不喜欢国产电影。那些片子都很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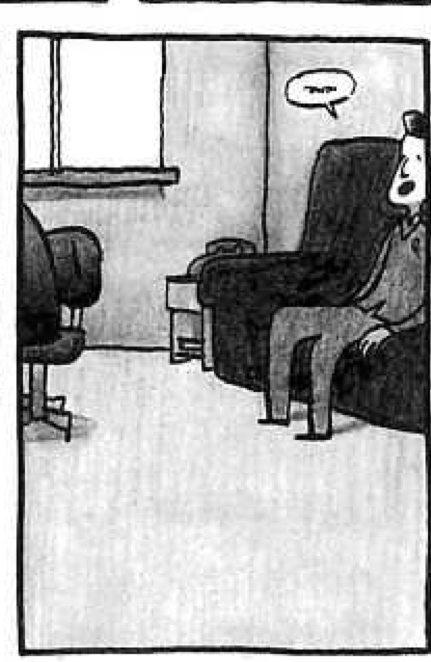



这是我在平壤从头到尾的时间中，听到朝鲜人说的最主观的一句话。


而且内容还超乎想象的大胆，真让我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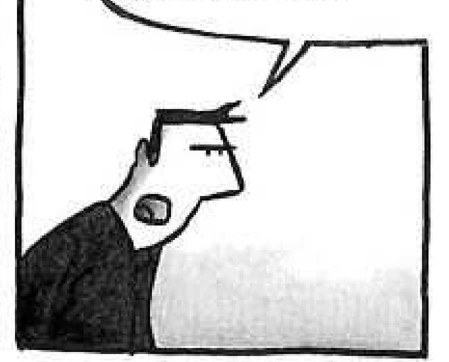

那片子怎样啊？
超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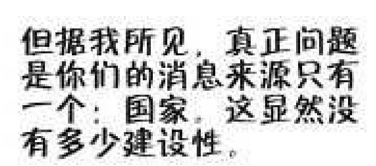

讲的是一个游击队员，离开贫困的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同资本主义敌人的殊死斗争中。他回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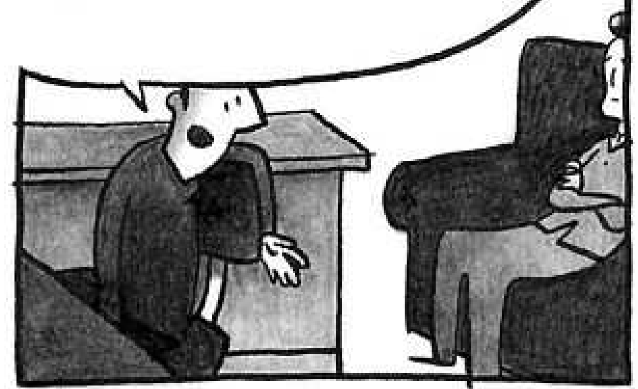



你呢？你对美国拼命反对朝鲜统一有何看法？


我不知道是否每个朝鲜翻译都非问这个问题不可，但我开始不爽了。


我认为美国人并不是你们的和平进程中的唯一障碍。你们还有一些强大的邻国，它们可不急于看到你们获得喘息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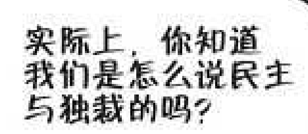

但据我所见，真正问题是你们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个：国家。这显然没有多少建设性。




其他国家，人民可以有反对意见并表达出来，甚至加以讽刺……
你看亨利从法国带来的这份报纸。


这是希拉克，最高领导，还有若斯潘，他是第二号人物。他们手拿一堆部长。
LA COHABITATION JUSQU'AU BOUT
APRÈS VOUS...
APRÈS VOUS...
– Celui qui dégaine le premier... Premier ministre est mort !
Des gendar
哈哈哈！


哈哈哈！
当然，人民有批评的自由并不见得就万事大吉了，但至少你可以参考不止一种观点，得出自己的意见。
哈哈！裴蒂昂真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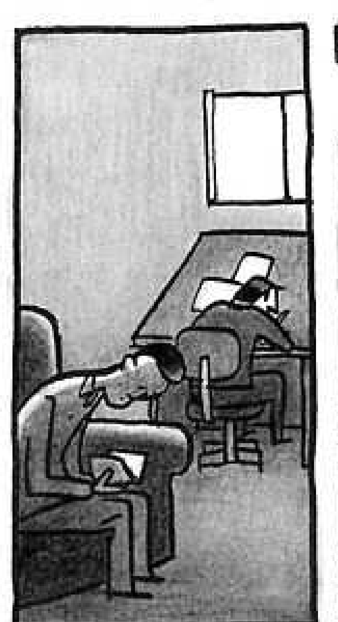














我们驱车前往平壤的经典观光胜地：少年宫。这有点像是给全国最有天份的孩子设立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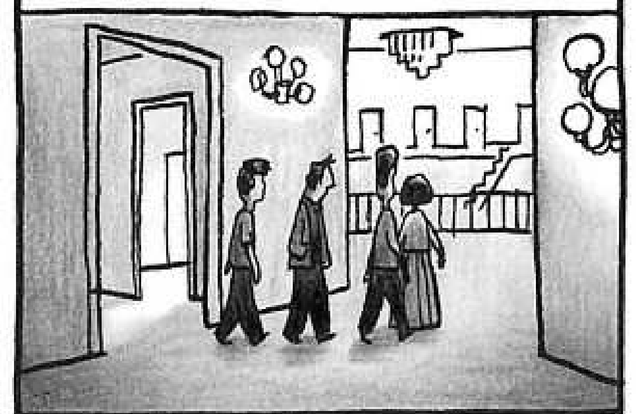




当我们亲爱的领袖金日成来到这里时，他说“儿童是国家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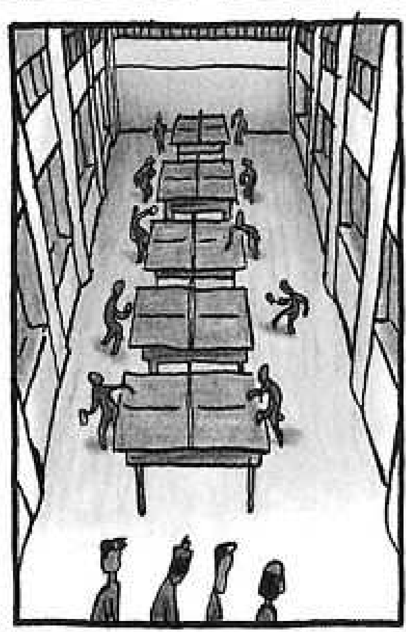


电脑、音乐、书法、刺绣……凡此种种。我们走过一间又一间教室，里面全是在进行着这些训练之一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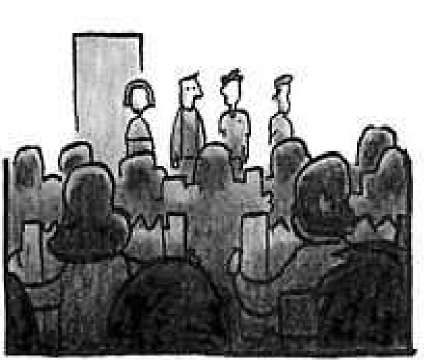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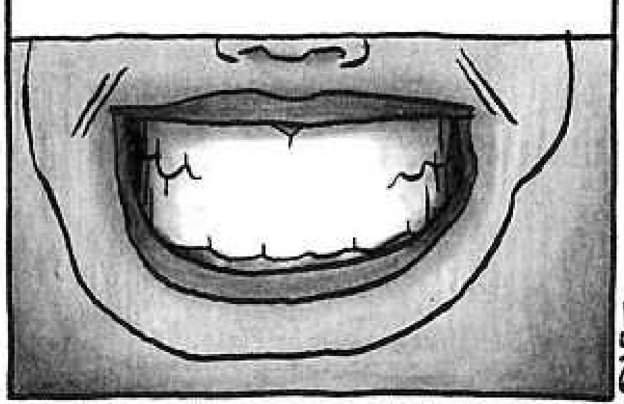
音乐组表演了一场“即兴”的音乐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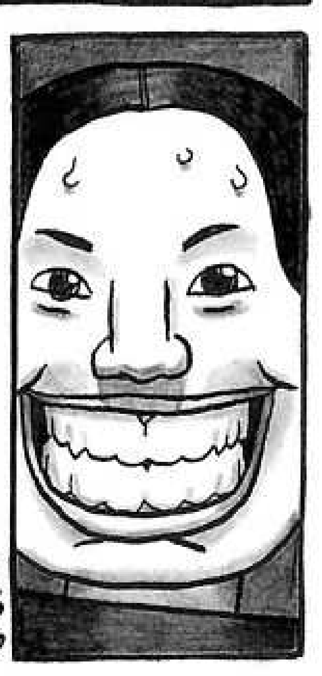


这个八岁孩子弹得十分灵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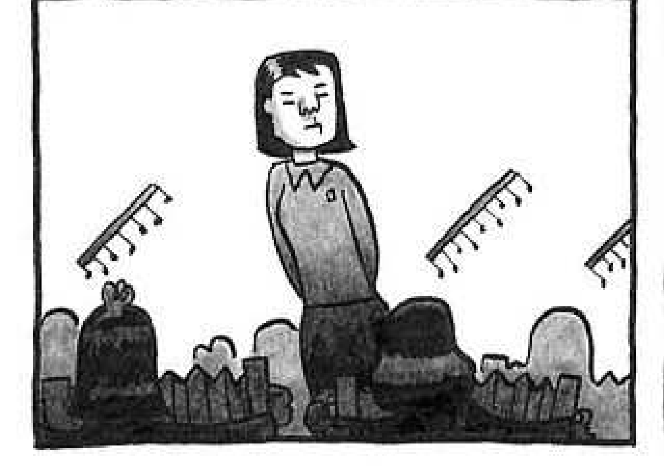


但在孩子们绷紧的面孔之后，能感觉到用以保证这场演奏的全部力量，特别是要保持这种世界小姐般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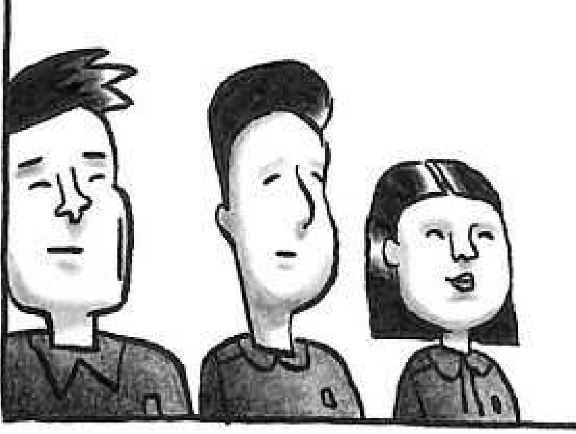




要达到这样机器人一般的效果，
需要怎样的训练，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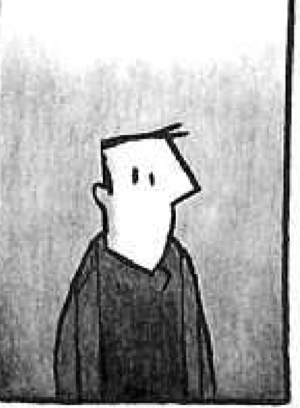
人们骄傲的给大家看天才小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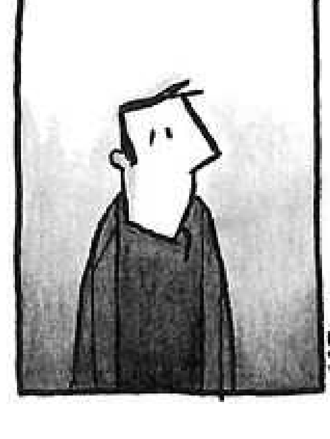
就好像她们那层用微笑做成的薄薄面具，
能证明这里遍地都是这种小神童。



真是既冷酷…
又悲哀。



我真该为此
一大哭。



参观的最后一环是在
大礼堂，孩子们进行
了一场生动的表演。



大幕落下，中央是
金日成的巨像。全
体小演员都对它深
深鞠躬。

我们的父亲是金日成元帅。
我们生活在党的心中。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羡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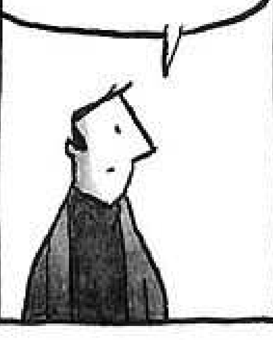
* 摘自少年宫里的一首诗，名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当然，也发给职工们现金，但因为食物经常短缺，制片厂也会储存并分发大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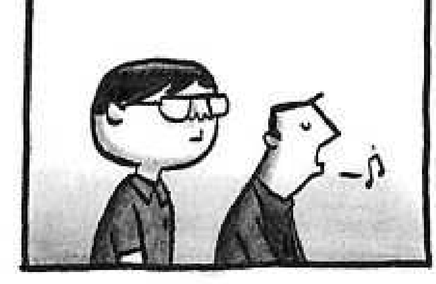
一包包米……再没有比这玩意更能保持外包工作成效的东西了。



我却在为法国最大的电视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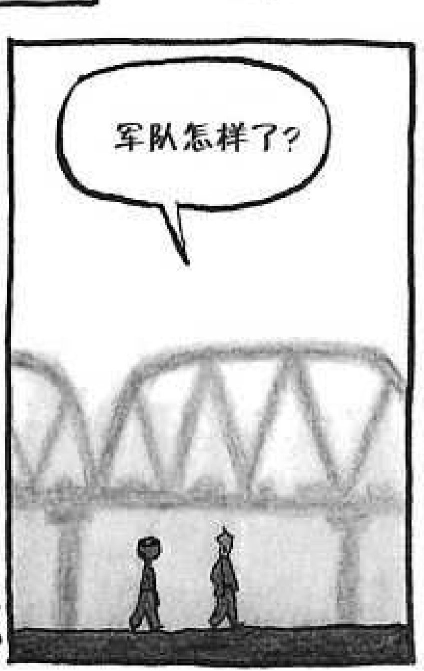


今晚，申上尉不得不陪我走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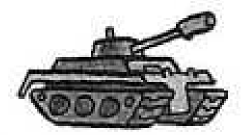


和往常一样，这是进一步了解这个神秘国家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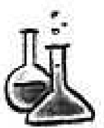
朝鲜拥有世界上第四庞大的军队，有一百万现役和四百万预备役士兵。还有：



2000辆
部署在
边境的
坦克。



600枚导弹，
包括飞毛腿、
劳动型导弹（国家的骄傲），
还有大浦洞型，它曾在1998年
的试射中越过日本上空。



至少4000吨
生化武器。



一个掩盖得很
神秘的核计划，
用它的毁灭性
敲一笔钱更好。

每年都有一周的演习，所有居民都要随时准备
一听到警报就穿上装备，到广场集合。



而且既然这支部队的
等级比照日常生活中
的等级，举例来说，
申上尉就会率领一个
营的动画师上阵了。









译注：

劳动1型中程导弹是朝鲜在80年代末研制的，采用液体推进剂，估计射程为1000～1300公里，可以打到日本的东京。

大浦洞1中程导弹是以劳动1导弹为基础研制发展的二级中程弹道导弹，采用液体推进剂，估计射程为1500～2000公里（有消息表明其射程可能增加到1700～2200公里）。这一导弹在1998年之前没有进行过飞行试验，1998年8月31日，朝鲜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而日本等国家则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就是射程为2000公里的大浦洞1弹道导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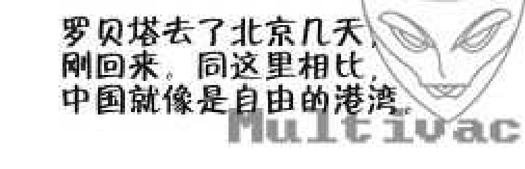
星期五又是NGO之夜，我们在酒店餐厅遇到的熟人带我们过去了。



大家都在，热闹极了。



罗贝塔去了北京几天，刚回来。同这里相比，中国就像是自由的港湾。





最后大家都走了，没人开车送我们了。



理查德和我都快醉成一滩了。就跟蒂姆那对付了一宿，他是个英国人，也和我们一样醉。



破晓时分，他把我俩踢出门，自己跟他的翻译一起去考察北方的一个村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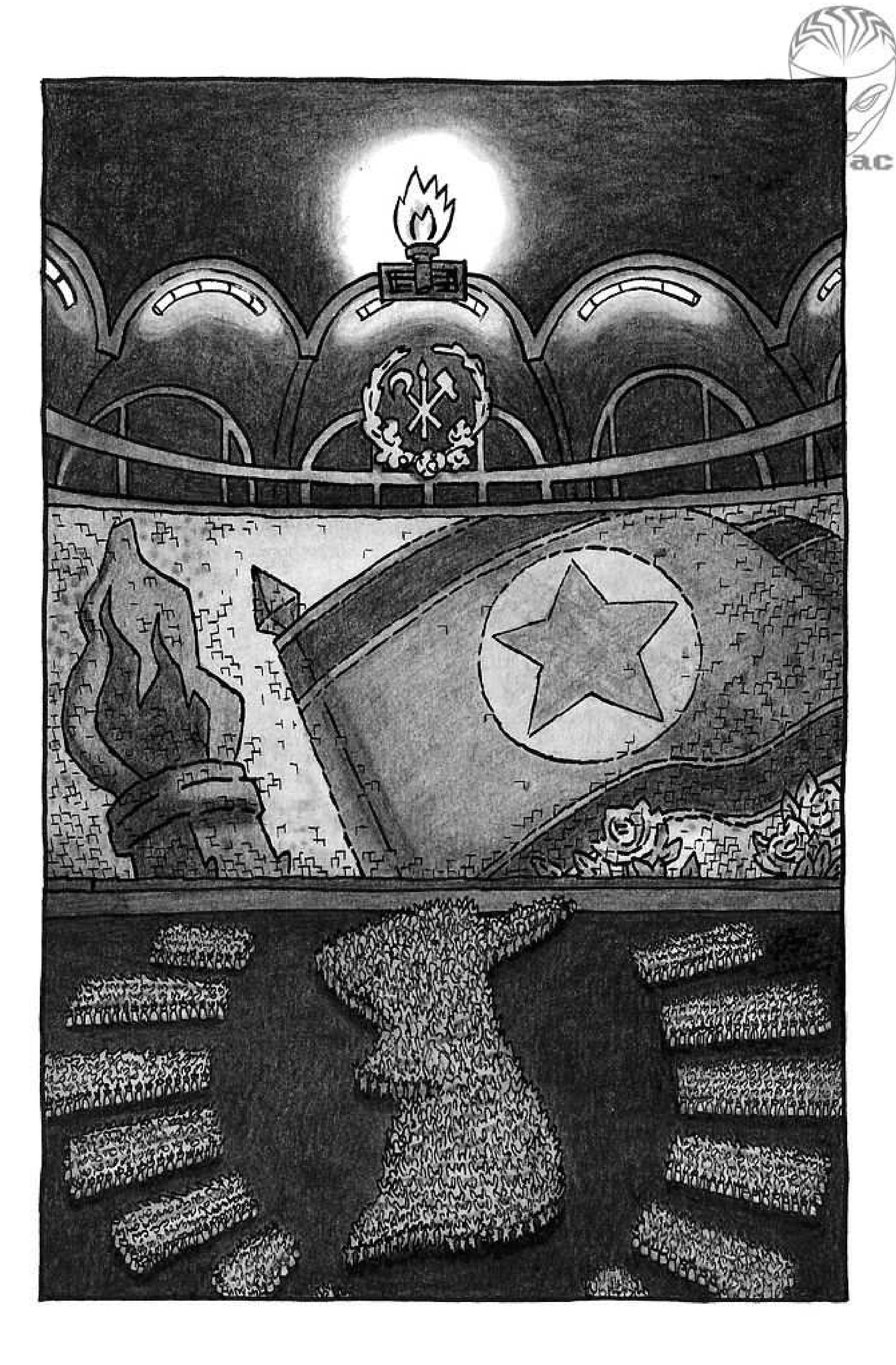
坐在秋千上，我们想找到回家的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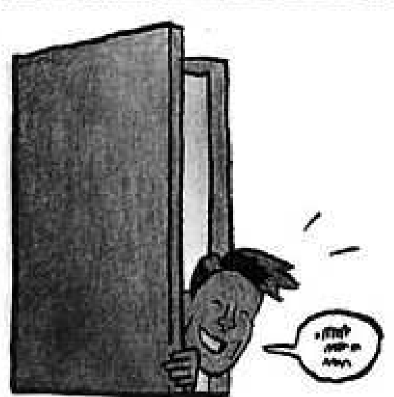
一个看着有点眼熟的外交官停车走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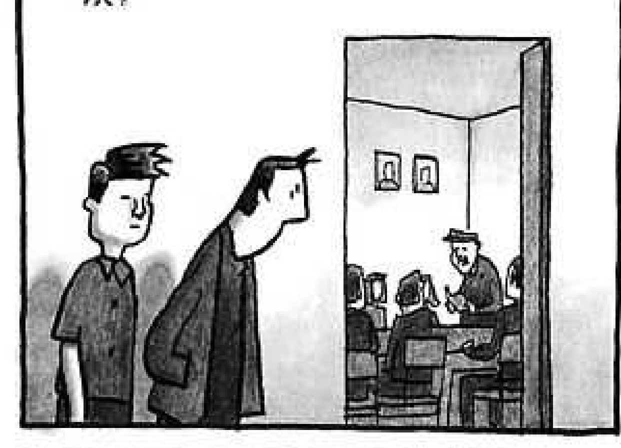
我们并不走运。他只想找个人买他的冰箱和电视。




笃
笃
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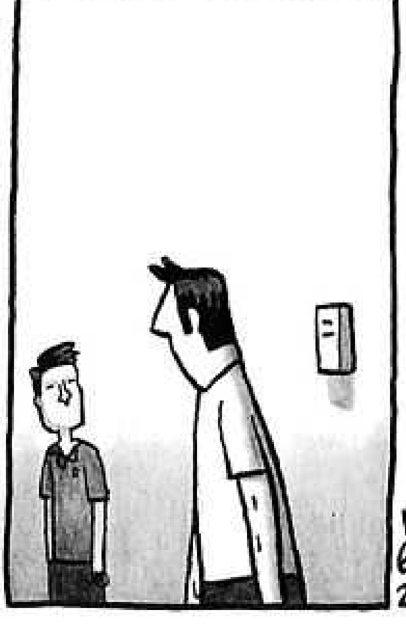

由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今天得提前到厂里去，赶完一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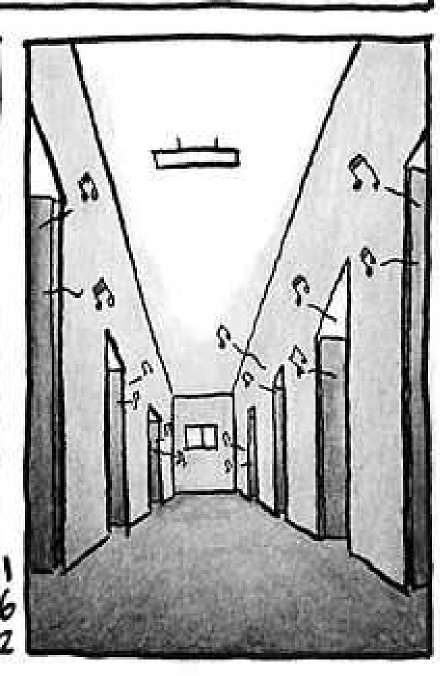

开什么玩笑。


前厅没人，但会议室里有一大群职工，在听一个人讲话，我认出他是那个老在片厂晃悠的所谓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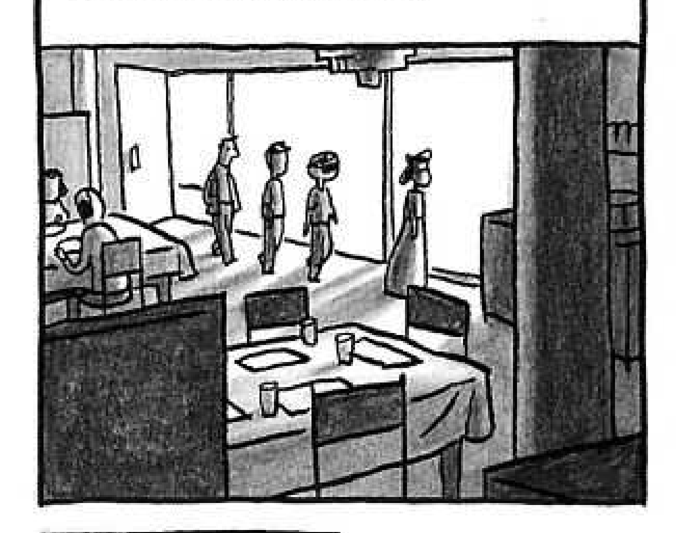

每个房间墙上都有的扩音器（我之前从未注意到）交替播放着讲话与音乐。


我把它关了。
哦，闭嘴！
咔嗒





为了感谢我的辛劳，主人请我到一家本地餐馆去吃朝鲜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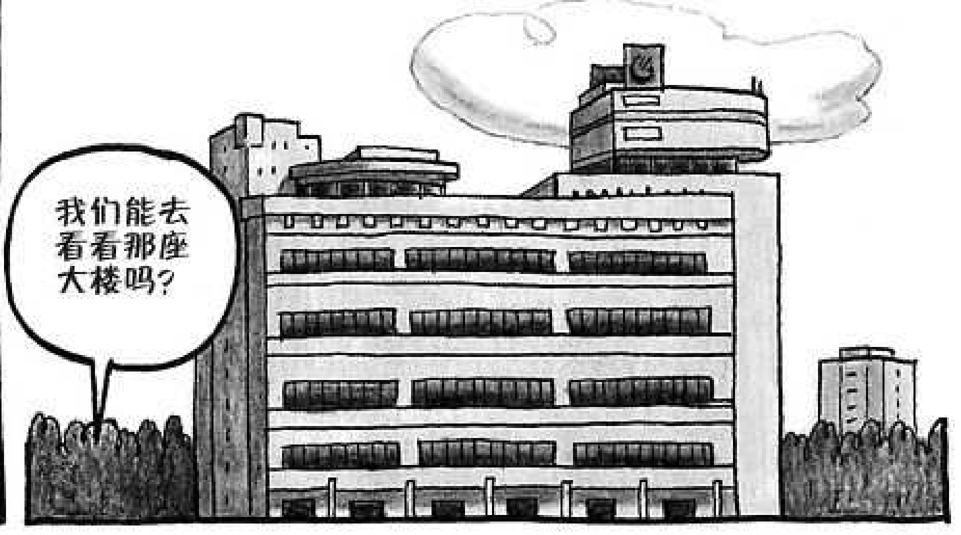


在餐馆一角，几个音乐家无休止的演奏着平淡乏味的乐曲。



我们吃了猪蹄，据申上尉说“对孕妇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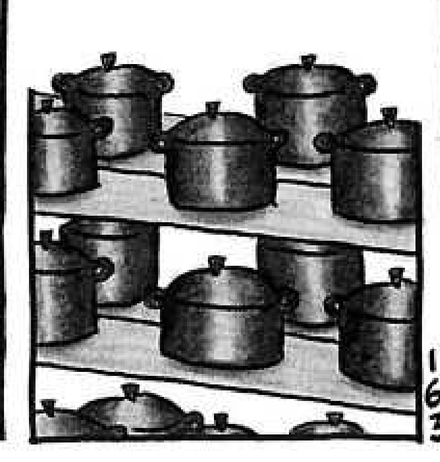




这里叫做第一百货大楼，是市内最大的商店，真是实至名归。



尽管在商品的种类上有所不足，但它用数量加以弥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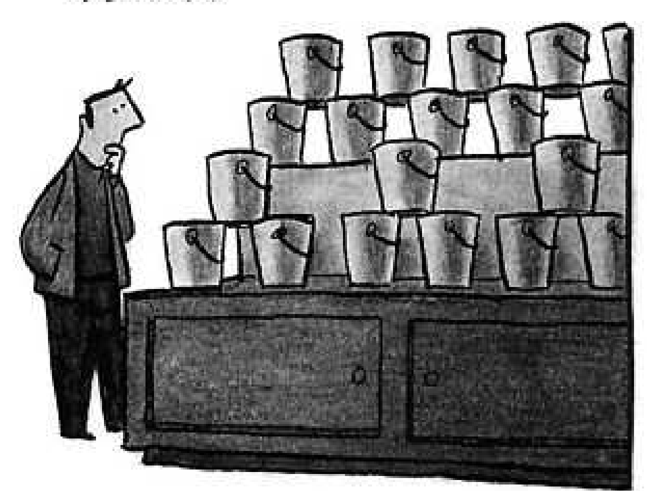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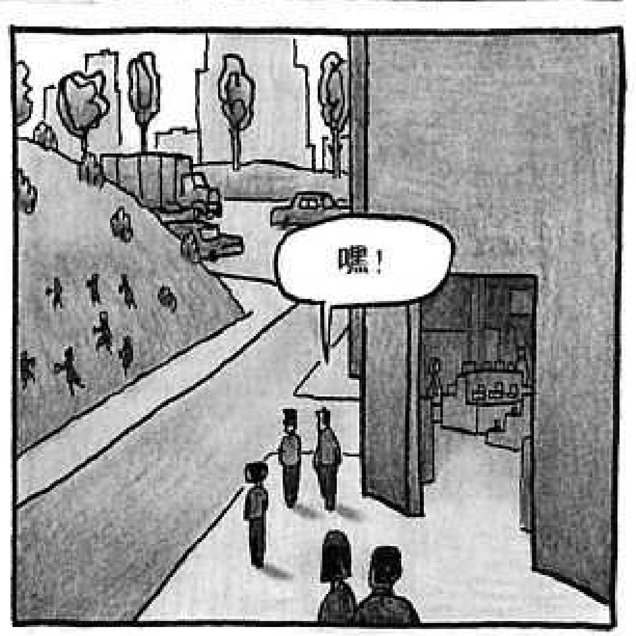
因为能源短缺，里面一片漆黑，自动扶梯多少年没用了。




鞋子是单一的式样，只有红色和蓝色的选择，就能摆满鞋部的大部分货架。




感觉好像在参观现代美术馆里的装置艺术。


嘿！


那些小孩拿着盛水的桶子…
在干嘛呢？


他们在浇灌草地…
…为了好玩。


明白了…

经过几个月的装修，三号餐厅今晚终于要开张了。

好消息！

在我们的小小世界里，这可是件大事
近来一号餐厅那单调菜单上的东西只
剩下最低限度的几样了。



为了庆祝此事，我们还请了法布莱斯，他是来替换理查德的。理查德和亨利这周就要回去了。







晚上我和法布莱斯聊了聊，告诉他我在这里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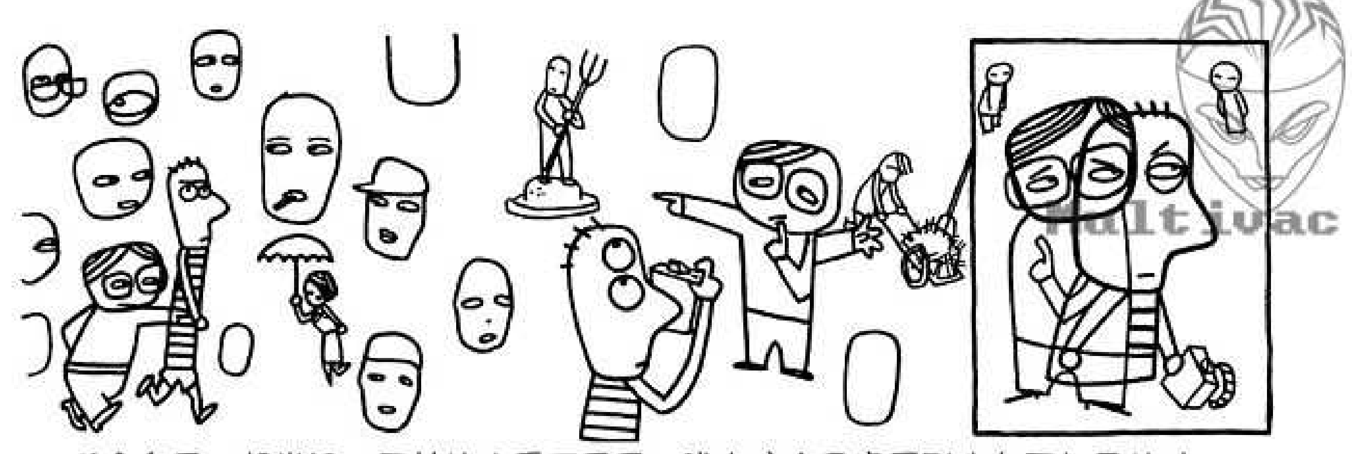


三个月之后，我们在巴黎重逢时，轮到他讲述他的经历了。



对了，要是我画一本朝鲜见闻的漫画，也许你能帮我把那段子画下来……





和金向导一起出门，开始让人受不了了。我在这个国家看到的东西都是特地挑选出来的。我终于有了个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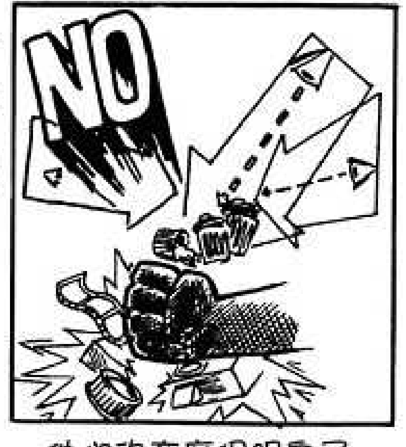


在前一天，有人看见我在够不上革命标准的地方，拍垃圾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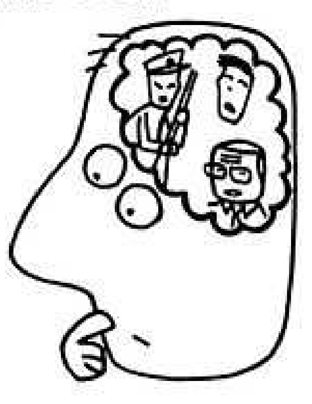
这是不允许的。垃圾不是朝鲜的名胜。有很多美丽的景色可拍嘛。



我之前被警告过一次，当时我们走错了，到了乡下的棚户区。



他们的态度很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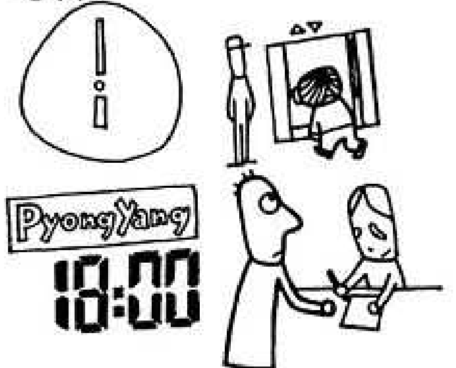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垃圾。



他建议我立刻把胶卷拿到酒店的冲印部，下午六点取。

我先付了冲印费。

看到金向导那天下午惴惴不安的样子。我感到我那些无害的照片带给他的危险。我想跟他谈谈，但他根本不理我。我想象着最糟糕的情况，恐怖电影里的情节浮现在我们心头。



下午六点，我们取回了冲好的底片。金向导拿了底片，消失在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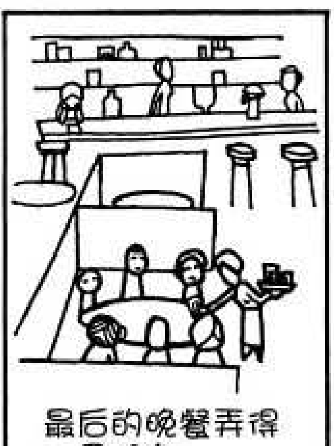
他消失了大约一小时。



他回来的时候，完全轻松了：底片上没有垃圾，但有几张底片被涂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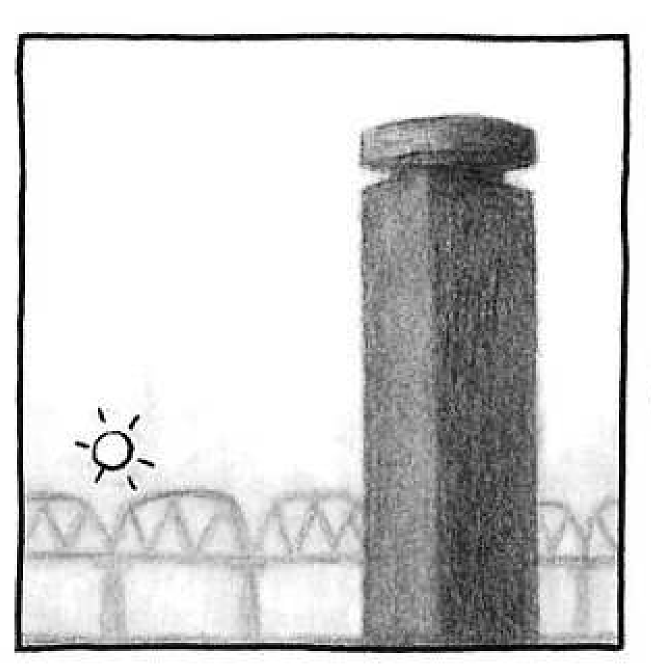
虽然很不合适，我还是一下子爆发了，“该给这些特务配几副眼镜！真是侮辱人！”就好像我才是那个面临着危险的人。



最后的晚餐弄得一团阴郁。



奇怪的是，我在那拍的其他胶卷则没人过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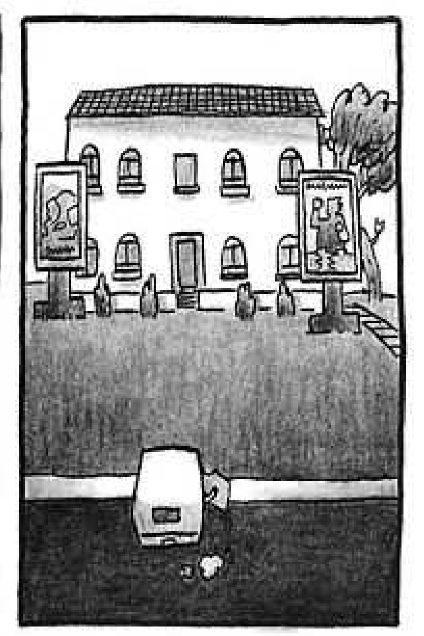


申上尉带我去参观帝国主义占领纪念馆之前，就是这么说的。



我试图说服他们我不去，但他们提醒我，获得星期天开车的许可证有多么不容易。







为了说明他们多么灭绝人性，纪念馆记录了美军在战争期间对朝鲜人民犯下的全部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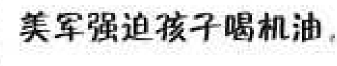


展品包括了从宗教裁判所到第三帝国所用到的各种拷问手段，丝毫不容姑息。



一大堆恐怖的绘画，拼命想传达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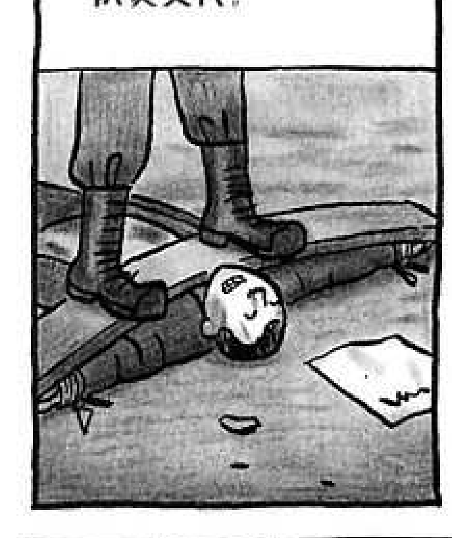




美军把反美传单钉进写传单的人的前额。



美军试图逼一个游击队员交代。



足足两层楼都是这些东西。



我们的讲解员非常漂亮，听着她生动的讲解，我想像着若干我不介意加诸于她的虐待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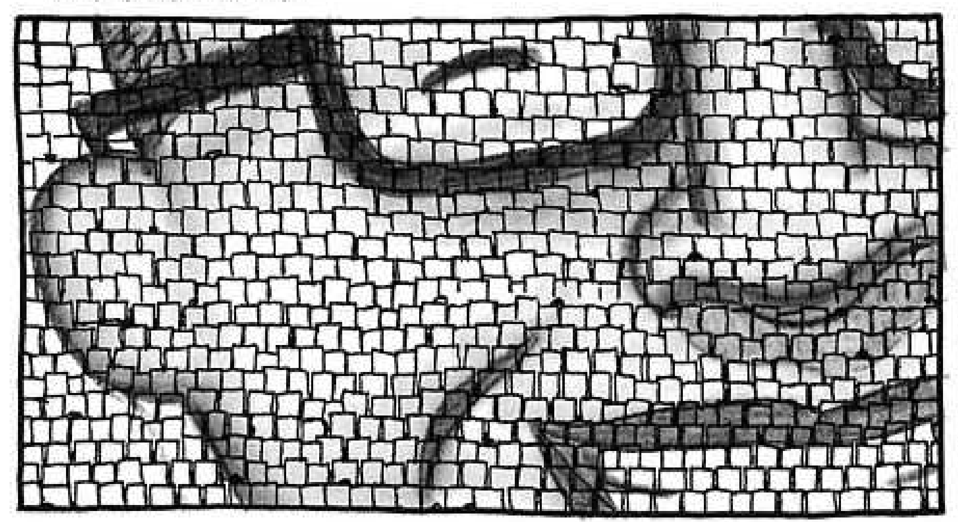
参观结束后，解说员问了我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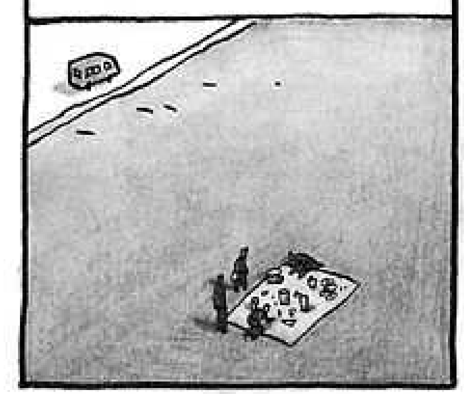
我不认为世上存在“干净”的战争，不管参战的是谁。而且我也绝不会光凭三张模糊的照片和几张绘画，就把整个民族妖魔化。



我想那番话就是我之所以没有被邀请参加一周之后的反帝活动的原因。那活动一年一度，用人当作像素组成画面，庆祝国家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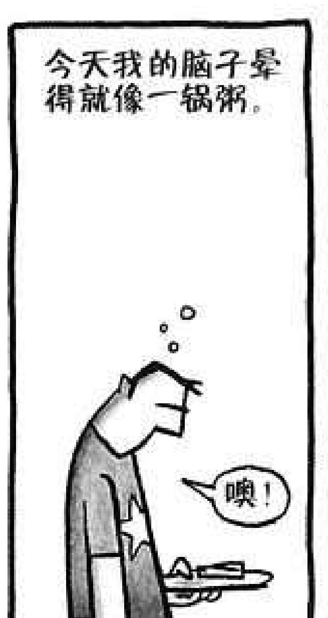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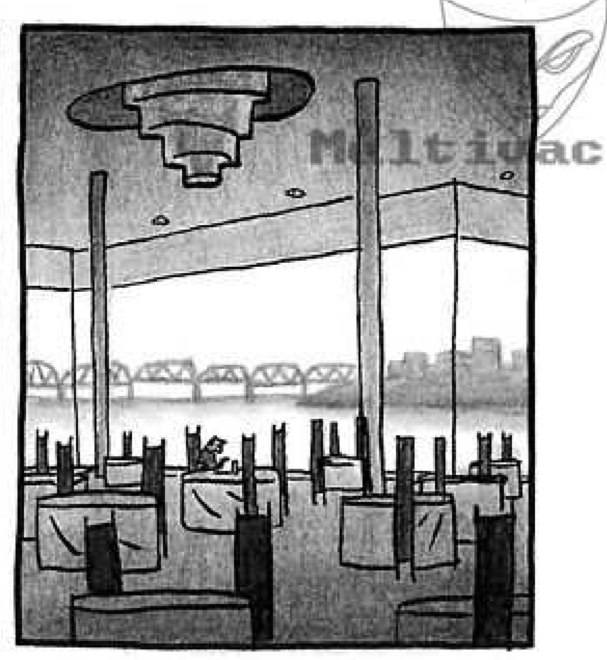




*申会用四种语言唱国际歌，包括两种他不会说的语言！







幸好，自从我们的新导演来了之后，我的工作量少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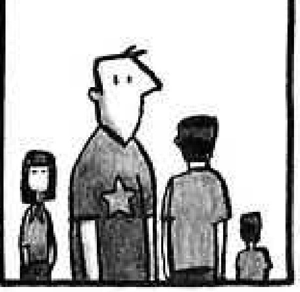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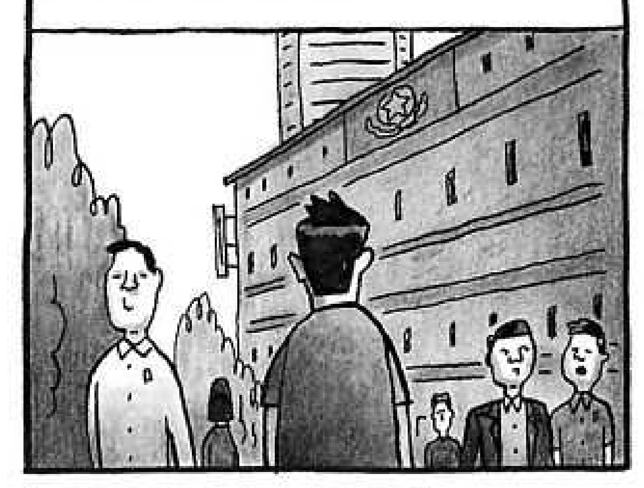


我对每次出门都要报备实在火大……



没有人注意我。真奇怪，我感觉好像是隐形人，尽管一个老外走在平壤街上并不寻常。




如果有人跟我说话，也许会被认为可疑，所以扭头看着另一个方向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


唉。


我没找到一件喜欢的东西。


我回去的时候，我的翻译都吓傻了。他到处找我找不到。


"幸亏你没带相机。"他说，声音在颤抖。


从那一刻起，到我离开，他都跟在我后面寸步不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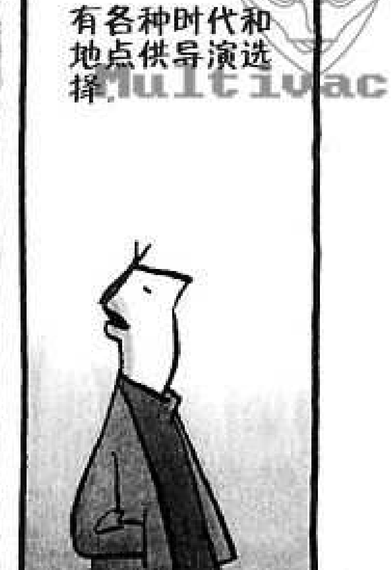

盖先生，您爱看电影吗？


得看是什么电影。
您想看看国家电影制片厂吗？
想啊！咱们走！

金正日曾320参观我们厂，并亲自指导了1000部以上的影片，真是莫大的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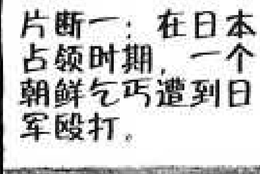


有日据之前、日据时期和抗日刚刚胜利之后的布景，以及朝鲜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布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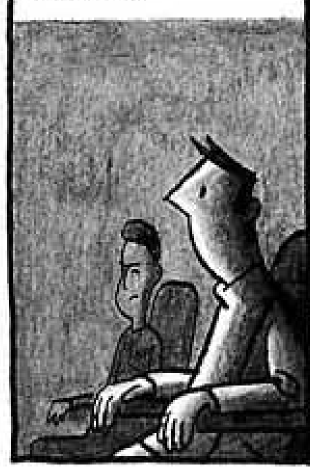




最后，他们给我们放了最新影片的片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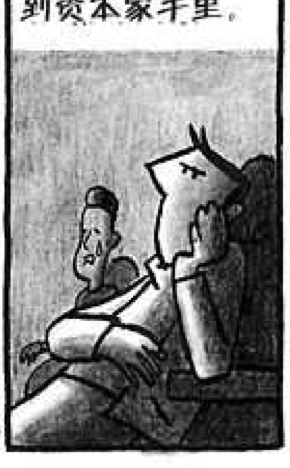
片断一：在日本占领时期，一个朝鲜乞丐遭到日军殴打。



片断二：在日本的一个集中营，一个囚徒由于拒绝道歉，被割掉了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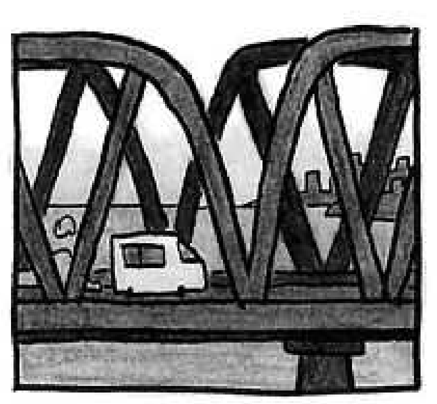
片断三：一个朝鲜战士被包围了，于是点燃了他的家，以免让它落到资本家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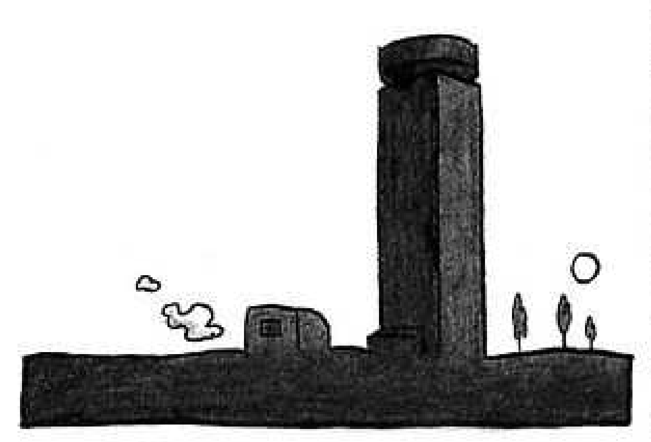




这是韩国电影工作者申相玉在历经艰险逃出朝鲜之后透露的。



1978年，他被朝鲜特工绑架，被带到平壤，金正日要他制作电影。他拒绝了，试图逃跑，结果被抓进了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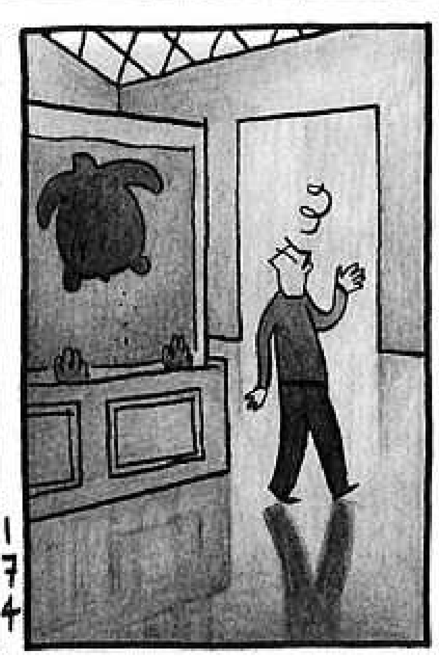


经过四年的监禁，他选择了合作，总共拍摄了六部电影。在一次出国旅行的时候，他成功逃脱了，告别了八年的被绑架的生涯。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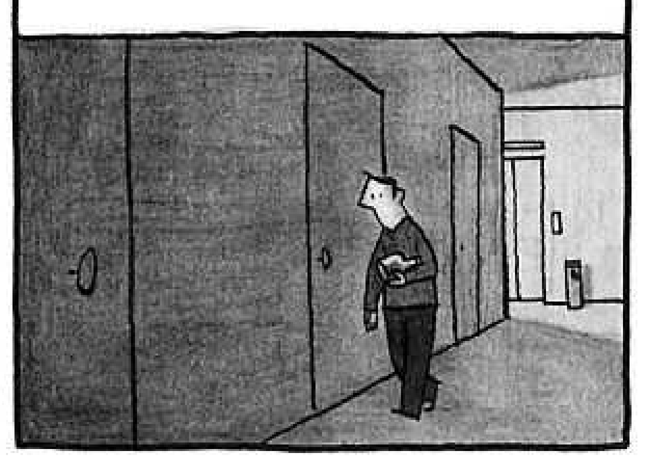
《黑色星期五》：经典恐怖片。讲述11年前，一个小男孩在湖畔参加夏令营时溺毙，11年后，一对年轻的夫妇决定在湖畔重新举办夏令营，没想到怪事真的发生了……

申相玉：韩国著名电影监制、导演。1978年，其离婚不久的前妻崔银姬和他先后在香港被朝鲜特务绑架。据称事件由金正日亲手策划，但朝鲜当局否认有关的指控，声称他们是自愿到来到朝鲜。他们被绑架后不久曾试图逃脱，但不成功。
申相玉被绑架期间，曾在金正日作为执行监制的情况下，执导了数部电影，最有名的作品是怪兽电影《Pulgasari》，类似日本的《哥斯拉》，内容暗示资本主义在不受任何拘束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影响。1986年，他们利用前往柏林影展的机会，趁机逃到维也纳，随后前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2006年，因肝炎并发症逝世。

在我临来朝鲜之前，人家建议我给制片厂的厂长带一件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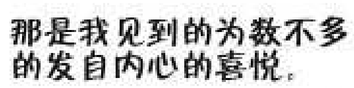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在夺走二百万人性命的饥荒之下，朝鲜仍是轩尼诗干邑的全球最大客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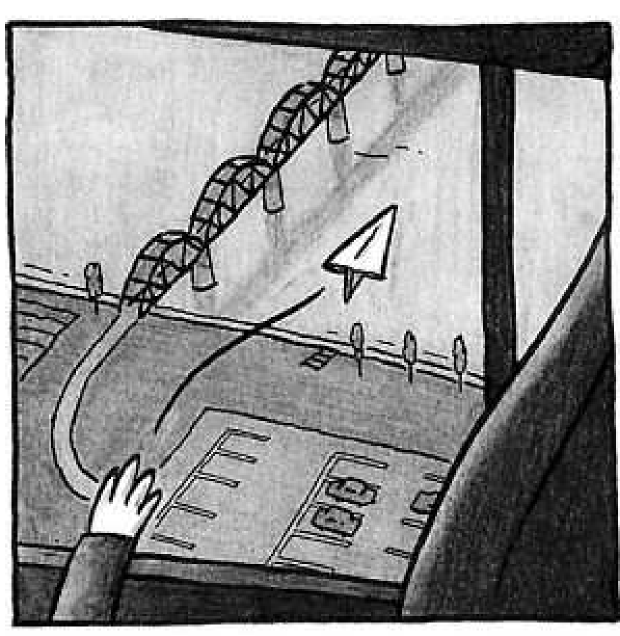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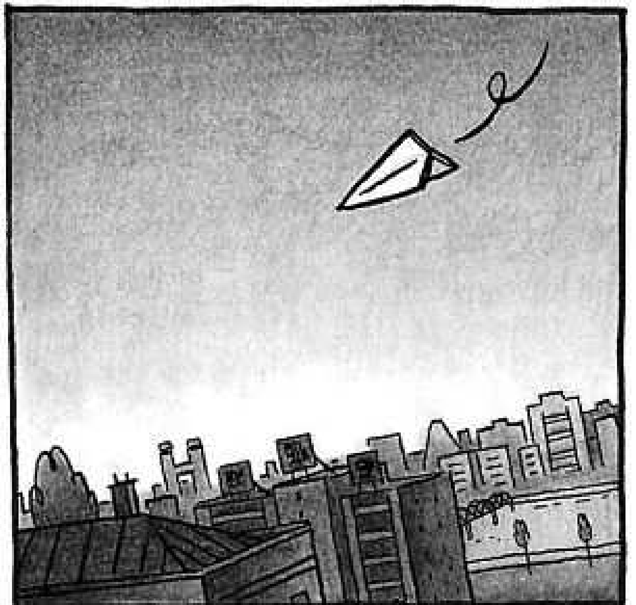








场号 327
对话：爷爷
再见了，小熊们！



飞呀！
Go!
DELISLE